

武俠世界

死期未到 有人買兇爲了殺死自己，
無奈死神偏要跟他開玩笑！本期的鐵拐俠盜故
事又將帶引你進入另一個神秘境界！



2008

929

◀ 編 後 話 ▶

今期巨型小說，又是全港獨家專有刊載之鐵拐俠盜故事「死期未到」。顧名思義，這是一篇充滿懸疑性的神秘故事，情節結構別創一格，波瀾雲詭，離奇曲折，令人無從付測……人類本來就是為了求生存而來世上，為甚麼有人偏偏要去求死，耐人尋味！為甚麼？可能冥冥中有主宰，一切妥善安排只是枉然，原因是——「死期未到」……

高舉的俠情中篇「狂飈」今告一段落，但餘波未了，下期起繼續推出續集「風雨殘陽」，是篇比「狂飈」更精彩突出，更離奇詭秘！黑白二道高手、十三把刀、楊金

合……共聚一堂，展盡奇謀詭計，鬥盡玄功秘技，風雲變色，日月無光，請看下期的「風雨殘陽」吧！

睽別一時的名作家岑凱倫小姐下期又有新作無敵女金剛故事「大追殺」在本刊發表，岑小姐自九〇八期該故事集「死亡婚禮」刊出後，相隔半載，期間紛紛接獲讀者來函，好評如潮。是篇「大追殺」內容新穎，題材別創，佈局巧妙，鬥智鬥力，情節緊張，危機步步，陷阱重重，集偵探、打鬥、奇情……於一爐的巨型故事，編者特別推介。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死期未到（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人類本來就是為了求生存而來這個世界上，但偏偏有人千方百計去求死，無奈冥冥中似有主宰，死期未到，一切安排只是枉然，這是一個充滿懸疑的神秘故事，情節發展波瀾雲詭，令人無從付測……馬雲 3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碧血洗銀槍（新穎俠情中篇）

嬌柔賣花聲 惡毒陷人謀……古龍 36

狂飈（俠義傳奇故事）◀續完▶

殺聲驚天地 溫暖在人間……高 阜 43

紅粉金剛（俠艷奇情小說）

莽施蓋代學 遽作偷襲人……司馬紫烟 53

魔鬼牙（司馬洛傳奇故事）

死亡邊緣口 人間地獄圖……馮 嘉 63

插翅難飛（遊俠傳奇故事）

計擺空城計 情牽不了情……朱 羽 71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魚躍鷹飛

三屆龍虎會 一場生死劫……蕭 逸 83

春秋筆

祇求片刻快 甘作百死身……臥龍生 93

其人其事·絕技奇招

王隱林苦鬥曾展鴻（其人其事）小雲 50

陳鐵夫一指壓江湖（絕技奇招）希華 79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廈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50.00
一年港幣\$ 9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58.00
一年港幣\$ 114.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71.00
一年港幣\$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728 半年26期NT.\$ 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每冊港幣二元
H.K. \$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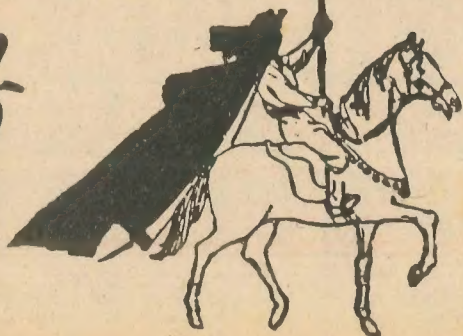
Printed in Hong Kong

武俠世界

第92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嚴沁

文藝創作小說

取材
輕鬆
活潑
筆觸
新穎
手法

增加你生活情趣 最理想消遣讀物



左岸落葉

采風對雅白的愛是純情和理智的；雅白對梵亦的愛是盲目和衝動的。最後雅白還是投在采風的懷抱裡，這動人的情節，很具吸引力。

全書二五〇頁定價港幣三元

茫茫路

本書情節好，佈局好，主題正確，全書穿插好，很動人，素材又多。小迪這個充滿幻想、又存偏見的少女，性格寫得非常突出。

全書二七二頁定價三元六角

簾捲西風

寫一個十七歲少女，因父親娶繼母離她而去，而產生一種反常心理，暗戀叔叔，破壞一切。最後，她了解到愛，使她恢復了正常心理。

全書二六四頁定價港幣三元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

電話：5-488261（10綫）

高塔飛人

險死還生

宇宙是無限的，科學同樣也是有着無限領域的。

人類過去認為「不可能」的事，今日已先後成為事實；同樣的道理，今日被認為「不可能」的事，明天也大有可能變成事實！

南非醫院的換心手術未成功之前，人們絕不相信人類的心臟可以割下換上另一顆心，但時至今日，還有誰會懷疑？

美國人未登陸月球之前，人們都認為

這只不過是小說家的狂想而已！但現在人類又開始向其他更遠的星球打主意！

因此，只要人類保持進步，不斷在科學上研究，一切被認為不可能的事，都有變成事實的一天。

美國人已開始試驗角膜的移植手術，同時以一種透視鏡片放入患有白內障的眼球之內，令失明者可以重見天日。此外失明者又可以獲得電子系統的助力，可以將眼前的影像傳入腦中。

死期未到



電子儀器的發現，一日千里，科學家已逐步令他們的科學成就，切實地應用於我們人類的身體之上，尤其是一些殘廢者的身體之上。

鐵拐俠呂偉良就是最先得享用這種科技成就的人！

他在法蘭克福市一家西德國家醫院中，接受了一項前所未有的手術。經過反覆試驗，證明效果十分的良好。令到參加是項手術的西方專家們，極感驕傲。

這批西方專家包括來自英美德等國的外科整形專家和電子儀器專家，他們配合了西德國防部的專家們，終於秘密地完成了一次破天荒的驚人創舉。

在此之前，西德國防部秘密進行過一連串的試驗，對象就是獄中的死囚。結果證明成功，因此才鼓舞專家們全力改善和研究這一類手術。

那批接受裝配「電子零件」的死囚，並非全是殘廢的人，他們由專家把電子儀器嵌進體內，藉此試驗「人造零件」的功效。

那一次的試驗，結果證明十分成功。只可惜部份囚犯求取自由的慾望太過迫切，揀準了機會，就此逃了出去。

由於他們都是「改造過的半機械人」，所以智力和體力都超乎常人，看守和追捕的人，都非常吃虧。事後西德政府甚至不敢公佈此事，以免引起羣衆的不滿。

當然，西德政府不敢公開此事真相，還有着其他方面的理由。例如：這是西德國防部秘密的一部份。其後就是他們利用死囚作為試驗，假如讓世人知道，勢必受到

指責！

事後西德特務雖然出盡九牛二虎之力，捕回個別的「改造人」，但至今仍有着千名死囚沒有下落。

曾在「半機械人」一案中被發現的「托拉維」，其實真名叫格南文，他也是一名「改造人」，但此事一直未有公開。

甚至這一次施予呂偉良身上的手術，獲得了空前偉大的成就，專家們都一致認為「足以自豪」，但各方面的保密工作仍做得很好。

呂偉良可以稱得上是電子時代的「科學產品」，所以各國專家都很希望對他作「長時期的觀察」，以觀後效。

但是，在「化身大盜」一案中，呂偉良却因為阿生被牽涉到一宗爆竊案，而急不及待地，由醫院潛逃出來。

結果，那一次呂偉良的右手手中了一槍，幸好那隻右手只是一隻電子手，所以中了子彈也沒有血流出，只是轟毀了部份電子儀器而已。

在那一次事件中，呂偉良雖然鬼鬼祟祟的東奔西竄，藉以逃避西德國防部特務的兇截，但是，數名專家却由酒店開始，一直將他暗中監視。目的無非要小心觀察呂偉良在各方面的反應。直至到後來他中了匪徒所開的一槍，子彈破壞了手腕的部份電子儀器。至此專家們才出現，將他送入醫院中去。

那一次雖然歷盡艱險，但專家們却對呂偉良觀察得更為清楚。

呂偉良對自己身體上的電子零件運用自如，除了專家之外，旁人很難看出破綻。

他的妻子林愛莉和唯一的徒弟阿生，一直陪伴在左右，希望他安心地療養。呂偉良開始顯得有些不耐煩，專家們擔心他又一次潛逃出去，於是切切實實為他作了一次檢驗。

呂偉良為了爭取早日離去，將一切試驗都做得十分美滿。結果，專家們認為非常滿意。

但是，這項創新的手術是由西德國防部贊助的，所以正式的批准出院手續，仍然有待西德國防部和巴黎方面的國際特務總部會商。

在等待正式批准的一段時間，又輪到三俠他們擔心了：他們不知道是項手術是否有任何附帶條件。

毫無疑問，這項手術費用非常驚人！若以金錢衡量，實在難以估計。

呂偉良也明白到，他的生命之所以得到延續，完全是巴黎國際特務總部的功勞。再加上西德國防部的助力，然後他今天才可以繼續生存下去。

因此，在道義上，他似乎要為對方盡一點力。

然而，萬一對方要求他去做一些他不願意做的事，那又怎辦？

呂偉良是個極重義氣的人，他在江湖上混了不少日子，朋友們都非常敬重他，但是在某方面，他却是個相當頑固的人；他絕不喜歡人家強迫他去做他不願意做的事。

巴黎總部的范梅力和助手萊利，在當地特務隊長布連尼的陪同下，來到醫院裏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雲·文
馬·盧



綻。

他的妻子林愛莉和唯一的徒弟阿生，一直陪伴在左右，希望他安心地療養。

呂偉良開始顯得有些不耐煩，專家們擔心他又一次潛逃出去，於是切切實實為他作了一次檢驗。

呂偉良為了爭取早日離去，將一切試驗都做得十分美滿。

結果，專家們認為非常滿意。

但是，這項創新的手術是由西德國防部贊助的，所以正式的批准出院手續，仍然有待西德國防部和巴黎方面的國際特務總部會商。

在等待正式批准的一段時間，又輪到三俠他們擔心了：他們不知道是項手術是否有任何附帶條件。

毫無疑問，這項手術費用非常驚人！若以金錢衡量，實在難以估計。

呂偉良也明白到，他的生命之所以得到延續，完全是巴黎國際特務總部的功勞。再加上西德國防部的助力，然後他今天才可以繼續生存下去。

因此，在道義上，他似乎要為對方盡一點力。

然而，萬一對方要求他去做一些他不願意做的事，那又怎辦？

呂偉良是個極重義氣的人，他在江湖上混了不少日子，朋友們都非常敬重他，但是在某方面，他却是個相當頑固的人；他絕不喜歡人家強迫他去做他不願意做的事。

巴黎總部的范梅力和助手萊利，在當地特務隊長布連尼的陪同下，來到醫院裏

但呂偉良肯定他的地位很高。
奧沙招呼過各人之後，親自請大家去隣室看電影。

「電影？」呂偉良心裏固然感到驚奇，林愛莉和阿生更加驚奇。

范梅力和他似乎跟奧沙早有默契，竟然毫無意見。

來到一間頗大的房間裏，直覺上已經是一間試映室的佈置：一個頗大的銀幕，幾排齊整的沙發。其中一張沙發面前還擺放了一張小几子；几子之上有一些按鈕機掣。

各人坐下之後，奧沙親自動手按下几子上的按掣；首先燈光熄滅了，然後看見銀幕之上出現一些人像——一個又一個，接連地映出。

三俠仍不明白對方的意思。

阿生坐得比較接近范梅力，他忍不住問：「這是怎麼一回事？」

范梅力低聲道：「你先用心看看，其他的慢慢我會告訴你。」

突然間有人「噢」的一聲。

銀幕上的畫面停頓下來了。
一個大特寫停留在銀幕之上，那是一個人像——呂偉良就是見了他之後發出「噢」的一聲；負責按掣的奧沙，就將畫面按停。

阿生也在這一剎那間感到渾身一顫。

所有人的視線都集中在銀幕之上。
呂偉良、林愛莉和阿生他們都認得，現在出現銀幕上的人，就是一名「半機械人」——案中的主犯；也就是差些兒把呂偉良炸死的人。

這人就是化名托拉維的格南文。

奧沙開始說話了：「各位，相信你們現在也明白，影片中出現的是一些什麼人；他們全是經我們改造過的半機械人。這些人之中，有些已告落網，有些至今仍然下落不明；今天我們放映這卷菲林供各位參考，目的大致上有兩個：第一，希望你們在旅途中萬一遇上了他們，順手將他們抓回來。第二，希望你們了解到半機械人與常人不同。影片上出現的，都是一些危險人物，必須小心。」

奧沙交代完畢後，又按動機掣，讓影片繼續放映下去。
呂偉良等人可以見到以上出現過的人接受改造手術後的情形。他們表現出力大無窮，行動十分敏捷，一縱一跳亦比常人更高更遠。

其中片段是描述半機械人們接受考驗的情形，亦與呂偉良所面對的一樣。
最後，那批半機械人的大特寫又出現了一次，奧沙的目的顯然是要加深三俠的印象。

呂偉良似乎開始明白了，這項手術果然是有代價的。
但是，在旁的國際特警隊副總監范梅力却說：「這項緝捕行動已正式列入我們國際特警隊的正常任務範圍之內。」

他又對阿生說：「你必須隨時隨地注意這些半機械人的行動。」
范梅力沒有對呂林夫婦二人作過任何表示，但他對阿生說，也就是等於間接對呂林二人說了。

呂偉良自然心裏明白，范梅力是個聰

明人，如果他直接向呂偉良吩咐，一定引起他的反感；但現在呂林二人既然在場，范梅力只要以上司的身份吩咐阿生就夠了，又何必多費唇舌？

阿生說：「我雖然有了這些人的印象，但對他們認識未深，只怕回頭見了面亦未必會認得。」

范梅力道：「奧沙先生回頭會將詳細資料交到你手上。」

阿生又說：「可是人海茫茫，我到那兒去找他們？」

奧沙笑道：「你可能誤會了，我們只是要求你三位從中協助，主要緝捕的任務，並非落在你們三位的身上。」

呂偉良至此，更加可以聽出了絃外之音；他們的意思是擔心經改造後的半機械人，可能因擾住緝捕人員，如果呂偉良能助一臂之力，也許會事半功倍。

但是他們為什麼不直接向呂偉良提出？這可能是范梅力的主意；因為范梅力知道呂偉良的個性，也了解到呂偉良和阿生之間的密切關係。只要阿生接受了這次任務，還擔心他有困難時呂偉良不出手麼？

呂偉良在范梅力等人的陪同下，終於離開了醫院。
三俠仍然暫時寄居酒店，范梅力吩咐布連尼他們辦妥一切旅遊手續，因為布連尼是當地人，人面比較熟。

德國的春天是三、四、五月。
春天似乎特別受人類喜愛，所以每年這個季節，公園裏的遊客特別多。
在多特蒙德城之內，有個規模龐大的

公園：公園四周大約住了該城一半以上的居民。可見德國人極之喜愛寧靜的生活，樂於面對綠油油的環境。也可以想像得到這個公園之大。

豎立在公園內的電視塔，上面有現代化的餐室設備，尤其是晚上，更顯得有如太空火箭一樣。前面的噴水池在燈光反映下顯得耀耀生輝。

翠綠的小徑之上，路燈設計成口紅型，的確是別樹一幟。

公園內的機動遊戲更是五花八門，設計新奇，孩子們固然喜愛，成年人也會喜歡。

呂偉良等三俠在此遊覽時，就曾乘坐上快速軌道車輛之上繞了一周，這種機動車輛全行程僅花費了兩分鐘左右。

由於軌道波浪式的起伏，上一落，刺激非常。像三俠這麼喜愛刺激的人，都樂得一試。但有心臟病的，就要小心。公園的攤檔裏可以買到小吃和飲料，例如汽水、啤酒、麵包和香腸等。

由於範圍太大，據報導說：「如果要一一欣賞這公園的話，非花五六天不辦。這裏沒有球場，只有花草樹木，藝術設計和一些性情柔馴的野生動物。於是又令三俠想起了香港「最大的」維多利亞公園，究竟是供市民休憩的，還是要來興建各式球場出租志在賺錢的？」

公園電視塔那邊，突然圍攏了一大羣人，似乎發生什麼事。
人們個個仰首而望。

電視塔下層的欄杆之上附着一個人。他雙手攀住欄杆，一邊與人交談，這種情

似的，將他一吹，方向也改變了。
人們在嘩然。

哄動之聲也沒有停止，那邊已掀起了陣水花；原來那人竟掉進了噴水池中。

人們紛紛圍到池邊來。
警察與消防員在詛咒聲中，紛紛跑來觀看後果如何。

在他們想像中，即使是噴水池也未必可以改變那人的命運；因為噴水池不會太深，由百多呎高處掉下，危險性仍大。

警方人員和消防人員所以詛咒，是因為他們覺得這傻瓜不該在此製造麻煩；現場上這麼多人，萬一連累了別人「陪葬」，那才罪大惡極。

但是，幾乎令人難以置信；連在場目睹的三俠在內，也看得目瞪口呆。

那人由水池中站直了身子，只是渾身上下濕淋淋的，竟然沒有受傷似的。

警方人員過來問了幾句之後，隨即將他帶走。

呂偉良望望水池，又仰望上塔頂，抓抓後腦，束起了眉梢。

阿生明白他的意思。林愛莉也明白，她說道：「這是難以想像的事。他會不會是——」

林愛莉話猶未完，阿生已沖口而出：「他會不會是半機械人？」

呂偉良喃喃自語般道：「是的，他可能是我們要找的人。」

三俠用中國方言交談，那德籍導導根本聽不懂。

一般德籍導導能聽講的各國語言，已經相當多了，例如最普遍的英語，法語

形毫無疑問，那人意圖自殺。

電視塔是筆直的，頂上大致分上下兩層，遠望過去彷彿用一支原子筆串着兩枚象棋似的，尖端的「筆蕊」部份是發射台，晚上老遠就可以見到「DAB」三個斗大的英文字；其實是一間電視台的德文簡寫。

那些字母出現於「第一枚棋子」之上，也就是上層，下層有欄杆，讓登上去遊覽的遊客可以繞着四周俯覽多特蒙德城的景色。

即使是下層，高度也超過了一百英尺以上；任何人由那兒墮下，都難免會粉身碎骨。

呂偉良等三俠與僱來的導導匆匆趕來，聽到一些人正在議論紛紛。可惜他們能聽懂的德語不多，只有聽導導的解釋。

導導說：「那傻瓜要跟人打賭。」

「打賭？」阿生感到意外地一怔。

林愛莉道：「他不是自殺？」

「不！」導導說：「他只是跟人打賭了二百馬克，他由上面跳下來，不必用降傘。」

「你也許沒有說錯，他真是傻瓜。」阿生道，「就為二百馬克斷送了性命，值得嗎？」

呂偉良不作聲。

大家都仰望上去。

可惜春光明媚，陽光普照，要看清楚上面發生了什麼事可真不容易。

唯一的印象就是：有人正在勸阻他。但攀住欄杆的人意志十分堅決。

他緊緊攀住欄杆不放，令到露台上的人

一籌莫展。

警方人員還未到場。

有人埋怨警察和消防員的反應太慢。大概已經有人報警了。

那人揮手示意，叫下面的人走開，以免被他跳下來撞死。

呂偉良覺得這個人簡直就是自尋短見，由百多呎高跳下，無論他身手如何高強，也沒有可能倖免於難。

一陣警車聲遠遠傳來，消防車亦同時出現。

但是，上面那個男子已急不及待，一躍而下。

下面的人紛紛散開，有些女人驚至昏倒。

趕至現場的消防員還來不及張開救生網，一個人影已經掉了下來。

從高處躍下的經驗，呂偉良試過，林愛莉也試過，阿生更加試得多了。但是，他們只限於十多二十呎，最多也不過三十餘呎而已；像現在這樣百多呎高，從未試過。

沒有人能夠對抗地心吸力，所以，人從高處掉下來，必然無可避免地，由上至下的墮下；但如果是個受過訓練的人，却懂得利用身體的平衡力，避免因失去重心而撞傷或跌死。

但是，剛才那個由塔上墮下的人，顯然未受過這方面的訓練。他沒有翻跟斗，也沒有伸開雙手護身子平衡。

他就像斷線風箏一樣，顛頭倒腳的掉了下來；眼看就要跌得腦漿塗地了。

突然之間，不知道那處刮起一陣怪風

、日語和西班牙語等。但三俠僱用這一個，卻能聽簡單的國語。不過呂偉良他們講的是廣東方言，所以導導聽不懂。

那德籍導導正默在一旁，他彷彿看了魔似的，一動不動。雙目直瞪瞪的，望住電視塔之上，大概他亦與目睹其事的人一樣，對剛才發生的事，實在難以置信。

呂偉良對阿生說：「想辦法與警方連絡，我們須要知道這個人的底子。」

阿生也明知呂偉良一定不會放過這個人，於是輕輕一點頭，就擠進了警方的行列中去。

警方人員看見阿生是外國人，立即戒備。阿生只有出示他的特警身份證明。

一位警官以半開玩笑的口吻說：「想不到你們國際特警對自殺案件也發生了興趣。」

阿生笑了笑，道：「我希望他只是自殺，但我不妨告訴你，你可以向國防部的奧沙先生查問一下關於我的身份。」

「奧沙先生？」那位西德警官的面色頓然一變，變得嚴肅起來，他對阿生也隨即改變了態度。

奧沙不是人人認識的，但認識奧沙這名字的人，都必然知道他負責特別保安部門，地位十分特殊，等閒之輩，也不敢惹他。

那位警官不敢再用玩笑的口吻跟阿生談話，一本正經地說：「你想知道一些什麼？」

「剛才由上面跳下來的人是誰？」阿生問。

「他叫多爾，全名是施加多爾。」警

官道，「如果他不是神經錯亂的話，我相信他的確是一名馬戲班藝員。」

「馬戲班藝員？」阿生又是一怔。「怪不得他表演得如此出色。」

「目前我們有待醫生的證明，希望他不是神經有毛病。」

「他有沒有說，他為什麼要自殺？」

「他自己則說並非自殺，只爲了二百馬克的打賭而已。」

「換句話說，有人用二百馬克去收買他的性命，是不？」

「是的，我們警方也有此見解，認爲如此打賭法，等於收買人命；目前，我們正派人設法跟他打賭的人，找來證實一下。」

阿生看見十字車開走了。

他和那位警官登上了一輛警車之上。呂林二人沒有同去，只由兩導帶着他們到其他地方遊覽。

在醫院的特別病房門外，擠滿了記者羣，他們都想知道多爾為什麼要冒住生命危險；但是警方却把他們勸開。

多爾在接受醫生的仔細檢驗；警方首先要證明多爾的神經是否正常。

因爲一個神經不正常的人，很難用常理去付測。所以有關方面，十分重視這一次的檢驗。

阿生出乎意料之外，多爾很陌生，最少他不是阿生見過的照片中人。

不過，阿生也明白到化妝術與整容術的進步，足以改變一個人的外貌，所以阿生並不因爲他的外貌而改變懷疑的目光。

阿生問多爾：「你怎麼會開這種玩笑的？」

「我無法向你解釋！」多爾輕輕嘆了一口氣。

「聽說有人與你打賭，是不？」阿生問。

「是的，二百馬克的賭注！」

「二百馬克折合美金若干？一百美元不到，你就出賣了自己的性命？」

「是的。」多爾苦笑道，「但事實證明，我是個勝利者。」

「你似乎很有把握！」阿生說，「其實你只是僥倖而已！」

「不管你怎麼說，我絕對相信命運的安排了；我知道此事的結果，也明知我會獲勝的。」

「你在馬戲班工作時，表演過同類節目麼？」阿生問。

「沒有。我離開馬戲班不少日子，以後一直失業，遇上許多不愉快的事；老實說，我對生命的看法是眼前一片灰色！」

阿生又是一呆，道：「你似乎受了委屈。」

「不妨告訴你：我患了絕症，但我絕非有神經病。」

「什麼絕症？」

「肯定了嗎？」

「前後有三個合格醫生診斷，都斷定了我最多可以活一年。」

「所以你要死？」

「是的。」

「你有家人麼？」

在門外，阿生遇上了一名國防部派來的保安官員，他是奧沙派來的。此人剛剛由一名警官帶到醫院裏來，目的就是要跟阿生取得連絡。

阿生跟他招呼過後，知道此人叫布朗，官階是一名中校。也是奧沙將軍的一名得力助手。

布朗中校知道阿生跟多爾談過了，於是將他拉過一角問：「怎麼？多爾可是化了名，改了容？」

「不！多爾似乎不是我們要找的人。」

「阿生說：『他是個失業的馬戲班藝員，而且患了絕症；不過爲審慎計，我仍想找主治醫生談談。』」

於是二人在一名當地警官的陪同下，到值日醫生的辦公室去。

「有！」多爾含住眼淚：「有母親，也有妻子。我不想害苦了他們！」

「你年紀多大？」

「三十出頭——今年三十一，妻子還年青，只有二十五歲。」

「我明白了，你以爲你死了之後，就不必誤了你的青春，是不？」

「正是這意思！」多爾深深地透了一口大氣，淚水在雪白的病人制服之上！

阿生忽然覺得他實在可憐，安慰着多爾道：「你不該悲觀，有一日也要鼓起勇氣活一日；也許數月之後科學家已發明一種治療癌症的藥。又或者數月以後，你的病況有了奇蹟性的變化呢！」

「我們本來就是爲了求生而來，誰想毀滅自己？」多爾抹去了臉上的淚痕，「我跟我人打賭，是有着雙重意義的！」

阿生道：「其中之一就是：你根本想死，於是，因利乘便先賺它一筆再說，是不？」

「是的。其次就是：我相信自己死期未到！」多爾的眼神中忽然充滿了異彩：「你相信占卜術嗎？朋友。」

阿生搖搖頭：「我並不迷信！」

「你看見今天發生的事，我以爲你應該相信！」多爾道：「有個占卜家告訴我，一年之內，無論如何我也不會死掉！」

「於是你就放心跟人打賭，是不？」

多爾道：「是的。而且，這已經不是第一次！」

「你常常跟人打賭？」

多爾點點頭：「經常用我的性命作爲賭注，但勝利永遠屬於我！」

「真是不可思議！」阿生說：「你以爲冥冥中有主宰？」

「絕對有，一個人真的是『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只要你稍有人生經驗，就會明白我這說法絕非迷信！」

阿生道：「你每次與人打賭，都由塔上跳下來？」

「不！今天公園裏發生的事是第一次。」

多爾說，「我以前跟人打賭的方式，真是千奇百怪，例如有一次，我跟人打賭，我可以撞汽車！」

「什麼？撞汽車？」

「是的，正確的說法應該是：我讓汽車撞過來，結果我以爲怎樣？」

「一定身受重傷！」阿生心裏想：他當然不會死，死現在已見不到他了！

「不！只是輕傷！」多爾又有些得意洋洋地說，「我跟朋友打賭，在一條快速公路上，突然出現一輛汽車之前，司機事前絕不知情，一般來說，我必死於輪下無疑！」

「也許汽車司機是個駕駛高手。」

「不，結果我還是被汽車一撞，整個兒飛起了，跌在數丈以外，任何人也以爲我必死無疑。但是，我事後只受輕傷！」

「的確不可思議；如果你剛才所講的每句話都是真的。」

「絕對是真的！」多爾肯定地說，「我有證人，他們可以作證。」

阿生越聽越覺得出奇！

他對多爾說道：「以後，你有什麼打算？」

「我也不知道，」多爾嘆氣道：「爲作這種安排，太殘酷了。」

「親愛的，一切既然無法改變，我們就必須冷靜地面對現實！」多爾嘆了一口氣，又說：「你還年青，何必再留下來面對一個已經沒有希望的人？」

「不要再說了，我不會在這個時候離開你的。」羅娜哽咽道：「只要還有一分希望，我也希望挽救你的生命。」

剛說到這裏，羅娜忽然又想起了什麼似的，對她丈夫說：「我差點忘記了告訴你，有個叫科森的人找過你。」

「科森？」多爾怔了一怔。

「是的！他說有些重要事情跟你商量，但我對他說你已入了醫院，叫他過幾天再來。」

「他有沒有留下電話或住址？」

「有的，但我留在家裏。你返家時，自會見到了。」

多爾又沉默下來。

羅娜很敏感地問：「科森究竟是什麼人？」

「嗯！」多爾正考慮應否告訴他妻子，外面就有人入來。

最後是幾位警方人員。

醫生替多爾最後檢查，多爾乘機問：「究竟我可以出院了嗎？」

「你身體一切正常，本來可以出院了，但是警方有幾句話要問你。」醫生說。一位警官趨前問道：「你那位跟你打賭的朋友，在何處可以找到他？」

多爾苦笑道：「我們已經交易成功，我相信再也找不到他。」

全港本刊獨家刊載之

馬雲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酋長首級

(單行本)

關於描寫紅番的電影在銀幕上看得多了，這是一部有關一名紅番酋長首級的故事，有人爲這顆頭顱而費盡心思，究竟所爲何事？欲知真相，請閱本文……

經已出版 定價二元 書店報攤 均有出售

「我希望你最好合作一些，因為我們警方要證明你究竟在攪什麼玩意！」警官說。

多爾道：「我所講的每一句全是真話，你們不信，我也沒有辦法！」

「你這次出院，可以保證不再攪事麼？」警官又問多爾。

「不可以，」多爾斬釘截鐵道：「我根本不是攪事，我只爲了賺錢！」

「但是，你攪亂了公眾安寧！」警官道：「你再這樣，我們只有把你送上法庭去。」

「嗯——」多爾正待辯護。

羅娜急忙插嘴道：「多爾，別再多事了！」然後她又對警官道：「警官先生，你放心吧！我會約束我丈夫，不會再讓他做出攪事來。」

警官這時也改變了語調道：「是的，你自知生命短促，何必給社會帶來麻煩？你應該設法診治一下才是。」

「你以爲我還有希望？」多爾問。

警官道：「我不是醫生，但我知道癌症已非絕症，有些是可以醫治的。」

醫生在旁也鼓勵道：「是的，你應該向專科醫院求助。」

多爾苦笑道：「還用得着教你麼？我早已去過了幾間著名的專科醫院，醫生一致認爲這是絕症，我不會活得太久。」

「生命的意義並非在於活得長久與否。」醫生說，「只要活得有意義，即使一個月，一天半日也是好的。這位警官說得對了，你不該再惹麻煩，安心地生活吧；利用有限的日子，冷靜點，安靜地和每天

人一起，對你自己總是好的。」

多爾不再作聲。

羅娜在旁對警方人員保證，返家之後會好好約束她的丈夫。

多爾心裏另有所思，但他從來不敢張揚；即使以前所作所爲，事前他也沒有對任何人提及。

羅娜被醫生帶離病房，替多爾辦出院手續。

在醫院門口，大羣記者聚集在那裏，他們都是聞風而至的。

阿生也在等——他要等多爾出來。

但是，多爾一直未見出現。

阿生感到不妙，立刻進了醫院，找着一位警官。警官笑道：「他已由後門走了，你怎麼不早對我說要見他？」

阿生無可奈何，只好將多爾的住址抄下，準備獨自找他。

即使是多爾的住址，也不易被人抄錄，因爲警方不想報章渲染其事，更不想再有人去找多爾，教他做出一些攪事來。

阿生拿了警官給他的多爾地址，追蹤而去。

這似乎已經不是「公事」了，因爲醫院方面證明多爾不是半機械人。

阿生這次去找多爾，純粹是爲了多爾的遭遇太過富於傳奇色彩。

街車將阿生送到一條街道，阿生按址登上一幢住宅的二樓。

應門的是多爾的妻子羅娜。

出乎阿生的意料之外，多爾並不在家中。

阿生道：「他剛出院，這麼快又出去了？」

「是的。」羅娜說：「他急於要去找個朋友。」

「什麼朋友？」

「我不清楚！」

「不會是爲了占卜吧？」

「先生，你究竟是誰？」羅娜打量着阿生，說道：「如果是記者，我簡直無可奉告！」

阿生早已想過了，他應該以什麼身份出現？假如對方知道他是國際特務，一定更加害怕。

阿生終於對羅娜說：「我是一間國際性的社會福利機構派來的，目的只爲了幫你們，希望你不要介意。」

「本來你是出於一番好意，可惜多爾不是吃慣救濟的人。」羅娜滿懷心事地，嘆了一口氣。

阿生道：「這不是救濟，太太，你誤會了；我們只是從中協助他，看看他有何困難。」

「多爾脾氣古怪，我怕他不曾答允見你。」羅娜道。

「有些問題，也許你都知道，不知你可否答我？」阿生問。

「我知道的一定答你。」羅娜說。

「他是否真的只有一年命？」

「我也希望是假的。」羅娜苦笑中，眼眶已有淚影，「可惜幾個醫生都同樣說這是事實，沒有人可以改變。」

「是否有個占卜者斷定他一年之內，無論如何也不會死去？」

「是的，雖然跡近迷信，但却是事實。他已經『死過』幾次了。表面上看來，他是跟死神開玩笑，其實他第一爲了錢，第二爲了證明占卜者之預言是否可靠。事實證明：他幾次都死不掉。」

「他這麼快又去找朋友，會不會又是爲了將性命作賭注？」

「會的。」羅娜說，「他主觀很強，決定要做的事，我也無法勸阻。」

「他究竟患了什麼病？」

「癌——肝癌！」

「據我所知，癌雖然是絕症，但醫生的估計未盡可靠。」

「但幾位專科醫生的診斷差不多答案一樣，相信也錯不了！」

「所謂一年壽限，只是估計而已；過去也有不少例子，醫生和專家斷定某人壽限只有一年，往往活上三五年以上仍未死的也有。」

「但奇怪的是占卜者之言，竟與醫生的斷症不謀而合。」

阿生道：「占卜者也說，他一年後會死？」

「是的，而且肯定他一年之內死期未到之前，無論如何不會離開這世界！」羅娜又說：「事實已獲得了證明：最近公電電視塔跳下的一次，只是比較多人知道而已。」

「那個占卜者是誰？」

「一個占卜賽人。」

「那只是江湖術士而已。」

「不管怎樣，他的判斷已證明是正確的。」

多爾在燭光下看他的妻子，更顯得心事重重。

他很有辦法弄多些錢回來，然後與他妻子開開心心的玩一年。再留下部份的錢給他年老的母親，才離開這世界。

羅娜並不太美，但在多爾心目中却美得出奇；當然，她也不是一個醜陋的女人。在歐洲男性的心目中，她依然充滿了性感。

夫妻之道在乎了解，多爾與羅娜之間就是貴乎於互相了解。

他們結婚多年，儘管未有生養，也受到老人家一些壓力，但夫婦間的情感始終如一，從未受到任何影響。

多爾正因爲太過愛他的妻子，才希望她下半世能好好地過着幸福的生活。

多爾也想過了，假如能够在他有生之日，目睹羅娜再離，找着一個好男人，他可能死得更安心，更爲舒服。

但是，羅娜無論如何也不肯離開他。羅娜也明白多爾的想法，他曾伴作厭棄羅娜，趕她走。

無奈羅娜更愛她丈夫，她要趁他有生之日，盡量令他感到幸福和快樂。

因此，有過一個時期，羅娜悄悄出外工作，賺錢回來維持生活。

後來多爾發覺了，十分不高興！此後許多事情便陸續發生。

多爾用許多令人意外的方法賺錢，就是不讓羅娜出外工作。

也許愛情是自私的，當多爾發覺羅娜同樣地深愛着他的時候，他更加不願她爲自己而勞碌；反而要她留在身邊，日夕陪

伴住他。

這是最後一晚讓夫婦二人聚在一起；明天他就要去向科森報到了！這就是多爾心重重原因之一；此外，他想不到藉口向他妻子交代。

羅娜畢竟是個聰明的女子，最少她總是比較了解她的丈夫。

在默默無言之中，一頓晚餐終於吃完了。

羅娜忍不住開口問道：「你今天去找誰？」

「一個朋友。」多爾說。

「就是那個叫科森的人？」

「是的。」

「他幹什麼的？」

「做生意的。」

「什麼生意？」

「嗯！」多爾呆了一呆：「何必追究呢？總之，他可以帶給我們一筆可觀的收入；有了這筆錢之後，我們可以快快樂樂的玩一年。留下一部份給母親之外，我打算帶你去環遊世界。」

「親愛的，我感謝你對我的好意！」羅娜道，「但我要提醒你，切勿做出非法的事。」

「你放心吧！不會是非法的事，我只須離開你幾天就回來。」

「若果不是非法的事，怎可以在短短幾天之內賺很多的錢？」

「嗯——詳細情形我還不清楚，但是，無論如何你對我的安全總可以放心得落的，因爲經過了多次考驗，證明我的確是死期未到。」

「道理簡單，因爲你曾經是馬戲班的藝員。」科森道。

「但是，我已離開太久；我的身手不可能保持舊日的水準。」

「放心，我在公園裏親眼見過你凌空打挺那一式仍然相當美妙！所以我才將電

「可以給我地址嗎？」阿生笑了笑，「我也希望知道自己幾時離開這世界。」

「他已經走了。正如你所說，那是江湖術士，居無定所。」

阿生至此似乎再也找不到藉口逗留下去。

最後阿生只留下酒店的電話號碼，希望多爾回頭跟他連絡一下，就此與羅娜告別。

多爾憑留下的一個電話號碼，找到了科森。

科森急於要見多爾，所以通過了電話之後，立即約會見面。

「你終於想通了？」科森劈頭第一句就對多爾說。

「是的，我決定參加！」多爾說。

「如果你早些答應我，就省事得多，還好現在時間上還來得及！」科森又問：「你剛出院？」

「是的，返家之後，第一個就來找你，」多爾道：「希望正如你上次所說，能帶給我一筆更大的財富。」

科森道：「放心好了，我保證你的收入滿意。」

「但是我不明白，爲什麼你一定要找我？」

「道理簡單，因爲你曾經是馬戲班的藝員。」科森道。

「但是，我已離開太久；我的身手不可能保持舊日的水準。」

「放心，我在公園裏親眼見過你凌空打挺那一式仍然相當美妙！所以我才將電

「儘管如此，占卜者之言固然未可盡信。即使你命中早已注定『死期未到』，但是，假如那是一宗犯法的事，到頭來你可想到了後果問題？你雖然不必死，也有可能在中渡過這寶貴的一年。」

「你放心吧！不會是犯法的事。」

羅娜斟了一杯咖啡，遞到她丈夫面前，幽幽地說：「別要求太高，目前我已經非常滿足；不要三心兩意了，讓我們平靜地渡過這有限的日子吧。」

「不！我已答允了人家；而且，這些日子以來，你實在太苦，」多爾撫摸着妻子那把柔軟的秀髮，「一直以來，我總覺得欠了你太多；我要趁我有生之日，好好補償一下。」

「只要我們是真心相愛，再苦我也挨得住！」羅娜又以哀求的口吻道：「親愛的，讓我們過一段平凡的日子吧！別再鬧事了。」

「聽我說，不會有事的；以後我們會有一段十分快樂的日子！」多爾道：「我只要三數天，就會回到你的身邊。」

「我也知道你的個性，你決定了的事，很難改變你。我只希望你自己小心。」

「我會的，一定不會有事！你只要安心地在家中等我回來。」

「媽曾經來過，她知道你出院了。」

「現在太晚了！」多爾看看腕錶，「明天，我們再去會她。」

「嗯！」

夫婦二人默默無言，沉醉在一次熱吻之中。

x x x

然厲害，奧沙將軍如果知道了一定高興。現在讓我進一步告訴各位，這個人現在多特蒙德城之內；這份可靠情報是我剛剛收到的。」

「他在這裏出現？」阿生問。

「是的。」布朗中校點點頭，「今天本來我要走了，但接到這情報之後，便被迫要留下來。」

「你這情報可靠嗎？」阿生又問。

布朗道：「絕對可靠，我已跟本市警方保持連絡，利用黑社會人作進一步偵查。」

「好極了！」呂偉良有點興奮地說道，「他如果有進一步消息，請你立即通知我。」

布朗笑了笑：「你要親自出動？」

「是的。」呂偉良道：「這可能是我大獻身手的機會吧。」

「先謝謝你！」布朗伸出手來，跟呂偉良熱烈地握了一下。

布朗是奧沙的助手，自然了解呂偉良的一切。

他們早已有了了一個統一的計劃，就是與國際特警隊合作，追緝在逃人等。

阿生是國際特警隊隊員，只要巴黎總部有命令下來，他就要執行任務，只要阿生負上這項重大使命，還怕呂偉良不全力協助他的愛徒麼？

果然，他們訂下的原則收效了：只向阿生宣傳任務，呂偉良立刻就有了反應。

布朗說：「那麼，明天你們的行程也要改一改了。」

「是的。」呂偉良說：「我們等你消

在酒店的房間裏，呂偉良等三俠正在閒聊。

這是呂林夫婦二人的房間——是一間頗大的套房。他們三人分別坐在會客室的沙發之上，討論着多爾的事。

「多爾已經成為新聞人物，但許多記者都無法找到他。」阿生說。

「你豈不是比記者們更加神通廣大？」林愛莉笑道。

阿生說：「主要還是警方不想報章道染得太過份，所以多爾的住址保密。」

「你去找他，難道認為他有可疑之處麼？」林愛莉問。

「最初只是覺得出奇，現在越想越覺得可疑！」阿生說，「他究竟急於去找誰？他是否又再進行另一項打賭？」

「算了！」林愛莉道，「只要他不是半機械人，我們何必自惹麻煩？」

「是的，但我仍留下這酒店的電話號碼給他，希望與他談幾句，」阿生說，「我會這樣想，一個自信死期未到的人，會不會作孤注一擲的冒險？」

林愛莉道：「所謂死期未到，並不表示他的運氣一定很好；如果他聰明的話，最少也該考慮到這一點才對。」

阿生輕輕嘆息道：「老實說，我內心十分同情多爾這種人，他明知來日不長，拚命去賺錢，這當然不會是為了他自己，而是為了他死後他和母親二人的生活，從另一角度看，他的做法的確非常令人感動！」

呂偉良忽然插咀問：「多爾以前幹什麼的？」

息！」

「好吧！」布朗看看腕錶，「今晚，也許明天，我相信這裏的警方一定會有消息給我。」

午夜竊案 僅屬序幕

在多特蒙德城警局之內，布朗中校和他的助手，當地的國際特警隊人員以及三俠等人，都紛紛到這兒來集合。

一名探長接到線人的報告，有人見到史桑達在一個住宅單位內出現。

警方集合了大批便衣探員候命出發。呂偉良記得他看過的電影以及一切有關史桑達的資料。

史桑達只是左手部份經過改造，但根據記錄資料顯示，他的電子左手十分厲害，假如電力足夠的話，隨時可以扭毀一副堅固的門鎖。

「人體零件」裝配的電子儀器，所需要的「電力」，是一種十分先進的原子電池；利用電池作為原動力之後，才可以促使那些半導體發生作用，推動電子儀器發揮它的效用。

通常一條電子儀器構成的人造手臂，只須用一對原子電池，便可以使用半年時間；這是指一般應付日常生活而言！假如消耗量太大，時間就相應縮短。這正是一般電學原理。

例如一個電燈泡，它的壽命假定可用一千小時，每天開它十小時，當然可用二百日，但一天開足二十四小時，就不會用到一百日了。

「馬戲班藝員。」阿生答。

呂偉良道：「這點似乎可信。我記得他墮入水池之前的情形，他凌空打挺，以及掉下來時的平衡力，都十分有分寸！」

「是的。」林愛莉也說，「儘管當時他雙手沒有伸開，但他掉至半空時的動作，他肯定是個高手；他不但計算準確，也預早估計過風向問題。事後我回想，當時我們的擔心是多餘的。」

「奧沙將軍今次一定很失望！」呂偉良道：「老實說，如果他的遇上了半機械人，我也該盡點力量，報答他們。」

「西德這麼大，相信要找他們可也不容易。」

林愛莉道：「明天我們就會離開這裏，希望不要節外生枝，讓我們遊遊樂樂回河好了！」

電話忽然響了起來。

阿生立即有反應，說：「一定是找我的。」

阿生會對接線生說過，如果有他的電話就接到這邊來。

他搶過去接聽，是個陌生男子的聲音：「請問阿生在嗎？」

阿生以為是多爾，忙道：「我就是阿生，你是誰？」

「我是布朗中校叫我打來找你的，他有重要的事跟你商量，叫你等他。」那人又說：「大約半小時後，他會親自到酒店拜訪你。」

阿生大感意外！

掛線之後，他把此事告知呂林夫婦二人，他們也想不通這是怎麼一回事。

原子電池只是一種科學電池，正如安裝在攝影機內的水銀電池，以及最新的矽晶體電池一樣，其作用無非為了供應起碼所須的原動力，令到那些半導體電子儀器發生作用而已。

一個正常的人多數用右手，所以呂偉良想像到史桑達可能很少使用左邊的「機械手臂」；那麼，它消耗的電力一定十分少！萬一須要到它的時候，就可能發生極大的作用。

呂偉良不但有一條手臂裝配了極之精密的電子儀器，其他各部份也有同樣的裝備。

同時，他身體上的電子儀器比史桑達等人身上的，又再跨進了一大步。

因為科學家一直以繼夜的不斷研究，時間上的先後，令到新舊之間，亦有距離。

呂偉良今天就要會他的「同類」。

——較早期的半機械人。

車隊立即就要出發。

三俠不知怎的，總覺得如此大陣仗，最怕史桑達會開風先通。

有些黑社會人是一「兩頭蛇」之流，這邊將情報賣給警方，得到了錢之後，就一個轉身去找即將被捕的人，通風報訊，如此這般，又可以再換另一筆錢。

阿生與布朗等人同車。

當地一位警官陪住布朗，一名探長則在旁解釋一切。

阿生聽那位探長說過，報訊的黑社會人已在現場附近監視。

呂偉良和林愛莉在另一輛汽車之上，

布朗中校是奧沙將軍的親信助手之一，這次為了多爾的事，他親自由法蘭克福趕到多特蒙德城來。

多爾已獲得證實絕非半機械人，為什麼布朗中校忽然之間又要找阿生？

呂偉良等三俠在胡思亂想中等待，不知道又發生了什麼事。

多爾既然證實只是個普通人，照計布朗中校也該走了；他留下，還要找阿生，相信一定是有了一些重要的事情。

果然，半小時後，布朗帶了他的助手和一個陌生的德國人回來。

布朗介紹那陌生人給三俠認識，原來此人叫馬非。

馬非是多特蒙德城的國際特警隊負責人，今晚才由附近一個小鎮公幹回來。

布朗把馬非帶到酒店來，當然不是為了介紹他們認識那麼簡單。

助手將房門關上了之後，將一個公文袋打開，翻出了一疊照片。

布朗揀出了其中一幀，對阿生說：「這個人你可還記得？」

「史桑達。」阿生還未開口答話，呂偉良已經搶先說了。

阿生自問記憶力不差，往往令到呂偉良自嘆不如，林愛莉也認為「青出於藍」，但是，這一次呂偉良反應之快，却又令到林愛莉和阿生為之愕然！

呂偉良又說：「此人身高六呎，三十二歲，棕色頭髮，留有八字鬚，左手曾經經過電子改造手術，也是西德國防部要秘密通緝的犯人之一。」

「對了！」布朗中校說，「呂先生果

陪伴他們的是當地特警隊長馬非。

最先的一輛汽車到了現場附近，在路邊剛停下來，就有個人鬼鬼祟祟地跑到車旁。

這個人就是一名黑社會人；他顯然是跟警方合作慣的，所以老遠就認得出警探的私家車。

「我一直未見他出來，這時候應該在屋內。」那幾人說。

「那一間？」警探問。

幾人口講指劃的，指示了一番。

一名探員落了車，讓幾人坐了上去；然後車子再繞到了路口去。

落了車的探員，過來向探長報告；於是探長親自指揮下屬展開包圍。

車隊紛紛散開，最先開到了街口的探員們，已在那邊展開戒備，隨時準備封鎖現場一帶的街道。

一切部署妥當之後，探長親自身先士卒，帶人荷槍實彈的，衝上二樓。

根據幾人的描述，史桑達就住在那幢公寓式住宅大廈的二樓。

裏面很靜。

可能對方至今仍然一無所覺，否則，何故會靜到這個田地？

一名探員先趨前叩門。

裏面毫無反應。

探長透過無線電對講機，問守在後門的下屬：「有人出去嗎？」

「沒有。」守在後門的人說，「這裏已經封鎖，很靜。」

另一組派上對面天台的探員則報告說：「屋子裏面似乎見不到有人走動，他們用

望遠鏡透視進門之內，可以離遠見到屋子裏的情形。

探長心感不妙，下令探員撞門而入。果然，屋子裏空空如也。鬼影也未見到一個。

隔隣一名老太婆跑出來，指住警方人員大罵一頓。說他們不該在此吵鬧。

探長道歉過後，問她關於史桑達的行踪。

但老太婆說：「住在這單位的住客是科森先生，並非你們要找的史桑達。」

這也不奇怪，史桑達可以改名的。

阿生插咀問：「你所說的科森，大約有多高？樣子如何？」

老太婆做了一個手勢：「很高大，我看有六呎左右，棕髮，年青英俊！又好氣力。」

阿生心裏想：也許「八字鬚」早已刮光了；如果換轉是阿生，他也會在這個時候改頭換面一番，以避過追緝者的耳目。

阿生問：「你怎麼知道他好氣力？」老太婆形容有一天她出售了一批舊傢俬，體積十分龐大，搬運人員差些兒支持不住，滾下了梯階去，就是全靠「科森」協助。

布朗中校在旁聽見了，也低語呂偉良：「可能科森即是史桑達，可惜我們又來遲半步。」

一名探員把報訊的黑社會錢人抓來，推入現場，閉門拷問：「你究竟攪什麼鬼？是否存心作弄我們？小子，這一回可不是講玩的，法蘭克福來的朋友，來頭不小，你小心點！」

那女子細心地觀察，東睺西眄道：「現在看上去，倒有幾分似科森先生。」

外面又有二名探員，陪着一個年紀頗大的德國男子入來。

他是這兒的包租人。

他向警方交代說：「這裏的住客科森先生，是個單身男租客，住進這裏不到一個月。據他對我說，他是做經紀的。」

布朗中校要求他分辨一下那張照片。

他看了一會，說道：「可能就是這個人，但科森先生沒有鬚子，大約三十二、三歲，棕髮碧眼。」

布朗已經心中有數，把阿生拉過一旁，對他說道：「現在我們差不多可以肯定，多爾來此找過史桑達，他可能被史桑達利用。你見過多爾太太，我想你趕快去找她。」

於是阿生立即帶同當地的國際特警隊人員馬非等人，驅車直駛多爾家中去。

但是多爾的妻子羅娜說：她丈夫一早出去，聲明要過兩三天之後才回來。

阿生心裏感到奇怪！他問：「為什麼他要兩三天才回來？」

羅娜神色顯得忐忑不安。

她喃喃地說：「我也不大清楚，但我已再三警告他，切勿再做一些違法，或者擾亂公安的事。」

阿生又問：「他有沒有說過到什麼地方去，或者將會找一些什麼人？」

「嗯！我相信他會跟一位叫科森的人在一起！」羅娜說：「我早料到你是警方的人，究竟你們打算將他怎麼辦？」

阿生苦笑搖頭：「我不會騙你，我本

線人抖聲道：「我的確親眼見他回來，於是我立即打電話找你，可能他發覺我跟蹤他，所以由後門溜了出去。」

探長很生氣，想動手揍他。

當地的警方人員都知道，他們在布朗中校面前不但要表現得積極，也要拿出工作效率來，讓這位國防部人員留下印象！那邊有人叫住探長不要動手。

叫過來的是當地國際特警隊長馬非，他在那住宅單位中，找到一些物件；這些物件大概可以證明錢人絕非說謊。所以馬非才制止探長懲戒他。

馬非在廢紙箱內，搜出一些用舊的報紙包裹的東西。

這包東西包括有頭髮——修剪下來的棕色頭髮；染髮水以及一些零零碎碎的假髮。

假髮和假髮都有一層人造皮附着，若非如此，又怎麼可以將一絲絲的頭髮連串起來呢？所以由頭上剪下來的髮絲和由假髮修下來的就有分別。

假髮是戲劇界常用之物，為什麼還要修剪過？

道理很簡單，可能為了假髮範圍太大，必須剪細；又可能為了配合面型，必須將部份基層剪去。

換句話說史桑達又一次「改頭換面」，甚至將他的頭髮也染過了。

探長還是不肯放過這錢人，要將他帶回警局去；他知道黑社會錢人利用「兩頭蛇手法」騙錢的伎倆。

另一方面，探長要錢人對描圖人員作供，希望弄出「科森」的輪廓，以確定「

人的確不是警探；德國人不會請個中國人來當警探。你放心吧！不過，為了你丈夫能在這短短一年中好好地過活，希望你澈底和我們合作。讓我先找到他，總好過讓警方找到他。」

馬非也插咀道：「是的，科森已被我們證實是個通緝犯的化身，你丈夫與他在一起，十分危險；除非你不愛你丈夫，否則必須好好地與我們保持連絡。萬一有他的消息，請立即通知我們。」

馬非順手把一個電話號碼交到羅娜手上。她瞥了一眼，若有所思地說：「也許我可以找到那個叫科森的人的電話號碼給你。那是科森找不到多爾時留下給他。」

羅娜於是在電話凡上上下下搜索起來。她一邊搜，一邊喃喃自語地說：「我約莫還記得那電話號碼，但那字條可能給多爾帶走了。」

「不必找了！」阿生說，「如果你還記得那電話號碼，就告訴我好了。」

羅娜在記憶中搜索一下，順口說出了一個電話號碼；阿生也順手撥了那個電話號碼。果然，電話接到科森的住所去；接聽的人却是警方的人員。

阿生把布朗中校找來，在電話中告訴他此行的結果。

羅娜早知有此一着！她含淚懇求阿生幫忙，切勿讓警方的人折磨他丈夫。

阿生一直很同情多爾，所以他對羅娜的要求，一口答允。

布朗中校的助手們，利用當地的設備，檢驗現場上印取的指紋。

科森」是否就是半機械人史桑達。

布朗中校帶來的國防部保安人員，却注重一些「無形證據」。

他們以最精細的方法，將現場上每一件物件套取指紋。

這些指紋就是「無形證據」，因為肉眼見不到，但却足以證明「科森」身份。

布朗等人當然十分明白，早期他們改造過的半機械人，電子機械的手臂根本沒有人工造成的肌膚線條與指紋。

也就是說：史桑達只有右手的指紋，沒有左手的指紋。

只須這種「無形證據」有答案，史桑達是否就是科森這問題，也立即可以有答案。

史桑達假如就是錢人口中的科森，他現在可能又是另一番「面目」！對國際特警隊和其他各單位今後追緝工作，一定更加困難了。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一直由一名特警隊隊員陪同。這時候他們正由外面帶着另外一名隣居婦人入到屋子裏來。

呂偉良對布朗等人說：「假如她不是眼花，看錯了人，這件事的發展越想越可怕。」

「我肯定不會看錯人！」那女人說：「我見到多爾進入這一間屋子裏。」

「多爾？」所有在場的人都以奇異的目光，瞪住那隣居婦人。

大概所有在場的人都認為「多爾」與「科森」，根本是兩件事風馬牛不相及。但布朗中校仍然問那個女人：「你肯定多爾入過這裏？」

答案很快就找到了，就像布朗中校的想像中情形一樣：只有右手的指紋。

似乎毫無疑問，科森就是史桑達。所以他的左手根本就沒有指紋。

另有一點差不多可以肯定的，就是史桑達及時發覺被人暗裏跟蹤，所以他悄悄由後門溜掉。

那個黑社會錢人是個未受過專業訓練的莽漢，稍一不慎，就會自露馬脚，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事；尤其是史桑達是個職業罪犯，他的警覺性一定很高！假如他發覺被人跟蹤監視，自然不會留下來等警方來捉他。

布朗中校和國際特警隊人員開始頭痛了，他們無法付測：究竟史桑達為什麼要找多爾？他們又將會策劃一些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

多特蒙德城是德國西部最大的工業城市。因此，這裏有許多銀行和財務公司。

多特蒙德城的警方，已下達總動員的命令，所有的警務人員取消休假，集中候命出發。

各大銀行與財務公司均已接獲警方的通知，小心戒備，以防被人爆竊或被劫。但事實上，一切似乎很平靜！有關單位根本也看不出會有事發生。

儘管如此，警方的戒備卻沒有鬆弛！他們加派警員在各大銀行及財務公司外面巡邏。隨時以無線電話跟總部聯絡。

利那間，如臨大敵似的，弄得草木皆兵。沒有人知道將會發生一些什麼事，但所有警員的口袋裏，都有多爾和史桑達的

「是的。」那女人說，「我在電視新聞中見過拿生命開玩笑的施加多爾！所以我肯定自己不可能看錯人。」

探長呆了呆：「多爾為什麼要跑到這裏來？」

呂偉良道：「這是個有趣的問題，也是個十分可怕的問題。」

「是的，一個命中註定短期內死不掉的人，加上一個逃犯，你猜他們會怎麼樣？」布朗中校回頭再問那女人：「你幾時見過他？」

「大約比你們早來十分鐘左右。」那女人說：「我在梯間遇見他，後來他鬼鬼祟祟地到這兒按門鈴，門隨即開啓，他進了屋子裏，門隨即又關上了。我以為他來此訪友，自己又是個新聞人物，閃閃縮縮乃無可避免的事。」

探長插咀問：「在此之間，你還見過一些什麼人來此找科森先生？」

「經常都有一些單身男子來找他。」那女子說，「但其他的我都不認識。今天見到的多爾，也是在電視新聞片斷中認識的，否則我也不知他是誰。」

布朗中校示意助手把一幀照片出示。助手以照片問那隣居女子：「請問你可認得這個人？」

那女子端詳了一番，搖搖頭，道：「不認識。」

呂偉良知道照片中人是長了「八字鬚」的史桑達，與「科森」可能有不同之處，於是用手指掩住照片上的八字鬚。

然後呂偉良又提示那女子：「你看看現在又怎樣？」

照片。

多爾的照片是由當地警方印發的；史桑達的照片却比較特別，有他本來的面目，也有化名「科森」時的形像；更有最後逃走時，憑想像而描繪出來的樣相。

史桑達的本來面目由國防部特別科技組提供的，根據檔案中的照片顯示：他接受改造時的樣貌是棕色的頭髮八字鬚子。至於化名「科森」時的形像，則是多特蒙德城警方的繪圖組，憑隣居口供，憑那錢人的描述，綜合起來，繪畫出來的。最難想像的就是史桑達逃走時，可能化裝成的樣相。

那是由於國際特警人員從垃圾堆中發現那一包化裝用品，而連想到此時的史桑達可能已染成一頭黑色頭髮，因為發現的染髮水是黑色的，剪下的假髮也同樣是黑色的。

警探從一間出售化裝物品的商店裏，證實購買假鬚的人是三十餘歲的男子。同時也知道該種假鬚面積很闊大。

通常這種闊大的假鬚是給演員們假扮「鬚髯佬」用的。也就是連腮邊也長滿了鬚子的所謂「大鬚子」那一副樣相。

警方繪圖組人員就是憑這種想像，構成一個「黑髮，滿腮子」的「第三幅照片」。

因此，單是史桑達的相片，已有三類之多，被一併排列在複印之上，每個警方人員均帶備了一份。

另一方面，警方却廣派偵查員，希望查到一些史桑達活動的消息。至於國際特警隊，以及西德「BNO

「人員，也分頭通知西德境內各大小城市，以防史桑達偕同多爾，或者可能還有其他人一齊潛入活動。」

但是，由於史桑達在多特蒙德城出現，似乎暗示了他可能就在這裏活動，所以各方面仍集中注視着這城市的一切。

正當軍警的注意力集中在各大銀行和財務公司的時候。

多特蒙德市中心區一幢大廈的天台頂上，出現了一個人影。

時間是午夜。

街道上很靜，間歇地有軍警的巡邏車經過，但是車上的軍警們，似乎只注視着一些銀行和金融機構附近的街道情況。沒有人仰望天際，更沒有人注意數十層高的大廈之上。

那黑影身形矯捷，轉眼間由大廈天台的欄杆之上，縱身一跳，橫過十多呎闊的一條窄巷，落在另一幢較矮的大廈天台之上。

這的確需要十足的勇氣和判斷力，因為，時間正在午夜，天上只有星光點點，光線昏暗得很，只要稍為估計錯誤，就會一失足成千古恨，墮入街中，跌得粉身碎骨。

高的一幢大廈，樓高三十四層，天台便算是第三十五層，以每層最少十呎計，離地也在三百五十呎以上。

假如由三百五十呎跌下街中，後果如何？不難想像得到。

矮的一幢大廈只矮了五層左右。那人在黑暗之中由高至低只須跳躍五十呎左右

，但其中却相距十餘呎的闊度，他必須保證自己的身體落在三十層大廈的天台，假如不能到達，或者只到了欄杆，也會跌落街上。

但是，事實上他不但做到了，而且還做得恰到好处，身輕似燕的，點地無聲，輕巧地落在天台之上。

高的一幢大廈之上，又出現了另一個人影。

那人在黑暗中活動，將一條長長的尼龍繩子的一端，綁在水箱一旁的巨大水管之上，用力拉扯了幾下，看看是否穩固。

然後，他也走到了天台欄杆的邊緣，但他沒有跳過去。

他只是注意他同伴的手號。

他的同伴在較矮的大廈天台之上，向他打出了一個手號，即使在黑暗中，但星光朦朧，依稀還可以見到一個人影和一雙手動作。

於是，他使盡了渾身氣力，將那細尼龍繩拋了過去。

彷彿一條長蛇在黑夜中飛舞，尼龍繩的末端墮着一些重物，牽引着其他部份，迅速竄到較低的大廈天台去。

打出手號的人，十分機靈，立即接應，他先將尼龍繩的重物解下，然後再將繩子扯直，綁穩在水箱一旁。

最後，他又向高層大廈的同伴，打出第二個手號，表示一切妥當了。

站在低大廈的並非別人，他正是一直認為「死期未到」的多爾。

站在高大廈之上的，當然就是正被軍警多方追緝的半機械人史桑達，但多爾只

知道他的拍攝叫科森。

科森沒有多爾那麼好身手，也沒有他那股勇氣。所以，現在他須要利用一個攀山用的活扣，扣住那條扯得筆直的尼龍繩。

直至到他認為一切安全，他才沿繩而下。

攀山用的活扣，是具有緩衝作用的，否則科森就會像沒有手掣的失靈汽車衝下斜坡一樣，一發不可收拾。

科森終於滑畢了全程，安然落入低大廈的天台之上，與多爾會合。

科森從腰帶上解開了活扣，然後與多爾到天台上一座建築物之前——這是升降機的機房部份。

多爾目睹科森用他的左手，扭毀了機房那度頗穩固的門鎖，他幾乎難以置信，科森怎麼會有這一股神力？

機房之內，所有升降機的電纜都停頓不動，這是他們意料中的事，時已深夜，這又是一幢辦公大廈，男女職員已下班，沒有人上落，自然不必用升降機。

科森看看錶，沉吟道：「還有兩分鐘左右，他們就要上來。」

科森所指的「他們」，並非同黨，多爾也知道他們只有兩個人，再也沒有其他同黨。

「他們」是指大廈的看更人員。科森早已查出他們的一舉一動，以及較詳細的時間表。

果然就在兩分鐘之後，其中一組電纜立即活動起來。

其中一部電梯正在上升。

當電纜停止轉動，也就是表示那部電梯正停在某一層樓之上。

於是科森在另一部電梯的電錶之上做手脚，令它上升。

這是科森計劃的一部份，假如沒有人上樓巡更，任何一部電梯無緣無故活動起來，亦足以引起下面其他看更員的注意。

但現在既然有人上樓了，另一部電梯即使活動起來，下面的人也以爲上面的同伴用它而已，不致引起疑心。

等到那部電梯升到最高時，科森和多爾立即躍到電梯之頂去。

他們都穿上了一身的黑色夜行裝，幪面，只露出雙眼和嘴巴。

雙手戴上絕緣的膠手套，所以電梯頂上的複雜電線即使漏電，也不致令他們觸電身亡。

爲了節省時間，他們乘坐電梯下降時，才將電梯頂上的天花板弄回原狀，打抹乾淨。

電梯迅速降至「十四樓」——其實這兒只是「十三樓」，但大部份大廈的業主似乎都省去「十三」這個不祥的數字，所以不少大廈的電梯之上都找不到「十三」這組阿拉伯字。

科森握槍在手，以防萬一。

他雖然心裏明白，明知這時候看更人員正由最高一層，逐級巡視下來，但自衛是必要的，因爲任何事都可能出現例外。

結果十四樓並沒有人。

科森和多爾立刻進入一條走廊，那兒入口處有個牌匾，漆住「狄倫電子公司辦事處」等字樣。

最後，當他確定了那門鎖是一個獨立系統之後，便利用左手的「神力」，將門鎖扭毀，結果警鐘沒有响，他又一次成功了。

多爾再次目睹奇蹟的出現，他沖口而出道：「你左手的力量，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科森沒有答他，只叫他執穩射燈，讓他進行下一步工作。

科森先將經理室的窗簾拉攏，以免光線外洩，然後才檢查一些線路，他早已知道了他心目中的「目的物」在何處，但他必須提防警鐘會突然之間响起來。

警鐘的線路是隱蔽的，他在這方面有獨到眼光，所以很快就找到了個中秘密。

他知道要截斷警鐘的線路絕不簡單，尤其是現在已不是十年八年前那個時代，科學儀器的進步，令到正邪之間的對立又跨前了一大步。

大約十年之前，科森原名史桑達，他只不過是個二十餘歲的青年人。

他被一夥壞朋友的慫恿，參加了一次爆炸，以爲可以分得一大筆鉅款，從此可以致富。但是，可惜這個世界上「不勞而獲」的事絕不可靠，他們的行動失敗了。

他在張惶失措中，開槍殺了警衛員，結果他也同樣受傷了。

事後他被捕，送上法庭受審，被判了無期徒刑，這比死刑還痛苦。

當時，陪審員認爲警衛員既然受了傷，他不該發射第二和第三槍，那是形同謀殺。

此後，他在獄中服刑

他明知要逃獄絕不容易，但却從來未放棄過這念頭。

犯罪的人不外乎兩種，一是被迫的，一是出於自願的。

被迫的往往會後悔，以後只要有自新的機會，他一定改過。

出於自願的罪犯，多數有他的主觀，例如心存僥倖的，對社會不滿的，這種人心中可能充滿仇恨，一有機會就向警方挑戰。

科森屬於後者，當局也了解到他是個危險性的人物。所以一直沒有赦免他的念頭，直至國防部須要一批人試驗「人造電子零件」，他才被看中，秘密送到法蘭克福去。

結果手術非常成功，他們一班囚犯喜不自勝，於是密謀造反。

他們不想再返回獄中去，也不想被國防部送往「假想的戰場」上去。

他們都很聰明，知道西德國防部是項試驗的下一個步驟，就是送他們到「假想的戰場」上去，接受「戰爭」的考驗，藉以證明「電子半機械人」萬一要應用到戰爭方面，是否會勝過「常人」一籌？

在一次偶然的疏忽中，這班半機械人立即相繼逃走。

由於一切試驗列爲最高國防機密，所以集體逃獄事件發生了之後，當局也把他們是「半機械人」這一點隱瞞起來。

此後，大批「BNO」——西德特務人員，四出搜捕在逃人等，雖然在軍警多方合作下，捕回了部份人犯，但仍有不少無影無踪。

「二人到了一度門前，科森用百合匙將那度門開啓，然後迅速入內。」

他們沒有亮燈，只用帶備的小電筒往室內各處照射了一遍。

這裏面沒有人。

眼前所見，應該是一般寫字樓的陳設，後面是經理室。

科森的目標是經理辦公室，但那度門看來十分的穩固。

門鎖是特別構造的，非百合匙所能將它開啓。

科森沒有動手，只用小電筒射向他的碗錶，又再射向壁上的電鐘，他在核對時間。

根據事前他獲得的情報，知道看更警衛人員每晚依時來此巡視，假如一切正常的話，他們就會循例看了一次就走。

所以科森必須將一切暫時保持原狀。他非常有耐性地等。

科森身畔的多爾，却有點兒不耐煩，他低聲問：「究竟還要等多久？」

「讓他們巡視過之後，我們即可動手。」科森在黑暗中說。

「我擔心等得太久。」

科森道：「放心吧，他們一向守時，盡職。」

「我的意思是，天台上那繩子橫空而過，萬一被人發現了，我們就有如網中之魚。」

「傻瓜，辦公大廈的晚上是絕對安靜的，不會有人上天台。」科森說：「那尼龍繩在三百多呎高空之上，那兒又是一條橫街窄巷，根本不會有人仰望上天空！」

可以說一句：凡是罪犯都是聰明的！但爲了別被勸年輩一輩犯罪，所以我們才把「聰明」改爲「狡猾」而已。

科森很「狡猾」地改名換姓，改頭換面，諸多逃避。

他一直在等待機會，他要做大一宗買賣。

他深切了解到這是一個十分現實的社會，一切非錢不行。

只要有錢，他就可以遠走高飛。

只要他有辦法離開西德，總可以找到一個心目中的「世外桃源」，例如南美，或者西班牙等處，只須有錢，就可以讓他躲一輩子。

科森有過犯罪的經驗，他非常小心，因爲他不希望再返回獄中。

他利用一些儀器協助，然後才將警鐘系統截斷，因爲現代化的警鐘系統，只須有人把電線剪斷，一樣會發出警告。

一般警鐘系統，都會通往就近警局，所以科森更加要小心。

憑着儀器的協助，他終於又順利完成了另一個步驟。

經理室表面看來十分平凡，裝上了警鐘系統的，也只是一個普通通載文件檔案的鋼櫃，但科森早已查悉他要的東西，就在其中。

警鐘系統截斷，鋼櫃打開，裏面原來另外還有機關——一個保險箱，隱藏在一列偽裝文件抽屜的背後。

科森把一幅圖表攤開，多爾在旁協助一切，用照燈照射。

科森按部就班，有條不紊，他依照圖

表上的示意，逐步去弄開那個保險箱。

科森左手的力量令人難以估計，多爾不知道他是個電子改造的半機械人，所以始終大惑不解。

他的右手反而戴上了手套，左手就沒有，多爾以爲他是爲了方便工作而已，其實只有科森他自己明白，他的左手根本沒有指紋，又何必多此一舉？

多爾十分焦急，他並非擔心會死，只怕被警方抓入獄中。

他想過了，只要這一次成功了，就可以分得五十萬馬克，這數目足以讓他的母親有點依靠，還可以讓他夫婦去遊埠。

他雖然只有短短一年生命，但是，正因爲這樣，他才更爲焦急。

他絕不希望失去了自由，他的母親固然傷心，妻子也會失望。

他愛他母親，也愛他妻子，他要趁他生之年，讓她們快快快樂過日子。

科森成功了。

保險箱終告打開。

裏面沒有鈔票，鑽石或者黃金，有的只是一些以膠袋封住的「小粒粒」。

多爾不禁又問：「這些小粒粒是甚麼東西？」

「這是用金錢也買不到的原子電池，你想不吧。」科森喜形於色，「它比鑽石還要珍貴，最少有錢就可以買到最好的鑽石，但它却不易買到，你就算有更多的錢也買不到。」

「你找到了買家？」

「早已找到了。」

科森迅速將一袋袋用膠袋密封的「小

粒粒」放進帶來的背囊中。

那些小粒粒比攝影機用的「水銀電池」還要細小得多。

但是，它的作用却並非一般人可以理解。

它的外壳是一種特殊的金屬合金製成的，它的內裏含有一種化學元素，令到原子不斷發生衝擊，原動力即由此產生。

這是最後的電子產品，還沒有上市，第一張訂單却來自西德國防部。

科森不知道從何處獲悉這份珍貴的情報，於是悉心籌劃了這一次的行動。

這幢辦公大廈外表看來也沒有甚麼特殊的，只是守衛比較森嚴。

狄倫電子公司的辦事處佔據了十四、十五和十六等三層樓，但沒有人知道他們的訂單竟然來自西德國防部。

科森得手後，帶同多爾迅速離開了現場。

老實說，多爾並不太高興，主要由於這些「小粒粒」的真正價值，他仍然半信半疑，萬一換不到高價，他這次的冒險就變得沒有價值。

科森看看腕錶，他們又用去了二十分鐘時間，這時候，看更警衛可能已回到樓下的警衛室去了。

如果他們仍用升降機，可能引起警衛的懷疑，而再上來查究。

因此，科森和多爾，只取道梯級上天台。

他們利用那條尼龍繩和腰帶上的爬山工具，打算回到那幢三十五層高的辦公大廈去，然後由原路撤退——這原是計劃中

的一部份。

由上而下比較容易，但現在他們必須由下至上——由三十層大廈的天台，爬上三十五層大廈的天台，其間還要橫跨十多呎闊的街道，這工作可不簡單，但有了爬山工具的幫助，那就變得簡單了。

科森當先背着那袋原子電池，沿繩子而上，攀向高座大廈的天台。

他平安到步後，在欄杆邊向低座大廈的多爾，打出了手勢。

於是，多爾又以同樣的方法，沿繩而上。

但是，多爾攀到一半，立刻就感到不妙，急忙將活扣收緊。

那條尼龍繩本來收得緊緊，扯得筆直的，不知怎的，多爾在半途中感覺得到它突然鬆弛了。

說時遲，那時快，繩子截斷，人往下墮。

多爾眼看就要飛墮街中，跌到腦漿塗地，粉身碎骨。

但是，他腰帶上的活扣，緊緊扣住尼龍繩的中段，尼龍繩只是高座那一端斷了，低座大廈天台上的一端仍緊緊綁住水箱旁的巨大水管，所以多爾仍附在繩子上。

轟地「嘩啦」連聲，多爾下墮之勢，有如飛鏟凌空而降，連人帶繩，撞向大廈二十三層的一個窗口。

窗口整塊玻璃被撞毀，一聲巨響，彷彿晴天霹靂。

多爾只感到一陣昏眩，眼前一黑，以後的事他已經不知道。

科森

外，還有布朗等人。

阿生反問多爾：「你以爲這是什麼地方？」

「地獄？」多爾迷惑地眨着雙眼。

「不！你忘記了嗎？」阿生說，「你是個死期未到的人！」

多爾又抓抓頭髮，說：「謝謝你提醒我。」

「這是醫院！」布朗插咀道：「你的同伴史桑達出賣了你。」

「史桑達？誰？」多爾問道。

「史桑達就是化名科森的人。」布朗道：「他割斷了繩子，企圖讓你跌死街中。」

如果你及時向我們提供一下，我想，我們可以找到他，最少也可以爲你報仇。」

「那混蛋！」多爾很生氣，「我不該太過信任他。」

「是的，他太狡猾！」布朗道，「你知道他還有多少同黨？」

「我只認識他一個。」多爾說，「是我找我的，我只想發財。」

「有沒有聽他提及別人？」布朗問。

「沒有。」多爾道，「他整個計劃只是到時候才逐步告訴我。例如最先他說還有其他人參加，但詳情要我決定加入，然後才決定其他事！後來我才知道，我們只有兩個人。」

「他偷原子電池幹嗎？」布朗道，「相信這點你起碼也會知道。」

「他說，他已有了買家，這些電池可以賣很多錢云。」多爾說。

布朗向阿生等人打了一個眼色，似乎說：果然給我猜中了。

「是的。」布朗道：「狄倫公司是我們的合約廠商之一。」

三俠又被帶到二十三樓去，那兒一個向橫街的寫字間單位，其中一個窗口的玻璃被撞毀，室內一片凌亂。

多爾就是被警方在這兒找到的，當時他已昏迷，身受重傷，立即被送院急救。

多爾爲甚麼會跌進這兒來？當初警方也大感迷惑。

後來經多方調查，才知道多爾並非一

死期未到」那麼簡單，而是腰間的活扣救回他一命。

因爲活扣扣緊了折斷一端的尼龍繩，使多爾不致墮入街中！

但尼龍繩的另一端則綁穩在天台之上，所以當時的多爾，就有如「半天吊」一樣。

由於一般下墮之衝力十分驚人，所以多爾就此連人帶繩的，撞入一個辦公室內，破窗而入的一股衝力，再順勢將尼龍繩割斷（破碎的窗門玻璃，比利刀更加鋒利）。

於是多爾昏倒在二十三樓那個辦公室之內，直至到被警方發覺，才將他送院急救。

雖然多爾還未醒來，警方亦無法獲得他的口供，但警探憑想像，加上現場環境的印證，也想像得到當時的情形。

綁在三十五層高大廈天台上的尼龍繩另一端，爲什麼會斷？

繩口有刀割的痕迹，這表示多爾實際上只是被人出賣，而非意外。

尼龍繩的韌力十足，如果要斷，早就斷了，決不會「揀時而斷」！從這點可以想像得到，史桑達（科森）在一開始，就只是打算利用多爾而已，絕非帶他去「發財」。

呂偉良帶同阿生到各處觀察。

阿生的同僚——當地的特警隊長馬非，一直在旁陪伴。

馬非向三俠交代案發經過，首先是大廈警衛聞聲查究，然後急電報警。

後來警方由天台的尼龍繩追索到二十

粒粒」放進帶來的背囊中。

那些小粒粒比攝影機用的「水銀電池」還要細小得多。

但是，它的作用却並非一般人可以理解。

它的外壳是一種特殊的金屬合金製成的，它的內裏含有一種化學元素，令到原子不斷發生衝擊，原動力即由此產生。

這是最後的電子產品，還沒有上市，第一張訂單却來自西德國防部。

科森不知道從何處獲悉這份珍貴的情報，於是悉心籌劃了這一次的行動。

這幢辦公大廈外表看來也沒有甚麼特殊的，只是守衛比較森嚴。

狄倫電子公司的辦事處佔據了十四、十五和十六等三層樓，但沒有人知道他們的訂單竟然來自西德國防部。

科森得手後，帶同多爾迅速離開了現場。

老實說，多爾並不太高興，主要由於這些「小粒粒」的真正價值，他仍然半信半疑，萬一換不到高價，他這次的冒險就變得沒有價值。

科森看看腕錶，他們又用去了二十分鐘時間，這時候，看更警衛可能已回到樓下的警衛室去了。

如果他們仍用升降機，可能引起警衛的懷疑，而再上來查究。

因此，科森和多爾，只取道梯級上天台。

他們利用那條尼龍繩和腰帶上的爬山工具，打算回到那幢三十五層高的辦公大廈去，然後由原路撤退——這原是計劃中

只有在多爾面前，布朗並未說出口。呂偉良和阿生他們也明白布朗的意思，他顯然十分擔心此事與「KGB」扯上了關係。

身為國際特務隊的阿生，心裏更加明白，蘇聯海外的「KGB」特務，有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萬一這批半機械人和原子電池真的落入俄人手中，那就麻煩。

布朗又叫人讓多爾看看那些「套庄」的照片——是史桑達那三份不同的面孔造型。

多爾看過了之後，證實了他正是「科森」。

布朗等人在多爾口中所知有限，只好離開了病房。

多爾這一次反而叫住阿生：「朋友，求求你幫我一個忙。」

「什麼事？」阿生有些意外。

「請轉告我妻子羅娜，就說我死了——」

「多爾含淚道。」

「為什麼？」阿生覺得奇怪。

多爾哽咽道：「我只希望她對我死了心，早日去改嫁。」

「我怕她不會相信！」阿生說，「這件事還是讓本市警方安排吧！」

「多爾先生。」呂偉良在旁插咀道：「我希望你先冷靜的思想，如何幫助我們把史桑達抓回來，因為他是個十分危險的人物。」

多爾垂下頭來，不再作聲。

西德「BNO」機構的高級特務頭子，紛紛由波恩趕到多特蒙德市來。

阿生和馬菲，亦已先後接獲巴黎總部方面的命令，要他們全力協助西德政府，偵查此事，直至水落石出為止。

沒有人命令呂偉良，他也從來不喜歡聽從別人的命令。

但是，他是個江湖人物，很講義氣。西德人幫助了他，將他的生命延續，他決不會忘記。

他愛護阿生，這又是阿生的任務之一，因此在公在私，也不到呂偉良不理。

只要呂偉良插手，林愛莉自然也會不袖手旁觀，因為「三俠」是三位一體的。布朗等人召開了一連串的會議，三俠也會應邀出席參加。

但是，呂偉良却有他另一套不同的想法。

他覺得這件事似乎做得乾淨俐落，從正面偵查，很難有結果。

因此，呂偉良以後再也沒有出席那些會議，只讓阿生去參加。

呂偉良同他的妻子林愛莉，先去拜訪羅娜——多爾的妻子。

羅娜非常傷心，因為一些報紙和電台，已把多爾落網的消息報導。

警探也曾秘密將羅娜帶到醫院去，但她只見過她丈夫一次。

她唯一感謝警方的，就是她居處的住址保密，不致被記者騷擾。

「還好你們不是記者。」羅娜早已知道三俠他們的身分。

林愛莉本身是女人，她早已得到呂偉良授意，一面安慰羅娜，一面要她合作幾件事，最重要一項就是去找那個占卜者。

羅娜道：「曾對我丈夫作過預言的占卜者，據我所知，最少有幾個，最直言不諱的一個，是個吉卜賽人。」

「他現在何處？」呂偉良問。

「他是過境的。」羅娜說，「現在可能到了很遠很遠地方去。」

林愛莉問：「還有些什麼名家？」

「有一個在本市的。」羅娜道：「他是個業餘星相家。」

「他叫什麼名字？」呂偉良問。

「他本人是公務員，在一間郵局當主管，但興趣却在於研究星相學。本市有不少人也知道費勒學貫中西——中國的命理，曆法，西洋掌相和十二星座等等，他都精通！」羅娜說，「他一度研究過我丈夫的命理。」

「費勒說過一些什麼？」呂偉良問。

「他說我丈夫死期未到，但一年後，勢必壽終正寢，這正與吉卜賽人所講的一樣。」羅娜嘆氣道，「他來這裏找過我們，也見過多爾的母親，要了多爾的出生年月，日和時辰，據他說，他要用中國算命的方法，確定我丈夫的壽命。結果相信也不用我說了。」

林愛莉道：「難道中西迷信上的事，也有偶合之處？」

「是的，最少費勒認為無分別。」羅娜說。

呂偉良問道：「可以帶我們去見見他麼？」

「我不會在公眾場所出現，這不但是警方的意思，也是我的。」羅娜說，「我們可以自己去，他在西區郵局，辦公時間

一定找到他。」

「好吧，讓我們試試。」呂偉良於是向羅娜告別。

呂林夫婦二人召了一部街車，趕到了西區郵政局。

出乎他們意料之外，郵局外竟然已擠了一大羣人。

他們以為人們爭購什麼首日封之類，後來才知道這些都是記者。

其實西德人很守秩序，即使輪購首日封，也一定井井有條。

但當時的情況有些混亂，因為有不少外國通訊社記者在內，偏偏他們又被擋駕，記者羣於是引起不滿。

郵局方面已電召警方人員到來維持秩序！

究竟記者們要知道一些什麼？原來他們忽然也對「宿命論」有了莫大的興趣。

當然，這完全由於多爾的「死期未到」而引起的。

多爾不止一次了，每次幾乎在「必死無疑」的情況下出現了奇蹟。於是「死」一次，就轟動多一次。

記者們大概也風聞費勒是當地「宿命論」的「權威人物」，所以才紛紛找到這兒來。

但是，費勒不知是否受到什麼壓力，抑或因為他本身是公務人員的關係，不想「導人迷信」，所以不肯接見記者們，騷動也因此而起。

呂林二人明白了當時的情形之後，立即打電話打到馬菲的辦事處去。

太多太多奇妙的事，連科學家，也無從解釋。

「你只憑占算？」

「不！還有醫學上的證據！」

「那是醫生的事，你也懂醫學？」

「不！只懂掌相。」

「從掌上看出他身體內有病？」

「是的，而且十分可靠，如果你不信，先去問問多爾吧。」

費勒於是說出一段往事——

有一日多爾到公園裏散步，與費勒無意間相遇閒聊。

在此之前，他們已在郵局中認識，多爾時時到他的郵局寄信。費勒從多爾的眼神一直以至掌相，逐樣去研究。

當時費勒已看出多爾有一種隱疾，也看出他壽命有限，但不敢說，只叫多爾去找個醫生仔細檢驗一下。

多爾果然驗出有肝癌。

肝是負責替我們身體製造血液的，它一旦有事，當然有問題。

癌症一般解釋就是：器官中的細胞不能發揮正常作用。

有些癌細胞蔓延得十分迅速，有些很慢，前者當然特別危險。

假如四肢發現了癌症，只要及時將其一段截斷，使到癌細胞不向身體其他部份蔓延，就可以了。最少患者的生命，暫時還可以維持下去。

但是，假如我們的消化器官，例如腸胃，胃部發現了癌細胞，問題就會較為嚴重得多了。

但呂偉良及時把他叫住：「我以為最好能讓我們由後門進去。」

「我明白了，你放心，」馬菲於是走過去一輛警車旁邊。

一名警官正在指揮警員出動，勸開包圍住郵局的記者羣。

馬菲認識這位警官，知道他正執行任務。於是一邊告訴他來意，一方面又暗示這是一項十分重要的秘密任務。

凡是參加「國際特務組織」的國家，

他們的警方都會十分尊重特務隊人員；因為特務隊不但在他們的成員國之內遍設辦事處，也切切實實地，協助了當地警方對付罪惡。

警官既然明白了馬菲的來意，也坦率對他說：「較早時我們派來的同事——數名便衣警探，已將費勒由後門帶走。」

馬菲問：「然則你可知道，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我相信只有我上司知道。」警官道，「不過可以肯定，他不會回家。因為我們意料到記者們遲早找到他家中去。」

馬菲謝過了警官，匆匆返回車上。

馬菲一邊把實情對呂偉良說了，一邊致電他的辦事處。

馬菲要向警方最高當局連絡，目的就是，協助三俠找到費勒。

究竟三俠為什麼急於要見費勒？馬菲已無暇追問，總之，他只知道總部對三俠一貫信任，在可能範圍之內，他必須盡一切辦法，協助三俠解決困難。這也是他向總部負責，更是他的任務。

台前幕後 撲朔迷離

呂偉良等三俠和馬菲他們，終於在當地警方的安排下，見到了費勒。

費勒這時正在郊區的一間渡假別墅之內。

他是受到記者的困擾之下，被警探秘密護送到這兒來的。

費勒對呂偉良等三俠感到興趣，並非由於他們身份特殊，而是因為他對中國人

以「割除」，危險性自然大。

多爾就是因為肝癌，所以醫生斷定他的壽命不長。

奇怪的只是醫學和「迷信理論」上，竟然不謀而合。

但是，費勒不承認這是「迷信理論」；他說：宇宙間太多事情未為人了解。如果凡事以「科學理論」作為根據，可能差之毫厘，謬之千里。

他深信掌紋可以窺破人體內的健康情況。

他更相信中國的命理，肯定一個人的生命早已受到限制。

他解釋說：「宇宙間很多事情令我們無法解釋，例如有些人為什麼無疾而終，這正好說明了『命中註定』這理論。」

呂偉良不敢反駁他。

因為三俠這番要找費勒，並非為了要向他學習命理，而是要他幫個忙。

費勒是政府公務員，在公在私，他似乎都無法拒絕呂偉良的要求。

於是呂偉良就把他的意思直率地對費勒說：「這是一個很渺茫的辦法，也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如果你同意，我們立刻進行。」

費勒聽過呂偉良的解釋之後，說道：「如果你認為這樣可以幫助你們抓到竊賊，我自然也樂於一試。」

「那麼，現在就讓我們再細心研究一下進行的步驟吧。」呂偉良說，「我們必須小心從事，切勿露出破綻。」

費勒一再表示樂意合作。

呂偉良於是把詳細計劃再說了一次。

× × ×

警方受到抨擊。

主要由於大批警員，曾干預記者他們向費勒進行採訪。

自由世界的好處就是給予人們足夠的自由，包括了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等等。但是，自由世界的缺點，也是給予人們『太多的自由』。

例如有些人為了政府「禁黃」——消滅黑燈舞院等「黃色架步」，而竟然要向政府「示威，抗議」。

不管那些人的真正身份是否真正的嫖客，或者架步老闆，總之就是不講話。

試想想，如果這些事情發生在極權國家會怎樣？他們不抓去勞改，也必然被套上一大堆的帽子！

記者們當然有採訪的自由，但被訪的人，也有「不發表」的自由。

費勒未見過記者，記者已被警方攔駕，所以這班無冠皇帝十分生氣，紛紛向當地警方提出指責。

警方似乎受到了很大的「壓力」，突然「屈服」。

警方突然宣佈，為了滿足記者們的要求，決定安排一項記者招待會。

難得的是：這招待會還由費勒親自主持云。

消息一經傳開，各大報刊，電台，電視台和外國通訊社的記者們，大為興奮，他們以為他們「戰勝」了警方。

費勒終於出現了。

記者們爭住為他拍照，攝影機的鏡頭對準了他。

但是現在——

費勒故意頓住了。

電視即場轉播的鏡頭，對準了費勒，他面前還擺滿了咪高峯。

立刻就有人問：「但是現在，你以為警方破案的機會大麼？」

「他的伙伴沒有了多爾，運氣可能變壞！」費勒說：「所以，警方破案的機會也大大地增加。這是無法解釋的事，但絕對是事實。」

記者羣之中，有來自各大報章雜誌的，也有來自各大電台和電視台的，更有英美法與各國通訊社的記者，他們都是專程而來。

年來歐美流行東方熱，於是什麼「中

國功夫」啦，「投胎輪迴學說」啦，針灸術啦，甚至衣服設計的款式，也趨向了東方色彩！

因此，被視作迷信的命理占卜術，也越來越受到西方人士的重視！

儘管中國的命理學與星宿論沒有任何科學根據，但是多爾的一連串遭遇，已有事實存在，再加上各傳播機構的渲染，令人越來越相信「命運」這回事的真實性！

因此，這一次的記者招待會非常成功！不但當地居民立即獲知其中內容，整個西德，甚至歐美各大城市，亦於稍後時間知道了此事。

另一方面，由於醫生發表了一項聲明，而令到多爾順理成章地，成為傳奇性的

剎那之間，費勒有如電影明星，或者政界要人一樣，風頭之勁，一時兩無。

費勒首先表示道歉，因為他本人「不想洩漏天機」，所以才暫時躲了起來！但後來他知道有太多的人要知道命理這回事，於是，決定召開這一次的記者招待會云。

有人向費勒發問：「是否一切由天註定？」

「絕對是！」費勒用肯定的口吻說：「一個人的一切，都早就有安排，任何人要勉強做他不應做的事，只有自討苦吃而已。」

又有人問：「請問閣下研究星相學等事情，已有多久？」

「超過了二十年以上。」費勒說：「我覺得生命中充滿了許多奧秘，實在值得我們花些時間去仔細地加以研究。」

又有人問道：「費勒先生，你對於這一類迷信的事情，究竟有何根據？」

「如果你認為這是迷信，我勸你最好不要再問下去了！」費勒有些不高興。

「好吧！讓我們回頭再談談多爾！」一名記者又說：「多爾三番四次遇險也死不掉，你以為是命中註定麼？」

「絕對是命中註定！」費勒毫不考慮地說：「假如不是他命不該絕，沒有人能夠由三百多呎高空掉下不死；但他死期未到，所以，即使不是那個活扣扣住繩子，他仍不會死，最多只是受傷而已。正如中國命理所講一個人如死期一到，沒有人可以令到他的生命延續。這就是所謂『閻王要你三更死，你休想活到五更天』。世

人物。

醫院醫生替多爾檢驗的結果，證明他只受了皮外輕傷；假如不是為了警方要問話，他幾乎可以敷藥之後，立即出院。

醫生的聲明，是由於記者們的糾纏。記者們要知道多爾在該項事件中的傷勢。

醫生聲明中指出：多爾墮落地沒有掉入街中，更奇怪的是他只受皮外傷，內臟固然無事，根本也無須留醫！

此事配合着費勒的記者招待會，一經傳開之後，人們無不議論紛紛！

唯一表示「沒有意見」、「不發表任何評論」的，就是當地警方。雖然記者們一再苦苦糾纏，警方發言人亦表示無話可說。

事實上警方是不可以導人迷信的，否則市民又會有話說。

警方不但不能發表任何評論，甚至連多爾在那一間醫院，也不公開。

因此，記者們更加誇大了這件事的傳奇色彩；利那間，街頭巷尾，人人都在談論着多爾！

毫無疑問，多爾正接受警方的嚴密查問。

台前的情形是：多爾這個「死期未到」的人，拿自己的生命作賭注，一次又一次地避開了死神的召喚！於是相應地把迷信的事情誇大了。

那麼，幕後的情形又如何？

呂偉良與三俠正在幕後與當地警方展開爭論。

呂偉良等三俠要求警方暫時不要把多爾落案，更不要將他解入監獄！

間事之玄妙，非一般常人所能理解！」

有人提出指責：「多爾就是受到這理論的影響，所以不斷地去冒險；因為他知道，自己無論如何也死不去，還有何顧忌呢？」

費勒笑了笑：「我只是依書直說，不信由你！像多爾這種人，他不但在一年之內死不掉，而且還是運氣的象徵，所以歹徒利用他去做一些非法行為，都能够順利完成。」

記者問：「這是否有根據？」

費勒答：「一個人人生存在這世界上的時間越短，他做的事往往也越順利。這沒有科學上的根據，唯一只可以說是冥冥中有個主宰！」

忽然又有人問：「假如他有機會再去做犯法的事，是否一樣順利？」

「根據我所知的多爾的命理，在這一年之內，他幾乎無往而不利！」費勒說：「他目前仍然處於鴻運當頭的情況下，但是，他不可能再有機會去為非作歹了；相信他本人也不會再嘗試！」

「我覺得你說話中有矛盾！」一名記者說：「他的運氣，既然這麼好，為什麼還會落入警方的手中？他應該順利逃脫才對！」

「這可以說是命運之神的安排！」費勒說：「多爾如果不是這樣，現在他當然不必躺在醫院裏，而是與他的伙伴在一起。結果會怎樣？我可以肯定告訴你：如果他的伙伴仍然與他在一起，憑多爾的運氣，相信警方很難破案。也就是說：多爾的好運，將會帶給他伙伴一種無形的安全。」

但是，警方認為這是法律程序，在他們的立場，必須及時將多爾落案，控以竊罪名！

呂偉良成功地說服了費勒，因此才會有一那一次十分轟動的記者招待會；但他却無法可以說服當地的警方。

呂偉良有呂偉良的想法，他知道史桑達之所以找多爾合作，是基於一種迷信心理的作祟！最低限度史桑達也是個宿命論者，他肯定相信多爾是個「好運氣」的人，因此才會找他合作。

那麼，費勒這一次的記者招待會如此轟動，相信史桑達一定也知道了費勒說了一些什麼；其實那番迷信的理論，三俠早已知道了。

因為他們也有份商量其中的內容，即使記者不問，他也會自動發表！

當然，呂偉良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史桑達再出現。

史桑達究竟會不會再來找多爾？在正常的情況下，他似乎不會來。

道理很簡單，他利用了多爾之後，就出賣了他，因此他應該想到多爾決不會再幫他；那麼，他當然不會送上門來。

但是呂偉良也有他的理由，一個迷信的人，有他主觀的理由，何況在這次事件之後，警方還故意公佈「這是一宗意外」！意思就是說：繩子之斷，只是偶然的意外，並非被人切斷。

就憑這點，史桑達應該放心來找多爾；問題只是在警方的監視下，他如何接近多爾？

呂偉良也明白這是十分渺茫的事，但



呂偉良、林愛莉、阿生與西德警官展開爭論。

他仍然依計劃行事。

三俠經過一番商議之後，認為史桑達既然是個經過改造的半機械人，他可能與其他半機械人有連絡；但為什麼多爾說未見過其他半機械人？

其次，原子電池雖然是新產品，但是「KGB」蘇聯特務如果要得到它，一定有更更好的方法，根本就不需要多爾的「運氣」！

第三，史桑達既然對多爾稱，他可得五十萬馬克，為什麼又要將尼龍繩切割，企圖殺人滅口？這問題非常值得研究！經過一番研究之後，三俠認為：史桑達要試試多爾的「死期未到」之傳說是是否可靠！除此之外就是：他根本無法付多爾五十萬馬克。

他為什麼付不出五十萬馬克？三俠認為他根本沒有顧客，盜竊原子電池只為了「自用」。

然而一個「半機械人」根本用不着這麼多的原子電池，所以呂偉良認為史桑達可能與他在逃的半機械人保持連絡。

「半機械人」是西德國防部的「機密檔案」之一，他們除了為傷兵補救之外，還會進一步發展「全機械人」，將來戰場之上可能全是機械人對陣。

「半機械人」既然是秘密產品，而「原子電池」更不是公開發售的。

除了史桑達之外，其他半機械人自然也要原子電池補充體內儀器的能源。這可能就是這一次大量原子電池失竊的主因。

呂偉良為了揭開其中的謎底，決不放棄任何一個可資利用的機會！所以他除了

利用費勒之外，還利用特務隊向當地警方施壓力。

呂偉良也知道不容易說服這裏的警方，但他仍寄望於巴黎總部的壓力；必要時由巴黎總部轉向西德國防部或「BNO」求助，希望仍然是有的。

豈料就在這時候，林愛莉忽然匆匆回到酒店裏見她丈夫。

林愛莉是奉了呂偉良之命去見多爾的妻子羅娜的。

羅娜很傷心，林愛莉除了給她一些錢之外，還好好的安慰她！

但是，不知怎的，林愛莉竟在無意中發覺了一些秘密！

原來多爾家中被人偷偷安裝了一些竊聽儀器。

林愛莉於是不動聲息，若無其事地與羅娜告別，悄悄回來告訴呂偉良。

呂偉良東思西想：「會不會是警方裝上去的？」

「很難說。」林愛莉道：「附近也似乎出現了一些可疑人物！」

「讓我先找馬菲隊長連絡一下。」呂偉良說着，已執起了電話聽筒，叫接綫生代他接通了一個電話到特務隊辦事處。

呂偉良一邊又對林愛莉說：「假如不是警方，你以為還有誰？對方又想知道一些什麼？」

林愛莉道：「如果不是警方的話，一定是史桑達的同黨們。然則，我就有辦法了！」

電話接通了。

呂偉良一邊叫馬菲把阿生找回來，一

邊要求他向當地警方查一件事：假如不是警方安裝了偷聽器在多爾家中，則請保密，切勿驚動任何人。

林愛莉歇在一旁，默默地想，呂偉良和馬菲講些什麼，她似乎聽不到。

馬菲在電話中答允立即為呂偉良去查明這件事，以及通知阿生。

呂偉良放下了電話之後，也默然無語；他也在想，那偷聽器究竟有何作用？

× × ×

多爾家門附近的街道上，出現了一輛卡車，車身漆上了一間公司的名稱。

車子停在道旁。

車內坐了好一些人，但路人只可以見到一名司機坐在車頭這邊。

其實，除了司機之外，車廂之內最少還坐了五個人。其中一個是史桑達。

史桑達在聽一卷聲帶——這是從偷聽儀器中錄下的。

聲帶中有林愛莉和羅娜的談話。

史桑達把錄音機的機罩關上，然後對其他二人說道：「這種事太過危險，我們太過需要運氣，非設法找他不可。」

車中一人說：「但是，你當時出賣過他，如何向他解釋？」

「我有辦法的，警方也公布是意外，多爾不會責怪我！」史桑達又說：「他妻子羅娜可以協助我們，趁裏面只有她一個人，我們動手吧！」

他們正待下車，車頭的司機却透過通話系統說：「暫時不要出來，有一輛車子正由街口開過來，大家小心！」

於是，車廂中的人扭開了一個傳真電

會。

他也曾聽人說過東方三俠的所作所為，所以他對於這次的事，並無疑心！

一切似乎非常順利，他們三個人——多爾、阿生和林愛莉，這時都身披制服，所以並未引起醫院中人的注意。

他們由橫門出去。

果然，一輛車子已在他們路邊等着！於是三人十分默契地上了車。

車子迅速開走。

阿生等人在車廂中更衣，因為他們現在已無須這些白色制服了。

多爾向阿生問道：「現在我們要到何處去？」

阿生答：「先去接你太座，然後再送你們到車站去。」

「你們的確太偉大！」多爾感動地說：「簡直就是現代的羅賓漢。」

「不要客氣！」阿生說：「希望你好好地享受這難得的一年吧！」

車子疾馳了一陣之後，停下來。

多爾想推開車門，但被阿生制止。

這是車廂與司機位分隔的大卡車，阿生要先了解外間的情況，等呂偉良發出的訊號，然後才可以出去。

終於有人在甲板上叩了三下，於是車中三人推門而出。

豈料他們剛落了車，立刻感到不妙！首先感覺得到的，是光線十分的刺眼，令他們睜不開雙目。

然後有人過來將他們的手槍繳去！阿生雖然一度掙扎，也於事無補！原來坐在車頭司機位的，已經不是呂

視機擊，那是一個簡單的即場轉播系統，讓車中人可以見到外間的情形。

當螢幕停止了跳動之後，畫面可以見到一輛街車，此時已停在羅娜家門之前，車內先後跳出了三個人。

卡車裏有人問：「他們是誰？」

「聽說是東方三俠——三個愛理閒事的中國人。」史桑達又說：「奇怪！他們為什麼又來找羅娜？」

當三俠進入了屋內之後，街車也開走了；於是，卡車裏的人扭開窺聽系統的機掣。

首先傳來的，是羅娜的聲音：「呂先生呂太太，想不到又是你們！」

呂偉良道：「是的，我們專程前來拜候。我徒弟阿生剛見過多爾先生。」

「真的？」羅娜焦急地問：「他怎麼樣了？」

阿生道：「他很好！可惜，我們雖然同情你，卻無法說服警方！」

羅娜在嘆息：「這是理所當然的事，他早該想到這是犯法的事！」

林愛莉却以同情的口吻道：「他在這次行動中，並未分享到任何利益，法律亦不外乎人情，何況他只有年一命，所以我們認為當局無論如何，一定要放過他。」

呂偉良也說：「是的，現在我們已決定採取行動來幫你！」

「你們打算怎麼樣？」羅娜問。

呂偉良道：「我們打算先將他救了出來，再設法令你們離開西德；希望你在這一年之內，令多爾先生好好享受一下！」

「我非常感謝你們好意，但是，這是

偉良：可惜當時太過昏暗，阿生他們只認車不認人，結果上當了！

這是似乎是一間被人廢置的貨倉，足以容納整輛大卡車開進去。

呂偉良終於也出現了。

他是被人由另一輛車子帶下來的。

呂偉良對多爾等人道歉地解釋，原來他在醫院處等候之際，被人用槍要脅，轉移另一輛車子內。

至於他的「司機」職位，則由另一人代替，可惜阿生一直未發覺。

現在，他們四個人，都同時被細綁起來！

多爾唯一認得的，就是他見過的「科森」，但他已知道此人叫史桑達了。

史桑達首先向多爾表示歉意，因為那尼龍繩之斷，只是「偶然的意外」！

但是，多爾最關心的，反而是他的妻子。

史桑達笑道：「你放心，我們已派人去把尊夫人接來。」

多爾又問：「你們究竟想怎樣？」

史桑達道：「本來只打算利用閣下的運氣，但現在比我們想像中更理想，最少多了幾位能幹的朋友。」

「老實說，我們並幫不了你們一些什麼。」阿生又說：「尤其是我師父，他只是個跛子！」

史桑達道：「你們有胆有色，我們十分欣賞！」

多爾道：「難道你們又要去爆竊？」

「好拍檔！難道你忘了那應得的五十萬馬克麼？」史桑達笑了笑。

進去。

時間已是午夜。

林愛莉在阿生的掩護下，進入了醫院的羈留病房部份。

× × ×

阿生以國際特務的身份，與馬菲一齊

來頭？」

有人回答：「聽說他們行事，向來不循正軌，只要認為值得做的，就去做了再說！」

史桑達笑道：「真的是老天也幫起我們來了，現在我們大概總可以坐享其成了吧。」

林愛莉在阿生的掩護下，進入了醫院的羈留病房部份。

× × ×

阿生以國際特務的身份，與馬菲一齊

進去。

時間已是午夜。

多爾道：「是的，那是你答應給我的數目。」

「對啊！所以你必须完成你的工作，」史桑達道：「因為我們錢仍未到手。」

「怎麼？你的賍物仍未售出？」多爾感到不大明白地說。

「不！這件事說來話長，我們得到手的東西，是過期的貨色！」史桑達望向在旁的其他的同黨，又說道：「我們上當了！」

「你說什麼？」多爾半信半疑，覺得不知好笑，還是好氣地說道：「我們白做了？」

「是的！」史桑達道：「不過，你放心，我有更大的計劃，這一次，可以保證你穩得一百萬馬克。」

「又是爆竊？」多爾驚魂未定似的，瞪住了史桑達。

史桑達笑道：「這一次容易得多了，比上次更易；但你收穫更大。除了環遊世界之外，還可以給你母親留下一大筆做養老金！」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多爾問。

史桑達道：「詳細情形，你不必知道，我們只須借用你的幸運而已！」

「你不必迷信，你的事到底為什麼要用幸運？」多爾說。

史桑達道：「詳細的計劃，加上幸運，才可以保證百分之二百的成功！」

多爾透了一口大氣：「算了，只要你放了我，上次就當我白做吧！我不會再參加你的工作。一個人的運氣不會永遠的；我只有寶貴的一年，我還要與我愛妻相處。」

但是，林愛莉和羅娜這時也走到了門後，她們什麼也聽不到。

呂偉良全神貫注地聽，他聽到有一陣十分凌亂的聲響——顯然有人衝入這間貨倉之後，雙方發生糾纏。

呂偉良的右耳是經過改造的，所以敏感度特別高！

憑住電子儀器的幫助，呂偉良可以聽到很遠的地方的聲音。因此常人做不到的，他却可以做到。

林愛莉和羅娜都是常人，她們當然不可能也跟著呂偉良一樣。

呂偉良突然示意二個女人退後。他伸出了右手，將門鎖扭毀。

門是反鎖的，但看來十分之堅固，但呂偉良只須輕輕一扭，便應聲而開。

羅娜不知道呂偉良是個電子半機械人，看得呆了。

林愛莉雖然知道她丈夫與常人有異，也難以明白他要幹什麼？

原來呂偉良剛才聽到有人說：「我們中計了，他們是警探，快由後門走吧。」

呂偉良不想馬非他們徒勞無功，所以立即採取行動。

他衝門而出，二名大漢剛好由那邊轉過來，其中一人立即拔槍。

呂偉良驀地凌空一躍，人剛離地，子彈已射了過來。

呂偉良的動作快得出奇，他還未着地，身體已順勢前縱。

二名大漢因為後有追兵，所以一直往前走，但他們絕難想到呂偉良那一縱一跳的速度與威力，彷彿雷霆萬鈞之勢，破空

，因為我們真心相愛！」

史桑達笑道：「我知道，我知道你愛她，所以我已派人去將她接來這裏；你只要乖乖的與我們合作，我保證她過得安樂。最後就是你回來，與她一齊享受我們的收穫。隨得你們去遊埠也好，躲起來嘆一年也好！」

多爾睜大了雙眼：「你這算什麼？要脅我麼？」

史桑達笑道：「什麼都好，總之這是我們最後一次合作！」

史桑達又打了一個眼色，隨即有人將他們四人推入一間房間。

那是貨倉的後面。呂偉良等人還猜不透他們要幹什麼，但肯定他們已有完整的計劃。

不久，外面又傳來一陣步聲。

房門被打開，是史桑達和數名大漢，還帶來了一個女人——她正是羅娜！

羅娜發覺她的丈夫多爾也在着，立即就飛撲過來。

夫婦二人擁作一團，又驚又喜地，飲泣不已！

史桑達却在旁說：「好了，現在時間無多，我先分配好人手，多爾和你——」

他指指阿生，又說：「你兩個跟我們走，其他人都留在這裏。」

多爾問：「你們要幹什麼？」

「暫時不可以告訴你，」史桑達道：「我只希望你充份合作，因為這件事對大家都有好處。」

呂偉良和阿生交換了一個眼色。

阿生立即說：「不，他們也要一齊去

而來，那二名大漢也來不及分析，已雙雙倒地。

呂偉良人剛落地，鐵拐杖已接二連三地揮舞起來。

二名大漢剛被踢到滿天星斗，那裏還有氣力爬將起來，鐵杖迎頭痛擊，眼前火星亂冒，也就此雙雙昏倒過去！

馬非帶了一股人匆匆而來，林愛莉也偕同羅娜由房中衝出。

「對不起，呂先生，我們來遲了！」馬非很有禮貌地說。

呂偉良却急急地向他問道：「阿生他們呢？」

「警方已另外派人追蹤，你放心好了，我們會將他們一網打盡！」馬非向呂偉良交代，因為這是由呂偉良一手策劃的。

但是呂偉良仍舊放心不下，他對馬非說：「你可知道這班是什麼人？」

馬非順口答道：「史桑達和他的同黨們。」

「對了。」呂偉良說：「但是，你可知道史桑達的同黨又是什麼人？」

「嗯——」這一回，馬非竟答不下去了。

呂偉良慎重地說：「他們全是半機械人，快些及時通知有關方面。」

馬非如夢初覺，如果不是呂偉良說了出來，他們也只以為有一個史桑達是經過改造的半機械人呢！

現場已迅速受到控制。

整個貨倉，就只交由二名大漢看管，其他人早已離去。

那二名大漢是由史桑達僱用的亡命之

徒，事後查明並非半機械人。

馬非立刻以第一時間通知了警方的總部，希望總部以無線電通知追蹤史桑達的有關人等。

阿生和多爾在史桑達的要脅下，被迫與他們一齊出發。

雖然他們還弄不清楚，史桑達的全部計劃，但肯定是一宗為非作歹的事，可能是劫案，也可能是另一次爆竊。

多爾很擔心，阿生只有安慰他，却不

，包括我師父他們。」

「那跛子？」史桑達瞥了他一眼，「我們不想有所負累！」

阿生道：「他的行動也很敏捷，不信你可以考驗他。」

「你以為我們去環遊世界麼？」旁邊有人說：「現在我們只是去冒險，留下來總比較安全。」

呂偉良道：「但我們習慣在一起，而且，你們多些人幫手，一定事半功倍！」

「不！」史桑達道：「你要留下來，你們五個人之中，有三個要留下來，只有兩個跟我們走。」

「算了吧！」阿生終於也屈服下來，勸着呂偉良說：「你就留下來，陪着這兩位女士好了，相信我們很快就會回來。」

「對了！」史桑達說：「我們很快就會回來。」

呂偉良無奈何地聳聳肩。

史桑達令人將多爾和羅娜分開。

羅娜含淚聲聲叫丈夫珍重，多爾終於被人帶走。

呂林夫婦二人和羅娜被關在一起，他們不知門外是否有人守衛。

羅娜埋怨着道：「怎麼會弄成這樣子的？」

「一言難盡！」呂偉良抱歉地說：「我們不知道他們一直暗中監視住我們，但你放心，我們不會有危險！」

羅娜以為呂偉良這番說話只不過志在安慰他，却不知道呂偉良自己心中有數。

原來一切已在呂偉良的意料之中，自從林愛莉發現了那些偷聽器之後，三俠便

將計就計，設下了陷阱，讓史桑達他們上當！

在馬非的協助下，三俠像演戲一樣，上演了一幕「醫院劫囚犯」！將多爾救了出來，想不到史桑達果然中計。

現在呂偉良唯一不知道的，就是這班人的下一步行動。

不過，即使如此，呂偉良已經十分興奮，因為就憑他的記憶所及，這班人正是西德國防部急於要找的人。

他們包括了史桑達在內，全是經秘密改造過的囚犯。

究竟他們又要策劃一些什麼大計？呂偉良雖然不知道，但他却可以放心，因為馬非一直暗中帶人監視住一切。

假如馬非有耐性一點，他一定會知得更多，否則的話，相信不久之後，就會有人到這兒來，將他們救出去。

呂偉良和林愛莉儘管知道事情的可能發展，却不敢說給羅娜知道，因為他們擔心隔牆有耳——萬一這房間中裝了偷聽器，就可能令到局勢有所改變！

因此，他們寧願忍心一些，也要暫時保留住這點秘密。

羅娜一直在飲泣，林愛莉也給這個女人的一片痴心感動了。

在一般東方人的心目中，西方女子對婚姻很隨便，想不到羅娜竟也如此認真。

林愛莉與馬非商量設法去安慰她。

呂偉良突然向她們打了一個手勢，意思是叫她們靜下來。

只見呂偉良貼耳於門後，他彷彿聽到了一些什麼。

過改造手術，為什麼反而靈活自如？其中唯一的分別，就在乎「先」與「後」。

前者是試驗性質，後者却是經大批專家一再改良過的心血結晶。

儘管如此，阿生仍然不敢大意，看過呂偉良的威力，阿生非常謹慎，他想過了，除非迫不得已，否則，他絕不敢觸怒這班人。

阿生對德語雖然陌生，但來了西德一段時期，多少也可以聽到其中意思，史桑達跟他的同黨用德語交談，但與阿生則用英語。

從他們的交談中，阿生只知道車廂裏這四個「半機械人」之中，除了史桑達之外，其他三個人叫：必圖，巴殊城和索古亞。

此外，車頭還有一個司機，他似乎叫奎隆。

突然之間，奎隆的聲音由通話機中傳進車廂裏來。

「似乎有人跟踪我們！」奎隆一邊開車，一邊提出警告。

史桑達立刻對其中一人說：「索古亞，你加緊看看。」

阿生也許聽得心裏明白，但多爾就聽得一頭霧水。

什麼是「加緊」？

索古亞正是目色呆滯的人，這時他却跑到車後去。

他把眼睛湊到後面車門的一個小孔之上，凝神遠視。

史桑達等人也走了過來，有些焦急地

A 26

問：「是什麼人？」

「可能是警察！」索古亞道：「車旁露出了來福槍的槍管。」

阿生一直以來，就看出史桑達是這班人的首領，他態度比較冷靜，他指揮另一人到車後的車門去。

那是必圖，阿生只見他用耳朵緊貼住車門上的小孔。

一會兒，必圖一邊傾聽，一邊向史桑達發出了報告……

「嗯！他們正用無線電機通話……分明針對我們。」

忽然他又吃驚起來：「糟糕，我還聽到有直升機的聲音。」

儘管多爾聽不明白，看得胡塗，阿生却了解到這是每個半機械人的特徵——他們由於電子儀器的幫助，每個人都有一些特長，有些具有「千里眼」，有些有如「順風耳」。

目前這個必圖，就是裝上了敏感的電子儀器，變成了「順風耳」。

史桑達立刻發佈命令：「奎隆，小心駕駛，我們證實被人追蹤，巴殊域，快些準備好，我們不能落入他們手中。」

巴殊域於是走到前面去——那是卡車車廂與司機位分隔之處。

一度鋼門打開，阿生和多爾都可以見到車頭部份。

司機奎隆正在加油疾馳。

各人立刻先後由那度活門，鑽到前面的車頭部份去。

阿生和多爾被迫先行，其他人尾隨而來。

車頭部份就是司機所在之處，普通只有一列座位，但這兒却有兩列。

阿生和多爾被命令坐到前列，與司機並排而坐，其他四人坐在後列，這當然是為了易於監視之故！

他們為什麼要擠到前面來？

阿生和多爾也不明白，但是，很快就有一事實讓他們見到了。

後面一段車廂，突然與車頭部份脫了節。

阿生非常留意司機的一舉一動，一切顯然受到他的控制。

阿生見到司機奎隆一按掣，車廂便應聲離開了他們。

那一段路很窄，車廂及時飛脫了之後，反而往後面衝出，反彈向追蹤他們的車輛。

後面追蹤而來的車隊，果然是警方派來追蹤的隊伍。

第一輛車子最接近史桑達等人的車，裏面坐了一批神槍手。

凌空飛翔的直升機一直監視地面上的一切活動情況，以無線電與地面保持連絡，所以當車子分為兩段時，也及時發出了警告。

第一輛警察探的車子看不見對方的卡車突然後衝，也心感不妙，一名警官及時發出了警告，各人紛紛跳車。

說時遲，那時快，飛脫的車卡瞬息之間已撞向第一輛警方的車輛。

「隆」然一聲巨響，公路之上，立見煙霧瀰漫，一股濃煙直沖霄漢。

其他尾隨而來的警方車隊，雖然及時

煞掣，停止了前進，但第二輛的擋風玻璃，立時震得粉碎，司機和一些探員受傷。

因為第二輛與第一輛車子相距最近，若非司機及時聽到直升機發出的警告而煞掣，後果更難想像。

在「隆」然巨響的刹那，天空上彷彿也受到了影響。

與濃煙先後冲天而上的，是一些火箭似的東西，有如銀蛇飛舞一樣，竄向那架警方專用的直升機。

直升機機師也感覺到事情不妙，急忙朝相反的方向下降。

儘管機師反應得如此敏捷，機尾的穩定翼仍被摧毀。

直升機利那之間，有如斷綫風箏一樣，顛簸而下，直墮向一處叢林。

那一段路面太窄，所以發生了「撞車爆炸」之後，第一輛警方車輛被毀，人雖然及時跳出，第二輛車子却無法越過那段路面，第三輛也就更加難了。

唯一足以依賴的直升機，本來可以負起監視之責，可惜這時也墮毀於路旁的樹林之中。

於是，史桑達他們的「金蟬脫壳」之計，又一次成功了。

現場上一片凌亂。

十字車風馳電掣地來往於公路之上。

呂偉良與馬非，在高級警官的陪同下，分別乘坐直升機趕到現場。

可惜他們來遲了一步。

他們見不到史桑達他們的影子，唯一可以見得到的，就是那一截毀爛不堪的車

卡。

警方的軍火專家已肯定車卡中有一觸即發的爆炸裝置。

至於那些銀蛇似的「飛彈」，雖然只是一些「仿製品」，竟然也有「响尾蛇式飛彈」的追熱和追擊效能。

還好威力有限，所以被擊中的警方直升機，也只受了輕傷，機毀人未亡，受傷的人事後被人由樹枝上救下，也抹了一把汗。

雖然一切看似簡單，亦足以證明史桑達這班半機械人很有頭腦。

相反，呂偉良反而被警方埋怨起來，因為計劃是由他訂的，憑住特警隊的壓力，才令當地警方被迫合作。

但是現在，證明一切非人力所能控制，史桑達他們還是逃脫了。

事後軍警雖然大舉出動，四處搜索，但是，依舊無所獲。

唯一的收穫只是那輛只得半截的卡車車頭部份。

至於史桑達等人，却逃得無影無踪。

馬非身為當地特警隊負責人，又親自批准了這一次的行動，結果他却令到阿生被擄，急得他立刻向巴黎總部報告。

呂偉良對於這次的行動絕不後悔，最少他利用費勒的「心理攻勢」就非常成功，而且事後史桑達亦上當！

唯一他只在運氣而已。

至此他不禁有些懷疑，究竟多爾是否真的是運氣的象徵？所以史桑達有了他在身邊之後，運氣也變得好了起來！

呂偉良沒有去理會別人的埋怨，他知

道一切已成定局。

他只帶了他的妻子林愛莉，親自到現場各處小心觀察。

他發誓要把史桑達等人抓回來。

電子部隊 驚人之舉

史桑達一邊感到驕傲，一邊也十分生氣！

他所以感到驕傲的，是由於他這次終於又勝了一個回合。

他生氣是由於警方的大舉出動。

現在他們已換了車子，正朝一條高速公路飛快前進。

史桑達以凌厲的目光盯實阿生：「你是否與警方串謀設下這陷阱？」

阿生十分鎮定地說：「你如果有頭腦的，總可以想得到，這是無可避免的事，我們把守衛羈留病房的探員和護士制服，才可以救出他——」

阿生指指多爾，又說：「其實，要怪的應該怪你們，若非你們從中破壞，多爾一定可以真正獲得自由！」

「是的。」多爾也忍不住說：「究竟你們要怎樣？我已幫過你，你總應該放我一馬。」

史桑達道：「經過了這一次之後，我更加相信費勒的話，你是運氣象徵，你安心留下吧，我不會虧待你的。」

阿生難免暗暗吃驚，他聽得出絃外之音，史桑達大概只會對阿生不利，決不會遷怒於多爾。

多爾又說：「我對一切都不會感到興

趣，我只希望你還我自由，讓我去見我妻子。」

「如果不是那所出賣了我們，魯夫人保證安全的，她之所在，不會有人知道。」

史桑達又說：「你要好好的協助我們去完成一件事，然後，我們就讓你夫婦二人重聚。」

「究竟什麼事？」多爾問。

「何必焦急？凡事必須按部就班，否則就會招致失敗！」史桑達神秘地一笑。

多爾道：「你不是很相信我本人的運氣？有我在着，一切都會順利！」

「嗯！」史桑達望望他的同黨，又慎重地想一會兒。

他終於說：「我不妨向你透露少許，我們要去做一件震驚世界的大事。」

「什麼事？」

「這是我們計劃了很久很久的事，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偷竊原子電池也是其中一環？」

「是的，那只是第二步。」

「第一步是什麼？」

「詳細的偵查，結果查到了電子學上最先進的製造廠家——狄倫公司，生產了一批合我們用的原子電池！」

「我仍不明白你說什麼？」多爾迷惑地，眨着雙眼。

阿生冷眼旁觀，早已想像到其中內容，那不外乎由於史桑達等人是「半機械人」，所以必須原子電池作為能源的供應。

換句話說，史桑達等人必須有能源，然後才可以進一步行動。

那麼，第三步行動又是什麼？

阿生不會開口去問，他一則不想觸怒史桑達，二則也明白他遲早會說。

阿生只希望等待時機，靜觀其變！不過他心裏一直在想：究竟史桑達的「驚天動地」的行動又是什麼？

他很想知道，但又擔心對方未必會讓他參加，就對他採取行動。

多爾非常納悶。

車子在一條公路上飛馳，各人又再沉默下來，其實只是各懷心事！

車子從未真正停下來。

即使稍停一會兒，也只是為了加油。

史桑達他們幾個人，輪流開車，一切顯得極有默契。

有時，他們會在公路一旁停一停，向路旁小店購飲料和食物。

西德境內的公路網十分發達，沿途有加油站，也有汽車旅店，更有汽車出租的地方，史桑達他們已先後換了幾次車。

每當車子停下來，即使是短短時間，阿生和多爾也受到監視。

阿生和多爾完全沒有反抗的機會。

儘管史桑達不肯說出目的地，但憑沿途路標的顯示，阿生越來越有理由相信他們的目的地可能是托斯堡。

阿生是外國人，他不知道托斯堡是什麼地方，但沿路邊的指示牌，已不止一次地出現：「由此直往托斯堡」等字樣。

車中各人都懶懶欲睡！除了開車的「當值司機」之外，個個閉目養神。

阿生雖然也閉上了雙眼，但從未真正睡着過，他的腦海一直盤算着。

他是個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他當然明白臨危不亂的重要性。

眼前一切已成定局，如果不冷靜一點面對現實，危機更難渡過，這也是阿生出身以來，歷試不爽的經驗。

阿生想過了，他們只是半機械人，並非「全部都是機械化」，所以無論如何，他們一定要有時間休息。

但是，說也奇怪，他們只是輪值駕車，其他人則閉目養神，如此這般，竟然又可以度過了一個晚上。

阿生一直希望車子開入路旁一些汽車旅店去渡宿，那樣他就會有機可乘，但是，他們似乎從未考慮這種打算。

究竟何時才停下來？

接近中午時份，公路上的陽光十分猛烈。

阿生不但對機械有認識，對汽車認識更深：他正因為太了解了，才開始擔心起來。

車頭已冒出一縷縷的輕煙。

這樣子下去，即使汽車性能更佳，只怕也會支持不了。

加上陽光猛烈，在公路上車輛一來一往，有如穿梭似的，車中人睡眠不足，精神彷彿，只見銀光閃閃，誰也難免會感到頭昏眼花。

阿生擔心即使車子可以支持下去，人也支持不了多久。

只要開車的人稍不留神，後果就不堪想像了。

但無論如何，現在也沒有讓阿生作主的地位，他只能在心裏焦急。

突然之間，汽車衝出了路面，嚇得阿生由半睡眠狀態下扎醒。

他以為汽車終於支持不住，失去了控制，登時嚇了一跳。

但是，細看史桑達等人，他們却若無其事地，安然坐在車內。

汽車仍然受到控制，只是開入了一條路旁的小徑。

由於小徑上路面凹凸不平，汽車亦有如跑馬一樣。

各人就在拋一拋的情況下，被弄得清醒起來。

他們為什麼要開車到這裏來？

阿生忖測不外乎兩個可能：第一，目的地已經到達了。

第二，抄小徑，希望能更快地到達目的地。

但是，當車子到樹林深處停下來之後，兩個可能都不成立。

原來他們真正正須要好好休息一下。

史桑達分配各人輪值看管阿生和多爾兩人。

他們一則要休息，二則要讓汽車也休息一下，三則避過猛烈的陽光。

呂偉良利用他身體上的「電子器官」，仔細觀察現場上的環境。

雖然他的計劃未收到預期效果，也表示只失敗於意外；這不算是「罪」。

但是，呂偉良仍然下定決心要「將功贖罪」。

他要求馬菲供應一架直升機，然後讓

他凌空搜索。

事實上是項搜索警方已展開了多時，可惜全無所獲。

警方的直升機分頭向各公路俯視，但見不到「半載汽車」的踪影。

那應該是十分顯著的目標，應該不會有什麼困難。

一輛卡車飛過了半載，只得半載在公路上行走，即使警方不追查，其他駕車人亦必然嚇得一跳才是。

何況除了空中的搜索之外，公路上已不少地方由警方設下了檢查站，在理論上，史桑達他們插翼也難飛。

但是，奇怪的是：他們竟然好像會隱身一樣。利那之間，變得無影無踪。

呂偉良不理會警方對他的不滿，終於由特警隊出頭，弄來了一架直升機。

馬菲直接得到巴黎總部他上司的命令，全力支持三俠！因此，他也在那架直升機之上，與呂林二人在一起。

直升機機師在呂偉良的示意下，飛行了一條較偏僻的路綫。

呂偉良手上的地圖是由馬菲供應的，上面畫了不少符號。

呂偉良也知道，警方的空中搜索會飛臨若干主要公路的上空；那些符號就是呂偉良加上的，他要機師盡可能低飛，飛到一些樹林的上空，讓他觀察。

呂偉良這樣做，自有他的理由，第一，經驗告訴他，歹徒不會走大路，誰也會想到這時候警方會守住各要道。

第二，心理上的理由，令他相信歹徒必會利用樹林作為掩護。

助，在樹林中追索。

他發現了一些輪胎的痕跡，知道對方一定是在此換車。

馬菲不敢怠慢，只好吩咐一名助手留在現場監視，以便向警方交代，他本人則尾隨其後，以便保護呂林夫婦二人。

大批軍警奉命開到樹林中來。

一隊受到訓練的警犬，也被空運至現場。

巨型的空軍直升機，將一批爬山吉甫車，運到了樹林中。

這是罕見的大搜索，最少出動軍警數百人，直升機三十多架，爬山吉甫車也有二十多輛；軍犬和警犬數十頭。

軍方還出動了雷達偵察器，以及地雷偵查儀器，以免再一次上當，因為，試過了那一次爆炸之後，有關方面，已提心吊胆。

當軍警聯合搜索隊追上了呂林等人時，呂偉良也坐上了吉甫車之上。

呂偉良向一名指揮官交代，認為對方可能朝西北方前進。

呂偉良憑他的獨有電子眼，描繪出車子輪胎的斑紋。

這一類斑紋非一般肉眼所能見，尤其是在草坪的小徑之上。

草坪走完了，再出去就是一條超級公路。

公路上車輛來往，十分繁忙，所以那種輪胎的斑紋也在此開始消失。

不過，呂偉良並不失望，他要求開車的一名司機，沿住公路一旁，慢慢推進。

半機械人只可以利用身上的「電子零件」產生超人的力量，絕不可能會隱身，所以，呂偉良覺得要避過空中監視，樹林是唯一的好去處。

但是，機師難免感到奇怪，下面密密麻麻的樹林，呂偉良如何能見得到林中情景？

不過，機師也明白三俠的地位，即使警方埋怨他們，國際特警隊也正在全力支持三俠的行動。所以，機師只有聽命於呂偉良。

突然之間，呂偉良向機師打出了另一個「下降」的手號。

在直升機機艙之內，根本不可能說話，因為機械的聲浪會掩蓋一切，所以只有以手代替了口。

機師只好再下降，雖然高度只有三十呎左右，十分接近樹頂。

呂偉良又再向機師打出了手號：「着陸！」

機師於是升高俯視，找尋一處安全的「着陸點」。

馬菲雖然不能與呂偉良交談，但鑑於辨色，也猜出他必然有所發現，然後才會示意機師着陸。

機師循例先向指揮塔交代，然後才在樹林中一處草坪上下降。

就有如一隻大蜻蜓一樣，輕輕在草坪上降落，十分順利。

馬菲握槍在手，以防萬一！機師要在降落前交代，也是為了可能遇到突襲。

但是，各人未遭任何襲擊，樹林中一切顯得平靜異常。

呂偉良覺得這是唯一的機索，因為大批警犬似乎也無可奈何，他們在吠聲中撲到了公路上來之後，嗅覺亦隨即混亂。

呂偉良不肯放過這唯一可供追蹤的機索，惟有沿住公路一旁推進。

警方本來對呂偉良已失去了信心，但經此一發現之後，觀感為之一新，於是一小隊車輛，尾隨其後。

其他軍警人員，除了留下部份人在樹林現場中調查之外，其他人則分頭追蹤，向一些可能逃進或躲藏的地方追蹤。

因為在軍警指揮人員的心目中，對呂偉良不能不信，但又不可盡信！所以才採折衷辦法，分頭進行。

呂偉良率領的車隊，一直以無線電與臨時指揮中心連絡。

他們已走了好遠好遠一大段的公路，各人又倦又餓，但呂偉良仍在前進。

馬菲一直陪伴呂林二人，他忍不住說道：「呂先生，看來也該讓大家休息一下了。」

但呂偉良說：「我們前進的速度已經太慢，他們如果獲得喘息，就有更大的機會擺脫我們的追蹤。」

呂偉良拒絕停車休息。

軍警在埋怨。

呂偉良終於想出了一個折衷辦法，叫其他人等在加油站留下進飲食，他的一輛吉甫車加油後立刻開走。

呂偉良所以馬不停蹄，是因為前進的速度已經夠慢。

他沿途必須小心地觀察——利用獨有的電子眼，小心看看一些岔路口，小路

呂偉良為什麼要到這兒來？

機聲停止了之後，他們可以開聲談話了。

馬菲向呂偉良問道：「呂先生，你發現了什麼？」

「希望我沒有看錯。」呂偉良道：「剛才我見到樹林中有一輛車子。」

馬菲和他的助手，還有機師和林愛莉都覺得驚奇。

剛才他們凌空低飛時，也曾俯視過樹林中的情形。

但是，當時他們什麼也見不到，只見到腳下一片綠油油的——那是樹葉而已！從未見到有車子的影子。

但是，呂偉良現在連話也不多說半句，直奔進了樹林中。

各人不敢怠慢，也尾隨而去。

唯一留下來的，就是直升機的機師。他趁住馬達聲停止，與總部通話，再一次詳細報告了方位。

呂偉良憑剛才凌空的印象，轉彎抹角地，在樹林中急竄。

他的步履如飛，鐵杖所到之處，配合着腿部的快速動作，有如草原上的野鹿，又似蜻蜓點水，着地無聲。

馬菲和他的助手都同是受過了訓練的國際特警人員，自問身手不差，氣力也足，但是現在比較起來，還有一段距離。

他們根本追不上呂偉良。

林愛莉也是個受過武功磨練的人，但現在竟也落後甚遠。

為什麼會這樣？

秘密盡在那些「電子零件」之上，呂

路口，空地，加油站，汽車旅店等處的地

上。

他唯一賴以追蹤的，就是那些特有的輪胎斑紋的痕跡。

這些痕跡只由於汽車經過時，才會輕輕留下；但太過多車子掠過時，又可能就消失，所以呂偉良儘管有電子眼，也看得非常吃力。

突然間，呂偉良示意司機停車於公路一旁，凝視住地上。

馬菲心裏一凜！順口問道：「是不是發現了他們？」

呂偉良仰視較遠的路邊，那兒有一間出租汽車的店子。

於是他對馬菲說：「我們終於找到了那輛汽車了。」

馬菲叫司機把吉甫車開得比較接近那間車房，然後落車。

呂偉良俯視地上，他腦海中留下的輪胎斑紋的印象，在電子眼之下越來越覺得深刻。

馬菲和呂偉良夫婦之間逐漸變得有默契；他趁住呂偉良追蹤到那邊去的時候，他先去找這兒的老闆。

出租汽車的老闆看過了馬菲的證件，也覺有些迷惑，但當一名同車而來的探員出示警員證件之後，他就無話可說。

呂偉良在妻子林愛莉的陪同下，追蹤到停車場那邊去。

那是一個露天停車場。

車場之內，停放了好幾十部各種類型和各種牌子的汽車。

有些是旅行車，有些跑車，但大部份

去。

馬菲以責任重大，勸呂偉良不要單獨行動，等大批警方人員來了再說。無奈呂偉良並未聽他的勸告。

呂偉良憑住他右眼的電子透視儀器之

偉良的左腿已經不再是一隻普通普通的義腿，而是經專家精心設計的電子儀器構造的飛毛腿！再加上那支重新設計過的鐵拐杖，所以他的一舉一動，實際上就已經代表了專家的偉大成就。

呂偉良竄至一處密林之中，腳步隨即放慢下來。

他面不改容氣喘不喘，雙目凝視住一堆凌亂的折枝殘葉。

馬菲等人幾乎在三分鐘之後才到達了現場，而呂偉良這時已將那大堆的斷枝帶葉拉開，露出了一輛「半載怪車」。

呂偉良的「電子眼」果然厲害無比，他可以在空中透視下來，紅外光的設備，足以讓他「看破」了一層一層的綠葉。

呂偉良第一次覺得自己是個「超人」，若非如此，他甚難發現到這裏的秘密。

馬菲一邊喘氣，一邊問：「會不會就是這一輛車子？」

呂偉良道：「一定是這輛，可惜我們又來遲了一步！」

助手以無線電通話機，將發現告知機師；再由機師利用直升機上的通訊設備，通知了警方的指揮中心。

然後指揮中心立即再派人分乘直升機，趕到現場來。

但是，呂偉良並不等警方大批人員趕來，在此之前，他已帶住他的妻子追蹤而去。

馬菲以責任重大，勸呂偉良不要單獨行動，等大批警方人員來了再說。無奈呂偉良並未聽他的勸告。

呂偉良憑住他右眼的電子透視儀器之

是長程房車。

呂偉良終於找到了他要找的一輛——車上輪胎仍未洩氣，但卻空無一人。

有個青年人過來：「先生，是否須要租一輛車子去旅行？在我們這兒租車又便宜，又方便，手續最簡化！」

呂偉良開門見山地問：「這車子是誰的？」

「這是人客留下的，他們已換了另外二輛中型房車。」青年又問：「你們可是遊客？」

呂林夫婦二人還未答話，馬菲和一名探員已帶着一個中年人過來，那中年人是這兒的老闆。他在馬菲的介紹下，向呂林二人招呼。

他們只知道警方十分重視此事，却未知道事態嚴重。

這位中年人是美國人，他的租車業務是仿照美國的。

在美國，只要有按金，有證件，付得起車租，就可以租車在公路上疾馳，穿州過省，全無困難。

現在他說出租用二輛房車的人的形狀之後，馬菲和那兩名探員幾乎十足肯定那些人就是史桑達他們。

於是記錄了出租汽車的編號，車型和顏色之後，探員一邊向臨時聯合指揮部報告，一邊由馬菲用電話向沿途查詢。

馬菲查詢的對象包括了油站，汽車出租店和修理站等。

所得的回答雖然難免令到他們失望，但這件事到底總算有了一些眉目了。

馬菲得到的回答就是：他們的確見過那二輛汽車。

但是，差不多同樣地說：他們早已離開那兒，朝西北方疾馳。

呂偉良就將地圖攤開，研究對方可能逃走的方向。

另一方面，呂偉良又向軍警臨時聯合指揮部供應一架最快的長程直升機：因為他現在已無須再小心觀察地面上留下的輪胎痕跡，只要跟對方「鬥快」。

馬菲越來越佩服呂偉良的精神和毅力了。

他要求指揮部沿途用電話追查二輛房車的行踪。

不久之後，一架軍方供應的直升機迅速飛到了現場。

那租車店的人這時才明白，原來這賊子絕不簡單。

往托斯堡的一條公路之上。

史桑達等人此時正擠在一輛大型房車之內，在此之前，他們已一再換車。

大房車突然停在路邊。

史桑達令索古亞等人，將阿生和多爾押落車下。

車中只留下必圖一個，其他人紛紛走進了路邊的樹林去。

這種情形，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所以阿生和多爾並不感到意外，每個人都難免要解決，偏偏他們不敢在油站的公廁進行。

阿生的觀念開始有了轉變，他再也不想逃走：他已決定「奉陪到底」。

為什麼會有此轉變？

阿生是好奇心特別重的人，他越越想站出現奇蹟。

但是，憑無線電通訊，那兒檢查站從未見到那輛白色大房車通過。

警方擔心檢查站設立得太遲，白色大房車可能早已入城。

但是，呂偉良以時速最快去伸算一下，肯定他們的「目的車輛」並未入城。

那是不難計算得出來的。

托斯堡警方在當日上午已在城外那條公路入口唯一的通道，設下了檢查，呂偉良將史桑達他們的白色大房車以時速八十至一百哩計算，也無法在中午之前入城。

因此，當各方面發覺「目標物」失蹤了之後，呂偉良又利用他的電子眼，坐上直升機，凌空俯瞰——再來那一套。

這辦法果然一再收效！

樹林中不但找出了他們要追蹤的「目標物」，也發現了一個被擊昏的人——那個「仗義相助」的司機。

司機已經甦醒，可惜一直被細網綁，留在大房車之內。

警方人員一邊為司機錄口供，一邊與檢查站連絡。

他們的目的當然是要知道那大貨車是否已開入城？

但是，所得的回答令到追蹤的警方人員十分失望！

司機口中的大貨車，並未入城。

檢查站人員為了交代清楚，將每一輛由該處通過的汽車，都加以登記，因此，他們的答覆是肯定的。

呂偉良正感到無限苦惱，這件事幾乎由他一手造成，這次他如果不能把史桑達

難明，這班人押住他們到托斯堡去幹嗎？越是不明白的事，就越加希望知道答案，這正是阿生的性格。

同時，他也要照顧多爾，萬一他只顧自己的安全，也許可以逃出魔掌亦未可料，但是，在公在私，他總不能不理會多爾的。

多爾疲倦得很，任何人在這種長途跋涉的情況下，也會為之疲倦不堪。

阿生勝在年青，而且是個受過嚴格訓練的國際特務。

至於這班半機械人，經過有節奏的休息之後，反而顯得龍精虎猛。

當他們由樹林中出來的時候，並未立刻返回原來的車上。

史桑達似乎另有圖謀。

他示意阿生和多爾躲在一處矮林後面，由巴殊城負責監視。

然後他帶了索古亞和奎隆他們，閃到了路邊，必圖在車上似乎很有默契，這時他開始溜下汽車來。

必圖把車頭蓋揭開，佯作俯身修車的樣子，最後走到了路上，向經過的汽車打手勢。

這是超級公路上常見的事，駕車人要求求助絕不為怪。

終於有一輛大貨車停了下來。

大貨車上的司機跳下車來，仗義地問：「須要我幫你們麼？」

「是的，兄弟。」必圖說：「請幫個忙，我可以付你酬勞。」

「不必客氣，盡我所能吧！」貨車司機一邊走過來，一邊說。

他顯然未注意到路旁的矮林後，還有其他人等。

這司機十分忠厚，竟俯首彎腰，為必圖檢查汽車馬達的零件。

豈料就在這一剎那間，必圖已舉起一截木棒，迎頭擊下。

貨車司機昏了過去。

史桑達等人一湧而出，分工合作，將司機抬入林中。

奎隆搶登大貨車司機位之上，必圖則將那輛大房車開入樹林深處。

阿生自始至終，看得明明白白，這班人分明又要換車，目的當然是為了轉移追蹤者的視線。

西德境內西部各大小城鎮的警方，均已接到命令。

軍警在各大小公路之上，設下了檢查站，檢查來往車輛，尤其是對於一些由租車公司租出的大小房車和旅行車，加倍注意。

警方的追蹤工作，越來越明顯，他們最少也有了一個目標——就是各租車店所提供的線索。此中包括了車型，編號和顏色。

但是，警方同樣也感覺得到，史桑達這班半機械人十分狡猾，他們三番四次換車，有時「一分為二」，有時又「二合為一」。總之花樣多多！

呂偉良和林愛莉等人，也沿途追蹤而來！

馬菲一直寸步不離地，追隨住呂林二人左右，負責與軍警連絡。

經已出版！

一場氣象戰爭正在美洲秘密展開，敵對雙方是美國與古巴，結果勝利屬誰？令人難測。本文將會告訴你一個真實的故事，同時這故事的秘密檔案亦可以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保險庫中找到……

馬雲·作品

「劫雲奪雨」

（單行本）

港九報攤處處有售
定價每本港幣二元

呂偉良和追蹤的軍警已逐漸找出了史桑達的逃亡路線。

那是看來困難，其實並不困難的事。因為沿途追蹤而來，有加油站，食物供應站和租車店等等的不斷提供。

只要他們按步追蹤而來，就不難發現這是一條通往托斯堡的公路！

於是，呂偉良不禁問馬菲：「托斯堡是個什麼地方？」

「西德一個工業市鎮。」馬菲說：「那兒有不少重工業。」

「重工業？」呂偉良心裏一凜，順口道：「史桑達又要進行什麼詭計？」

「無論如何，這一次我看他們一定逃不了！」馬菲道：「我們已摸出了他們最後的目的地，又知道了那輛大型房車的車型與編號，檢查站一定會留難他們。」

呂偉良道：「希望這麼簡單吧，但看他們行事的手法，我卻有些擔心！」

這時他們正在通往托斯堡的一個加油站之上，警方的直升機正在等待着他們。

軍警既然早已存心與史桑達等人「鬥快」，所以每當發現了一些可能性時，各方面立即以無線電連系。

因此，托斯堡方面的警方，已奉命戒備之外，一隊軍警已在城外公路入口處設下了路障，檢查每一輛通過的汽車。

一批直升機早已沿住通往托斯堡的公路上空，凌空監視。

公路上車來車往，很難分辨出被追蹤的一輛出租大房車，尤其是根據租車店的提供，那是一輛十分普通的白色房車。

追蹤隊伍只有希望托斯堡的入口檢查

站出現奇蹟。

但是，憑無線電通訊，那兒檢查站從未見到那輛白色大房車通過。

警方擔心檢查站設立得太遲，白色大房車可能早已入城。

但是，呂偉良以時速最快去伸算一下，肯定他們的「目的車輛」並未入城。

那是不難計算得出來的。

托斯堡警方在當日上午已在城外那條公路入口唯一的通道，設下了檢查，呂偉良將史桑達他們的白色大房車以時速八十至一百哩計算，也無法在中午之前入城。

因此，當各方面發覺「目標物」失蹤了之後，呂偉良又利用他的電子眼，坐上直升機，凌空俯瞰——再來那一套。

這辦法果然一再收效！

樹林中不但找出了他們要追蹤的「目標物」，也發現了一個被擊昏的人——那個「仗義相助」的司機。

司機已經甦醒，可惜一直被細網綁，留在大房車之內。

警方人員一邊為司機錄口供，一邊與檢查站連絡。

他們的目的當然是要知道那大貨車是否已開入城？

但是，所得的回答令到追蹤的警方人員十分失望！

司機口中的大貨車，並未入城。

檢查站人員為了交代清楚，將每一輛由該處通過的汽車，都加以登記，因此，他們的答覆是肯定的。

呂偉良正感到無限苦惱，這件事幾乎由他一手造成，這次他如果不能把史桑達

難明，這班人押住他們到托斯堡去幹嗎？越是不明白的事，就越加希望知道答案，這正是阿生的性格。

同時，他也要照顧多爾，萬一他只顧自己的安全，也許可以逃出魔掌亦未可料，但是，在公在私，他總不能不理會多爾的。

多爾疲倦得很，任何人在這種長途跋涉的情況下，也會為之疲倦不堪。

阿生勝在年青，而且是個受過嚴格訓練的國際特務。

至於這班半機械人，經過有節奏的休息之後，反而顯得龍精虎猛。

當他們由樹林中出來的時候，並未立刻返回原來的車上。

史桑達似乎另有圖謀。

他示意阿生和多爾躲在一處矮林後面，由巴殊城負責監視。

然後他帶了索古亞和奎隆他們，閃到了路邊，必圖在車上似乎很有默契，這時他開始溜下汽車來。

必圖把車頭蓋揭開，佯作俯身修車的樣子，最後走到了路上，向經過的汽車打手勢。

這是超級公路上常見的事，駕車人要求求助絕不為怪。

終於有一輛大貨車停了下來。

大貨車上的司機跳下車來，仗義地問：「須要我幫你們麼？」

「是的，兄弟。」必圖說：「請幫個忙，我可以付你酬勞。」

「不必客氣，盡我所能吧！」貨車司機一邊走過來，一邊說。

馬菲看得出，呂偉良的眼神中充滿了

光彩。

他一邊吩咐助手依命行事，一邊對呂偉良說：「你似乎對托斯堡附近的環境十分熟悉呢，呂先生。」

呂偉良一邊步向直升機，一邊說：「不！我從未到過托斯堡，但不難想像到：大貨車未入城，一定駛向城外小鎮或工廠區。」

直升機立即升空。

呂偉良全神貫注地，凌空俯瞰。

他們的目標當然就是要搜索那一輛划走的大貨車。

其他直升機也紛紛散開，朝城外各處展開廣泛搜索。

但是，工廠區外面，多數停有不少大貨車，空中的搜索十分困難！

托斯堡警方人員，早已奉命取消休假，但仍感人手不足。

防衛軍的車隊，奉命由別處運來大批軍隊，協助托斯堡的警方工作。

終於找到一輛類似的大貨車，那是一名騎電單車警員找到的。

警員通知了上司，不久就有大隊人員開到了現場。

查過了編號，車型，一點也沒有錯，就是這一輛了。

但是，大貨車之內，空空如也。

人去車空是想像中的事，呂偉良知道了之後一點也不感奇怪。

呂偉良在西德這一段日子，日夕與德人相處，已學懂一些德語，但要學德國文字並不容易。

於是，他向馬菲問道：「這是什麼工廠？」

廠？」

「機器鑄造廠！」馬菲說：「但這車子不是這間廠的。」

「車子為什麼要停在這裏？」呂偉良感到迷惑地問。

經過不停的追迫逐逐，轉眼又是黃昏，天快要黑了！

馬菲看見警探正在廠門附近，向工廠的門警問話。

馬菲於是帶同呂林二人一齊過去。

托斯堡警方要知道這一間機器鑄造廠有沒失車。

這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事，萬一這間工廠又有失車，也就是表示：史桑達等人又一次利用偷車手法去「換車」。

但是，出乎意料地，這間工廠並未失車。

門警又說：「時間這麼晚了，工廠的車紛紛『回廠』，正因為門外不遠處的停車場停了太多的大貨車，才沒有留意到來難了這一輛灰白色的大貨車。」

這也是唯一不是屬於這家工廠的汽車，但門警却答不出它何時停放於此，更答不出它的主人是誰？

大批托斯堡的高級警方人員開到現場，由布朗中校與「BNO」人員指揮的軍警聯合隊伍，也派人乘直升機，趕到現場來。

呂偉良在沉思中試試他的電子威力，原來在光綫不足的環境底下，竟也發生了高度的效能。

呂偉良從那輛灰白色的大貨車之內，用他的電子眼分析一大堆鞋印。

隨即聽到槍聲「砰」然一响，人聲跟住吵鬧起來。

呂偉良也在正門見過這家工廠的武裝守衛，他們個個配備了槍械。

子彈「鏗」的一聲，顯然擊在鐵門之上。

呂偉良揚聲叫了出去：「愛莉，你快走，別理會我。」

林愛莉大吃一驚：「你怎麼啦？」

呂偉良在門後揚聲答道：「我沒有事，快走！」

以後再也聽不到呂偉良的聲音，但槍聲却接二連三的，由裏面傳出。

林愛莉也知道她丈夫身上沒有槍，所以肯定在裏面開槍的不會是呂偉良。

呂偉良顯然受到槍手的追擊。

林愛莉非常擔心，急忙離開了後門，正想去找馬菲。

馬菲等人却因為聽到這邊有槍聲傳來，紛紛過來查看。

林愛莉焦急地對馬菲說：「快些制止他們，我丈夫在裏面受到襲擊！」

大門那邊，忽然燈光大明。

一架軍用直升機，在燈號指示下，正在正門外邊的廣場，緩緩下降。

布朗中校和「BNO」人員由機內步出！

林愛莉立刻三步併作兩步地，搶了過去。

布朗中校東眉沉吟道：「他也太心急！」

身邊一名「BNO」特務頭子，不知用德語跟布朗說了一些什麼，只見他們匆

別的人的鞋印呂偉良也許認不出來，但阿生的鞋印呂偉良最少也認得。

他於是循住這些鞋印的方向，追跡而去。

馬菲和林愛莉等人亦步亦趨。

突然間，呂偉良停下了下來。

那是這間工廠的橫門。

呂偉良仰首細看，橫門大開緊閉，但阿生的鞋印却在此消失。

儘管呂偉良大惑不解，他也敢肯定阿生和多爾已被押了進去。

難道這間工廠就是他們這班半機械人的總部不成？

呂偉良示意馬菲把托斯堡的警方負責人請來。

那是一位高級警官，他只能回答呂偉良說：「這是一家私營工廠，東主是誰，則要查過才可以知道。」

呂偉良道：「這兒肯定可疑，請立即包圍這裏，同時我希望入內一看。」

警官已得到有關方面的指示，尤其是有「BNO」出頭，任何警方人員也不敢抗命。

於是大批警員包圍這間機器鑄造廠。

布朗中校知道這兒有了發現，此時亦正匆匆乘直升機趕來。

呂偉良在托斯堡警方的協助下，獲得廠長的接見。

但是，完全令眾人大感意外，這位廠長態度十分強硬。

他聲言這是「私家重地，閒人免進」，即使是執法的警方，在沒有「入屋手令」之前，也不准入內。

呂偉良正因為這樣才感可疑！

他以退為進，當眾表示無可奈何，惟有撤銷這要求。

但是，回頭他却吩咐馬菲，警方的包圍，絲毫也不可以稍懈。

他只希望布朗中校早些趕來，只有布朗中校和「BNO」人員才有辦法。

時間已是晚上，甚至法官也休息了，所以警官認為無能為力。

呂偉良悄悄對他妻子說：「愛莉，我們不能等了，我怕剛才的交涉，已經打草驚蛇，太遲會對阿生不利！」

「你想怎麼樣？」林愛莉低聲問她丈夫。

「我想先偷入去看看。」呂偉良說，「你留在外面接應我，如果布朗中校一到，你就把我的見解轉告他。」

但是林愛莉却說：「不！我要跟你一齊入去，我們把行踪告知馬菲吧！」

馬菲正在一輛警車旁邊，他不是跟警車上的人搭訕，只是要從無線電通訊中，知道布朗等人的行程。

呂林二人把馬菲叫過來，馬菲說：「布朗中校快要到了。」

呂偉良說：「我不等了，你負責連絡，我們二人立刻要偷入去。」

「那是犯法的，呂先生。」馬菲低聲道：「等一等好嗎？」

呂偉良很堅決地說：「我不會改變主意，你不必對任人提及，只要靜靜告知布朗。」

呂偉良說完，也不等馬菲的答話，與林愛莉消失於黑暗中。

「人質」在手上。

他又說：「如果你們再迫近半步，我們會先殺人質，再開放毒氣。」

最後一句也是最令人不解的。

為什麼有毒氣？

無論如何，警衛被嚇退了，此時正向領班的報告。

布朗大吃一驚！

他是國防部高級保安官員奧沙將軍的主要助手，自然明白到這是一間什麼工廠，果然不出馬菲所料，這是國防部的一間秘密工廠。

工廠表面上是私營的，出產一些機器，但實際上有許多產品不易讓外人知道。

德國於第二次大戰戰敗了之後，被列強一分為二，條約所限，不准生產過量的武器。

那麼，這家工廠究竟有什麼「內容」？沒有人知道。

唯一知道的就是：一般鋼鐵鑄造廠，都須要一些腐蝕性的化學劑，這一類化學劑正是帶有損害性的毒氣。

呂偉良發夢也想不到有這種結果，他還以為這是史桑達等人的大本營。

究竟史桑達等人意欲何為？

布朗看見僵局弄成，立即用擴音器與史桑達對話。

本來黑暗，神秘的一家工廠，現在被射燈照得如同白晝！

史桑達分明有備而來，他揚聲道：「你是誰？是否可以代表最高當局說話？」

「我是布朗中校！」

「噢！好極！布朗，你來得正好，我

它鎖上了。

本來他可以施展開鎖絕技，但却擔心門後有人看管。

現在他肯定門後沒有人。

他正想走到門後將門打開，然後讓他妻子入來。

豈料就在這一剎那間，有人吆喝了一聲，彷彿行雷似的，把呂偉良嚇得一跳。

這一帶是郊區，除了工廠正門一帶較多的燈光之外，其他地方都一片黑暗。

呂林二人悄悄摸到橫門那邊。

呂偉良又一次運用他那隻配有紅外光的電子眼。

出乎意料之外，不但看得清楚黑暗中的人物，而且比日間還更加清楚。

呂偉良帶着他妻子在門外停留了片刻，先觀察清楚現場一帶的形勢，表面上看不見有何不對。

但是這並不表示就十分安全，可能開門後面有守衛也未可料。

呂偉良對林愛莉道：「我試跳上去，你在此等我。」

呂偉良剛說完，雙足一頓，一條人影已直沖向牆頭之上。

林愛莉看得目瞪口呆。

對於縱身跳躍的輕功，林愛莉在練武時也學過了，但她從來就未試過跳得這麼高。

呂偉良只在牆頭之上的鐵絲網之頂輕輕一點，彷彿蜻蜓點水一樣，瞬即又離開了那兒，消失在黑暗中。

呂偉良已輕巧地落入鐵門後面。

鐵門鎖上了——呂偉良在外面也看見它鎖上了。

本來他可以施展開鎖絕技，但却擔心門後有人看管。

現在他肯定門後沒有人。

他正想走到門後將門打開，然後讓他妻子入來。

豈料就在這一剎那間，有人吆喝了一聲，彷彿行雷似的，把呂偉良嚇得一跳。

知道你是奧沙的助手。」

「是的，史桑達，你有什么要求？」

「我們的條件十分簡單，奧沙把我們弄得這副樣子，十分不人道，我們要求這家公司工廠逐一為我們更換裏面已陳舊的電子儀器。」

「這個可以商量的。」

「第二，就是赦免我們，不必再坐牢！」

史桑達說：

外面的人只聞其聲，不見其人，唯一可以見到他們的，是呂偉良。

呂偉良為了逃避警衛的追擊，黑暗中神推鬼擠的，進了那間儲存毒氣的房間，想不到槍聲卜卜之下，史桑達他們還以為他們的行踪被發現。

呂偉良對於他們的突然揚聲呼喝，不準警衛迫近，也大感意外。現在他只有躲在一角，靜觀其變，動也不敢動。

但是，憑他那一隻電子眼，却看見了黑暗中有人「偷營」——由後面的一個窗口企圖進來！可惜那傢伙身手太劣，很快就被史桑達發覺。

他開了一槍。

呂偉良不再等待，一個飛身撲了過去，同時向阿生招呼。

他先把史桑達連人帶槍撈到，他們的人則在射燈投射下，一湧而入。

呂偉良向阿生招呼，無非要阿生及時行動！

另一方面，對方聞聲也覺陣腳大亂！混亂中，不知誰把毒氣喉的掣扭開了，呂偉良嗅到氣味，心感不妙，也聽到了有人喘咳不已！

呂偉良揚聲發出了警告。他叫大家快些退出室外。

但是，他本人却反而賴在那裏不走，原來他要找那個開關的所在。

毒氣蔓延迅速，呂偉良一邊以手帕掩鼻，一邊搜索。他開始感到不妙，可能中毒太深，他感到昏眩。

但是，終於在他倒地之前的一剎那間，及時找到了那開關。他關了掣，毒氣雖然停了流出，但先前已有大量漏到室外。

警報系統立時响個不停。

廠內戴上防毒面具的救援人員紛紛趕來，將呂偉良等人抬離現場。

包括呂偉良在內，最少也有十多二十人以上中毒倒地。

但是，呂偉良最後的努力，總算制止了一次大悲劇的發生。

事後外國電訊也只簡單地報導：

「西德一間鑄造廠，漏出毒氣，形成一度四哩長的毒霧地帶，有十三人中毒，被送院救治……」

其實事後估計，最少有二十三人要留醫！此外，那條「毒霧帶」，將吹向西德與荷蘭邊境，可能有多人中毒！

不過無論如何，此事一直被西德最高當局掩飾過去。

知道內幕的呂偉良和阿生，都被送到了醫院去。

他們雖是無大碍，也够林愛莉担心不已。

至於史桑達等數名半機械人，一直未見列入「中毒名單」之內，究竟他們以後的命運如何？

沒有人知道。

唯一知道的，就是西德政府受到盟國的壓力，英美法等國正秘密勸止他們不要把這一類電子人應用於軍事之上。

西德政府會否答應？

同樣的答案也是：沒有人知道。

這種事永遠沒有人承認，也永遠沒有人否認。

只有那些身歷其境的人才最清楚。

最後，一提到那個一直被認為「死期未到」的多爾，他在這次毒氣漏出的事件中，竟然因為中毒太深，送院救治後，終告死去！

他的妻子羅娜固然傷心，他的母親更不必說了，但是，最難過的未必就是死者的家人，而是像費勒這一類的「命理學專家」。

是他們「算命」算錯了嗎？為什麼未足一年多爾便終告死去！

其實一個人一生的遭遇未必就是「命中註定」的，積極的說法應該是：每個人必須要把什麼就一定要自己去爭取，為非作歹的事歸根到底都不值得去冒險！

所謂「命中註定」，僅可以用作鼓勵那些失意的人！

所謂「幸運之神」，也只會追隨那些循規蹈矩的善良者！

一切掌紋，命理等，只可以供一些失意的人作為興奮劑，正如宗教勸人為善一樣，出發點是好的。

多爾死了，繼續的人認為他「自尋煩惱」——假如他安份守己，不與「歹徒」去冒險，他必然不會在「一年期限」之內

離開這世界！

信奉宗教的人就認為：多爾只是「蒙主寵召」，早日離開了這個痛苦的世界。

平心靜氣而論，一個人的遭遇，轉變，必然受到主觀的自我見解，與客觀的環境影響！

就像這班以史桑達為首的「電子部隊」一樣，他們原是死囚——最少也是被判無期徒刑的。

但是，若非當局秘密把他們送去實驗，這宗意外決不會發生。

不過現在這樣也好，最少被他們這麼樣一攪，東方三俠和國際特務方面已經知道了這是一家什麼工廠，也知道了他們為了本身的生存權利，而被迫出此一着！

史桑達等人體內的「電子零件」已經陳舊，所以他們才策劃這次的驚人行動！

行動之前，他們必須增強本身的能源，所以不得不盜取「原子電池」，也許史桑達就錯在太過相信運氣——他認為「多爾是幸運的象徵」！所以才找他協助。

現在多爾死了，他們是否獲得當局的諒解，更換體內的「電子零件」？

儘管西德當局永不會將是項秘密公開，但三俠却深信在國際特務組織的壓力下，史桑達等人一定會得償所願。

問題只是：還有其他未捕回的半機械人又如何？

(完)

預告

鐵拐俠盜 納粹幽靈 馬雲著

傳奇故事 不日刊出，敬請留意

新穎俠情中篇 / 古 龍·文 虛 令·圖

碧血洗銀槍

(五)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馬如龍與丐幫幫主俞五及大婉共飲三天，他不支醉倒對邱鳳城的懷疑，他辭出小婉家後，突又懷疑小婉別有私情，忙折返擬向小婉探查，詎發現邱鳳城正與小婉調情，他尷尬地急忙衝出小婉家，途遇大婉，他將在小婉家遇見邱鳳城的事說出，大婉問他怎麼不問問邱鳳城有沒有將那天寒梅谷赴約的事對人說出，馬如龍立刻便要返身奔去，但大婉又說現在恐怕已去不成了，馬如龍沒問她為什麼，他已不用問，因為巷子的兩頭有七個人堵住了去路——

嬌柔賣花聲 惡毒陷人謀

▲患難見真情

(一)

這條巷子裏住的無疑是大戶人家。大戶人家不但要防外面的盜賊去偷他們，還要防備裏面的紅杏出牆去偷別人。所以他們寧願看不到陽光，也一定要把圍牆做得很高。

所以這條巷子兩邊都是高牆，連天馬堂的輕功都無法一躍而上的高牆。巷子很深，很暗，前面來的有四個，後面也有三個。

七個人都穿着黑色的緊身衣，而且還用黑布蒙住了臉。他們走得都很慢，看起來一步都不着急，因為他們知道這兩個人已經好像是甕中的龍，網底的魚，根本已無路可走。

馬如龍也壓低聲音，道：「你用不着害怕，我會叫他們放你走的。」

大婉道：「他們會讓我走？」

馬如龍道：「這件事根本和你完全沒

有關係，為什麼不讓你走？」大婉說道：「你認為，他們是來找我的？」

馬如龍道：「當然是。」

大婉道：「你錯了。」

她嘆了口氣，道：「我也希望他們是來找你的，可惜不是。」

馬如龍道：「為什麼不是？」

大婉道：「你是個兇手，來捉拿兇手，不但光明正大，而且是很露臉的事，為什麼要把臉用黑布蒙起來？」

馬如龍終於想起，她也跟他一樣，也有麻煩，也有人在追殺她。

大婉道：「可是你也不用不着害怕，我也會叫他們放你走的。」

馬如龍道：「你認為我會走？」

大婉道：「我們非親非故，別人來要我的命，難道你也要陪我一起死？」

馬如龍道：「不管怎麼樣，我總不會把你一個人留在這裏。」

大婉道：「為什麼？」

馬如龍道：「因我做不出這種事。」
大婉道：「這理由不夠好。」
馬如龍道：「可是對我來說，已經足夠了。」

大婉道：「說不定我是個壞女人，是個賊，你本應該幫我把他抓住才對。」
馬如龍道：「我知道，你絕不是這種人。」

大婉道：「你怎麼知道，你連我究竟姓什麼都不知道。」

馬如龍道：「可是我相信你。」

大婉看着他，忽然又嘆了口氣，道：「我本來以為你已經變得聰明了些，想不到你還是這麼笨。」

這條巷子雖然很長，七個黑衣人走得雖然很慢，現在還是距離他們很近。

七個人都帶着兵刃，都是極少見的外門兵刃，有個人手裏竟拿着對自從上官金虹死在小李飛刀之下後，就沒有人再使用過的龍鳳金環，還有人竟提着對「鴛鴦跨虎籃」。

這都是江湖中絕跡已久的兵刃，因為這種兵刃的威力雖大，却極難練。

馬如龍實在沒有對付他們的把握，但是他絕不氣餒。

大婉忽然道：「喂，你們是來找我的？還是來找他的？」

手提龍鳳雙環的黑衣人，短小精悍，步履沉穩，從蒙面黑巾中露出來的一雙眼睛灼灼有光，銳利如鷹，無疑是個高手。這人冷冷道：「是來找你的又怎麼樣？」

？是來找他的又怎麼樣？」

大婉道：「如果是來找他的，就沒有我的事了，我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君子，你們就算殺了他我也絕不管你們的閑事。」

這人冷笑道：「你不必說，我也看得出。」

大婉道：「可是你們如果是來找我的，情況就不同了。」

這人道：「哦？」

大婉道：「他自己的麻煩雖然已經够多，還是不肯像我一樣袖手旁觀的，你們只要動一動我，他就會跟你們拚命。」

這人道：「所以我們若是要動你，就一定要先殺了他。」

大婉看着馬如龍，道：「是不是這樣子的？」

馬如龍道：「是。」

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怎麼會說出這種話的，其實他現在還有很多事要做，這件事還沒有水落石出時，他絕不能死。

如果他現在就死在這裏，不但死得不明不白，他的冤枉也永遠沒法子洗清了。

可是他已經把話說出來了，他既不想反悔，也絕不後悔。

大婉道：「喂，你們聽見他說的話沒有？」

這黑衣人冷笑道：「看來他不但是個英雄，還是個君子。」

大婉道：「看來他的確是的。」

這人道：「只可惜這種人總是不長命的。」

大婉嘆了口氣，道：「這句話我早就

告訴過他了，可惜他偏偏不聽。」

(一)

「叮」一聲，雙環拍擊，火星四射。昔年上官金虹威震天下，創立了雄霸江湖的「金錢幫」，不但雄才大略，武功也極驚人。

在百曉生的兵器譜中，「上官金環」雖然名列第二，但是江湖中大多數人都認為，他的武功並不在排名第一的天機老人之下。

他掌中一對龍鳳金環，更被公認為天下最霸道的一種武器。

這種武器在這黑衣人手中，雖然沒有上官金虹昔年那種獨步江湖，不可一世的氣概，威力却還是很驚人。

大婉却連看都沒有去看一眼，她在看着馬如龍，眼睛裏充滿笑意，笑得那麼溫柔，那麼愉快。

強敵已經迫殺而來，生死已在瞬息之間，她居然還覺得很愉快。

因為馬如龍並沒有拋下她一個人逃走，不管她嘴裏說什麼，在她心裏的感覺中，這一點彷彿已經比她的生死更重要。

馬如龍忽然也覺得愉快起來，就連她那雙浮腫的眼睛，現在看來都似已變得可愛多了。

美與醜之間，本來就沒有絕對的標準，能讓你覺得愉快的人，就是可愛的人。

大婉輕輕的問：「你怕不怕？」

馬如龍並不是完全不怕，恐懼一直是人類最難克服的弱點之一，幸好人心中還有幾種更美的情感能戰勝恐懼。

大婉道：「如果你怕，現在要走也許

還來得及。」

馬如龍道：「我不走。」

大婉又輕輕的嘆了口氣，道：「那麼我……」她沒有說完這句話。

她的聲音彷彿忽然被一把看不見的快刀割斷了，她的咽喉彷彿忽然被一雙看不見的魔手扼住。她的眼睛裏忽然露出恐懼之極的表情，就好像忽然看了個別人看不見的惡鬼。

馬如龍回過頭，就會發現她看見的只不過是一個人，一個很平凡的女人，身上穿着件很樸素的青布衣裳，手裏提着一籃花。剛轉入這條窄巷。

馬如龍沒有回頭，所以忍不住要問：「你怎麼樣？」

大婉道：「我要走了，你不走，我走。」她居然真的說走就走，這句話還沒有說完，她的身子已經飄飄飛起，掠上了那道任何人都想不到她能上去的高牆。

那個平凡的賣花女一直低着頭往前走，好像根本沒有看見有道高牆擋住了她的路，大家眼看着她要一頭撞到牆上去，撞得頭破血流。

想不到她的頭沒有被牆撞破，牆反而被她撞破了。只聽「卜」的一聲響，兩三尺厚的風火高牆上，忽然出現了一個人形破洞。

這個平凡的賣花女竟已穿牆而過，就好像穿過了一張薄紙。

馬如龍怔住，每個人都怔住，大婉的輕功令人吃驚，賣花女的武功更驚人。天色彷彿忽然間就已變得很暗，風彷彿

佛忽然就已變得很冷。

現在她們雖然已走了，殺人的手却仍在風中，奪命的金環也仍在手。

馬如龍終於問：「你們要找的是她？還是我？」

黑衣人道：「是她。」

馬如龍道：「她已經走了。」

黑衣人道：「我看得見。」

馬如龍道：「很好。」

黑衣人道：「對你來說，很不好。」

馬如龍道：「為什麼？」

黑衣人道：「因為你也該知道，利劍出鞘，不能不見血，否則必有不祥。」

他的掌中仍有殺人之利器，眼中也仍有殺機：「我們這些人也一樣，只要我們出手，就非殺人不可，現在她已走了，我們只有殺你。」

馬如龍道：「很好。」

其實他也知道這情況很不好，無論對誰來說，這情況都很不好。

他掌中既沒有殺人的利器，心中也沒有殺機。

他也沒有選擇的餘地。

——人為什麼要殺人？

他痛恨暴力。

在某種情況下，只有用武力才能制止暴力。

他已將全身的精氣勁力集中，他只有這條命，他還不想死。

他認為暴力一定要被制止。

又是「叮」的一聲響，雙環再次拍擊

，火星亂雨般四射而出。

馬如龍的人也射了出去，箭一般射了出去。

他沒有殺氣，可是他有另外一股氣。血氣！

他的目標並不是這個掌中有金環的黑衣人，而是另外一個人。

「擒賊先擒王」這句話，在這種情況下並不適用。

現在他要做的就是對方最弱的一環。在正邪不能兩立，敵我勢難並存的情況下，能保全自己，就要保存自己，能消滅敵方一人，就得要消滅對方一人。

他攻擊的目標是黑霸。

(三)

黑霸並不姓黑。

黑霸姓黃。

每個人都叫他黑霸，只因他是他們組織中最黑，最高大，看來最有霸氣的一個人。

黑霸身高八尺九寸，肩寬三尺，手臂伸出來比別人的大腿還粗，拳頭大如孩童的頭顱。

馬如龍怎麼會將這麼樣一個人看成對方最弱的一環？

是不是因為這個人一直都緊跟在奪命金環的左右？

——藤蘿只有依附大樹才能生存，狹狐只有依仗猛虎的威風才能嚇人，弱者總希望能依附強者，得到保護。

一個人的強弱，絕不是從外表可以判斷的。

馬如龍的判斷沒有錯。

黑霸用的武器是一對混元鐵牌，看來至少有六七十斤重的混元鐵牌。

馬如龍衝過去，這對混元鐵牌也發動了攻勢，一橫掃，一直拍。

可惜一種武器的強弱，也不是可以用它的重量來判斷的。

馬如龍揮拳，一拳就已經從這對橫掃直拍的鐵牌中穿過去，一拳就已痛擊在黑霸的鼻樑上。

骨頭碎裂的時候，往往會發出一種令人毛骨悚然，又令人覺得很嘔心的聲音。

這一拳擊下沒有骨頭碎裂的聲音，因為鼻樑的骨頭是軟骨，軟骨碎裂時沒有聲音。

這一拳擊下時，只有很輕的一聲響，就好像一拳打在一塊死肉上，甚至連呼喊的聲音都沒有，黑霸就已仰面躺下。

馬如龍可以從這個已經躺下的人身上衝過去，衝出這條窄巷，也可以乘機衝入牆上那個破洞。

他沒有這麼做。

因為他忽然覺得自己並不是不可以跟這些人拚一拚，並不是完全沒有機會。

只要還有一分機會，他就絕不放棄。

他一向是個驕傲的人，非常非常驕傲的人。

黑霸倒下時，他已用足尖挑起了一面鐵牌，用左手抄住，乘勢橫掃，掃退了金環。

他的右手已猛切在另一個人的手腕上，擊落了一隻判官筆。

可是金環仍在，在一隻可怕的手裏，

另外還有一隻可怕的手，手裏還有一對跨虎籃。

這兩雙手，兩種武器，才是真正要命的。

等到奇詭莫測的跨虎籃，配合着威猛無雙的奪命金環攻上來時，他才發覺自己又犯了個不可原諒的錯誤。

他又低估了他的對手，高估了自己。這種錯誤絕不容人再犯第二次，一次已足以致命！

但是他還可以拚，用他的血肉和性命去拚！

一個肯拚命，敢拚命的人，不但危險，而且可怕，一個人只有在迫不得已時，才肯拚命。

這些人為什麼也不惜跟他拚命？

——天殺！

——他們本來就是來殺他的！

他忽然想通了。

黑霸已掙扎着站起來，破碎流血的鼻子使得他呼吸困難，喘息急促。

他忽然用力撕開自己的衣襟，嘶聲狂呼：「殺了他！殺了他！殺！殺！殺！殺！殺！殺！」

淒厲的呼聲，拚命的殺手！撕裂的衣襟裏，黑鐵般的胸膛上，十九個鮮紅的血字。

——天殺！不擇手段，不惜犧牲一切，都要殺了他！

馬如龍握緊了拳頭，咬緊了牙。

死就死吧！

又有一個人在他拳頭下倒下。他已看

不清倒下去的這個人是誰了。

可是他忽然看見了一道銀光。燦爛奪目的銀光凌空飛來，是一桿槍，銀槍！

「鳳城，銀槍，邱。」

他看見這槍時，就聽見了邱鳳城的聲音：「你們要殺他，就得先折斷這桿槍，你們要折斷這桿槍，就得先殺了我！」

他從來也沒想到過邱鳳城會來救他，可是邱鳳城現在已來了！就在他身旁，以一桿槍，一條命，陪他一起跟別人拚命！

人們為什麼總是要等到危急難關時才能認清誰是朋友？才能看清另外一個人的真面目？

槍尖刺穿了一個人的咽喉，拳頭又打碎了另一個人的肋骨。

這次每個人都聽見了骨頭碎裂聲音。

還沒有倒下的人，忽然間全部不見了，兩個拚命的人，當然比一個更危險，更可怕，何況這兩個人是邱鳳城和馬如龍。不知道什麼時候，夜色已很深了，窄巷裏陰涼而黑暗。

馬如龍只感覺到有一隻溫暖的手，握住了他的手。

邱鳳城的聲音裏也同樣充滿溫暖：「我看得出你現在需要什麼？」他說：「你現在實在需要喝杯酒。」（本章終）

問題

（一）

酒並不能算很好。既不是善釀，更不是女兒紅，只不過是市面上隨時可以買到

的花雕而已。

馬如龍雖然不在乎，小婉却還是帶著歉意解釋：「鳳城很少在這裏喝酒，也很少有朋友到這裏來，這酒還是我剛才臨時去買的。」

是她親自去買的，菜也是她親自下廚去做的，因為這裏根本沒有用丫環奴僕。

「鳳城喜歡清靜，不願用下人，所以這裏什麼事都好由我自己做了。」

她的聲音中充滿了女性的溫柔，她的生活全都是以邱鳳城為中心的，邱鳳城喜歡怎麼樣，她就怎麼樣去做。

男女間只要兩情相悅，就已足夠，又何必還要使喚的人？又何必還要有好酒？

馬如龍忽然覺得很羨慕他們。

他忍不住在心裏問自己：

如果他也有一個像小婉這樣的女人，肯全心全意的跟着他，什麼事都以他為主，他是不是也肯放棄一切，來過這種簡樸平淡的生活。

他忽然又想到大婉。

如果他娶了大婉，她是不是也會這麼樣待他？

馬如龍沒有再想下去。

這問題不但荒唐得可笑，簡直有點滑稽。

他當然絕不會娶一個像大婉那樣的女人，就算把刀架在他脖子上他也不肯的。

現在大婉看來雖然已經沒有以前那麼醜了，也沒有以前那麼可惡了，却還是不

能算很好看，也絕不能算是很可愛。一個無數少女心目中的白馬王子，怎

麼會娶一個這樣的女人？

馬如龍舉杯一飲而盡，決定要從此忘記她這個人。這已經是他第四次下這種決定，他的決心一向都很少會搖動的。

邱鳳城好像也喝了不少。

既然他今天有喝酒的興緻，小婉當然也陪着他喝，兩個人好像都有點酒意，態度已漸漸親暱起來，好像已經忘了面前還有馬如龍這個人。

馬如龍也已漸漸開始覺得自己是多餘了，正準備找個機會告辭。

剛才他準備要問邱鳳城的那些問題，現在他已不想再問。

因為他已經完全信任邱鳳城。

他正想站起來的時候，邱鳳城又在向他敬酒了，又拉着小婉的手，帶着笑道：

「你一定也得敬他三杯，三大杯。」

小婉吃吃的笑，拚命搖頭！

「我只能敬他一杯。」

「一定要敬三大杯。」

「三大杯喝下去一定會把我喝死。」

「你不喝我就捏死你。」

小婉笑得更媚，眼波中已有了春情：「我情願被你捏死。」

「真的？」

「當然是真的。」

「好，」邱鳳城帶着笑，用一隻手捏住小婉的咽喉，輕輕的說：「那麼我就真的捏死你。」

「你捏死我，我捏死你，」這些話馬如龍已經不是第一次聽見了。

吊刑

（一）

馬如龍又怔住。

酒中怎麼會有毒？是誰下的毒？是不是小婉已猜出邱鳳城要對她下毒手，所以先在酒中下了毒？

他喝的也是同一個酒壺裏倒出來的酒，現在邱鳳城已經毒發斃命，他為什麼連一點事都沒有。

問題實在太多，太複雜，而且來得太突然。

他的思想已經完全亂了，連最簡單的問題都沒法子想得通。

現在他最聰明的做法，就是趕快離開這是非之地。

這些事很可能也是經過設計的，根本就是個陷阱。

他已經想到了這一點，可惜他想到時，他已經落入這陷阱裏。

一個設計得更精密，更惡毒的陷阱，無論誰只要一掉下去，就再也休想逃出來了。

屋子裏點了四盞燈，四盞價值極昂貴的波斯水晶燈，價值昂貴的東西都是好東西，這種燈就算從高處掉在地上，燈罩也不會碎。四盞燈都好好的擺在桌上，擺得四平八穩。

忽然間，「波」的一聲響，四個精美的水晶燈罩竟同時碎裂，燈火將滅未滅。

就在這同一剎那間，馬如龍也忽然感覺到一種巨大的壓力，海浪般從四面八方

向他湧來。

他的心跳立刻加快，呼吸却幾乎停止，鼻血湧出，喉頭發甜。眼珠子彷彿已將爆裂。他幾乎暈了過去。

等他這陣暈眩過去時，這股奇異而可怕的力量已消失，屋子裏却多了四個人。

他第一個看見的就是絕大師。心絕情絕，趕盡殺絕的絕大師。

有絕大師，馮超凡就一定會在。一個瘦骨嶙峋，面目皮膚黝黑如鐵的苦行僧，一件灰布僧袍雖然千鈞萬補，手裏拿着的却是串價值連城的翠玉佛珠。

另一人大袖寬袍，赤足麻鞋，頭上挽道髻，全身的肌膚晶瑩如玉，就好像真是用白玉雕成的一個人，跟那苦行僧正是個極強烈的對比。

四個人是從四個方向進來的，沒有進來之前，每個人都將他們數十年性命交修的內力真氣發出，封死了馬如龍的退路，也封死了他的出手。

他們對馬如龍這個人已深具戒心，已認定他是什麼事都做得出的。

剛才那股力量襲擊來時，東西兩方的力量遠比南北強大。

從東方來的是那苦行僧，從西方來的是那玉道人，這兩人的內力竟比名滿天下的絕大師更強。

馬如龍從未見過他們，却已猜出他們是誰了。

苦行僧的法號就叫「吃苦」，他吃盡千辛萬苦，西遊萬里，遠赴天竺，求的並不是佛經，而是自從達摩東渡以來，就為

長得很好看，而且是個很痴心的女人，像她這樣的女人，正好能配合我的計劃。」

——他的計劃？什麼計劃？

馬如龍雖然並不笨，却還是沒有完全想通。

邱鳳城居然又解釋：「我要讓大家都知道，我已經有了這麼樣一個肯死心塌地跟着我的女人，已經跟我有山盟海誓，誓死不分，大家才會相信我絕不想做碧玉夫人的女婿。」他嘆了口氣：「其實我想得要命。」

但是他競爭的對手太強，他自己也沒有把握能入選。

「所以我一定要先去你們三個人。」要除去這三個人實在很不容易。

「幸好我知道你們都是酒鬼，又碰巧知道小杜在聚豐樓訂了一席酒菜。」

所以他就買通了聚豐樓的伙計，在酒裏下了毒，再要「天殺」的殺手，將那些伙計殺了滅口。唯一讓我想不到的是，你居然不喝酒。」

他接着又道：「幸好我這人做事一向很謹慎，早已留下了後着。」

他的後手就是金振林和彭天霸。金振林早已被他收服，彭天霸本來就已跟他串通，貼胸藏在心口的玉璫當然也是計劃的一部份，事成後每個人都要被殺了滅口。

「馮超凡和絕大師却是完全不知情的，我故意要彭天霸請他們到聚豐樓去喝酒，再帶他們到寒梅谷去，只不過爲了要他們證明這件事，證明我絕對是清白無辜的，證明你才是兇手。」他微笑：「可是你

也不能怪我，只怪你自己運氣不好，居然沒有喝酒，居然沒有死，如果你也死了，就不會有這些煩惱了。」

現在他已沒有競爭的對手，可是小婉如果不死，他還是沒法子自圓其說，還是沒法子拋下她去做碧玉夫人的乘龍快婿。

所以小婉非死不可。

邱鳳城看着馬如龍。

「至於你，你死不死都已經沒什麼太大的關係了，因為大家都已認定了你是兇手，你不死對我反而有好處。」

「有什麼好處？」馬如龍終於能開口：「我不死對你有什麼好處？」

邱鳳城嘆息着，悠然道：「難道你現在還沒有想到我就是『天殺』的首腦？」

（二）

馬如龍全身都已冰冷僵硬。

「天殺」想崛起，就一定要造成江湖中的混亂，讓別人自相殘殺。

他不死，可能造成這種混亂。現在他終於完全明白。

這些事他本來以為自己永遠都不會明白的，可是忽然間就已完全明白了。

他做夢也沒有想到，真正的兇手會親口將這些事告訴他。他忍不住要問：「你為什麼要把你自己的秘密告訴我？」

邱鳳城笑道：「因為……」剛說出兩個字，他的臉色忽然變了，就好像杜青蓮臨死前那種可怕的變化一樣，蒼白的臉忽然變成可怕的死黑色。

他掙扎着站起，踢倒了桌子，想要撲過來，可是桌子倒下時，他自己也倒了下去。

（本章終）



新穎俠情中篇

高阜·文
盧令·圖

狂 颯

(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黃九峯與皇甫菁菁隨同楊金台往追方仲達，兩遇厲害伏擊，均能化險為夷，安抵阿爾山，與黑星等會合，而方仲達也已經說服正邪兩道高手聯手，要與楊金台決一勝負。十三把刀的老二劉沉化裝店伙與黃九峯聯絡，告訴黃九峯，楊金台調來大批官兵，已把阿爾山鎖包圍得水洩不通，似欲一網打盡黑白兩道的高手，皇甫菁菁提議，偕同黃九峯往見黑星，先曉以師徒之情，勸黑星改過遷善，如黑星執迷不悟，便趁他不防聯手將他除去，右姬讀同皇甫菁菁的意見，願從旁協助，黃九峯等立向黑星房間行去——

殺聲驚天地

溫暖在人間

回到黑星的住處，由右姬叫開房門，開門的自然左姬了，不容她發出疑問，右姬便已向她以傳音入密的上乘內功向她匆匆交待了兩句：「最後關頭已到，瞧我的臉色行事。」

交待完畢，她同時跨進房內，面頰之上也換了一幅輕鬆愉快的笑容。

黑星瞧到黃九峯夫婦去而復返，不由一怔道：「九峯，是不是瞧不懂？不要心急，任何武功都不能一蹴而就，何況『太乙分光掌』為道家至高絕學，也非三五年不能窺其堂奧，學貴有恆，半點也勉強不得。」

黑星包不錯喜食人腦，十餘年前曾在江湖掀起一片血腥。

左右雙姬以捨身啖魔的精神，使黑星携美歸隱，為江湖積了一件莫大的功德。現在黑星二度出現江湖，眼前就要血洗阿爾山，展開一場駭人的屠殺，那麼黑星是惡性難改，還是一個人見人怕的魔頭了。

祇不過他此次重出江湖，並未再食人腦，而且以無比的真誠赤愛，付給黃九峯夫婦。

黃九峯夫婦是性情中人，有滿腔熱血，與一顆正義之心，如果當真要他們向黑星下手，他們實在狠不下這個心腸。

當黑星講敘之際，黃九峯夫婦已滿面淚痕的跪了下去。

黃九峯道：「多謝師父指教，弟子當永銘心版。」

「好，好，快起來。」

「不，師父，弟子還有一項要求。」

「什麼要求？起來說，為師的會答允你們的。」

「當真麼？師父。」

「自然是真的了，師父幾時騙過你們了。」

「謝謝師父。」

他們起來了，但一時之間，却啞啞的難以出口。

黑星瞅着他們微微一笑道：「說嘛，

跟師父還有什麼說不出口的！」

黃九峯長長一吁道：「師父，你老人家修真六盤山過的神仙一般的生計，難道六盤山中非財寶不可？」

黑星一怔道：「誰說的，為師豈是貪財好貨之人？」

黃九峯道：「那麼師父就不必淌這一趟混水了，以師父崇高的身份，何苦跟一般江湖朋友爭一日之長短。」

黑星雙目如電，向黃九峯冷冷一瞥道：「這就是你的要求？」

黃九峯道：「請師父恕罪，弟子實在不願瞧到你老人家兩手血腥，聽楊金台那些陰險小人的擺弄。」

黑星道：「這個麼，為師已經答允過他的義父，咱們豈能言而無信。」

皇甫菁菁道：「那就看對什麼人了，東廠總督楊秀琛身受國恩，却不知報効朝廷，竟與魏蘭朋比為奸，專門作那欺君罔上，殘害忠良之事，師父如若受他利用，豈不落個萬世的罵名！」

黑星面色一變道：「大胆，妳竟敢指責師父？」

黑星語音未落，一陣冷笑之聲帶着一條人影闖了進來。

「徒弟當面侮辱師父，這倒是少見得很，師叔，要不要侄兒替你管教一下？」

聽口吻，來人自然是楊金台了，此人够奸够狠，可惜他猜錯了黑星的心意，竟想替別人管教徒弟。

黑星冷冷哼了一聲道：「很好，老夫先多謝了。」

黃九峯與皇甫菁菁互相瞧了一眼，正

不知道應該如何應付這個場面。

右姬忽然淡淡一笑道：「師父已答允你們楊公子試招，你們儘管動手就是。」

黃九峯夫婦應了一聲，雙雙一躍而起，身形一轉，迎面對着楊金台。

他們雖然還不太瞭解右姬話中的含義，至少他們明白了一點，楊金台自己送上門來，決不能就此放他離開。

於是，黃九峯雙拳一抱道：「小弟在恩師門下習藝時間太短，自然敵不過像師兄這等高人，不過師兄既是有意指點，小弟不得不勉為其難，請吧，師兄。」

語氣柔中帶剛，神態是那麼洒脱從容，如若他得不到黑星的支持，此種情形豈不是反常的現象！

楊金台是何等狡猾之人，黃九峯的神態自然瞞他不過，他那陰森森的目光向黑星及左右雙姬迅速掠了一眼，立即回頭對身後的路兒悄聲交待了幾句，待路兒離去之後，他才哈哈一笑道：「好說，名師出高徒，師弟何須客套，請。」

房間不大，活動的空間受到限制，因此，他們雙方都未遊走，只是目注對方，希望找出對方的弱點所在。

雙方第一個接觸的是眼神，但楊金台這一眼瞧出，竟然心頭一凜。

他與黃九峯相處過不少時日，可是他決未想到黃九峯已具如此精湛的內功。

黃九峯的眼神像兩支冷箭，寒芒如電，扣人心弦，以楊金台的經驗判斷，具有此等眼神之人，內功必然超過一甲子以上的功力。

他祇不過二十出頭的年紀，就算打從

娘胎練起，也不可能能有如此精湛的火候。

莫非他已習會啞蟬神功，獲得黑星的真傳？

楊金台對黃九峯原已有此疑心，此時再瞧到他的眼神，無論楊金台的城府如何深沉，面色禁不住仍為之一變。

只是挑戰的是楊金台，話出如風，他無法收它回來。

再說，楊金台眼高於頂，除了對義父楊秀琛，他認為天下雖大，就沒有一個人值得他正眼一顧，此時如若提出免戰的要求，他實在塌不起這個台。

於是，口中一聲低嘯，足尖輕輕一點，右手便出了一招。

這一招是伽藍聖手中的「靈猿獻果」，手心向上，五指微曲，緩緩送到黃九峯的身前。

看來這一招似乎毫不作用，難道名震武林的伽藍聖手會徒有虛名？

房中觀戰的沒有一個是這等想法，黃九峯更不敢絲毫大意，當楊金台的手掌距他的前胸不足一尺之時，他依然卓立如山，靜靜的瞧着對方，只是他全身的機能都做好了應變的準備，他沒有猜錯，伽藍聖手的確並非徒擁虛名。

因為它是佛門降魔武學，招式十分狠毒，如非十惡不赦之人，決不輕於使用，縱然如此，佛門弟子練習伽藍聖手的還是不多。

想不到楊金台竟然習得此項佛門絕藝，而且仗以橫行武林。

可是當他那招靈猿獻果忽然變化，而痛下殺手之際，黃九峯已身形一挪，旁移

三尺。

一招未中，楊金台自然不會就此罷手，然而他連續施展九招，依舊白費氣力。現在他當真有點後悔了，再打下去，結果必然是丟人現眼。

無論他如何狂傲，好漢不吃眼前虧的道理他比誰都明瞭，好在彼此多少有點淵源，何妨就此哈哈一笑。

他覺得很美，可惜黃九峯不願讓他如願，一聲師兄注意，一記暗含啞蟬神功的掌力已拍了過去。

蒙古高原的氣候雖當盛夏，夜晚仍是涼颼颼的。

不過蒙古高原雖然寒冷，還不致使人血液凍結，四肢僵硬。

楊金台偏偏遭逢不幸，竟然遇到比蒙古高原冷上千百倍的奇寒。

那自然是啞蟬神功了，除了它天地間那會有如此驚人的功力！

四肢僵硬，血液凍結，楊金台自然栽了，此時黃九峯如果要殺他，決不會比吹灰還要麻煩。

不過黃九峯沒有殺他，只是點了他幾處穴道罷了。

黃九峯道：「對不起，師兄，請恕小弟一時失手。」

「別得意，姓黃的，你有幾個腦袋？居然敢跟朝廷作對！」

「你錯了，咱們不是跟朝廷作對，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咱們祇不過盡一點本份而已。」

「好，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咳，師叔，你老人家是怎麼啦，難道忘了我

義父的託付？」

黑星此時正與左右雙姬在交談，他的目光不時向黃九峯夫婦掃視一下，嘴角之旁，孕育着一股深深的笑意。

看來他是瞧到黃九峯的功力之後在詢問左右雙姬，並對他這雙弟子的成就，感到衷心喜悅。

直待楊金台向他質問之際，他才停止交談，目光微微一闔，再陡的一睜道：「什麼事？金台。」

楊金台道：「師叔縱徒行兇，將來如何向我義父交待？」

黑星嘿嘿一陣冷笑道：「這很簡單，老夫就說你自己找死。」

楊金台神色一呆，忽然哈哈一陣狂笑道：「這麼說師叔是要背叛咱們了，你不怕數十年的英名毀於一旦？」

黑星道：「英名？嘿，老夫就是爲了這個。」

楊金台道：「師叔，我不懂。」

黑星道：「你該懂的，老夫惡名遠播人見人怕，如不做點有益江湖之事……」

「好辦法，可惜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包兄醒得晚了一點。」

說話的是高陽堡主柳無病，隨着話聲，他已走進客房。

走進客房的只有柳無病一個，但房外人影幌動，似乎他還帶來了大批部屬。

其實黑星早已知道房外來了敵人，柳無病的出現，他並沒有半點驚訝之色。

於是淡淡一笑道：「也許柳兄說的對，不過兄弟總不能不試試。」

「試試？嘿，大可不必，包兄應該

連，告訴他咱們適才所談的交易，他如果願意，叫他親自前來回話。」

金鼎道：「屬下遵命。」

原來此時除了這片山坡處於劍拔弩張之中，其他各處已發生了猛烈的戰鬥。

片刻之後，金鼎隻身獨返，他既沒有找來方仲達，各處喊殺之聲較適才更為劇烈。

最驚人的是那震耳欲聾的彈丸之聲，可見官方五千鐵騎可能已投入了戰鬥。

當金鼎向柳無病報告之後，山坡上的局面立刻緊張起來。

柳無病眉峯一揚，聳聳肩道：「對不起，包兄，除了咱們這兒，到處都是烽火連天，在這等狀況之下找人實在不易，不過，依兄弟之意，咱們不妨單獨辦理。」

黑星道：「怎樣單獨辦理？請柳兄明示。」

柳無病道：「你放了楊金台，兄弟就讓你們離開。」

黃九峯插咀道：「不，師父，咱們不能獨善其身，讓他們一舉消滅江湖上的武力。」

黑星道：「不錯，免死狐悲，咱們的確不能不管。」

這位當年喜食人腦，而今放下屠刀，回頭向善的高人，對付敵人仍是血淋淋的霹靂手段。

他說的確不能不管，語音還在空際飄蕩，他已像狂飆一般的飛了起來。

接着雙掌齊出，煞招連施，扣人心弦的慘嘯之聲，立即不斷的由四週傳出。

敢情他並非撲向柳無病，而是趁對方

知道五千鐵騎是一個驚人的數字，轟天雷更不是血肉之軀所能抗拒的。」

「嘿，這的確足以聳人聽聞，只是有一點柳兄沒有想到……」

「哦，兄弟倒是有點不信。」

「你該相信的，柳兄，難道你瞧不出楊金台的下場？」

柳無病相信了，他的身形因而爲之一震。

楊金台是東廠總督的義子，也是他們這一羣狗腿子的指揮，只要掌握了姓楊的，五千鐵騎又敢怎樣？

不過話說回來，如若此項任務失敗，柳無病固然無法向楊秀探交待，而且他那偽善的面孔將被拆穿，今後高陽堡不只是無法立足白道，領袖羣倫，還會落得名聲狼藉，萬人唾棄。

汗水由他的額頭暴了出來，他那看似威武的面頰，忽然佈滿了凌厲的殺機。

一聲長笑，他向前跨了兩步，雙眉一揚，冷冷道：「久聞啞蟬神功是天下武術的絕响，柳某如不領教一下，豈不要遺憾終身。」

此時一片呼喝之聲由門外响起，兵刃撞擊的音响也同時傳入。

黑星哈哈一笑道：「這是難得一見的熱鬧，兄弟總算不虛此行，不過，房中不便施展，咱們換個地方可好？」

柳無病道：「好，包兄請。」

黑星回頭對黃九峯說道：「九峯，走後窗，帶着楊金台，不要怠慢了咱們的貴客。」

黑星不愧是一個老江湖，他知道門前

不防之際，以啞蟬神功攻擊高陽堡的黑白武士。

這一陣出其不意的攻擊，像摧朽拉枯一般，待得柳無病飛身截擊，近百黑白武士已傷亡大半潰不成軍了。

柳無病終於將黑星截住了，一招「雲龍探爪」，猛襲黑星的後胸。

「姓包的，你要不要臉？」

「嘿……兄弟祇不過殺了幾個嘍囉，柳兄何必如此小氣。」

不錯，照黑星的身份來說，這般黑白武士的確只能算做嘍囉，祇不過這些嘍囉都是柳無病費盡心血，千錘百鍊而成，現在竟被黑星一舉毀掉大半，柳無病怎肯善罷甘休！

只是黑星是當代武林的第一號魔頭，柳無病那招雲龍探爪，自然傷他不到。

於是，這兩位絕代高人，就這麼一招接一招的獨鬥起來。

在另一方面，皇甫菁菁原想趁機擒着金鼎，替蔡芸兒問出她殺夫主兇的，但金鼎却找上了左右雙姬，他們夫婦就只得對付黑白隊長古源及沙鳴天了。

黑白二隊長在江湖道上頗負盛譽，指中箭的造詣較黑白武士更是深厚幾分，可惜他們的內力不足以抗拒啞蟬神功，如非黑白武士加入戰鬥，他們只怕早已一敗塗地了。

金星是高陽堡的總管，功力之深，在高陽堡是第二號人物，但左右雙姬的武功別走蹊徑，招式的怪異每每使人防不勝防，金鼎與她們一對也許還能保得不敗，以一敵二他就落於下風了。

有人在打鬥，所以叫黃九峯走後窗，並且叫他帶着楊金台，因爲這是他們賴以脫險的一張王牌。

柳無病原想奪過楊金台的，但以黑星虎視眈眈，他知道未能制服黑星之前，必然難以如願，眼看黃九峯夫婦挾着楊金台穿窗而出，他只得神色平靜的隱忍着。

窗後是一片山坡，用作打鬥的場所倒是再好不過。

當他們到達山坡之時，一股人潮也向此地湧到，領頭的高陽堡的總管金鼎，他身後跟着近百名黑白武士。

高陽堡的黑白武士，在江湖上頗負盛譽，黑衣隊長古源，白衣隊長沙鳴天，也是兩個十分可怕的人物。

這般武士久經訓練，一到山坡，就完成了對黑星等人的包圍態勢。

黑星功力卓絕，縱然是千軍萬馬，他也不見得放在心上，但面對近百名黑白武士，他的面色却爲之一變。

莫非這般黑白武士具有超人之能？不錯，這般黑白武士，都是千中選一的高手，並經高陽堡主柳無病親自調教。龍爪柳無病是當今白道的第一人，即使是少林武當，也無人能當他龍爪一擊。

柳無病親手調教的武士，功力自是不同凡俗。

不過，黑星顧忌的不是這些，那是因爲黑白武士另有一種絕活「指中箭」。

「指中箭」是一種十分歹毒的武功，也是一種十分陰毒的暗器，相傳它傳自唐代俠隱聶隱娘，爲高陽堡威震武林的獨門絕藝。

好在有幾名黑白武士帮他，尚能勉維不敗之局。

山坡上的戰鬥在持續着，打得最激烈的仍是黑星與柳無病這一對。

論內力，柳無病較黑星差了一籌，但黑星却也無法立奏膚功，一時之間仍難取得絕對的優勢。

令人不解的還是柳無病，他明知不是啞蟬神功之敵，偏偏要一掌接一掌以內力硬拚下去。

捨長用短，自找覆亡，難道柳無病的江湖白混了？

不，原來這是一條苦肉計，他想一舉除去當今武林的惟一強敵。

黑星的功力的確高於柳無病，但他的心機却遠不如對方那麼深沉，柳無病既然願意以掌力硬拚，他自然求之不得。

在幾十招之後，柳無病的內力更弱了，他必須以雙掌始能接下黑星的單掌，而且還得退後兩步。

勝券在握，黑星不願久作纏鬥，他提足啞蟬神功，以石破天驚之勢，作最凌厲的一擊。

這一掌之威真是驚人，勁風所及，連地上的沙石草木都被捲了起來。

在如此強勁的掌力之下，柳無病實在承受不住，他連退數步之後，還是一頭栽倒下去。

祇不過在倒下之前，他發出了柳家獨步當代的絕技指中箭，颼颼兩聲輕响，黑星的右肩及前胸各中了一枝。

這是黑星太過大意，他想不到柳無病在重傷倒地之際會發動反擊。

指中箭可以遠攻，也可以近取，能破各種護身罡氣，令人防不勝防。

現在除了龍爪柳無病，還有近百人能施展此項歹毒的武功，黑星縱然不怕，他不能不爲左右雙姬，及一對愛徒着想。

柳無病自然瞧出了黑星的顧忌，因而哈哈一笑道：「這個包兄也沒有想到吧？願不願和兄弟做一項交易？」

黑星微微一笑道：「勿怪柳兄能够領袖武林，兄弟當真沒有想到高陽堡會傾巢而出，更沒有料到柳兄隱藏實力的手法，竟是如此的高明，好吧，你說咱們如何交易。」

柳無病道：「釋放楊金台，交出左右公子，兄弟保證在場的兩道，安全離開。」

黑星道：「好辦法，請問，包圍此地的五千鐵騎會聽你的？」

柳無病道：「我想，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黑星哼了一聲道：「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嘿，只要有一點問題，咱們就死無葬身之地了！這個交易兄弟無法贊同。」

柳無病道：「包兄顧慮的太多了，縱然他們不聽兄弟的，還有楊金台，他們焉敢聽！」

黑星道：「好吧，柳兄叫貴屬停止攻擊，兄弟才好找方仲達商議。」

柳無病道：「他們攻擊的與包兄非親非故，包兄就不必管他們了，你要找方仲達兄弟派人代你找來就是。」

黑星道：「好，柳兄請。」

柳無病扭頭對金鼎道：「你去找方仲

好在是強弩之末，着肉不深，但箭上塗有劇毒，黑星在一個踉蹌之後也倒了下去。

這場戰鬥當得是慘烈無比，一對絕頂高人竟落得同歸於盡，柳無病的目的達到了，他除去了惟一的強敵，却也付出了他自己的生命。

此時黃九峯已重創了沙鳴天，皇甫菁菁擊斃了古源，左右雙姬也擊斃幾名黑白武士，只有金鼎仍在作困獸之鬥。

這是一個可觀的戰績，除了黑星求仁得仁，黃九峯等可以說已經獲得絕對的勝利。

祇不過這項勝利十分暫短，一陣轟天巨响，立即粉碎了他們得不來的勝利果實。

原來是官兵攻了過來，轟天雷火光連閃，炮彈如雨滿天橫飛。

皇甫菁菁道：「大哥，轟天雷太過霸道，咱們退。」

黃九峯道：「五千鐵騎包圍，咱們很難全身而退。」

皇甫菁菁道：「你忘了楊金台了，咱們還有這張王牌呀。」

黃九峯適才在搏鬥之時，是將楊金台置於一道石縫之內，如非皇甫菁菁提及，他幾忘記此人的存在。

於是，他由石縫中將楊金台提出，向左右雙姬打了一聲招呼，足尖一點，彈身躍上屋頂。

他將楊金台高高舉起，然後氣貫丹田，大聲叱喝道：「住手。」

此時官兵挾轟天雷之威，已控制了整

個門場，各派傷亡累累，大都陷於死亡的邊沿。

但楊金台是東廠總督的義子，這五千鐵騎是歸他節制的，如今黃九峯將他高高一舉，轟天雷可就打不出去了。

投鼠忌器，官兵的總領不得不約束他的部屬，不過他不願就這麼罷手，因而與黃九峯討價還價的展開談判。

「朋友！你可知道你在做些甚麼？造反麼？是要誅滅九族的。」

「這話我聽說過，只是咱們並非造反，如若閣下硬說咱們是造反，那麼官逼民反，閣下只怕難以擺脫這個責任。」

「你胡說，咱們只是奉命行事……」

「奉誰的命令？楊金台？」

「不錯，他是東廠副總督，任何責任他都可以一肩担待。」

「如果咱們殺了他呢？」

「這個……哼，諒你不敢。」

「你知道人只能死一次麼？好歹都是一死，咱們爲甚麼不敢？」

「這……好吧，你有甚麼條件？」

黃九峯道：「很簡單，咱們只想安全離開這兒。」

「好，你先放回楊大人，我答允你就是。」

「不行，待咱們出圍之後才能放回姓楊的。」

「如果你不守信約呢？」

「姓楊的只是一條走狗，在咱們眼中不值分文，所以閣下不必擔心。」

「就這麼說，不過你們還得留下姓左的。」

留下左四公子，對黃九峯並無損失，因爲左四公子是假的。

但在人道立場，他不能這麼做，左四公子無論真假，一旦落在官兵手裏是有死無活，因而他不由沉吟起來。

再說，左四公子還在方仲達的手裏，他也不便越俎代庖。

這些是應該顧慮的，但白髮閣君辜辛却越俎而出道：「答允他吧，少俠，方仲達已被轟天雷射死，老夫可以作主，以左四公子換取咱們的安全。」

黃九峯愕然道：「方大俠竟然遭到了不幸？這當真令人惋惜，不過咱們如將左四公子交出，在下實在有點不忍。」

白髮閣君辜辛道：「少俠應爲大家着想，千萬不要學那婦人之仁，何況，左四公子已經同意返回京師。」

黃九峯道：「此話當真？」

白髮閣君辜辛道：「左四公子在此，少俠不妨當面詢問。」

此時一名身着青衫，年約二十的清秀少年緩步而出，他向黃九峯抱拳一禮道：「在下左國材，的確願意返回京師。」

黃九峯呆了一呆道：「人各有志，看來在下倒不便多生枝節，四妹咱們走。」

黃九峯挾着楊金台，皇甫菁菁與他併肩而馳，他們的身後是左右雙姬，他們還帶着黑星的屍體。

當他們確定已達安全地區，黃九峯才拍開楊金台的穴道將他放走，爲了遵守信約，他不得不縱虎歸山。

不過楊金台已身負重傷，最少也要休養三五個月才能與風作浪，而且他們已

經獲得假的左四公子，爲了邀賞，也爲了避免夜長夢多，這般人必會星夜趕回京師，對江湖中人自然無暇顧及了。

左右雙姬將黑星的屍體焚化，帶着骨灰對黃九峯夫婦道：「咱們要回六盤山去了，就此作別。」

黃九峯道：「師父已去世，兩位師娘還有弟子奉養，再說中原龍眠之地頗多，何必將師父的骨灰帶往六盤？」

右姬一嘆道：「我姐妹下嫁你的師父，原是本着我入不地獄誰入地獄的心情，如果他繼續爲惡，咱們將不惜大義滅親，今天能有這樣一個結果，總算咱們的犧牲沒有白費，不過，我姐妹已如槁木死灰，大千世界對咱們毫無留戀，今後……」

左姬接道：「你師父喜愛六盤山，生居死葬是他的心願，今後有暇你夫婦看咱們一下就够了，人生聚散不必強求。」

她們拒絕了黃九峯夫婦的挽留，姐妹雙雙飄然而去，直待她們身形消失，黃九峯才感然一嘆道：「滔滔濁世，十丈軟紅，像她們的畢竟不多。」

皇甫菁菁道：「不要感慨了，大哥，待咱們辦完左四公子之事到六盤山去探望她們就是。」

黃九峯點頭道：「四妹說的是，咱們走。」

他們在出圍之時，十三把刀便已聚集一起，老八岳繼姚雖然不在，却多了一個蔡芸兒，算起來仍是十三之數。

他們兼程急趕，不數天就已到達天津，由刪沉領頭，直奔左四公子養病之處。

這家只有三口，一個老婆婆，一對中年夫婦。

中年男子姓尤，是一個以販魚爲生的忠厚小商人，左四公子在此處養病，倒是安全得很。

黃九峯找到尤姓商人，抱拳一禮道：「這位大哥，請問有沒有一姓左的公子在貴府養病？」

尤姓商人道：「有是有一位，但不姓左。」

黃九峯道：「那不要緊，咱們有一點事想跟那位公子談談。」

尤姓商人道：「你們來晚一步了，他已經離開這裏。」

皇甫菁菁愕然道：「他離開了？去了那裏？」

尤姓商人道：「這個小的就不知道了，因爲他沒有告訴小的。」

皇甫菁菁道：「他幾時走的？」

尤姓商人道：「前天，是一個穿紅衣的姑娘來接走的。」

皇甫菁菁對刪沉道：「二哥，你猜是誰？」

刪沉道：「很難猜，你說說那位紅衣姑娘的模樣，以及他們離開時的情形。」

尤姓商人道：「那位紅衣姑娘約莫二十四五歲，身材中等，長像頗爲嬌人。」

刪沉道：「哦，怎樣嬌人？」

尤姓商人道：「她的目光十分銳利，好像一眼就能瞧到別人的心裏，而且她還揸着寶劍，很像一位江湖俠女。」

刪沉道：「那紅衣姑娘可曾告訴你，她爲甚麼要帶走那位公子？」

尤姓商人道：「她說是公子的表妹，

咱們去打聽一下朱衣幫在幾天內是否來過天津。」

於是，十三把刀出去分頭打聽，結果，朱衣幫的確來過，並於兩天之前匆匆南下。

現在已毫無疑義，只要找到朱衣幫必可水落石出。

在天津歇息一宿之後，十三把刀再度出發，他們以黃九峯爲中心，却不與他結伴而行。

原因是黃九峯夫婦在絕世魔頭黑星的門下，可以說天下武林無人不知，他們夫婦足跡所至，將會導致萬眾矚目。

江湖上人人都知道十三把刀，但認識十三把刀的却十分之少，因爲他們經常與邪惡爲敵，必須保持神龍見首不見尾的謹慎作風。

其實結不結伴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彼此之間的連絡方法，十三把刀長於此道，所以他們不必將此事放在心上。

最使他們眩惑的還是朱衣幫，這一批衣着鮮明耀眼的幫衆，竟然由天津直奔兩浙。

左四公子的叔父左光先是浙江巡按，十三把刀營救左四公子，就是受左光先之託。

現在朱衣幫直奔浙江，難道他們也受了左光先的託付？

當然，十三把刀無權反對左光先另請他人，不過此事好歹也應該問個明白。

在一個落日含山時分，黃九峯夫婦帶着蔡芸兒趕到了合肥，他們要找客棧投宿，皇甫菁菁忽然啊了一聲道：「大哥，

你瞧……」

黃九峯向她所指之處一瞥，發現一條紅色人影一閃而逝。

「是紅衣姑娘，四妹，咱們追！」

那紅色人影的確是一位姑娘，因爲她的身形十分嬌媚。

難道她就是擄劫左四公子的那位紅衣姑娘？

莫非朱衣幫今晚也歇在這兒？

不管怎樣，這是尋找左四公子的一條線索，既被皇甫菁菁無意中發現，自然不能讓她輕輕的逃脫。

但，追出合肥，追進叢山，那條人影始終若即若離，時隱時現，他們一時之間，竟無法將距離拉近。

難道這位姑娘的輕功比黃九峯夫婦還要高明？

不，這是一種八陣圖似的地形，岔路及死角頗多，黃九峯夫婦地形不熟，要退回來再走，虧得他們輕功高明，換了別人，只怕就將紅衣姑娘追丟了。

最後他們終於追到了，祇不過他們夫婦都顯出一片詫異之色。

因爲，他們眼見紅衣姑娘走進一間茅屋，朱衣幫決不會歇在這等狹矮的茅屋之內。

茅屋一大兩小共有三間，如果一間是起居室，一間是廚房，能够做臥室的就只有一間了，朱衣幫參與奪寶行列的人數有二十餘人之多，這三間茅屋說甚麼也容納不下。

除此之外，就是此地的景色。雄山環峙，溪水潺潺，一陣山風掠過

特自來接公子的。」

十三把刀的老六周寧道：「姑表至親，表妹接表兄去養病，應該是人之常情，不過小弟却有點懷疑。」

刪沉道：「六弟懷疑甚麼？」

周寧道：「左四公子逃來天津，藏身這位尤兄家裏，除了他那位冒名替死的書僮，天下別無人知……」

刪沉道：「不錯，那紅衣姑娘怎麼能够找來這裏？」

周寧道：「尤朋友，你說那紅衣姑娘是怎麼帶走公子的？」

尤姓商人道：「公子瞧到紅衣姑娘之時，似乎神色一呆，他想說甚麼，却又沒有說它出來，接着，紅衣姑娘十分仔細的搜集公子衣物，然後挽着他的臂膀一起離去。」

周寧道：「多謝尤朋友，大哥，時辰已晚咱們先落店再說。」

黃九峯道：「好的。」

他們落店進食之後，再聚在一起商議，周寧首先道：「依小弟猜想，左四公子是被劫持。」

黃九峯道：「六弟如此推斷，必然有所根據的了。」

周寧說道：「是的，譬如說，左四公子初見紅衣姑娘之時，神色先是一呆，接着想說甚麼却没有說它出來。如果那一呆是表示他們素昧平生，並沒有這麼一個表妹，他想詢問，却被紅衣姑娘點了他的啞穴。」

刪沉道：「有道理，左四公子不會武功，那尤姓商人也是一個平常之人，紅衣

姑娘使用一點手法，他自然瞧看不到。」

黃九峯道：「好，咱們確定左四公子是被擄劫，現在的問題是要找出紅衣姑娘究竟是誰？」

刪沉道：「這就困難了，那尤姓商人說不出紅衣姑娘的特徵，天下穿着紅衣的女子又多如恒河沙數，要想找她出來，只怕十分不易。」

鍾靈道：「我知道。」

刪沉道：「哦，小妹知道是誰？」

鍾靈道：「天下穿紅衣的女子雖多，但以紅衣作標識的門派却只有一個。」

刪沉道：「你是說朱衣幫？」

鍾靈道：「朱衣幫主的夫人茅瑩，不是也去過阿爾山麼？咱們懷疑是她擄劫左四公子並非決無可能。」

黃九峯道：「可是那尤姓商人說的是

一位紅衣姑娘……」

鍾靈道：「茅瑩是朱衣幫主章一公的繼室，他們的年歲相差很多，一樹梨花壓海棠，茅瑩的芳齡原就不大。」

皇甫菁菁道：「就算這樣吧，那茅瑩怎會知道左四公子養病之處的？」

周寧道：「小弟想起來了，當方仲達與各派達成携手合作的協議之時，茅瑩曾經要求瞧瞧左四公子。」

刪沉道：「如果那書僮將左四公子的養病之處告訴了咱們又告知茅瑩，此人的

一切就難以信賴了。」

黃九峯道：「不管他爲甚麼又告訴茅瑩，爲了十三把刀的信譽，咱們必須立即採取行動。」

刪沉道：「大哥說的是，六弟，走，

，松濤竹笑响起和諧的共鳴。
這是人間仙境，秦代桃源，除了高人逸士，誰能享受此美麗寧靜的環境？

因此，黃九峯在茅屋數十丈外便停了下來，一股油然而興的崇敬之心，使他不敢過於冒昧。

皇甫菁菁知道黃九峯的顧慮，他却柳眉一揚道：「大哥，既入寶山，怎能空回，好歹咱們也應該前去瞧瞧。」

蔡芸兒道：「夫人說的對，也許他們正是在這兒尋寶。」

黃九峯微微一笑道：「這兒是安徽桐城的龍眠山，元廷沒有理由將寶物藏在這裏，不過咱們還是應該前去瞧瞧。」

他邁動腳步，緩緩走向茅屋。他們剛剛到達屋前，柴扉便已呀然而開，當門而立的是一名美艷動人的紅衣少婦。

「賤妾迎接公子。」

「啊，是妳。」

瞧到這名紅衣少婦，黃九峯夫婦同時啊了一聲，這的確太過意外，他們決未想到蓋蘭花會在這裏。

蓋蘭花的身後還有一名容貌清秀，神態飄逸的藍衫少年，正含着淺淺的笑意，在向黃九峯夫婦打量。

黃九峯雙拳一抱道：「對不起，蓋姑娘，咱們是路過此地，不打擾了。」

瞧情形，蓋蘭花是燕爾新婚，別人既是避世隱居，又何必破壞他們的寧靜？

但蓋蘭花却挽留道：「不，黃公子，愚夫婦歡迎俠駕臨，而且你們跋涉萬里，難道不想獲得一個結論？」

黃九峯一怔道：「請恕在下失禮，尊夫是……」

蓋蘭花道：「左國材，就是你們尋找的左四公子。」

語音一頓，回頭對左國材道：「相公，這位是黃九峯黃大俠，黃夫人皇甫菁菁，及他們的貼身侍女蔡姑娘。」

左國材抱拳一拱道：「幸會，黃大俠請。」

蓋蘭花說的不錯，十三把刀萬里奔波，歷盡艱苦，為的就是左四公子，現在既已找到，不管往後如何發展，必須將一切弄個明白。

因此，黃九峯不再客套，逕與皇甫菁菁帶着蔡芸兒走進茅屋。室雅何須大，花香不在多，這間小小的茅屋，却令人有一股舒適的感覺。

待黃九峯夫婦就座，蓋蘭花立即獻上香茗，道：「黃公子只怕滿腹疑雲，你不妨提出來，愚夫婦知無不言。」

黃九峯道：「多謝左夫人。」

他整理了一下思緒，然後咳了一聲道：「咱們兄弟受令叔之託，想將公子送往浙江……」

左國材長長一嘆道：「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小弟將泥首泉林，不想作出雲之軸了。」

是的，一個公忠體國的賢臣，竟為屑小所害，左國材身負家破親亡之痛，因而心灰意冷，遁跡泉林，的確未可厚非，黃九峯縱然想勸也無從勸起。

皇甫菁菁道：「人各有志，左公子已決心笑傲山林，咱們自然不便相強，不過

咱們受令叔之託營救公子，好歹也應該向令叔作個交待。」

左國材由袖中取出一柄描金綢質摺扇道：「請黃大俠將這個交給家叔，自然就可以交待了。」

蔡芸兒瞧到那柄描金摺扇，忍不住啊了一聲道：「藏寶圖！」

左國材微微一笑道：「姑娘誤會了，那只是一柄普通的摺扇罷了，那裏有甚麼藏寶圖？」

蓋蘭花道：「賤妾曾經問過拙夫，元廷寶藏之說，全是空穴來風，拙夫的確藏有這柄描金摺扇，扇面之上也的確繪有山水，祇不過這幅山水是拙夫的叔叔左光先所繪，所以才請黃大俠帶去作為信物。」

皇甫菁菁口齒微動，欲言又止，她原想詢問蓋蘭花怎麼會跟左四公子結合的，

黃九峯接過摺扇道：「既然如此，愚夫婦就此告退。」

皇甫菁菁口齒微動，欲言又止，她原想詢問蓋蘭花怎麼會跟左四公子結合的，

但以事不關己，何必去操那份閒心，而且世間之事，如同揉在一起的亂髮，剪不斷，理還亂，窮個人畢生精力，只怕也不易解開這些死結，好在他們已經找到左四公子，雖然結局有點意外，總可以向浙江巡按左光先有個交待了。

走筆至此，本書暫行告一段落，至於蔡芸兒為夫復仇，高陽堡死灰復燃，以及楊金台重履江湖找黃九峯了斷過節之事，下期將陸續向讀者介紹。（本集續完）

下期預告

新穎俠情「風雨殘陽」高阜著

本故事是東南亞名作家高阜先生繼「狂飈」

後之巨著，內容精彩，銜接上篇「狂飈」，但故事獨立，情節更為突出，橋段更為緊湊。下期刊出，敬請留意。

文圖 雲令 小盧 其人其事

鴻展會鬥苦林隱王



刀傷惡教練

辨伏六指僧

近代的武林高手，首推廣東十虎，至於王隱林，因為他是廣東十虎當中最出色的一個，故此，說到傳奇故事，少不免要提及他老人家。此外又因王隱林活到晚年，過了花甲，武功仍未失去，而且比較以前更加出色，確能聽風辨敵，隨手殺傷敵人，近代無人能及，因此，武林中人極崇拜他，認為他確有資格做十虎的盟主。

王隱林是清末光緒年間的人，南海人士，他的父親當然姓王，單名一個平字，因為王平在當時的武壇非常出色，跟譚敏，鐵橋三以及譚濟筠這幾個武林之虎結了深交，稱做四大天王，王隱林在這種家庭出身，當然是從小武功就有相當基礎了，至於他學習俠家拳，只是偶然的因緣時會。那年西藏的高僧昇隆長老從北方南下，到了肇慶鼎湖，發覺該處山明水秀，就在鼎湖山的慶雲寺留下來，昇隆長老的拳腳當然是極為深湛的，他從西藏喇嘛寺學習得來，却又加以變化，定名俠家拳，暗示給門徒知道，這種拳腳必須行俠仗義，絕不存心作惡，他在慶雲寺開宗創派，非常厲害，有人覺得他不配開山立業，到慶雲寺挑戰，總是鬥輸的，那天王平和譚敏兩人偶然到鼎湖山遊玩，進入慶雲寺，跟昇隆長老見面，談及武功，兩個打一個，苦鬥多時，只是打個平手，後來王平還吃了一腳，僅有譚敏一人，不願再鬥，此事傳出，俠家拳就威震武林，同時昇隆長老的

拳腳也哄動起來，廣州的武林中人都知道有這個老和尚。

至於王平，因為他親自跟昇隆長老交手，知道俠家拳的威力，極端佩服，索性把兒子王隱林送到慶雲寺學習這派拳腳。

王隱林一留就七年，長成之後，回到家中，王平已經老病雙侵，不久逝世，他因為自己渾身武功，不想留在羊城，寧願遠走天涯，增加見識，同時也想找強敵交手，看看自己的功夫是否有此成就，因此他就北上。

他的俠家拳非常厲害，加上了昇隆長老本人精於喇嘛拳，以及白鶴派的拳腳，等於他一個人承受三個門派的絕技，沿途北上，沒有人能夠鬥得過他，不久他就被京津的衙門聘為一級頂的保鏢，那時官方保鏢稱為武弁，總算是有官職，但却非清閒度日的，有時還要保護大官上路，途中跟江湖人物交手，或者奉命緝捕江湖大盜，十多年來，死傷在他手上的盜賊，有兩百人過外，他因此結怨，樹敵太多，中年後，他就索性離開北方的官衙，回到廣州來。

那時所有拳師到了中年，就設館授徒，同時以跌打傷科的醫術懸壺濟世，他的行徑亦無例外，在黃沙灘善大街設立武館，由於附近的街巷已經有蘇黑虎和黎仁超二人分別設館，他們經常聚在一起轟飲，高談闊論，街坊鄰里，稱他們做「黃沙三傑」，可見那些人有很深的交情。

當時廣州的治安極為惡劣，官方無力保護良民，民間迫於自行保護自己，各大行業紛紛聘請武藝高強的拳師，平時在該行

教授工人，打鬥的時候親自應戰，打輸的拳師馬上離境，另一高手出頭，因此，練武的精神有增無減，遠近拳師紛紛走到羊城，希望打出一條路。

那時芋麻業在廣州屬於六大行業之一，因為西江一帶都產芋麻，集散地就在廣州的黃沙，原因是運輸方便，故此，芋麻行就在黃沙地區之內，設立總店分店，一共二十多間，至於芋麻行的總會館就設在「西炮台」，珠江的岸邊小山之上。

當時芋麻會館由湖南籍的武師曾展鴻座鎮，至於曾展鴻受聘，那是極為偶然的，曾展鴻從湖南到廣東，進入羊城，跟其他外籍的拳師一般，初時腰間略有銀兩，花個清光之後，便在街頭賣武謀生，某天，他交了好運，在黃沙的碼頭附近當街賣武，把一根少林棍耍得虎虎有威，至於他的體型，相當高大，望之有如一座鐵塔，他大言不慚，自稱鐵砂掌，可以一掌打死人，那根少林棍比花槍更加厲害，高談闊論，旁若無人，剛巧芋麻會館的司理胡幹路經過，看在眼裏，便邀他返館充任教練。胡幹路本身不懂武功，只憑外表就聘請了曾展鴻，館中有些人大感不滿，認為曾展鴻虛有其表，但因他是館中的武術教練，不敢抗拒，最低限度曾展鴻的外表也嚇得人，那些工友，就算不滿於心，也不敢公然向他挑戰，無形中就接受了曾展鴻做教練這個職位，由於他們本身對數頭不滿，學習武功自然不會認真，至於曾展鴻本人，只知吃飯睡覺，錢財到手，立刻花費，看見工友當中並無認真出色的人材，學來學去不過如此，懶得把自己手上的功

夫教授，於是，李麻會館的所謂練武班，全部浮浮泛泛，絕無所成。

半年之後，曾展鴻看見館務太過散漫，無人理會，他就肆無忌憚，嫖賭飲吹，樣樣皆精，會館與陳塘相去不遠，有些陳塘妓女需要拳師包庇，曾展鴻一口氣包了七個妓女，使她們站得穩，他到該處玩耍，根本上就不必花費錢財的，更加放肆，每月到了出糧的一天，然後回到館中，有時他嫌薪金太少，還向工友賒借，不肯借錢給他的工友，常常給他揮拳打到倒地呻吟。發展到這個田地，李麻會館的人對他極為不滿，有時婉轉暗示，將他解僱，不料這傢伙聽了絕不看做一回事，轉身便走，本來由他教授武功的，他却恃勢凌人，賴着不走，令館中各人陷入僵局，十分煩惱。那時李麻會館有一個姓王的工友，與王隱林相識，有一天，偶然跟王隱林共飯，舉杯暢談之際，他乘機懇求王隱林到會館接受武術教練這個職位，王隱林認為此種行徑等於強搶行家的飯碗，一口拒絕，王某當時聽了此言，沒有再說甚麼，可是，他回到會館之後，跟館內高級職員商量，便施展另外一招，在事前並無跟王隱林商量，就在總館附近的街巷貼出通告，一連有七張通告貼起來，略謂：「李麻會館武術教練一席已改聘王隱林師傅接任，定期下月一日到職，請會展鴻依期離館！」

這一張報告貼起，曾展鴻看眼裏，當堂暴跳如雷，準備跟王隱林搏殺，那是意料中事！

限期一到，王隱林便由會館的主事人陪同抵達該館，還沒有聚着喝過酒，曾展鴻

已經在座，他看見王隱林入館，就在演武廳高聲呼喝，叫王隱林止步，跟着對王隱林說知，一山難容二虎，如果王隱林打贏了他，他就永遠離開廣州，反之，王隱林不必留此，即刻離去。

王隱林看見這傢伙出口傷人，迫於解釋，並說出他無心搶食，只是各人要求，才到此授武，至於武術教練，只是一個名份，賓主均有自由，何必因此動氣呢？

王隱林說出這番話，表面看來似乎站在他的立場加以解釋，實際上却是對曾展鴻略有諷刺的意味，曾展鴻早就怒火攻心，聽了這種話，更加火起，不再多談，一個箭步就躍馬走近演武廳兵器架旁邊，拔出一根虎尾棍來，轉身向王隱林跟前疾點過去。這招白蛇吐信，快如閃電，如果王隱林毫無準備，一定鬥輸，因為他所站的位置跟兵器架相隔頗遠，反之，他不想交手，便要轉身逃走，曾展鴻認為王隱林必然就此逃去的，殊不知王隱林早就料到上任之時，難免兵刃相見，臨出門的時候，先在家裏把他做武弁時常用的一對柳葉刀藏在刀囊之內，至於刀囊，緊束在身，刀柄垂下，平時看不出來，需要動手，就地一滾，便即從背後的刀囊拔出雙刀，那時他發覺曾展鴻走近兵器架，先在地上滾動，故此，曾展鴻飛步上前，化棍為槍，當胸直刺，他已經轉身架馬，拔出那一對柳葉刀來，一式「金較剪」，以交加手姿勢，向上迎格，架住虎尾棍。

他這種身形手法，顯得不同凡响，曾展鴻也覺奇，不覺望了一室，王隱林乘機朗聲說：「曾師傅，三思後行，切勿魯莽

，兩虎相鬥，必有一傷！」

他這番話屬於警告性質，如果平時說出來，曾展鴻可能接受，但因為雙刀架住一條鼠尾棍，騎虎難下，曾展鴻在盛怒之下，不肯罷手，掙笑一下，隨即收棍，把鼠尾棍收了半截，一個轉身，便從右邊斜斜的刺向王隱林肋骨，這一招飛鳥投林，本來是曾展鴻的殺手棍，殊不知王隱林仍用雙刀擋格，再度架住他的鼠尾棍，說：「曾師傅，兵刃無情，請再三思，這是最後一次勸告了！」

曾展鴻以為王隱林怕了他，同時在怒火攻心之下，絕不畏懼，大喝一聲：「請勿多言，要打就打。」

他跟住後退三步，收棍再發。

曾展鴻的曾家龍虎棍，另有一種招式，苦練十多年，每一棍都是即攻即退的，一退就是三五步，一攻就標馬上前，化棍為槍，絕不使用劈棍，而是把棍頭看做槍頭，事實上鼠尾棍就是棍尾粗壯，棍頭極為尖幼的，至於他的龍虎棍，棍頭更尖，兼且用鐵皮包住，跟花槍相似，只是少了槍花而已，由於鼠尾棍的棍尖細小，棍尾粗壯，一收一發，虎虎有威，比較花槍更難招架，還因該處的燈光並非很明亮，天色逐漸入黑，鼠尾棍是栗色的，很容易看花了眼，普通的拳師就算雙刀在手，仍是鬥不過他的，至於王隱林，一來他是西藏武林高手昇隆長老的入室弟子，二來他有二十多年的武弁生涯，那一手「羅漢雙刀」，已經要得出神入化，如何怕這一根鼠尾棍呢？眼見曾展鴻出手毒辣，不可理喻，他就不再交談，索性展開羅漢雙刀的絕

招，硬劈猛殺，一路路的刀法施展出來，非常綿密，恍如一片白光罩身，雖然對方的鼠尾棍頻頻發招撲攻，仍然無法闖過刀陣。江湖上有一句話叫做「單刀看手，雙刀看走。」那時王隱林的刀法就把這句話的神妙之處演得非常出色，雙刀在手，腳下密密的變動，有如蝴蝶穿花，游龍戲水，由於他經常移步換形，對方的鼠尾棍往往落空，旁觀的工友，暗中喝采，却又不敢做聲。

當時王隱林仍然沒有意思殺傷對方，只是傾全力防守，希望曾展鴻知難而退，豈料曾展鴻久攻不下，心裏發火，突然施展連環棍法的絕招，把那條鼠尾棍由高處向低處劈下來，隨即兜一個圈，斜斜向王隱林的下三路，如果王隱林接招，他就再進一步，把棍尖向對方的中上路刺去，這幾招叫做「馬前斬草」，「風捲殘雲」，以及「毒蛇噴霧」，一招毒過一招。

王隱林看眼裏，認為他已經發狂，這回打鬥，如果沒有死傷，可能打到天亮，迫於施展殺手，突然扭身用麒麟步卸馬，緩步撲攻，仗着雙刀的便利，一刀擋住對方的棍，另外一刀用烏鴉展翼，這一招，隨着對方的棍削去。

照一般情況來說，用刀跟棍棍作戰，總是架住棍身然後把那一柄刀沿着棍由下邊削到上邊去的，這一招稱做「白蛇上樹」。

一招白蛇上樹，就把對方的前鋒手削斷，這種戰術是刀劍破長兵器的絕招，武林中人早已知情，可是，王隱林那時所採取的戰術並非如此，他使用烏鴉展翼這一

從腰間拔刀，斜劈下來。

王隱林聽見刀風，立刻後退兩步，因為他在客廳坐着交談之際，沒有帶備扶手棍，附近亦無武器，他只好憑着自己聽風辨敵的本領交手，此外，便是他苦練出來的長鞭了，因為鞭子末端纏住鐵蛋，對方看不出來，他舞動鞭子，密密綿綿罩住全身，曾展鴻的刀鋒碰上鐵蛋，鏗的一聲彈了回去，始終無法殺傷對方，末了，他殺得性起，使用倒割刀的姿勢，刀口向天，連環進攻，殊不知王隱林忽然搶步上前，使用「龍捲風」的招式，長鞭纏住刀柄，使勁一拉，曾展鴻的虎口發生劇痛，手上的單刀竟然脫手飛出，嚇得他目瞪口呆。他恍惚昏迷了一陣，恢復常態，看見王隱林仍然站在眼前，沒有發招進攻，不能不服輸，說：「王師傅的武功已臻化境，我由衷佩服，不再鬥了。」

說完，拱手長揖，王隱林亦很謙虛的說：「承蒙過獎，我太過難堪了，以前是我無意傷害你的，現時我雙目失明，甚麼仇恨都抵消了，請勿記掛在心。」

就此一句，雙方的恩怨即冰消瓦解。曾展鴻在十年之前，受到一刀斬斷四指的痛苦，夜夜難忘，他離開廣州，回到河南省的開封濟陽寺，跟隨譽滿全國的弘忍大師學了十年戒刀，以為再見王隱林，能够報一刀之仇，根本上他用左手握刀，僅有五指已經够用，想不到王隱林憑着那一條纏着鐵蛋的長鞭，以及非常靈覺的聽風辨敵本領，居然再度戰勝他，無怪他低頭認輸了，他走開王宅之後，沒有再來，也沒有在羊城西露臉，不知所終。（完）

招，跟白蛇上樹相似，但却離開那條棍的，由於刀鋒沒有接觸到棍身就向上削，曾展鴻猝不及防，慘叫一聲，右手四隻手指已經齊齊割斷，鮮血噴出，頹然倒下來。

王隱林早已準備救傷的藥物，立刻從他身上的藥囊拿出一包粉末來，先行替對方止血，然後用另外一些跌打藥酒搗飲，曾展鴻無可奈何，只得忍痛喝了跌打酒，勉強保持一條殘命。不消說，李麻會館的武術教練一席就此落在王隱林手上了。

過了幾天，曾展鴻手上的傷痕漸癒，雖然少了四隻手指，因為他的身體一向健康，仍可支持得來，匆匆收拾行李，便即離開那間會館，臨行之際，對王隱林苦笑着說：「王師傅，你的武功確是特別出色，我輸得十分佩服，不過，世事難說，十年之後，我必到此地找你！」

說完這番話，曾展鴻就低頭走出大門。王隱林以為他所說的話只是撐門面的說話，並不放在心上，而且他已經少了四隻手指，有何本領跟自己交手呢？故此他絕不擺在心上。

王隱林一直都在那個地方教授武功，不止担任一間會館的職務，還有幾間會館由他座鎮，另外設館授徒，生活方面，當然不成問題，他活到五十七歲，將近花甲之年，很少到會館了，但却仍在黃沙自己的武館居住，因為他已教授了許多徒弟，如果有人新學武藝，就由徒弟教授，故此，他比較以前清閒許多，怎料某一天的下午，他午睡方醒，不知如何，忽然覺得雙目失明，甚麼東西都不見，大吃一驚，慘叫起來，家人走近看時，他睜開一雙眼

睛，眼白眼珠的黑色混合為一，無法醫治，就此變成了盲人。王隱林自知過去出手太過殘忍，剛剛動手就想打盲對方的一雙眼，那時，自己不知如何變了盲人，只好長嘆一聲，留在家裏過活。

王隱林雖然變成瞎子，但是，他心知肚明，幾十年來的刀劍生涯，結怨極多，平時有武功護體，仍然擔心仇家尋仇，雙目失明，那就更加成問題了，消息傳出，如果仇人趁勢報仇，實在無法抵擋，因此，他索性閉門不出，對任何的開語充耳不聞，暗中苦練鐵線拳的武功，力求自衛。

如是者苦練了五年的鐵線拳，年過六旬，雖然體力稍差，但却功力深厚，的確做得聽風辨敵，他閒來無事，也會到街上走走，僅持一枝實心的短棍，形如竹竿，看做扶手棍，在街上行走之際，街坊和孩子都把他尊稱做林伯，亦有人背後叫他做盲林。

有一天，王隱林忽然聽見有人談及盲林這兩個字，他走前對街坊說：「我的眼睛雖盲，心却不盲，如果有人能夠摸着我的頭顱，或者打一巴掌，又或抓住我的頭髮向下一沉，我就以白銀一兩相贈，不過，來者不能慢慢的走近，必須從三幾步之外的一處發拳進攻！」

那些人都知道他可能聽到拳風就接招，大多數人不敢嘗試，亦有些人受到好奇心的驅使，偷偷走近，想打他一巴掌，說也奇怪，那個人的手剛剛揚起來，王隱林立刻發覺，側身一閃，隨即發招，穿過對方的拳，就一掌打下，不過，王隱林只是玩耍的性質，那一掌接觸對方的臉孔，便

即縮手，這樣子試得多了，街坊都知道他另有一手武功，能够抵擋突然發招的任何一種拳腳，不敢領教。

當時仍是清末，大多數男人在後腦拖着一條長長的辮子，王隱林因為家居閒來無事，覺得這條辮子仍有用途，便在晚上紫馬練拳之際，不斷的搖頭擺腦，使辮子飛舞旋轉，後來把辮子末端綁住一個鐵蛋，飛舞旋轉之際，那個鐵蛋能够向上或向下襲擊，有如武器，苦練三年，能够操縱那條長辮以及所纏着的鐵蛋，覺得十分開心！如是者過了兩年，某天，王隱林跟首徒黃漢榮在大廳閒談，忽然門外有腳步聲响，黃漢榮走出去看看，轉身回到大廳，告知王隱林，有一個自稱是六指頭陀的僧人拜訪。

王隱林一聽就心裏吃驚，很少人手上只有六隻手指的，來者不善，善者不來，顯然這個頭陀並非一向沒有見過面，而是以前交過手了，當時他叫黃漢榮把那個頭陀迎入客廳，很率直的問：「大法師是否十年前的曾師傅呢？」

頭陀聽了，哈哈大笑，說：「我正是給你用刀削去四隻手指的曾展鴻！」

說完這句話，六指頭陀忽然覺得王隱林舉動有異，看清楚點，發覺他雙目失明，十分失望，料不到王隱林說：「曾師傅，不必失望，只要你認為武功比以前進步得多，可以雪恥，那就跟我較量高下好了，用拳腳較量，或用武器較量，任由尊意，自行決定。如有死傷，我毫無怨言。」他說得這樣豪氣，曾展鴻不再考慮，沉住氣說了一聲：「王師傅恕罪！」便即



新穎俠情中篇

龍·文
令·圖
古·盧

紅粉金剛

(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南宮俊雖然出手懲治了兩名橫江一窩蜂的弟兄，宇文雷却似被南宮俊的絕藝所懾，不予追究的話，自付沒把握制服宇文雷，橫江弟兄雖或有半數會被紅粉金剛的姊妹放倒，但橫江弟兄也非易與之輩，紅粉姊妹所受的傷害也絕不會小，是以在宇文雷走前，南宮俊並不阻止，只說十日內當把被劫銀兩奪回。宇文雷走後，紅粉金剛大姊慕容婉因紅粉山莊與東佛慧光大師略有淵源，向南宮俊詢問，可否枉駕到紅粉山莊一行——

猝施蓋代學

遞作偷襲人

慕容婉這個邀請使得每個人都為之愕然，因為紅粉姊妹行道江湖以來，雖然不敢隱行蹤，很多人都知道他們是居於桐柏山麓的金剛頂，紅粉山莊之內，但是那片山莊却是武林中最神秘的地方，從來不讓一個外人前往，更別說是一個青年男子。所以方世俊只是驚訝，東方倩却忍不住開口問道：「大姊，紅粉山莊不是禁絕外人前往嗎？」

慕容婉點點頭道：「是的，但這個禁例對南宮少主是例外，不知道少主能否撥冗？」

東方倩仍是有點不服地道：「為甚麼？因為他是南宮家的傳人嗎？」

慕容婉道：「不，因為他身懷東佛的武功，至於為甚麼身懷東佛武功的人可以邀請入谷，我也不清楚，只是轉達命令而已！」

東方倩聽見這番解釋後，不敢再問了

們才全數現出身來……」

東方倩立刻就顯得得意地道：「大姊，妳真行，人在樓上沒出門，卻能把四下的動靜摸得一清二楚，當妳說出正確的人數時，宇文雷臉上吃驚的樣子，叫人這一輩子也難以忘記，大姊，妳是怎麼知道他們的……」

紅粉姊妹在這一與橫江一窩蜂的約會中，可以說是毫無表現，這的確是够窩囊的，無怪乎心高氣傲的東方倩要耿耿於懷了，所以一聽見慕容婉提出這件事，立刻又重複了一遍，想出一口氣的。

那知慕容婉白了她一眼道：「我要有這麼大的本事，不早就把橫江一窩蜂的人給提出來了，還容得他們在門口殺人滅口，耀武揚威嗎？這個數目是彭掌櫃的在遠處用手勢告訴我的。」

東方倩大為洩氣地道：「彭奇，他怎麼又會知道呢？」

南宮俊笑道：「這位彭老哥表面上是退出江湖不管事了，實際上他卻還是壯志未已，在這兒開設這家酒樓，主要就是為了打聽江湖上的動靜與消息，貴姊妹跟橫江一窩蜂在此約會，他自然對周圍的環境要特別留意，卜天靈現了身，他就有了數目，因為這十四個人，今天都會到卜天靈的卦攤上算過命，暗下連絡過。」

東方倩道：「就憑這個能斷定確實人數了嗎？要是有個不相干的人也去問卜算命呢？」

南宮俊道：「我問過彭老大，他說是有不少不相干的人去卜過卦，可是同一天

之內去光顧兩次的人，就值得懷疑了，從一大早開始，他早已在周圍安插好人手，任何一點細小的動靜，都不能漏過他的眼睛……」

東方倩忍不住道：「這麼說來，他早就知道卜天靈在這兒，也早就知道卜天靈是橫江一窩蜂中的人了，這個鬼片子，為什麼見了我們，一個字兒都不吭……」

南宮俊道：「這倒不能怪他，他為人一向謹慎，沒十分把握的事絕不輕易遽下判斷，先前提他只是根據形跡，認為那個算命攤子有問題而已，直到卜天靈自報身份，他才能確定那些人是橫江一窩蜂的！」

東方倩等於又碰了個軟釘子，哼了一聲道：「他如果早把心中所疑告訴了我們，至少我們也可以另作一番部署，不至於老是瞞著眼去摸索了！」

南宮俊淡然道：「難道說貴姊妹此刻就毫無布置嗎，貴姊妹在江湖上專以行動快捷消息靈通見稱，但是各位的裝束如此鮮明，相信很難直接打聽到消息……」

東方倩無法不承認，只得冷冷地道：「那當然，每一個組織都有本身的錢人，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南宮俊笑道：「在下無意要刺探別人的秘密，只是想請問一下，今天貴姊妹在酒樓外面，是否也有耳目呢！」

東方倩點頭道：「當然有的，只不過我們佈置的人太過遲鈍，居然事先連一點影子都摸不到……」

南宮俊笑道：「這不是問題，貴會既然有了佈置，那麼宇文雷他們從門口退走

弟自當一行，如果太遠了，只好延後再說了，小弟曾經對宇文雷訂出了十日之約，那可不能就說的！」

東方倩忍不住又問道：「你真能在十日之內找到那批銀兩的下落？」

南宮俊笑道：「這個在下先前已經說過了，誰也不敢說有絕對的把握，只不過我訂了十日之約……」

東方倩搶着道：「你既然沒有絕對的把握，為甚麼又要時間訂得那麼急，不從容一點呢？」

南宮俊道：「有了這十日之約，可能找他們起來還方便些，否則，更難於找到他們了！」

慕容婉本來認為東方倩對南宮俊的態度太壞，正想出言喝止的，可是聽了南宮俊的這一段話，引起了好奇心，自己也插咀問道：「南宮少主能否說得詳細一點，何以有了這十日之約，反而容易找到他們呢？」

方世俊道：「這個敝人倒是知道一二，這是逼他自現形跡的方法，因為百萬銀子，不是個小數目，光是鑲車就出動了二十輛，這麼大的東西，隱藏不便，目前他們雖然得手了，一時也無法使用，必須覓地收藏……」

這時伴隨他一起來的青雲劍客杜鐵軍也哈哈一笑道：「方老弟這一說，老朽也懂了，平常他們得手了，必然是藏在一個不顯目的地方，慢慢地想辦法搬運，化整為零，倒是難以引人注意，南宮少主跟他訂了十日之約，他們疑神疑鬼之下，就會

擔心原先收藏的地方不妥，不是加強看守，就是搬移到一個較為安全的地方，這一來反而有了形跡可索了，少主可是這個意思？」

南宮俊笑道：「到底還是老辣的，晚生雖然有那麼一點意思，但是經杜老如此詳盡解釋了，就更為清楚！」

杜鐵軍苦笑一聲道：「少主人太過獎了，老朽雖然癡長了年歲與江湖經驗，但心思之敏，的確比少主人差得太多，少主先訂的十日之約，老朽還不能明白，直到少主再度提示後，老朽才能想到這兒去，可知少主雖然不履江湖，却比我們這些老江湖強多了。」

話是在誇獎南宮俊，聽在紅粉姊妹耳中却很不滋味，因為她們連這一點後知後覺的聰敏都沒有，東方倩眉毛揚了一揚，正要說兩句諷刺的話，可是在慕容婉嚴厲譴責的眼光下嚥住了口，不過她究竟還是難以氣平，冷笑了一聲道：「辦法是不錯，設想也很周到，只是漏了一點。」

南宮俊道：「請東方女俠指教！」

「就算那個辦法能驚動他們，可是大家沒見過橫江一窩蜂，我們還算是跟幾個人照過面，但他們一走，也就斷了線索，誰是誰都找不到了，就算他們有任何行動，我們又何從得知消息呢？」

這倒也是個問題，連杜鐵軍與方世俊都哦了一聲，顯然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倒是慕容婉笑道：「這一點我想南宮少主早有安排了，先前橫江一窩蜂只現身了宇文雷與卜天靈二人，被我們叫破了之後，他

時，他們應該可以踩上去的，……」

東方倩無法不回答，頓了一頓道：「恐怕沒辦法，他們一個個都學過上乘的武功，身法很快，而我們佈下的人，爲了不露形跡，都是些不會武功的人，根本無法追上去，只好眼睜睜地看他們走掉，所以我才怪彭奇他如果早通知一聲，我們就可以預先安排一下採取遙遠監視的方式，一段段地連接起來，釘住他們了。」

慕容婉道：「四妹，不可以這麼說，彭掌櫃的跟我並沒有深厚的交情，他也有義務要告訴我們什麼……」

南宮俊道：「彭大哥跟我們南宮世家雖然關係較為密切，但是我們也沒有要求他該做些什麼，這種事是不可以強求的，除非我們能給他絕對安全的保障，但是在面對着橫江一窩蜂這批兇悍的匪徒，誰都無法給他這種保障，他當年退出江湖，就是爲了結怨橫江一窩蜂，唯恐他們報復，而今事情過了十幾年，橫江一窩蜂活動如前，但是人恐怕早換了一批……」

東方倩道：「你怎麼知道的？」

南宮俊笑道：「當初是先祖攔下了那件事。而且幫他擊退了來犯的人，才保全了他，救人須救徹，有好幾年，南宮家一直在嚴密保護着他，直到最近這幾年，看橫江一窩蜂行事的手段略有不同，才判斷橫江一窩蜂已經易了人。」

南宮俊道：「十幾年前，他們行事兇狠，殺人劫財兼還刮色，而且行事的對象沒有限制，非江湖人也一樣的光顧。後來則專對江湖人下手，而且行事略守道義，

光采的事，正如南宮兄先前所說，我們並無正邪之分，用於正即正，用於邪則邪，重要的不是出身的正統或非正統，而是使用者用武功時的用心！」

南宮俊拱手道：「大姐高論，小弟欽折！」

慕容婉道：「南宮兄如果不再生氣，還是請暫留片刻，跟小妹一起上路……」

南宮俊道：「這個……小弟不習慣騎馬！」

「那倒是沒關係，南宮兄還是乘車好了，小妹可以派人爲南宮兄駕車，至於原先爲南宮兄駕車的南老英雄，小妹很抱歉，格於傳統的規定無法招待！」

南宮俊一怔，道：「貴姊妹有這個規定……」

「愚姊妹倒沒有這些限制，而是紅粉山莊有這種規定，莊前四十里，就謝絕外人進入。」

南宮俊說道：「兄弟難道就不是外人嗎？」

「南宮兄不同，因爲你身懷東佛武學，是姑姑指明要見的人，當然不受那個限制！」

「大姐所說的是親姑姑？」

慕容婉道：「不是的，她是我們全體姐妹的姑姑，是紅粉山莊的主人，我們雖是她傳授的武功，却不能稱是她的弟子，彼此並無師徒的名份，她只要我們稱她爲姑姑！」

南宮俊還想問，慕容婉道：「南宮兄！很抱歉，關於紅粉山莊主人的事，小妹

，雖然還是不留活口，但至少不再犯色淫之誡了，尤其是對女子，殺人時只用點穴的手法，不像以前加以蹂躪後，還要赤身露體，暴屍露天了。所以近來對橫江一窩蜂，在江湖上的口碑已經稍有改變！」

慕容婉點頭道：「不錯，近來橫江一窩蜂行事已略有選擇，下手多半是些江湖上聲名狼藉，惡貫滿盈之徒。所以小妹才想到跟他們以禮商談，認爲或許能情商他們，放過那一票，誰知竟碰了一鼻子的灰！」

南宮俊笑道：「其實他們在未赴約會前，就知道大姐要商談的是什麼了，故方才趁先下手了，據小弟的觀察，其人尚未至人性全喪的程度，或許能够把他解勸回頭，那倒是一樁極大的功德！」

慕容婉笑道：「南宮兄倒是發下宏願了，真要能渡得斯人回頭，那就是頑石點頭了！」

南宮俊笑道：「大姐會錯小弟的話了，小弟可沒有這麼大的神通法力！」

「哦，那麼南宮兄說的是誰呢？」

南宮俊笑道：「自然是大姐，祇有妳所修習的無相化育心功才能春風風人，春雨雨人。化匪戾爲祥和，使邪者正，惡者善，那個卜天靈，在大姐面前，不就是一个好例子嗎，連頭都不敢抬……」

慕容婉沒想到會扯到自己的身上，倒是愣了一愣才道：「南宮兄看見了在席間的情形嗎？」

「是的，小弟那時伏身檯上，距離雖遠，却也能感到大姐的化人和氣，足見大

姐造詣之深！」

慕容婉看了他一眼後才道：「南宮兄既然能看出小妹的功夫，想必也知道這種功夫對字文雷，幾乎是毫無作用，甚至會激起相反的效果，而小妹的功力進境已到此爲止，所以不敢再施展下去！」

東方倩是最閒不住了，看見他們談得熱鬧，忍不住又想插口了：「大姐，難怪我說那個卜天靈後來怎麼變得油腔滑調，不像一上樓時規矩了，原來是妳把功夫收了！」

慕容婉苦笑一聲道：「這種功夫，最耗心神，而且又是旁門左道，一個不慎，就可能走火入魔，反爲心魔所乘，既然我的功力不如字文雷，動不了他，自然只有收了！」

南宮俊道：「功夫本無正邪之分，端視用者之心，大姐自有智珠，胸藏浩氣，縱然修習這種旁門功夫，也不會損及自身的，魔由心生，大姐心中坦蕩，魔就無由而生，自然也不會受到反噬了！」

慕容婉被他這麼一說，居然臉上一紅道：「南宮兄太誇獎了，小妹自知之明，還不到那個境界！」

紅粉姊妹們都很奇怪，因爲她們的大姐慕容婉天份獨厚，所以才能被選爲紅粉之魁。

平時她就有一種懷然不可侮之氣質，無須疾言厲色，就使人不敢冒瀆，但是這樣扭扭作狀，倒還是從所未見！

而這副表情看在東方倩的眼中，不知怎的，由心中冒出了一股無以名狀的不舒服。

「大姐！小妹也想在這兒追索失鏢。」

慕容婉一怔，說道：「怎麼！妳不回去？」

東方倩道：「其實小妹根本沒有回去的必要，金陵鏢局的事我們既然答應了下來，就該全力負責，趁着此刻事發不久，全力追索，或許還有點希望，要是真等別人替我們把鏢找回來，紅粉姊妹的臉往那兒放！」

方世俊連忙道：「這是大家的事，怎麼敢要貴姊妹負責，再說，方某還沒有進入貴姊妹保護下，就把鏢丟了，這是方某無能！」

東方倩冷冷地道：「方總鏢頭，當我們紅粉姊妹答應了接下這份工作之時，就開始負責了，鏢銀之失，我們的責任比你重，要是追不回這筆失鏢，我們負責賠出來。」

方世俊一驚道：「這個……東方姑娘這話太重了，這筆鏢方某也是盡義務，因爲數目太大，真的要找誰承保的話，誰也不敢擔當，所以事先聲明過，鏢銀縱有失閃也不必賠償，劉大人對江湖中情形尚稱熟悉，他知道劫了這筆鏢的人，將爲武林所不容，所以……」

東方倩道：「我不管你們怎麼說，反正我們紅粉姊妹行事有個準則，就是答應的事，一定要辦好，以全始終，一件事沒有辦妥，我們全體姊妹會不眠不休，永無止境地追索下去，除非我們死得一個不剩爲止。」

慕容婉道：「四妹，妳怎麼這樣子說

服，但是不敢對慕容婉發作，因此她把箭頭指向南宮俊的身上，冷笑道：「南宮兄，我大姐說她所習的是旁門功夫，那只是自謙，而你却真以爲是如此了，居然是也認爲那是旁門武學，難道只有你們南宮世家才是正宗不成？」

南宮俊聽她的口氣，居然有公然挑釁之意，倒是一怔。

接着，他也激發了天性上的傲氣，淡淡地一哂，道：「以武學而言，南宮世家的源流尚屬正統，不過，在下並沒有得到家傳武學，而且，在下與慕容大姐所談的也不是屬於武學的範圍了，東方女俠如果要從這些地方挑眼，在下也沒有辦法了，告辭了！」

他拱了拱手，回身待行，慕容婉連忙叫住他道：「南宮兄，請少候，你不是已經答應到桐柏山一行，去看一個人的嗎？怎麼又變卦了？」

南宮俊淡然一笑，道：「沒有，慕容大姐你們可以先走，小弟駕車前去，本來就沒有妳們的馬快，所以，小弟隨後趕着去就是了！」

「南宮兄可是生氣了？我這個妹子不善言詞，我已經向南宮兄先聲明過了，你要擔待一二！」

南宮俊淡然一笑道：「在下並沒有生氣，東方女俠的爭執也有道理，誰都不希望自己所學被人目爲不正統，兄弟只是向她說明，兄弟所習也不是正統！」

慕容婉道：「南宮兄無須自謙，小妹知道我們紅粉姊妹走的路子並不是什麼不

話呢？」

東方倩道：「小妹說的並無不對，大姐在每次出發之前，也都是這樣告訴我們姊妹的。」

慕容婉道：「話是不錯，但是……」

東方倩冷聲道：「我們並沒有跟人訂什麼十日之期，所以，應該立刻着手才是，這趟任務，是大姐交給小妹負責的，出了問題，小妹難辭其咎，所以一定要追究下去。」

慕容婉感到很難爲情，因爲東方倩此刻所說的話全在理上，她不能說東方倩不對。

祁芳適時開了口道：「大姐，老四的話也不錯，任務未成，我們也沒有理由就此回去……」

「可是姑姑交代過……」

祁芳道：「如果姑姑交代的事只是邀南宮少主一叙，則我們並無隨行的必要，就算我們回去了，也是無法進入山莊去的，倒不如留此偵查了！」

慕容婉想了一下道：「也好，那我就一個人伴隨南宮兄回山一行，最多不會超過三天，在這三天中妳跟三妹要多留一點心！」

祁芳道：「那自然，約束姊妹們的行動，是我跟三妹的專職，對外的事情，有四妹負責，絕不會有問題的。」

慕容婉這才轉頭朝南宮俊道：「南宮兄，你真的不能騎馬，假如不能騎，小妹只有自己爲你駕車了。」

南宮俊道：「小弟只是不慣騎馬而已

！很抱歉，關於紅粉山莊主人的事，小妹

，却不是不會騎，既是只有兩個人，絕無要大姊駕車之理。」

東方倩又冷冷地說道：「你那裏會是不會騎馬，只是不屑於跟我們一起走路而已。」

南宮俊道：「東方女俠說的話是沒錯，只不過用的詞不對，在下不是不屑，而是不敢，在紅粉金剛的浩蕩行列中，夾上我這一個男人，本來也不像話。」

東方倩正要開口，慕容婉道：「四妹，妳怎麼好像是跟南宮兄故意過不去的樣子，這是為什麼？」

東方倩怔住了，的確，她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慕容婉又道：「在姊妹羣中，妳本來是最有鬚眉氣概的一個，豁達大度，從不跟人計較，可是今天妳表現得也最差，處處地方使性子，鬥鬥氣，完全走了樣，我們以紅粉金剛為名號，就是要向世人證明一下，紅粉女兒，一樣可以有金剛氣概，霹靂手段，可是妳的表現，只會惹人笑話……」

這幾句話太重了，說得東方倩低下了頭，強忍住一包眼淚，不敢開口，那芳跟這小妹妹最接近，也知道她是為了什麼，但又不便說出來，笑笑說道：「大姐，四妹對南宮少主並沒有不敬之處，只是……」

她正在躊躇着不知如何措詞，南宮俊已自道：「我知道，她是怪我先前態度太過輕浮，故意跟各位開玩笑，這的確是我的不對，現在我向各位鄭重致歉……」

他肯道歉了，東方倩弄得更不好意思，其實她鬧别扭的原因也不是為了這個，

只不過這個理由却是最容易使她下台的，因此紅着脸道：「南宮兄，小妹也有不是處，要請你多多原諒的……」

大家這麼一客氣，總算把僵持敵對的氣氛沖散了，每個人都舒了口氣，慕容婉笑道：「這才對，大家和和氣氣的多好，四妹，只有妳的那匹胭脂火的腳程，才可以追得上我的石榴紅，為了趕路，把妳的那匹馬借給南宮兄吧！」

南宮俊道：「這如何使得呢？我隨便找匹馬就行了！」

東方倩的態度一下子開朗了起來，笑着道：「南宮兄，這可不能隨便的，不是我自吹，大姐的那匹石榴紅是萬中選一的名駒，也只有我的胭脂火能够走個並排，要是妳隨便找一匹馬，不出五十里就會被他拖垮了！」

慕容婉道：「四妹，妳又來了，我們的馬匹雖然不錯，但是妳怎麼知道南宮兄沒有好馬！」

東方倩道：「有好馬也在他鳳陽的家裏，在彭胖子的店裏，實在找不出一頭像樣的！」

她笑笑又道：「而且不光是腳程快慢的問題，最重要的大姐那頭馬脾氣太壞，除了我的胭脂火，不讓任何馬走近牠的，否則就是又踢又咬，你們也別趕路了，光是伺候那頭畜生，三天也不夠淘氣的？」說得大家都笑了，慕容婉笑着道：「妳的那一頭寶貝難道又是好脾氣的，淘的氣比那一頭馬都要多！」

東方倩忙道：「這倒是，南宮兄，我

的胭脂火性子也不好，只是牠還肯聽話，你要騎牠，還得我先去跟他告誡一番，你什麼時候動身？」

南宮俊道：「說走就走，我跟宇文雷訂下了十日之期，刻不容緩，也得趕緊回來……」

東方倩道：「南宮兄，我只是說說，你可別認真，失鏢的事，大家都有份，誰追回來都一样。」

南宮俊道：「我不是跟你爭勝，而是擔心妳們或會吃虧，宇文雷武功不凡。」

東方倩道：「這個我知道，我也不會莽撞行事的，真的查到了下落，我也要等你跟大姐來了再行定奪。」

她又變得非常地謙和了，倒應了一句俗語，女孩子心理像黃梅天氣，晴雨難以捉摸，一天也能變個幾次。

慕容婉道：「四妹，妳就陪南宮兄到馬廐裏，把妳的那頭寶貝向南宮兄交代一下，我這兒也有幾句話要跟二妹她們說，半個時辰後，我們就要上路。」

慕容婉笑道：「南宮兄一身造詣已臻不着相的境界，連宇文雷那種兇悍的人，都不敢惹他，我想不會有人再去自找晦氣了，至於東佛武學，似乎有着很大的秘密，跟宇文雷，跟紅粉山莊都有關係，我也不清楚，也許南宮兄跟姑姑見面之後，可以揭曉這個謎題，這事情很重要，也關係着今後武林的安危動靜，所以我才堅請南宮兄一行，看他的意思，似乎也急着要跟我的姑姑見面……」

楊公直一嘆道：「這位少爺是老漢看着他長大的，却不知道他會練成一身好功夫，也藏着一肚子秘密，看來南宮世家的擔子，又有人能接着挑下去了。」

這個老人雖說已絕足江湖，可是雄心未已，講到這件事，顯得十分興奮，他也急着要把這個消息回去告訴老夫人，所以沒等南宮俊動身，他就駕車子先走了。

慕容婉把一切都交付好的時候，來到後面，只見南宮俊牽着胭脂火，東方倩則牽了牠的石榴紅，有說有笑地走了出來，見了牠，東方倩忙道：「大姐，妳來了，我們算算時間，也正想去通知妳呢！」

慕容婉笑道：「南宮兄跟這頭畜生混熟了沒有？」

東方倩笑道：「說也奇怪，我的胭脂火好像跟南宮兄特別投緣似的，平時牠是誰都不讓走近的，更別說是騎牠了，可是南宮兄一直到跨上去牠都沒掙一下！」

慕容婉哦了一聲道：「真的，看來牠倒是比人聰明了，一眼就識高低！」

南宮俊笑笑道：「慕容大姐這話說的雖是玩笑，但是却不為無理，兄弟試過很多次，發現不僅是馬，其他的一些牲畜亦然，牠們似乎都有一種奇妙的感受力，知道一個要接近牠的人心中所懷的意念，只要一個人懷着友善的態度去接近牠們，很少是會受到拒絕的。」

慕容婉道：「這個小妹妹倒有點不信了，南宮兄，你不妨試試小妹妹的馬匹看，是否能接近牠……」

東方倩立刻笑了起來道：「大姐，不必試了，小妹可以證明絕對一樣，剛才從槽裏牽過來，給牠上鞍，刷毛，餵料，都是南宮兄一手包辦的，妳的石榴紅跟他親熱的程度，簡直叫人難以相信，又挨又靠的，比跟妳還親呢！」

慕容婉一怔，道：「真的？會有這種事？」

東方倩道：「絕對不假，妳沒看見牠在南宮兄的手中多乖，以前牠有這麼乖過嗎？」

那匹英俊的紅色馬的確是跟南宮俊十分親暱，當南宮俊把韁繩交給慕容婉的時候，牠居然還微微的抗拒一下，捨不得離開似的。

那情形就像在門口跟同伴們玩得正高興的兒童，突然被大人叫回去的樣子，顯得很不情願。

東方倩看了大笑道：「大姐，妳看如何，牠好像不太高興跟妳呢，一顆心已經移到南宮兄身上去了！跟我一樣。」

慕容婉看了她一眼，說道：「老四，

妳話說說清楚好不好，怎麼就跟你一樣了呢？」

東方倩這才發現自己說錯了話，紅着脸道：「我是說跟我的情形一樣，我的胭脂火跟南宮兄混得好熟，還沒等我吩咐就向着牠去了，倒像原先是他養的一般，剛才我還在開玩笑說南宮兄如果要偷我們的馬，倒是輕鬆得很，他只要過來輕輕地拍兩下，馬兒就乖乖地跟他走了！」

慕容婉目中掠過一絲異采，微微笑道：「南宮兄，我想你一定是有着什麼特殊的秘訣，才能使牠們如此馴順的，據我所知，牠們絕對不會無緣無故對一個陌生人發生好感的，尤其是我們這兩匹馬……」

南宮俊笑笑道：「什麼秘訣都沒有，只要一片真心誠意就行了，我向牠們接近時，心中充滿了友善的意念，口中低說着讚美的言詞，牠們雖然聽不懂，但是却能够感受到我的這種意念，自然也會向我表示友好了！」

「真有這回事嗎？」

「一點不假，我在家的時候，家裏養的牲口好像都跟我特別投緣似的，連雞鴨等家禽，看見我時，都會一湧而至來歡迎我，所以有人開玩笑，叫我是六畜神！」

慕容婉笑道：「我想南宮兄一定有什麼特異之處，才會得到這些牲畜的歡迎，這不會是一種武功吧！」

南宮俊微微一震道：「慕容大姐，怎麼會想到這是武功呢！小弟從來也沒聽過有這種功夫的。」

慕容婉道：「小妹倒是聽過，那是一

種精神功夫，能使人在不知不覺間心意受制，與施術者心意相通，接受施術者的指使，比之小妹所習的無相化育神功更為厲害十倍！」

南宮俊莊容道：「不過這種功夫太過於歹毒，若是施術者心術不正，仗着這種功夫惑人作惡，為害就太烈了……」

東方倩道：「那我大姐的無相化育神功不也是一樣嗎？」

南宮俊道：「略有不同，無相化育神功是以胸中一股正氣為體，以祥和之氣為用，使邪者畏，佞者懼，兇者善而惡者慈，是一種仁者的王道武功！」

慕容婉道：「話說不錯，但是所謂正氣與祥和之氣，並沒有一定的標準，如果我一開始就以相反的標準為主，則學成後，一樣也可以成為用惡之術，所以這種功夫不能列為正宗，而屬旁門之道……」

南宮俊笑笑道：「不然，慕容大姐沒想到這種武功是以兩氣為主的，雖然起始時，正邪之氣任挾，可是如無祥和之氣為輔為用，這種功夫是無從發揮的，而祥和之氣的養成，必須胸無殺機，無邪念，無人慾，無私慾，才能致之，所以仗之為善可，用以為惡，則反受其害，東佛的遺教中，說這一項武學是最正經的，非立身正直之人，無以成之……」

慕容婉沉思了片刻，說道：「南宮兄！這兒祇有我們三個人，而四妹的嘴是靠得住的，小妹想斗膽再問一下有關東佛之事……」

南宮俊道：「大姐如果要問小弟武功

淵源，小弟可以承認與東佛有關，但小弟絕非東佛門下，至於小弟的武功師承何人，這很抱歉，實在不便奉告！」

慕容婉正要開口，南宮俊道：「這不是小弟故意矯情，而是因為小弟受了一項諾言的約束，在未履行諾言前，小弟絕不能輕洩一言……」

慕容婉道：「那就算了，不過小妹並非喜歡刺探別人的隱密，而是為了要澄清一些疑問，這些疑問的關係很大！」

「大姐如果能換個方式，不涉及小弟對人的承諾，小弟或可解答一二……」

慕容婉想想才道：「好！小妹是見到南宮兄對東佛武學的認識，清楚較小妹所習還多，但隔閡處則又乖誤得厲害，因此才有此問，想了解南宮兄的所知，是由何而本？」

南宮俊道：「小弟的隔閡乖誤之處在那裏呢？」

「別的小妹不清楚，就是有關於化育神功的認識，就相差太遠，所謂正氣為體和氣為用之說，並不是絕對的，只要擇定兩種不相衝突的觀念，一樣可以練成；正氣固須以祥和為輔，但兇氣何嘗不能以乖戾為助的……」

南宮俊道：「這個小弟不太清楚了，但是小弟根據所知，必然可以作個答覆，祇是這答覆恐怕要到了貴處，見到那位前輩後，才可以引證出來。」

東方倩道：「那你們就快走吧，這兩天我就利用已有的錢索，追究宇文雷的下落，然後再等你們來處理……」

那麼多，照大姐的說法，這夥人必然個個都是絕頂高手，何以他們會不讓人家所知呢？若說他們是不想成名，就應該隱蔽形跡，不要弄出那麼一份招牌來，他們如此標新立異，自然也是希望引人注意的，爲什麼又不好好地闢一下留個盛名呢？」

慕容婉一笑道：「這個問題由你提出倒是很好，小妹不怕冒昧，直率地回答你好了，那是府上的原故。」

「什麼？爲了寒家的原故？」

「是的，這幾年來，南宮世家的名頭越來越響亮，有如中天之日，掠盡光芒，凡是轟轟烈烈，能够成名的事，都被府上搶去做了；輪不到別人來出名。」

「這……小弟倒可以說，寒家只是盡己之力，維護正義，絕沒有跟誰爭勝之意，所以先祖父，先父母，還有好幾位師叔伯，他們死於非命，寒家却没有記恨報復，我們連私怨都放棄了，一心爲公……」

慕容婉嘆道：「府上的行爲是可貴，日，舉世同欽的，府上的人出來也是個個可敬，沒有一個不是耿耿的武林俠風範，而府上所從事的事，都是最危險的工作，面對的都是兇惡的人，所以名聲越來越盛，聲勢越來越壯，提起俠義二字，首先就想到你們南宮世家，每個人都以列身南宮世家爲榮，但府上門戶之嚴也是天下第一，要想進入到府上去做一名客卿，卻實在太難了！」

南宮俊道：「這個小弟可以解釋，因爲寒舍所從事的工作只有危險，却又沒有名利可圖，正因爲要求太高，所以才嚴一

點，操守，藝業是不必說了。最難得的是要能完全忘記自己，獻身於道義……」

「所以南宮門客才有四個字份量，才能有舉世矚目的份量，一個門客尚且如此，南宮門下，那更不必說了，那怕是一個送信的小廝，到了別家門戶，也會被待若上賓！」

「這個小弟倒是不太清楚，不過小弟知道寒舍絕無上下尊卑之分，也沒有什麼小廝，與各家門派若有文書連繫，也一定派遣個份量的前人去！就是怕引起對方的誤會，認爲寒家對人倨傲失禮！」

慕容婉笑道：「我只是隨便舉個例子，總之一句話，府上的聲名太盛，別人就被蓋了下去，要想成名，除非是跟府上作對，把府上給比下去！」

南宮俊感到很難啓齒，也不知如何解說，祇有默不開口了，慕容婉道：「可是要跟南宮世家作對實在比登天還難，首先是挑不到府上一點錯處，再者府上人才之多，武學之高，也是當世第一……」

南宮俊道：「這個兄弟就要否認，南宮世家的武功過得去還有可說，却萬萬稱不上當世第一！」

慕容婉微笑道：「這是不易的事實，且聽小妹解釋好了，小妹說南宮家的武學之高，當世第一，亦非信口之言，也不是說南宮家的那一個人居於第一之位，無人能及，而是說府上的每一個人，幾乎都是絕頂高手，當世之間能够跟府上出來的人一較上下的已經不多了，縱或有人能略微高出些許，也是有限而已！」

「只要高出一點點，就不是我家第一了！」

慕容婉道：「可是，府上家學淵博，九項絕學，相生相剋，一個人無法兼及，只許擇一而精，那就不同了，高於甲者，必遜於乙，勝過乙者，又受制於丙，所以，沒有人能比府上的武學更高，就是這個道理……」

說完又莊敬地道：「武學之道，山藏海納，本沒有第一之說，可是一般人只得了一藝之精，就秘而不授，不像府上無門戶之見，一個人有所心得，立刻就遍告同門，共同鑽研，才使得藝事日精……」

南宮俊道：「小弟對家傳的武學，知之不深，倒是大姐比小弟清楚得多了！」

慕容婉道：「小妹也只是聽人說起而已！」

南宮俊道：「跟小弟談是談不出什麼的，如果有機會大姐跟我那一位師叔談談，或許他們還能給你一個滿意的答覆，別的小弟不敢說，在武學方面，小弟倒可以作個保證，祇要有人問起，寒舍一定是有問必答，言無不盡！」

慕容婉笑道：「這就是府上可欽敬之處，只不過府上的武學自成一格，別人也難說出個究竟來，如果有機會小妹倒是想有一二疑點請教，這話以後再說，目前我們倒是該了解一下，那天地四異，跟我們身後是何用心！」

「這個小弟實在不知道，若非大姐說起，小弟根本連他們的身份都不清楚，不過他們鬼鬼祟祟的跟在後面，多半不會是一個，是怎麼處理呢？」

慕容婉道：「別在這路上驚世駭俗，還是照原議，把他們移到前面山坡的那片草地上再來慢慢問一下。」

南宮俊道：「好！還是各管各的，我說這位大師父，出家人以慈悲方便爲本，你就麻煩一下，把這位老夫子扶到那邊山坡上去吧！」

那頭陀仍是合什道：「阿彌陀佛，出家人不理人間是非，貧僧功果將成，可不能受耽誤！」

他一面說一面準備離開，南宮俊笑道：「大師父，你修的是苦行禪，行腳萬里，沿門托鉢，無非也是廣結善緣，修積功德，我給你一個機會，你怎麼反而放過了！」

那頭陀道：「自家事，自家了，這個人是施主你殺死的，自然應該由施主你去掩埋。」

南宮俊心頭一動道：「大師父怎知是我殺了人？」

「這位老施主本來是好好的，小施主就用那扇子戳了他一下，他就倒地不起，當然是死了！」

南宮俊笑道：「那有這麼容易就死的，我只是制住了他的穴道，使他失去了知覺行動而已！」

「這個貧僧可不知道，什麼叫穴道，貧僧也沒有聽過！」

這個頭陀可真會裝。但是南宮俊也不去說破他，故意逗他道：「大師父如果不知道，在下可以試着把大師父也點穴一次

好事，只希望他們不是跟宇文雷有關。」

慕容婉道：「以前倒是沒人說起天地四異跟橫江一窩蜂有所關連，不過從今日的情形看，兩者之間，倒不能說毫無關係了。因爲紅粉姐妹與橫江一窩蜂訂約相會，是很秘密的事，外人不會知道，小妹也沒告訴任何人，只有他們會洩漏出來，橫江一窩蜂跟人不來往，却會把行蹤通知天地四異，兩者之間總不會毫無瓜葛！」

南宮俊眉毛挑了一挑道：「那我們就問問他！」

慕容婉笑道：「小妹已有計較，前面有座亭子，我們只要到亭上稍候，他們就會自己過來的。」

「何以見得呢？」

「因爲那座亭子是通向一座山，再無其他去路，他們若非追蹤我們，就沒有到那座亭子來的理由，若是要追蹤我們就一定要到亭子上。」

南宮俊不解，問道：「大姐，這是怎麼說呢？」

「一時也說不清，我們到了亭子上，就會明白的。」

南宮俊的確不明白，此刻在路上，放眼還看不見什麼亭子，這說明了到亭子那兒還有一截路，爲什麼慕容婉不肯作進一步的說明呢！

慕容婉想是猜到了他心中的猶疑，於是笑道：「南宮兄，並不是小妹要賣關子，實在是因爲那亭子對紅粉姊妹的關係很大，小妹不便說出來！」

「一座亭子，怎麼又會關係到貴姊妹

，大師立刻就知道了。」

那頭陀說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貧僧與少施主無怨無仇，小施主爲何要貧僧的命呢？」

「不會送命的，只不過半個時辰，穴道自解，就能行動如常了，大師一試就知道的。」

「阿彌陀佛，貧僧可不想找這個罪來受！」

「大師父，你如果不想惹是非，應該早就離開了，既沒人攔着你，你又沒失去行動，可是你却一直賴在這裏，既然你喜歡這裏，就乾脆好事做徹：把這位老夫子搬到前面山坡上去後，我自負有酬勞。」

「貧僧行腳天下，緣結十方，身邊沒有一個銅錢，也就過來了，因此貧僧絕不爲任何酬勞而做事！」

這時慕容婉已經追上了另一個青衣婦人，把她制倒在地，過來對南宮俊道：「南宮兄，你怎麼還在拖呢，跟他油嘴滑舌的說些廢話，不怕有失你的身份嗎？」

南宮俊道：「這次小弟可不是油嘴滑舌了，因爲這位大師父的口很緊，一點端倪都沒露，小弟秉承南宮家訓，斷不能不教而誅，做任何事都要使對方明明白白，心服口服，他不鬆口，我就不能動手！」

慕容婉道：「他要是永遠不鬆口，南宮兄難道也一直跟他這樣磨磨下去，那要到什麼時候！」

南宮俊笑道：「不會的，我問話有問話的方法，最多不過三句話，他就會自現原形了！」

南宮俊笑道：「記得，是環嶺皆山也，其西南諸峯……」

「南宮兄果然是博學，出口成章，但不知對這兩篇文章，南宮兄是否都能完全了解？」

南宮俊笑道：「小弟雖然不才，但這點小聰明倒還有的，大姐如果不信，儘管

呢？」

說完之後，他立刻就覺得不太妥當，因爲慕容婉已經說明那是一項不便告訴人的機密，自己再加上這一問，豈不是存心要刺探人的秘密了！

因而臉上一紅道：「大姐！那只是小弟隨口之言，並不是存心要問什麼，大姐自可不必回答。」

慕容婉笑道：「小妹既然要陪南宮兄到紅粉山莊去，可見對南宮兄並沒有保密之處，只是怕話被人聽去了不便，南宮兄如此一說，倒使小妹更不好意思了，咱們低聲談話，就不會被人聽去了。」

她把馬放慢了一點，讓南宮俊自然而然的靠近過來，然後才低聲道：「南宮兄飽讀詩書，想必對韓文正公的那篇師說有點印象，小妹要請教其中一句！」

南宮俊道：「小弟大都還記得；但不知是那一句？」

「就是引用孔子的那句話。」

南宮俊笑道：「知道了，是不是三人行則必有我師焉！」

慕容婉道：「對了！還有一篇是歐陽修所撰的醉翁亭中的首句，南宮兄還記得嗎？」

南宮俊道：「記得，是環嶺皆山也，其西南諸峯……」

「南宮兄果然是博學，出口成章，但不知對這兩篇文章，南宮兄是否都能完全了解？」

南宮俊笑道：「小弟雖然不才，但這點小聰明倒還有的，大姐如果不信，儘管

出題考考小弟好了！」

慕容婉道：「好，小妹就出個題目，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南宮兄就以此爲題如何，是否感到不太公平？」

南宮俊道：「不！很公平，因爲大姐也佔不了多少便宜，小弟同樣有一詩回敬，那是曹植對乃兄吟的七步詩！」

慕容婉哦了一聲，道：「南宮兄不會記錯！」

「相信不會，大姐如若不信，可以把它這個題目留在最後做，就知道小弟不是信口開河！」

「好！就這麼說，只是我們何時交卷呢？」

「越快越好，前面有個山坡，在到達山坡之前，我們就各自交卷如何？」

這一男一女，在馬上談論詩文，倒是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可是一眨眼間，他們的行動就嚇壞了人。

因爲他們不約而同地忽然從馬背上飛騰而起，南宮俊撲向了一個老學究似的人，手中的摺扇直戳對方的脅下，動作其快無比，那個老學究猝不及防，想避也避不了，被扇骨敲中了肋骨，倒身落地。

旁邊有個行腳的頭陀，見狀似乎嚇呆了，口中連連唸着阿彌陀佛，直等老學究倒在地上痛得直哼，他才驚魂乍定地道：「這位小施主，怎麼對一位老先生如此兇蠻，阿彌陀佛，罪過，罪過！」

南宮俊微微一笑，見慕容婉也剛把那個手挽菜籃的青衣少婦制服在地，才朝她點點頭道：「大姐好身手，我們一人還有

點點頭道：「大姐好身手，我們一人還有

文圖
嘉令
馮盧

司馬洛傳奇故事

魔鬼牙 (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被

卡沙里所迫，要在不太大的魔鬼牙島上，逃避十五個槍手的射殺，而他却是手無寸鐵的，也完全沒有選擇的餘地，當他走完了那道人造的地洞廊道，即將踏入島上的森林前，不禁遲疑起來之際，卡沙里的聲音自揚聲器傳來，限他廿秒鐘內出去，否則關閉洞門使他窒息而死——

祇是會到達司馬洛登岸時那座小碼頭而已——假如中途沒有給鯊魚吞了肚的話。

再者，就是到達了那邊亦沒有什麼用，唯一的進口就是那個山洞，山洞裏有許多重機關，而且這些機關還是隨時都有變化的。

看來卡沙里所在的地方是有如一座巨大的死火山口，別人進不去的，他在這島上稱王，而火山口之內就是他的總部，亦是他的安樂窩。

跟着，司馬洛臉上的笑容就消失了，因為他知道狩獵已經開始。這許多有槍的人獵取一個人，而他還是手無寸鐵的。他能支持多久呢？吃的方面亦是問題。水果之類當然隨處都有，但這祇能解渴而不能充飢，而他毫不懷疑他的對手方面是有着充足的糧食的。有他所沒有的肉食。沒有肉食，他的體力就不能支持多久，很快就會

會手軟腳軟了。在考慮如何捉住卡沙里之前，他更應該考慮的問題就是如何應付那幾個獵人。

司馬洛小心地伏在那裏，一動也不動。他是在聽聲音，希望知道有沒有一個獵人是正在附近。這樣密的樹林，一個人假如移動，無法不發出聲音來的。

也許附近已沒有獵人，也許他們預算司馬洛一出來了之後，就會馬上逃走，盡量潛入水中。但他却不這樣做。他根本未能肯定對方是在什麼地方，拚命走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他逃走，很可能會更加速地逃進了敵人的懷抱中去呢！還是以靜制動為妙。

所以他只是伏在那裏，目光向周圍機警地掃視着，但是看不到他所找的東西——電視眼。假如有電視眼在看着他，他也應該看得見那電視眼的。現在還是過了正午不久，光線是那樣的充足。沒有電視眼看見他，那亦即是說他暫時逗留在這裏是相當安全的了。

而且他就這樣伏在那裏，完全不動，也不站起來。雖然那裏並不是一個舒服的地方。那些蚊子就是要命的，不停地向他暴露的部份皮膚襲擊，到了實在忍不住的時候，他才略為扭扭頭，或者動動手，把這些蚊子趕走，但很快牠們又回來了。

司馬洛還是咬牙強忍着。現在，忍耐對他是很重要的。事實上，忍耐正是秘訣。他要忍到天黑為止，他們一定料不到他會就這樣逗留在洞口的地方，他們意料不到的地方。而且他要忍耐到晚上，晚上才是適宜他活動的時間。沒有槍的人對有槍

死亡邊緣口

人間地獄圖

司馬洛等了十分鐘，就衝出了那洞口，而進入了樹林之中，隨即在林中的長草叢中伏了下來，向他剛剛出來這個地方窺望着。果然不出他之所料，他出來的地方是一個山洞的進口，而一塊大石移動，把進口堵塞了，於是那裏便又祇剩下了一大片山壁，就像那進口是根本未曾存在過似的。

司馬洛伏在那草叢之中微笑着。起碼他知道，這些走廊是不能通電電死人的，不然的話，卡沙里就會以此作為懾嚇了。卡沙里已給他激怒，失去了冷靜，忘記了說謊，假如走廊真會通電，他會以通電作為懾嚇，使司馬洛更快地逃出去的。另一方面，他也在打量着這片崖壁。他記得卡沙

里那座平台花棚的後面就是一度近乎垂直的峭壁，而現在這邊也是一度近乎垂直的峭壁，似乎就是這一度峭壁把卡沙里的部份和其他森林的部份隔開了，這很可能乃是一塊碑形的巨石。

也許卡沙里在提到島的地形方面的時候對他撒了個謊的。卡沙里叫他小心別讓自己給困在牙齒，其實卡沙里所在的地方就正是在牙尖。而這片碑形的巨石把他保護住，使在島的其他部份的人無法碰得到他。憑司馬洛所見，這片石壁向左右伸展，看不見盡頭的邊緣，那是因為給森林所遮，但司馬洛毫不懷疑，這峭壁的兩頭都是到達海邊的，一定要游泳才能繞過去。然而這就是游泳繞過去，亦沒有什麼用處，

的人，等到晚上，形勢會有利一點，雖然也不算是拉平了，但是總是有利一點。

他就這樣躺在那裏，等了好幾個鐘頭，由正午等到太陽已經很斜了，還是沒有任何動作。這時，他開始聽到槍聲了。遙遠的槍聲，從不同的方向傳來。此起彼落，有不少人在放槍。

他們在射什麼？

司馬洛又微笑了。也許他們根本不是射什麼，他們祇是在嚇而已。他們希望藉着槍聲把他嚇出來。他們就是因為找不到他而虛張聲勢，向天放槍，使他以為他是被發現了，而瘋狂地亂跑亂跑。但假如他真是亂跑亂跑的話，那他卻真的會給發現了。

不，他不會中計的。他會等到晚上。晚上，在黑暗之中，他們彼此不能夠互相認出來，就不敢太隨便放槍，那時，他的機會就來了。

他祇要捉到他們一個，祇要捉到一個就行了。這是他唯一所求的。祇要捉到他們一個，他就可以得到與他們同樣的武器，得到他們的糧食，那時，他的機會就更大了。

他們的武器，聽那槍聲，司馬洛就知道是有着優良的武器配備的。他們有着火力強大的步槍，一個有經驗的人，是從槍的响聲就可以聽得出來的。

太陽慢慢地繼續向西方沉下去，光線漸暗下來，而他們停止了放槍了。也許這也是他們準備休息的時候了？他們一定認為不必太急，用不着乘夜繼續他們的狩獵行動，大可以等到天亮之後再繼續也不遲

的。

這個時候，司馬洛就動了。

他在那裏躺了那麼久，已經完全知道沒有人在他的附近。假如這個人在通過樹林移動的時候不發出聲音，也會在走路時發出腳步聲來的。而假如是在走路時發出腳步聲，那麼司馬洛貼在地面上的耳朵就可以聽出來了。

他知道暫時沒有人在他的附近。他移動了大約三十呎的距離，到達了他所選中的一棵大樹。那棵大樹是非常之高的，一直向上伸展，高過旁邊的其他樹。究竟是什麼樹，司馬洛就不大清楚了，他對植物學雖然不是完全沒有常識，但是他的常識可並沒有那麼豐富。總之他知道這棵樹是够高的，而且這棵樹的枝葉也够密，這就行了。

他就爬上了這棵他選中了的大樹。很奇怪，到現在為止，還是一點風都沒有，而天晴得令人難以置信。司馬洛爬着爬着，一路都是十分小心，由於沒有風，假如他爬的時候把這棵樹弄得動起來，那就不太好了，這會惹人注目，如果有風，那又不同，反正多數的樹都會是在風中搖曳着的了。

他差不多爬到了樹頂，而由於這棵樹的枝葉是非常茂密的，所以遠處的人不容易看到有人正在爬樹，尤其是現在已經近晚了，在樹葉之下，樹蔭之中，就顯得如同黑夜裏差不多。但是他向外面望出去，却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

他可以看到樹林的頂上，而那些樹頂就像是一片海洋，有些地方是墨綠色，有

些地方反射陽光，却是反射出金色的光澤來。空地的數目不多。

司馬洛小心地透過葉縫，向四面張望，果然可以看到他看見的東西，那就是從林中升起來的煙柱。他早知道會看到這些煙柱的，因為他知道那些獵人們得吃東西，而他們既然自以為佔了絕大的優勢，就沒有理由吃乾糧喝冷水了。他們起碼會生把火燒杯咖啡之類，甚至可能用野火把獵到的野獸燒吃。有火的地方就有煙，煙一定要升上天空去，煙柱升起的地方就是有火有人了。

司馬洛看到了五條煙柱之多，也許那些人是一共分成五組？但亦可能他們之中有好些要等天黑之後才生火。不過沒有關係的，他並不知道他們全部在什麼地方，他祇要知道其中一個在什麼地方，就夠了。他認清了最接近他的煙柱是在那一個方向，然後便從樹上再爬下來。他通過樹林，直向煙柱的方向前進。

林中現在已經是相當黑暗了，太陽光一斜，就照不進這些茂密的枝葉之內，因此頭上的天空雖然還是亮光的，樹林之內，却已是如黑夜一樣了。

司馬洛就是通過這黑夜一般的樹林，小心地前進着。這真不容易的事情，這樹林是生長得如此茂密，而林中又是根本完全沒有道路的，有些地方勉強可以擠過去，但有些地方則必須繞道而行。而當他繞道而行的時候，他還得顧着不迷失方向。

從樹上下了下來之後，他就再也看不見那煙柱了，因此他就祇能靠着自己的記憶力，認定自己要走的是什麼地方，才不致

迷失。假如他摸錯了方向的話，那他的前進可就是白費工夫，毫無用處的了。

司馬洛前進十分慢，然而那無情而很難閃避的小枝小葉則使他的衣服破得很快。而且他的皮膚亦很快就出現了處處傷痕。他不知道那一身並不適合在林中活動的衣服可以保護他多久，但是他知道，當他到達那生火的地方時，會是已經天黑了很久了。他祇希望望火的人不會吃完了東西就走。這個人或者這些人應該是就地紮營過夜的。既然天已經黑了，看來就不大可能會亂跑了。

他很小心地盤算着方向和距離，他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他不會盤算得很準的，但他也沒有料到會失準得那麼厲害。那是說，方向是算得準到超乎他所想像的，然而時間方面，則是大大失準了，他預算還有一個鐘頭之後才到達，然而他却很快就到達了。

假如不是那一連串的咳嗽聲給了他一個警告的話，他也不會知道，原來他是已經那麼接近了。

他僵住在那裏，一動也不動，很後悔剛才發出了那許多聲音，雖然他剛才發出的那些聲音，現在也是收不回來的事了。不過不要緊，那個咳嗽的人當然是聽不見他的聲音的，不然也不會咳嗽了。於是司馬洛又再度移動，這一次則是十分小心，簡直是一吋一吋地前進，好不容易才進到了看得見亮光的地方。

那是一堆野火的亮光，他可以看到那裏的密林之中的一小片空地，而且空地旁邊還有一條小溪在流着。

水聲潺潺，怪不得那人聽不到他過來的聲音了。

司馬洛癡在那裏，一動也不動，看着這營地上的情形。他看見這個人果然是很舒服的，溪邊的石上生着一堆野火，野火上有一隻樹枝的架子，一根木條穿着一隻剝了皮的小獸，正在火上烤着，肉香四溢，使司馬洛不由自主地垂涎起來。因為這已經是超過吃晚飯的時間了，而他除了幾隻野果之外，還沒有什麼東西下肚，肚子正在抗議着，就像在恐嚇隨時要進行革命似的。

但是他不得不極力轉移自己的視線，把視線轉到那堆野火的主人的身上。那人在地上鋪了一張毛巾被之類，人就伏在被子上，身子赤裸，祇穿着一條內褲，看來是剛剛在那條小溪之中洗過一個澡。這也是一件司馬洛所羨慕的事情：在那清涼的小溪之中洗一個清涼的澡，那是多麼舒服的一件事？

這個人睡在一座小小的帳幕之中，而這帳幕是用輕紗製成的，一座蚊帳帳幕，這樣他就可以一方面享受清涼，而同時又不必受到蚊子的滋擾了。他的槍和背囊就放在帳幕之外。一把美麗精良的長距離步槍，還裝上了一個望遠鏡。另外他的那堆衣服也放在帳幕外面的石上，衣服的上面放着一把短槍。

這個人可真是放心的，他似乎完全料不到司馬洛會在黑暗之中摸到他身邊來。他以爲司馬洛仍然會在林中盲目地亂闖亂逃。

這個人現在是一個相當容易解決的問題。

高堅說：「雖然他們是沒有槍的，他們還是有反撲的能力，例如你。殺死一隻獵物，我們也得付出一些代價，此外也有兩個人是死於瘧疾。住在這森林裏面，並不是很舒服的。」

「你是說你們長期都是住在這森林中的？」司馬洛問。

高堅點點頭：「每星期回去見一次老板，領取新鮮的裝備，食物，和女人。但這一次則是例外，在狩獵完成之前，我們不能回去，而假如彈藥和食物用完了，還獵不到，我們就得自己想辦法了。」

「你們獵過多少？」司馬洛問。

「我來了之後是五個左右吧，」高堅說，「但是我自已可並沒有動過手。」

「你用不着撒這個謊的，」司馬洛說，「反正你來這裏之前不會是有乾淨的記錄了。」

「我不需要向你撒謊，」高堅說，「反正我現在也是免不了一死的。我這個人的確不喜歡殺人，我並不認爲殺人是一件樂事，如非要這樣做不可的時候，我才會這樣做的。」

司馬洛微笑：「現在聽你講起話來，倒有點像我了。」

「這是真的，」高堅說，「我們在這裏做獵人，誰獵到獵物的會得到一筆很大數目的獎金，所以他們都很熱心了，但我却並不熱心。錢有什麼用？我知道我們是不可能活着離開這裏去花那些錢的，所以每當舉行狩獵時，我都祇是做樣子，遠遠離開獵物所在的地方，消磨時間就算了，他們要獵，就讓他們去獵，這也就是爲

題。司馬洛祇要衝過去，抓起他的短槍指着他就行了。雖然兩人之間隔着那條小溪，但司馬洛相信這是不成問題的。

不過司馬洛却還是很小心，一動也不動地蹲在那裏等着。這人雖然明顯地是單獨一個人，但他還是要看得久一點，弄清楚他沒有同伴在附近。

司馬洛這個時候的耐性真是令人佩服的。他等了差不多一個鐘頭，一直是一動不動地蹲在那裏，直至那隻小獸已經差不多燒好了，他才忽然一跳跳了出去，兩步就飛躍過小溪，到了那人的身邊，那人連忙跳起身要拿他的手槍，但是一點機會都沒有。他與槍之間隔着蚊帳，可以看得見，却不容易拿到。

司馬洛先把他槍，拿了起來，指着他。

那人祇能僵在那裏，而隨即，司馬洛就哈哈笑起來：「哎，真巧，高堅，怎麼世界這樣小，又碰到了你？」

在火光之中，高堅有點啼笑皆非地瞪着司馬洛：「又是你？」

「你應該料到會是我的吧？」司馬洛說，「這是例行公事了，是不是？我過得了關，當然就會成爲獵物！」

高堅長地嘆了一口氣：「我早料得到，所以我一定也不落力，我不想再跟你碰上。然而，我不想碰上你，你却還是自己找上我了！」

司馬洛拿着他的槍，翻開他的衣服，從下面找出一隻他預料會有的手提無線電對講機，看見開關是關上了的，不過他還是不放心，問道：「這東西，你的老板

聽得見嗎？」

「假如你想跟他通話，得開了那掣，」高堅說，「我們是用來報告成績的。我們獵到了獵物，就用這無線電報告。老板有什麼指示，就會發出召喚的聲音，然後我們開掣通話。」

「這樣很好！」司馬洛說，「這樣，我們就可以安安靜靜地談話了。」

「談些什麼？」高堅苦笑，「在殺死我之前，先盡量用刑，把我所知道的都逼出來是嗎？」

司馬洛搖頭：「我並不打算殺你。誰說過要殺你呢？」

「那怎辦？」高堅說，「你不殺我，我却是非殺死你不可了。」

「我很高興碰到你，」司馬洛說，「假如是碰到了別人，我們根本沒有可能談話，我不得不把我碰到的人殺掉。但你是不同的，你可以談，你也應該跟我談，你欠我一條命，因爲，我放過了你一次，記得嗎？」

高堅當然是記得的，在那座巨棚之內，在熄燈之前，司馬洛一槍把他的心臟上轟一槍的。

高堅點點頭，道：「而現在你要來討債了？」

「我以後再告訴你爲什麼我可以不殺你吧，」司馬洛說，「現在我想先了解一下這裏的情形。比如說，你們這裏究竟有多少人？我是指這森林中的獵人有多少。」

「九個，」高堅說，「連我在內。」

「這却不是卡沙里講的數目，」司馬洛說。

講的……」

「總之，」司馬洛說，「這鯊魚給在澳洲捉到了，這也就是爲什麼我到這裏來了。」

「你一個人，」高堅說，「却找到這裏來？爲什麼你不帶些人來？」

「不是我找來的，」司馬洛說，「是他們把我帶來的。但是，難道你不知道我是怎麼來的嗎？」

「難道你以爲我知道很多？」高堅苦笑。

「你究竟又是怎麼來的？」司馬洛問道。

高堅聳聳肩：「說來話長了，我看見報紙上有一段招請保鏢的廣告，我寫信去應徵。」

「這故事並不長，」司馬洛說，「林震就是這樣來的，我也是這樣來的，祇不過，似乎有些人幸運一點，成爲了獵人，有些則成爲了獵物。」

「兩者都不幸運，」高堅說，「獵人可以活下去，但活得不久，那又有什麼用？不能活着離開這裏，又有什麼用處？」

「你以前到底是幹什麼的？」司馬洛問。

高堅聳聳肩：「我是一個兇手，但其實我也不是兇手。我是一個神槍手，對射擊很有研究，但祇是射靶而已，射人並不是我的愛好。有一天我回家時發現一個男人在我的妻子的床上——」

「你把他殺了？」司馬洛問。

「他差點把我殺了，」高堅說，「他有兩個保鏢守在屋內的，他叫一聲，保鏢

高堅嘆一口氣：「卡沙里這個人並不是以老實著名的，雖然你會認爲我也不是，一個可靠的人物，但是以我和卡沙里來比較，還是我可靠一點。」

「我們一邊談一邊吃如何？」司馬洛指指那隻顯然已經燒好了的小獸，「看來這東西你一個人是吃不完的。」正在抗議的肚子使他無法不作這個提議。

「隨便吧，」高堅揮揮手。

「你是主人，」司馬洛說，「還是你動手招待我好一點。」其實，真正的原因當然是司馬洛不想分散注意力和動作。他比較喜歡安安靜靜地坐在那裏，而手上的槍咀的方向用不着移動。

高堅無可不可地聳聳肩，把那隻小獸從火上拿下來，然後打開一隻水壺，把壺中的液體傾在那隻小獸的身上。那壺中的是葡萄酒，傾在灼熱的肉上面就發出「吱吱」的聲音，而且令那香氣更使人垂涎欲滴了。這酒無疑會使這些肉食更美味，而另一方面，這酒淋下去亦可以使太熱的肉較快地涼下來。

高堅把這隻小獸撕成兩半，而分給司馬洛一半。

司馬洛狼吞虎咽起來，高堅則吃得比較慢一點，而且他還給司馬洛斟了杯酒。

後來，當司馬洛的飢渴稍止之後，高堅才說：「關於人數的問題，也許卡沙里是沒有說謊的，不過他講的是本來的人數，我講的是死剩的人數。死剩的，連同我在內祇有九個人了。」

「死於什麼？」司馬洛問。

「我們的獵物都不是普通的獵物，」

衝進來，把我打得躺進了醫院。他是個惡霸。我從醫院出來時，妻子也走了，跟了他，因爲他可以供應她豪華的生活，而我當時却是相當潦倒。我變得快要瘋狂了，我就拿兩把槍到他家去，把他們都殺掉。

也許這是不值得的，她既已不愛我，我這樣又能證明什麼。但總之我是這樣做了，之後我就逃亡，祇好拿槍吃飯。但我並不是職業兇手。我看見了這廣告，覺得當保鏢也不錯，起碼可以找到一份固定工作，誰知道這却是一個騙局！」

「你來的時候，過的又是怎樣的五關？」司馬洛問。

「什麼五關？」高堅皺眉看司馬洛。『你來時總得經過考試或者測驗之類才被取錄的，』司馬洛說，「總不能你自己稱是神槍手，他就當你是神槍手而把你取錄的吧？」

「我們沒有經過什麼考試，」高堅說，「似乎用不着我們說什麼，他們全部都已查出來了。假如我們是說謊的，他們也會知道。」

這一點司馬洛倒是知道得相當清楚的，因爲他自己也是曾經親歷其境。

「唔，」司馬洛說，「我看是這樣的。那些高手，他們就用作獵物，而他們認爲是較低手的，就派到了一些獵人的工作。獵人多，但是本領差一點，獵物本領高，但是寡不敵衆，又沒有槍。」

「我看大概正是如此，」高堅說，「我跟你比較起來，我不能不承認我是低得多的低手了。」

「對於那裏面的情形你有所知嗎？」

司馬洛問。

「你認為我們能知道些什麼？」高堅說，「我們根本沒有機會進去。但是我們可以知道的就是那裏面的機關似乎是千變萬化的，每一次我們在領取女人的時候都給安置在不同的房間裏，而那些女人，却是就從牆壁裏走出來的。」

這一點司馬洛也相當明白，因為他自己就是親歷其境的。

「有沒有想過反叛？」司馬洛問。

「你在開玩笑嗎？」高堅說，「他們不開山洞的門，我們也進不去，反叛什麼？而且，亦不知道他們究竟有多少人在裏面。」

「女人也許會多一點，」司馬洛說，「但是男人？我猜不會很多。卡沙里不是輕易信任別人的。我猜除了我見過那幾個近身保鏢之外就不會有什麼人了。自己控制不來的人，那就寧可沒有了。」

高堅搖搖頭：「我們就是沒有想到反叛這個問題，亦從來沒有這機會。」

「但現在有了我，」司馬洛說，「你們就有機會了。」

「你在開玩笑，」高堅說，「我們反叛了之後，又逃得到什麼地方呢？」

司馬洛苦笑：「總有辦法離開這島上吧？即使我們把樹砍下來造船，也一樣可以離開這裏的。」

「我不是這個意思，」高堅說，「我是說，即使我們能够離開這座島，我們又逃得到什麼地方呢？」

「這個嘛，倒有很多地方可以逃的，」司馬洛說，「不過，你還沒有聽過我的故事，是不是？我告訴你我的故事，你的想法就不同了。」

於是司馬洛就告訴了高堅他的故事。之後，他說：「我這位朋友老畢在好些方面都頗吃得開，我看他是可以為你想想辦法，解決你的困難的。起碼我可以答應不把你抓起來！」

「你這位朋友老畢可真放心，」高堅難以置信地，「他就這樣讓你一個人來，連跟蹤都不跟蹤一下嗎？」

「這是我提出來的主意，」司馬洛說，「假如跟蹤着，卡沙里未必會上當，我也未必能够來到這裏了。」

「你現在來了，」高堅說，「那又如何？你不還是勢孤力薄嗎？我們反叛，那我跟你一起都成為被獵的人了，」

「你們不可以聯合起來嗎？」司馬洛說，「難道你們每一個人都甘於被困在這裏？你們每一個人都沒有想到自己是不不能活着離開這裏嗎？」

「我們從來沒有談過這個問題，」高堅說，「這種問題，是不方便討論的。不過我看得出有幾個是跟我一樣想法的，事實上，他們知道我，我也知道他們都是極力避免去執行這種獵人的工作，因此我們都從來沒有領過什麼獎金。」

「有多少個？」司馬洛問。

「連我在內是五個，」高堅說。

「其餘那四個呢？」司馬洛問。

「他們是狂熱份子，」高堅說，「認為殺人是一件樂事。他們都領過獎金。大概他們也知道不可能活着離開這裏去花用那些錢的，但有人讓他們殺，他們還是

「我——失掉了。」高堅說着，也忍不住口吃起來，皮特魯看出了他那麼多的破綻，他一時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應付了。皮特魯搖搖頭：「你太不小心了，高堅，怎可能把槍失掉？我們有一隻獵物在這裏，假如槍落在他的手裏，那我們可能會有很大損失的，讓我看——」他左手伸上去摸着自己的下頰，右手迅速向腰間的手槍一抓。

就在這時，槍聲「砰」然地响了。皮特魯向前仆去。他的手槍已經出來了，而且已經提起了一半，似乎他是會毫不猶豫地向高堅放槍的，因此在他後面的司馬洛也祇好開槍了，沒有其他的辦法好想。皮特魯仆在那裏，一動也不動，高堅舒了一口氣。司馬洛走到他身邊來時，他喃喃着低聲說：「死了，我的天！」

子彈是從後腦進去的。司馬洛說：「沒有辦法，高堅，假如我不殺他，他就要殺你。怎麼樣，覺得腸

「我——失掉了。」高堅說着，也忍不住口吃起來，皮特魯看出了他那麼多的破綻，他一時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應付了。皮特魯搖搖頭：「你太不小心了，高堅，怎可能把槍失掉？我們有一隻獵物在這裏，假如槍落在他的手裏，那我們可能會有很大損失的，讓我看——」他左手伸上去摸着自己的下頰，右手迅速向腰間的手槍一抓。

就在這時，槍聲「砰」然地响了。皮特魯向前仆去。他的手槍已經出來了，而且已經提起了一半，似乎他是會毫不猶豫地向高堅放槍的，因此在他後面的司馬洛也祇好開槍了，沒有其他的辦法好想。皮特魯仆在那裏，一動也不動，高堅舒了一口氣。司馬洛走到他身邊來時，他喃喃着低聲說：「死了，我的天！」

子彈是從後腦進去的。司馬洛說：「沒有辦法，高堅，假如我不殺他，他就要殺你。怎麼樣，覺得腸

「我——失掉了。」高堅說着，也忍不住口吃起來，皮特魯看出了他那麼多的破綻，他一時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應付了。皮特魯搖搖頭：「你太不小心了，高堅，怎可能把槍失掉？我們有一隻獵物在這裏，假如槍落在他的手裏，那我們可能會有很大損失的，讓我看——」他左手伸上去摸着自己的下頰，右手迅速向腰間的手槍一抓。

就在這時，槍聲「砰」然地响了。皮特魯向前仆去。他的手槍已經出來了，而且已經提起了一半，似乎他是會毫不猶豫地向高堅放槍的，因此在他後面的司馬洛也祇好開槍了，沒有其他的辦法好想。皮特魯仆在那裏，一動也不動，高堅舒了一口氣。司馬洛走到他身邊來時，他喃喃着低聲說：「死了，我的天！」

子彈是從後腦進去的。司馬洛說：「沒有辦法，高堅，假如我不殺他，他就要殺你。怎麼樣，覺得腸

「我——失掉了。」高堅說着，也忍不住口吃起來，皮特魯看出了他那麼多的破綻，他一時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應付了。皮特魯搖搖頭：「你太不小心了，高堅，怎可能把槍失掉？我們有一隻獵物在這裏，假如槍落在他的手裏，那我們可能會有很大損失的，讓我看——」他左手伸上去摸着自己的下頰，右手迅速向腰間的手槍一抓。

就在這時，槍聲「砰」然地响了。皮特魯向前仆去。他的手槍已經出來了，而且已經提起了一半，似乎他是會毫不猶豫地向高堅放槍的，因此在他後面的司馬洛也祇好開槍了，沒有其他的辦法好想。皮特魯仆在那裏，一動也不動，高堅舒了一口氣。司馬洛走到他身邊來時，他喃喃着低聲說：「死了，我的天！」

子彈是從後腦進去的。司馬洛說：「沒有辦法，高堅，假如我不殺他，他就要殺你。怎麼樣，覺得腸

「我——失掉了。」高堅說着，也忍不住口吃起來，皮特魯看出了他那麼多的破綻，他一時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應付了。皮特魯搖搖頭：「你太不小心了，高堅，怎可能把槍失掉？我們有一隻獵物在這裏，假如槍落在他的手裏，那我們可能會有很大損失的，讓我看——」他左手伸上去摸着自己的下頰，右手迅速向腰間的手槍一抓。

認為這是一件過癮的事情。」

「那很好，」司馬洛說，「把這四個好股份子殺掉，跟另外四個談談好了。」

「什麼？」高堅驚愕地看着司馬洛。

「我是說我們合作，」司馬洛說，「把那四個好殺的解決掉，然後你跟另外那四個談談，我們合作攻進去把卡沙里捉起來！」

「攻進去怕沒有那麼容易吧？」高堅說。

「也許亦不如你想像之中那麼困難，」司馬洛說，「而且，你會有什麼損失？假設卡沙里知道了我們的計劃吧，他又有什麼辦法？這樣大一座島，他還是得派人出來把我們殺掉的，而我不相信他有多少人可以派出來。」

高堅沉吟着，道：「假如他們拒絕合作呢？」

「這就要靠你的判斷力了，」司馬洛說，「不能跟我們合作的人，我們就要加以消滅，免得他們對我們有危險，他們可能把我們殺掉去卡沙里請賞的，因此得由你來判斷誰是可以信任的，我不認識他們，我不能判斷。」

高堅想了好一陣：「還是跟我說的一樣，有四個是不能信任的，他們簡直是近乎瘋狂的人！」

「那我們把他們消滅好了，」司馬洛說，「一方面，你跟那四個可以信任的談談。」

「殺掉他們？」高堅說。

「你不喜歡殺人，我也不喜歡殺人，」司馬洛說，「但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却是

「我——失掉了。」高堅說着，也忍不住口吃起來，皮特魯看出了他那麼多的破綻，他一時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應付了。皮特魯搖搖頭：「你太不小心了，高堅，怎可能把槍失掉？我們有一隻獵物在這裏，假如槍落在他的手裏，那我們可能會有很大損失的，讓我看——」他左手伸上去摸着自己的下頰，右手迅速向腰間的手槍一抓。

就在這時，槍聲「砰」然地响了。皮特魯向前仆去。他的手槍已經出來了，而且已經提起了一半，似乎他是會毫不猶豫地向高堅放槍的，因此在他後面的司馬洛也祇好開槍了，沒有其他的辦法好想。皮特魯仆在那裏，一動也不動，高堅舒了一口氣。司馬洛走到他身邊來時，他喃喃着低聲說：「死了，我的天！」

子彈是從後腦進去的。司馬洛說：「沒有辦法，高堅，假如我不殺他，他就要殺你。怎麼樣，覺得腸

「我——失掉了。」高堅說着，也忍不住口吃起來，皮特魯看出了他那麼多的破綻，他一時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應付了。皮特魯搖搖頭：「你太不小心了，高堅，怎可能把槍失掉？我們有一隻獵物在這裏，假如槍落在他的手裏，那我們可能會有很大損失的，讓我看——」他左手伸上去摸着自己的下頰，右手迅速向腰間的手槍一抓。

就在這時，槍聲「砰」然地响了。皮特魯向前仆去。他的手槍已經出來了，而且已經提起了一半，似乎他是會毫不猶豫地向高堅放槍的，因此在他後面的司馬洛也祇好開槍了，沒有其他的辦法好想。皮特魯仆在那裏，一動也不動，高堅舒了一口氣。司馬洛走到他身邊來時，他喃喃着低聲說：「死了，我的天！」

子彈是從後腦進去的。司馬洛說：「沒有辦法，高堅，假如我不殺他，他就要殺你。怎麼樣，覺得腸

「我——失掉了。」高堅說着，也忍不住口吃起來，皮特魯看出了他那麼多的破綻，他一時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應付了。皮特魯搖搖頭：「你太不小心了，高堅，怎可能把槍失掉？我們有一隻獵物在這裏，假如槍落在他的手裏，那我們可能會有很大損失的，讓我看——」他左手伸上去摸着自己的下頰，右手迅速向腰間的手槍一抓。

就在這時，槍聲「砰」然地响了。皮特魯向前仆去。他的手槍已經出來了，而且已經提起了一半，似乎他是會毫不猶豫地向高堅放槍的，因此在他後面的司馬洛也祇好開槍了，沒有其他的辦法好想。皮特魯仆在那裏，一動也不動，高堅舒了一口氣。司馬洛走到他身邊來時，他喃喃着低聲說：「死了，我的天！」

子彈是從後腦進去的。司馬洛說：「沒有辦法，高堅，假如我不殺他，他就要殺你。怎麼樣，覺得腸

「我——失掉了。」高堅說着，也忍不住口吃起來，皮特魯看出了他那麼多的破綻，他一時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應付了。皮特魯搖搖頭：「你太不小心了，高堅，怎可能把槍失掉？我們有一隻獵物在這裏，假如槍落在他的手裏，那我們可能會有很大損失的，讓我看——」他左手伸上去摸着自己的下頰，右手迅速向腰間的手槍一抓。

就在這時，槍聲「砰」然地响了。皮特魯向前仆去。他的手槍已經出來了，而且已經提起了一半，似乎他是會毫不猶豫地向高堅放槍的，因此在他後面的司馬洛也祇好開槍了，沒有其他的辦法好想。皮特魯仆在那裏，一動也不動，高堅舒了一口氣。司馬洛走到他身邊來時，他喃喃着低聲說：「死了，我的天！」

子彈是從後腦進去的。司馬洛說：「沒有辦法，高堅，假如我不殺他，他就要殺你。怎麼樣，覺得腸

「我——失掉了。」高堅說着，也忍不住口吃起來，皮特魯看出了他那麼多的破綻，他一時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應付了。皮特魯搖搖頭：「你太不小心了，高堅，怎可能把槍失掉？我們有一隻獵物在這裏，假如槍落在他的手裏，那我們可能會有很大損失的，讓我看——」他左手伸上去摸着自己的下頰，右手迅速向腰間的手槍一抓。

就在這時，槍聲「砰」然地响了。皮特魯向前仆去。他的手槍已經出來了，而且已經提起了一半，似乎他是會毫不猶豫地向高堅放槍的，因此在他後面的司馬洛也祇好開槍了，沒有其他的辦法好想。皮特魯仆在那裏，一動也不動，高堅舒了一口氣。司馬洛走到他身邊來時，他喃喃着低聲說：「死了，我的天！」

子彈是從後腦進去的。司馬洛說：「沒有辦法，高堅，假如我不殺他，他就要殺你。怎麼樣，覺得腸

「我——失掉了。」高堅說着，也忍不住口吃起來，皮特魯看出了他那麼多的破綻，他一時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應付了。皮特魯搖搖頭：「你太不小心了，高堅，怎可能把槍失掉？我們有一隻獵物在這裏，假如槍落在他的手裏，那我們可能會有很大損失的，讓我看——」他左手伸上去摸着自己的下頰，右手迅速向腰間的手槍一抓。

就在這時，槍聲「砰」然地响了。皮特魯向前仆去。他的手槍已經出來了，而且已經提起了一半，似乎他是會毫不猶豫地向高堅放槍的，因此在他後面的司馬洛也祇好開槍了，沒有其他的辦法好想。皮特魯仆在那裏，一動也不動，高堅舒了一口氣。司馬洛走到他身邊來時，他喃喃着低聲說：「死了，我的天！」

子彈是從後腦進去的。司馬洛說：「沒有辦法，高堅，假如我不殺他，他就要殺你。怎麼樣，覺得腸

「我——失掉了。」高堅說着，也忍不住口吃起來，皮特魯看出了他那麼多的破綻，他一時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應付了。皮特魯搖搖頭：「你太不小心了，高堅，怎可能把槍失掉？我們有一隻獵物在這裏，假如槍落在他的手裏，那我們可能會有很大損失的，讓我看——」他左手伸上去摸着自己的下頰，右手迅速向腰間的手槍一抓。

就在這時，槍聲「砰」然地响了。皮特魯向前仆去。他的手槍已經出來了，而且已經提起了一半，似乎他是會毫不猶豫地向高堅放槍的，因此在他後面的司馬洛也祇好開槍了，沒有其他的辦法好想。皮特魯仆在那裏，一動也不動，高堅舒了一口氣。司馬洛走到他身邊來時，他喃喃着低聲說：「死了，我的天！」

子彈是從後腦進去的。司馬洛說：「沒有辦法，高堅，假如我不殺他，他就要殺你。怎麼樣，覺得腸

「我——失掉了。」高堅說着，也忍不住口吃起來，皮特魯看出了他那麼多的破綻，他一時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應付了。皮特魯搖搖頭：「你太不小心了，高堅，怎可能把槍失掉？我們有一隻獵物在這裏，假如槍落在他的手裏，那我們可能會有很大損失的，讓我看——」他左手伸上去摸着自己的下頰，右手迅速向腰間的手槍一抓。

就在這時，槍聲「砰」然地响了。皮特魯向前仆去。他的手槍已經出來了，而且已經提起了一半，似乎他是會毫不猶豫地向高堅放槍的，因此在他後面的司馬洛也祇好開槍了，沒有其他的辦法好想。皮特魯仆在那裏，一動也不動，高堅舒了一口氣。司馬洛走到他身邊來時，他喃喃着低聲說：「死了，我的天！」

子彈是從後腦進去的。司馬洛說：「沒有辦法，高堅，假如我不殺他，他就要殺你。怎麼樣，覺得腸

「我——失掉了。」高堅說着，也忍不住口吃起來，皮特魯看出了他那麼多的破綻，他一時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應付了。皮特魯搖搖頭：「你太不小心了，高堅，怎可能把槍失掉？我們有一隻獵物在這裏，假如槍落在他的手裏，那我們可能會有很大損失的，讓我看——」他左手伸上去摸着自己的下頰，右手迅速向腰間的手槍一抓。

就在這時，槍聲「砰」然地响了。皮特魯向前仆去。他的手槍已經出來了，而且已經提起了一半，似乎他是會毫不猶豫地向高堅放槍的，因此在他後面的司馬洛也祇好開槍了，沒有其他的辦法好想。皮特魯仆在那裏，一動也不動，高堅舒了一口氣。司馬洛走到他身邊來時，他喃喃着低聲說：「死了，我的天！」

子彈是從後腦進去的。司馬洛說：「沒有辦法，高堅，假如我不殺他，他就要殺你。怎麼樣，覺得腸

「我——失掉了。」高堅說着，也忍不住口吃起來，皮特魯看出了他那麼多的破綻，他一時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應付了。皮特魯搖搖頭：「你太不小心了，高堅，怎可能把槍失掉？我們有一隻獵物在這裏，假如槍落在他的手裏，那我們可能會有很大損失的，讓我看——」他左手伸上去摸着自己的下頰，右手迅速向腰間的手槍一抓。

就在這時，槍聲「砰」然地响了。皮特魯向前仆去。他的手槍已經出來了，而且已經提起了一半，似乎他是會毫不猶豫地向高堅放槍的，因此在他後面的司馬洛也祇好開槍了，沒有其他的辦法好想。皮特魯仆在那裏，一動也不動，高堅舒了一口氣。司馬洛走到他身邊來時，他喃喃着低聲說：「死了，我的天！」

子彈是從後腦進去的。司馬洛說：「沒有辦法，高堅，假如我不殺他，他就要殺你。怎麼樣，覺得腸

「我——失掉了。」高堅說着，也忍不住口吃起來，皮特魯看出了他那麼多的破綻，他一時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應付了。皮特魯搖搖頭：「你太不小心了，高堅，怎可能把槍失掉？我們有一隻獵物在這裏，假如槍落在他的手裏，那我們可能會有很大損失的，讓我看——」他左手伸上去摸着自己的下頰，右手迅速向腰間的手槍一抓。

就在這時，槍聲「砰」然地响了。皮特魯向前仆去。他的手槍已經出來了，而且已經提起了一半，似乎他是會毫不猶豫地向高堅放槍的，因此在他後面的司馬洛也祇好開槍了，沒有其他的辦法好想。皮特魯仆在那裏，一動也不動，高堅舒了一口氣。司馬洛走到他身邊來時，他喃喃着低聲說：「死了，我的天！」

子彈是從後腦進去的。司馬洛說：「沒有辦法，高堅，假如我不殺他，他就要殺你。怎麼樣，覺得腸

「我——失掉了。」高堅說着，也忍不住口吃起來，皮特魯看出了他那麼多的破綻，他一時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應付了。皮特魯搖搖頭：「你太不小心了，高堅，怎可能把槍失掉？我們有一隻獵物在這裏，假如槍落在他的手裏，那我們可能會有很大損失的，讓我看——」他左手伸上去摸着自己的下頰，右手迅速向腰間的手槍一抓。

沒有選擇餘地的。我們得為了我們自己的生存問題而努力！」

「我猜我的確沒有選擇餘地，」高堅說。

「那麼，」司馬洛說，「讓我們來詳細計劃一下好了！」

「別動，」高堅低聲說，「我們不能再前進了，前面就是電視眼所在的地方，我們繼續前進，卡沙里就可以看見我們在一起了！」

「你倒是很能幹的，」司馬洛微笑，「你知道每一隻電視眼是在什麼地方？」

「我一直都在小心留意着這些事情的，」高堅說，「我認為這些事情將來對我會有用處，現在果然有用處了。」

「有人來了，」司馬洛說。他聽見樹林的沙沙聲。雖然還沒有看見人來。現在已經是早上，頭頂上的陽光很明亮，樹林中的視線大致上也是相當清楚的。

「你先躲開一點吧，」高堅伸手一指，又低聲說，「讓我看看是誰。」

司馬洛拿着手槍進了密林之中。高堅則留在原地。那在樹林中進行的聲音愈來愈近了。

高堅撮着嘴唇吹了幾聲口哨。這口哨是他們的暗號，這樣他們就不會在未見人之前就放槍，而傷及自己人了。

來人也還了一聲口哨，便有一個滿面長鬚的大漢出現了。這大漢的打扮與高堅大致相同的，也是穿着獵裝，皮靴，背囊，拿着長槍，而腰間佩着手槍。而且是一個白種人。

「原來是你，皮特魯，」高堅說。高

就可以得到多一些幫手。」

「這倒是對的，」司馬洛說。

高堅指指司馬洛身上掛着那隻本來是屬於皮特魯的無線電話機，「這個你還留着幹什麼？對你並沒有用處。」

「也許我終於有需要跟卡沙里通話的，」司馬洛說。

「但在這需要來臨之前，」高堅說，「假如有什麼響聲，你最好不要理睬。他聯絡不到皮特魯，他就會以為皮特魯是已經死了，給你殺死了，他大概猜不到我們會正在進行這樣一個計劃，而我們也最好別讓他知道。」

「我明白，」司馬洛點點頭，「現在你再領路吧，最好先找到我們能够信任的人。」

高堅是有辦法找到其餘那些獵人，不過，他却没有把握一定先找到他們可以信任的人。大家都熟悉這座島的形勢，大家都知道什麼地方比較好走，所以要遇上就很容易，不過究竟遇上的會是哪一個，則是毫無把握的。

他們在林中小心移動着，司馬洛現在已經變成了獵人了，途中，高堅打下了一隻大鳥，在背囊中放好，準備晚間作為食物。那些乾糧他使他吃得咄咄巴都不顧動了，不能準備一些新鮮的食物，而司馬洛亦很明白他的看法的，假如吃的享受都沒有，那還有什麼？

這島雖然在地圖上不算大，但人走在這上面一點也不小了，要碰到一個人，雖然有意去碰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結果他們還是到了下午黃昏時才碰到一個

「我——失掉了。」高堅說着，也忍不住口吃起來，皮特魯看出了他那麼多的破綻，他一時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應付了。皮特魯搖搖頭：「你太不小心了，高堅，怎可能把槍失掉？我們有一隻獵物在這裏，假如槍落在他的手裏，那我們可能會有很大損失的，讓我看——」他左手伸上去摸着自己的下頰，右手迅速向腰間的手槍一抓。

就在這時，槍聲「砰」然地响了。皮特魯向前仆去。他的手槍已經出來了，而且已經提起了一半，似乎他是會毫不猶豫地向高堅放槍的，因此在他後面的司馬洛也祇好開槍了，沒有其他的辦法好想。皮特魯仆在那裏，一動也不動，高堅舒了一口氣。司馬洛走到他身邊來時，他喃喃着低聲說：「死了，我的天！」

子彈是從後腦進去的。司馬洛說：「沒有辦法，高堅，假如我不殺他，他就要殺你。怎麼樣，覺得腸

「我——失掉了。」高堅說着，也忍不住口吃起來，皮特魯看出了他那麼多的破綻，他一時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應付了。皮特魯搖搖頭：「你太不小心了，高堅，怎可能把槍失掉？我們有一隻獵物在這裏，假如槍落在他的手裏，那我們可能會有很大損失的，讓我看——」他左手伸上去摸着自己的下頰，右手迅速向腰間的手槍一抓。

就在這時，槍聲「砰」然地响了。皮特魯向前仆去。他的手槍已經出來了，而且已經提起了一半，似乎他是會毫不猶豫地向高堅放槍的，因此在他後面的司馬洛也祇好開槍了，沒有其他的辦法好想。皮特魯仆在那裏，一動也不動，高堅舒了一口氣。司馬洛走到他身邊來時，他喃喃着低聲說：「死了，我的天！」

子彈是從後腦進去的。司馬洛說：「沒有辦法，高堅，假如我不殺他，他就要殺你。怎麼樣，覺得腸

「我——失掉了。」高堅說着，也忍不住口吃起來，皮特魯看出了他那麼多的破綻，他一時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應付了。皮特魯搖搖頭：「你太不小心了，高堅，怎可能把槍失掉？我們有一隻獵物在這裏，假如槍落在他的手裏，那我們可能會有很大損失的，讓我看——」他左手伸上去摸着自己的下頰，右手迅速向腰間的手槍一抓。

就在這時，槍聲「砰」然地响了。皮特魯向前仆去。他的手槍已經出來了，而且已經提起了一半，似乎他是會毫不猶豫地向高堅放槍的，因此在他後面的司馬洛也祇好開槍了，沒有其他的辦法好想。皮特魯仆在那裏，一動也不動，高堅舒了一口氣。司馬洛走到他身邊來時，他喃喃着低聲說：「死了，我的天！」

子彈是從後腦進去的。司馬洛說：「沒有辦法，高堅，假如我不殺他，他就要殺你。怎麼樣，覺得腸

「我——失掉了。」高堅說着，也忍不住口吃起來，皮特魯看出了他那麼多的破綻，他一時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應付了。皮特魯搖搖頭：「你太不小心了，高堅，怎可能把槍失掉？我們有一隻獵物在這裏，假如槍落在他的手裏，那我們可能會有很大損失的，讓我看——」他左手伸上去摸着自己的下頰，右手迅速向腰間的手槍一抓。

就在這時，槍聲「砰」然地响了。皮特魯向前仆去。他的手槍已經出來了，而且已經提起了一半，似乎他是會毫不猶豫地向高堅放槍的，因此在他後面的司馬洛也祇好開槍了，沒有其他的辦法好想。皮特魯仆在那裏，一動也不動，高堅舒了一口氣。司馬洛走到他身邊來時，他喃喃着低聲說：「死了，我的天！」

子彈是從後腦進去的。司馬洛說：「沒有辦法，高堅，假如我不殺他，他就要殺你。怎麼樣，覺得腸

「我——失掉了。」高堅說着，也忍不住口吃起來，皮特魯看出了他那麼多的破綻，他一時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應付了。皮特魯搖搖頭：「你太不小心了，高堅，怎可能把槍失掉？我們有一隻獵物在這裏，假如槍落在他的手裏，那我們可能會有很大損失的，讓我看——」他左手伸上去摸着自己的下頰，右手迅速向腰間的手槍一抓。

就在這時，槍聲「砰」然地响了。皮特魯向前仆去。他的手槍已經出來了，而且已經提起了一半，似乎他是會毫不猶豫地向高堅放槍的，因此在他後面的司馬洛也祇好開槍了，沒有其他的辦法好想。皮特魯仆在那裏，一動也不動，高堅舒了一口氣。司馬洛走到他身邊來時，他喃喃着低聲說：「死了，我的天！」

子彈是從後腦進去的。司馬洛說：「沒有辦法，高堅，假如我不殺他，他就要殺你。怎麼樣，覺得腸

「我——失掉了。」高堅說着，也忍不住口吃起來，皮特魯看出了他那麼多的破綻，他一時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應付了。皮特魯搖搖頭：「你太不小心了，高堅，怎可能把槍失掉？我們有一隻獵物在這裏，假如槍落在他的手裏，那我們可能會有很大損失的，讓我看——」他左手伸上去摸着自己的下頰，右手迅速向腰間的手槍一抓。

就在這時，槍聲「砰」然地响了。皮特魯向前仆去。他的手槍已經出來了，而且已經提起了一半，似乎他是會毫不猶豫地向高堅放槍的，因此在他後面的司馬洛也祇好開槍了，沒有其他的辦法好想。皮特魯仆在那裏，一動也不動，高堅舒了一口氣。司馬洛走到他身邊來時，他喃喃着低聲說：「死了，我的天！」

子彈是從後腦進去的。司馬洛說：「沒有辦法，高堅，假如我不殺他，他就要殺你。怎麼樣，覺得腸

「我——失掉了。」高堅說着，也忍不住口吃起來，皮特魯看出了他那麼多的破綻，他一時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應付了。皮特魯搖搖頭：「你太不小心了，高堅，怎可能把槍失掉？我們有一隻獵物在這裏，假如槍落在他的手裏，那我們可能會有很大損失的，讓我看——」他左手伸上去摸着自己的下頰，右手迅速向腰間的手槍一抓。

就在這時，槍聲「砰」然地响了。皮特魯向前仆去。他的手槍已經出來了，而且已經提起了一半，似乎他是會毫不猶豫地向高堅放槍的，因此在他後面的司馬洛也祇好開槍了，沒有其他的辦法好想。皮特魯仆在那裏，一動也不動，高堅舒了一口氣。司馬洛走到他身邊來時，他喃喃着低聲說：「死了，我的天！」

子彈是從後腦進去的。司馬洛說：「沒有辦法，高堅，假如我不殺他，他就要殺你。怎麼樣，覺得腸

「我——失掉了。」高堅說着，也忍不住口吃起來，皮特魯看出了他那麼多的破綻，他一時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應付了。皮特魯搖搖頭：「你太不小心了，高堅，怎可能把槍失掉？我們有一隻獵物在這裏，假如槍落在他的手裏，那我們可能會有很大損失的，讓我看——」他左手伸上去摸着自己的下頰，右手迅速向腰間的手槍一抓。

就在這時，槍聲「砰」然地响了。皮特魯向前仆去。他的手槍已經出來了，而且已經提起了一半，似乎他是會毫不猶豫地向高堅放槍的，因此在他後面的司馬洛也祇好開槍了，沒有其他的辦法好想。皮特魯仆在那裏，一動也不動，高堅舒了一口氣。司馬洛走到他身邊來時，他喃喃着低聲說：「死了，我的天！」

子彈是從後腦進去的。司馬洛說：「沒有辦法，高堅，假如我不殺他，他就要殺你。怎麼樣，覺得腸

堅故意提起這個名字，好讓司馬洛知道來者是不是黑名單上的人。皮特魯正是黑名單上的人，那些好殺傷份子的其中之一。看他的眼睛就已經看得出來了，這個意大利的兇手有着一雙好像在燃燒着的眼睛，這雙眼睛就像老是在找尋着可以殺的東西，沒有停止的時候。

「找到什麼嗎？」皮特魯打量着高堅問道。

「找不到，」高堅說，「那傢伙就像忽然變成了空氣，消失掉了。」高堅一面說着一面移左兩步，在樹腳下坐下來，以便皮特魯要面朝着他的話，就要背朝着司馬洛。

皮特魯鄙夷地一歪咀：「你當然找不到什麼，高堅，你從來都找不到什麼。」

也是早就聽了那人在通過樹林時的音聲的。司馬洛和高堅馬上停下，而對方也停下了。高堅擡起了咀唇吹了一陣口哨，而司馬洛則小心地退進了密林中躲起來。

那邊也還了一陣口哨。跟着通過樹林的聲音響了，一個非常高非常瘦的人出現，走到高堅的身邊。高堅揮揮手，說：「是你，盧高。」

司馬洛略為放鬆了一點，盧高不是黑名單上的人物，高堅首先提一提盧高的名字，當然就是為了好讓司馬洛知道來者是誰。但是司馬洛並沒有完全放心，高堅說盧高不是危險人物，這祇是高堅的推測而已。高堅自己也沒有絕對把握，司馬洛當然更不會有什麼把握。在沒有經過試驗之前是不能肯定的。

盧高的名字實在不是「高」，不過因為他的人生得高，所以大家就稱他為盧高而已。這是一個形格很特別的人，不但人是瘦而長，連臉也是瘦而長，下額又長又尖，鼻子亦是又長又尖。一個人。假如叫司馬洛替他改個外號，那司馬洛會認為把他稱為「盧長」更為適合了。

「坐坐吧，」高堅在一棵大樹的樹根上坐下，解下水壺，「我們來乾一杯。」盧高無可不可地聳聳肩，也坐下來，解下水壺，用蓋子作杯，斟了一蓋子的葡萄酒，二人舉杯而碰，盧高說：「就是可惜沒有什麼值得慶祝的。」

「這要看你認為什麼算是值得慶祝的了，」高堅說，「有些人認為打到了獵物就是值得慶祝的事情，我的看法却是剛好相反。沒有碰着獵物，才是值得慶祝的事

情。」

盧高戒備地瞥了高堅一眼：「我看我們還是不要提這個题目的好。」

「但是這個題目我們已經迴避得太久了，」高堅說，「我認為到了現在這個階段，我們已不應該再迴避，而是應該面對現實，爽爽快快地把它解決掉。」

「你喝醉了。」盧高說。

「媽的，盧高，」高堅不耐煩地說，「你是有腦子的。難道你認為我們應該老死在這裏嗎？我們年紀已經不輕了，而不論從哪一個角度看，我們的老板都是不會把我們活着放回文明的地方去的。我們已經知道得太多了。」

「你還是少喝點酒吧。」盧高說。「你聽着，」高堅伸出一隻手，緊執着盧高的手臂，把他輕輕地搖動着，「我有一些很有價值的情報，要跟你商量的，盧高。」

盧高慢慢地扭動手，把手臂從高堅的掌握掙脫出來。他慢慢地說：「我對情報並不感興趣，在這裏，情報有什麼用處？」

「這是關係我們的利益的情報，」高堅壓低聲音說，「你聽着，這裏祇有我們兩個人，沒有第三者，你連聽的胆量都沒有嗎？」

盧高考慮了一下，聳聳肩：「也好，我一直在奇怪你喝醉了之後會怎樣胡說八道，現在，有機會知道了。」

「我們正在獵取的這個人，你知道是誰嗎？」高堅問。

「是一個人，」盧高說，「知道這一

點就已經夠了。」

「這個人叫司馬洛，」高堅說，「別問我是怎麼知道他的名字的，總之，我知道就是了。」

盧高雖然一直都在極力使自己顯得鎮靜，但此時臉上的表情却有了點變化，他說：「這個名字我聽過。」

「這更好了，」高堅說，「既然你聽過他的名字，你就知道他可以成為我們的救星。他可以挽救我們離開這裏。」

「你瘋了。」盧高說，「他拯救我們？他現在連自己都救不來呢。」

「他救不了自己，我們也救不了自己，」高堅說，「但是我們聯合起來就不同了。他一定肯與我們合作的，祇要跟他談談就行。」

「跟他談談就行，」盧高點點頭，「但，這也是一個大問題。我們怎樣跟他談呢？」

「我們到了這裏之後都沒有真正正做過打獵的工作，」高堅說，「現在我們可以認真幹一次。我們當然不必殺死他，祇要活捉就行了。」

盧高的眼睛閃爍着。

「我們有這樣多人，可以合起來的。」高堅說。

「我們並不是可以全都聯合起來，」盧高說，他這樣說，顯然是對這件事情頗感興趣了，「我們之中有些人是難寄重任的。」

「我也是這樣看法，」高堅說，「照你認為會有一些人難寄重任的呢？」

「我看有四個是不能算在內的，」盧

們是應該可以互相信任了。」

「那麼，」盧高說：「你怎麼還不叫你這位朋友出來見見面？」

高堅疑慮地看着他，盧高又微笑，說：「我找到皮特魯的屍體時，他的屍體是脫光的了，衣服和槍以及背囊都沒有了，你又不需要他這些東西，照我的推測，祇有一個人是需要這些東西的，就是你的朋友司馬洛先生了。」

高堅苦笑聳肩：「你看來真有本領跟福爾摩斯搶生意呢。」他揮揮手示意司馬洛出來，不過司馬洛則不必等他示意，已經正在走過來了。

三個人會合在一起，在那個電視眼看不見的地方，司馬洛與盧高握手，司馬洛微笑：「盧高先生，我很高興能夠有與你合作的機會，毫無疑問，你一定可以給我很大的幫忙的。」

「我也是一樣想，」盧高說：「我雖然沒有見過你做過事，但是用不着親眼看見的，有關你的事情我已聽過不少，而我所聽過的，我相信已足夠使我對我們的合作很有信心了。」

「對於你這個人，我倒沒有聽過，」司馬洛說：「你究竟是甚麼人？」

「我是一個職業獵人，」盧高說：「以前我是在非洲工作，我的工作就是替那些非法商人獵取受政府保護的罕有野獸，卡沙里把我放在這裏簡直是開玩笑，不錯我在森林中的活動力是相當強的，但是殺人一向不是我的專長，我的槍雖然取去過不少生命，但是相信我，人命却是很少很少。」

「這就是因為沒有值得射擊的目標。」盧高說：「我是一個好手，而一個好手是不輕易出手的，總之，現在我是也已經證明了我的合作誠意了。」

「不錯，」高堅點點頭：「現在，我

高說，「其中之一個就是皮特魯，他亦是

最危險的一個。」

「英雄所見略同，」高堅說：「我也

是這樣看法的。照這樣看來，我們的合作，

是沒有甚麼問題了。」

「祇有一個問題，」盧高說：「那就

是信任的問題。」

「你的意思是你不信任我嗎？」高堅

說。

「我的意思是我不能全信任你。」盧

高說：「假如我們要合作的話，我們似乎

是應該做一些事情，證明一下才行的。」

「那我可以告訴你一個秘密。」高堅

說：「我已經殺了皮特魯，我可以帶你去

看看他的屍體作為證明。」

「不必了，」盧高說：「我已經找到

了他的屍體。」

「那就行了。」高堅說：「照你的說

法，現在倒是要等着你做一些事情來證明

了。」

盧高慢慢伸手拿起他的長槍，微笑着

：「也許我可以打一隻兔子之類，來證明

一下？」

「兔子並不算是證明。」高堅說。

盧高的長槍的槍咀斜斜地朝着上面，

高堅注視着這槍咀，提防着他會向自己撲

過來，而在較遠的叢林中躲着的司馬洛也

是在作着同樣的注意。

跟着，盧高就以極其快速，迅雷不及

掩耳的速度扳動槍機，槍砰然一聲響了，

司馬洛也嚇了一大跳。假如那槍咀不是朝

上面放射的話，司馬洛真可能會扳機向他

放槍的。

，他祇是腦子側到了一邊，除了對行獵有

興趣之外，就不對其他任何事情感興趣了

，這就有點像一隻獵犬，一隻獵犬也是這

樣的。獵犬不大會用腦筋，但是到了行獵

的時候又不同了。當行獵的時候，獵犬就

成為了能手，可以發揮很高的效率，而到

那時，牠在這一方面的能力甚至智慧，就

似乎比人類還要高強了。

甘瑞在第二天早上很早就出動，好像

一隻半人半犬一樣，堅強地通過森林前進

着，就像務必要把那個目標找出來似的，

似乎除了這件事情之外，就沒有別的事情

是值得他做的了。而且他亦似乎有着一種

人類所沒有的狩獵靈感，也許是相當於人

類的嗅覺吧。他似乎可以預知知道值得找尋

的東西是在甚麼地方。

他固執地前進着幾乎像有神明在為他

引路似的，一直向前走，而到達了皮特魯

的屍體所在的地方。臉上那些一寸長，像

刺蝟般的鬚鬚之間的臉咧開來，成為一個

微笑。

沒有人知道他是因為見到了屍體就開

心，抑或是因為他見到了屍體，就知道他

所追蹤的人已經有了線索了。

他迷惑地在屍體的旁邊蹲着，那個微

笑慢慢退去，而眉頭則皺了起來，他到底

是一個人，而不是一隻獵犬，儘管他的腦

筋不大靈活，却不致於絕對像獵犬一樣，

完全不會思索的，這具屍體身上的欠缺衣

服的情形，就使他思索起來了，可是想來

想去都不明白，由於屍體是被槍擊而斃命

的，那個被獵的人幹了這件事，這一點沒

有疑問的了。

(未完)

槍聲過後，司馬洛左面的高處傳來一聲慘叫，一件事物直跌下來，「蓬」一聲跌進了草叢之中。

司馬洛沒有動，跌下來的是一個人，而這個入即使沒有給槍彈射死，也會跌死的。

高堅驚愕地看着這個瘦長的人，盧高咧咀微笑：「那是古里，第二號不能信任的人物。」

「我……也是把他排列在第二名。」高堅困難地咽着唾涎說：「不過，我倒真希望你沒有認錯。」

「我們過去看看，就知道了。」盧高說。

他們起來，走過去看看那從樹上墮下的人，那是一個矮小的人，雖然矮小，却很強壯，他祇是天生有着矮小的身材吧了，這並不就等於說他是個孱弱的人，而他的矮小身材，也許正是使他有爬樹的專長的。

「這果然是古里。」高堅說：「天，他聽着我們在講話的。」

「是的。」盧高說：「這是真危險的事情，我們再講下去，他可能就要向我們開槍了。沒辦法，我不能不先發制人。」

「你的槍法倒真了不起。」高堅說：「我就從來沒有想到你能開槍開得這麼好的。」

「這是因為沒有值得射擊的目標。」盧高說：「我是一個好手，而一個好手是不輕易出手的，總之，現在我是也已經證明了我的合作誠意了。」

「不錯，」高堅點點頭：「現在，我



遊俠傳奇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飛難翅插 (八)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鄧彬受傷昏迷，商琳擬送鄧彬離開花馬池，但傷科大夫警告她，鄧彬受不得顛簸，如創口破裂，後果堪虞，商琳不敢妄動，迫得戰戰兢兢地守住鄧彬。杜復軍潛往殺死葛通，使得藍長飛誤以為是鄧彬下的毒手，從而判斷鄧彬傷得不嚴重，更認定鄧彬有心裝傷，引誘他們往自投羅網，他原蓄意藉鄧彬臥傷，晝夜前往襲擊，至是，忙即取消這一念頭，午夜，常宜勸藍長飛離開花馬池以避鄧彬，並問藍長飛當年連殺鄧彬一十七刀都沒有將鄧彬置之死地是為什麼，藍長飛慨嘆說是犯了錯誤，以為鄧彬活不了——

計擺空城計 情牽不了情

常宜道：「這麼說，你不是為了替他留條生路？」

藍長飛冷聲道：「老九，我給誰留過生路？」

常宜沒有再說下去，他似乎將藍長飛估計錯誤了，既然藍長飛當初停止出刀，不是為了放生，他還有什麼好說的呢？

「老九，你說你對我忠心耿耿，我相信，不過，我還要再問一次，在任何情況之下，你的忠心都不變嗎？」

「不變。」

「好，我派你一個差使，連夜去探望鄧彬。」

「哦？」

「我明白，你們已經默默地建立了一種說不出的感情，你去看他，他絕不會生疑。」

「藍老大，這有什麼用意嗎？」

「鄧彬身受三處刀傷，他還跑到『池

上號』去殺死八爺，這好像太不可能。」

「藍老大，你當時殺了鄧彬十七刀，他都還活着，這是奇蹟，奇蹟隨時會在他身上出現。」

「鄧彬有餘力去殺死八爺，我不懷疑，我懷疑他現在還有能力抵擋我們凌厲攻擊。」

「哦！你教我去探探虛實？」

「是的。」

「藍老大，我對自己的判斷力沒有自信。」

「老九，你必須判斷正確，因為你的判斷關係着咱們兄弟們的生死，你也是其中一個。」

商琳的情緒完全鬆懈下來，有了紀標送來的消息，她當然可以安心，最少今晚無事。可是，她伏在桌上閉了眼睛，就有人敲門了。

她打開門，竟然是常宜，她倒感覺意外。

「老九呀，你……？」

「商琳！」常宜低着頭，目光望着自己的鞋尖，「我來拜訪鄧彬，當然，妳可以拒絕我進妳的房間。」

「老九，我了解你，我，鄧爺，都沒將你看成敵人，我幹嗎要拒絕呢？進來，快進來！」

「商琳，鄧爺也許已經睡下了，如果你怕我吵了他，當然可以拒絕，我不會見怪的。」

「老九，我沒說拒絕你進來呀！」

「商琳！妳可以拒絕，這麼晚了……我說過，我不會怪妳的。」

原來常宜一再暗示，他是不希望見到鄧彬，如果見了面，他回去就一定要說實話。

可是，商琳完全不了解常宜的用意，一伸手，將他拉進了房，還埋怨地說：「你站在門口磨磨蹭蹭幹什麼呀？進來！進來！」

常宜進了房，一眼就看見躺在床上的鄧彬，任何人都看得出他不是睡覺，常宜當然看得出。

是因為鄧彬往「池上號」走了一趟而精力枯竭嗎？

常宜有絕對的把握，現在的鄧彬，任何人都可以置他於死地。

「老九，坐呀！」

「商琳！八爺是鄧彬去殺害的嗎？」

「不是。」

「不是？」

「老九！我不會騙你，回房之後，他就一直昏昏睡醒，老九！他怎麼能跑出去殺人呀！」

「那又是誰殺害了八爺？」

「誰知道呀？剛才紀隊長還來跟我合計了老半天，連他都想不出來。」

「商琳！」常宜冷冷地說：「那輛車還預備着，妳趕快帶鄧彬離開花馬池。」

「不行呀！老九！」

「為什麼不行？」

商琳道：「鄧爺的傷重，經不起車馬顛簸呀！」

「商琳！妳必須立刻帶鄧彬走。」

「為什麼？」

「不用問為什麼，立刻就走，商琳！我只說這一次，如果妳不聽，妳就害了鄧彬，也害了妳自己，好！我走了。」常宜說完之後，扭頭就走。

「老九！妳等等……」商琳追上去。

可是，常宜並沒有停留，他穿過長廊，經過拱門，走了。他是一個守信的人，他一定會將他所見到的情況忠實地向藍長飛報告。

走出金陵酒家，在寂靜的長街上，他突然發現有人在等着他。

是杜復軍。

「常宜，妳剛才去看過鄧彬？」

「是的。」

「他的傷勢如何？」

「很重。」

「是誰教妳去看鄧彬的？」

但傷科大夫警告她，鄧彬受不得顛簸，如創口破裂，後果堪虞，商琳不敢妄動，迫得戰戰兢兢地守住鄧彬。杜復軍潛往殺死葛通，使得藍長飛誤以為是鄧彬下的毒手，從而判斷鄧彬傷得不嚴重，更認定鄧彬有心裝傷，引誘他們往自投羅網，他原蓄意藉鄧彬臥傷，晝夜前往襲擊，至是，忙即取消這一念頭，午夜，常宜勸藍長飛離開花馬池以避鄧彬，並問藍長飛當年連殺鄧彬一十七刀都沒有將鄧彬置之死地是為什麼，藍長飛慨嘆說是犯了錯誤，以為鄧彬活不了——

她打開門，竟然是常宜，她倒感覺意外。

「老九呀，你……？」

「商琳！」常宜低着頭，目光望着自己的鞋尖，「我來拜訪鄧彬，當然，妳可以拒絕我進妳的房間。」

「老九，我了解你，我，鄧爺，都沒將你看成敵人，我幹嗎要拒絕呢？進來，快進來！」

「商琳，鄧爺也許已經睡下了，如果你怕我吵了他，當然可以拒絕，我不會見怪的。」

「老九，我沒說拒絕你進來呀！」

「商琳！妳可以拒絕，這麼晚了……我說過，我不會怪妳的。」

原來常宜一再暗示，他是不希望見到鄧彬，如果見了面，他回去就一定要說實話。

可是，商琳完全不了解常宜的用意，一伸手，將他拉進了房，還埋怨地說：「你站在門口磨磨蹭蹭幹什麼呀？進來！進來！」

常宜進了房，一眼就看見躺在床上的鄧彬，任何人都看得出他不是睡覺，常宜當然看得出。

是因為鄧彬往「池上號」走了一趟而精力枯竭嗎？

常宜有絕對的把握，現在的鄧彬，任何人都可以置他於死地。

「老九，坐呀！」

「商琳！八爺是鄧彬去殺害的嗎？」

「不是。」

「不是？」

「老九！我不會騙你，回房之後，他就一直昏昏睡醒，老九！他怎麼能跑出去殺人呀！」

「那又是誰殺害了八爺？」

「誰知道呀？剛才紀隊長還來跟我合計了老半天，連他都想不出來。」

「商琳！」常宜冷冷地說：「那輛車還預備着，妳趕快帶鄧彬離開花馬池。」

「不行呀！老九！」

「為什麼不行？」

商琳道：「鄧爺的傷重，經不起車馬顛簸呀！」

「商琳！妳必須立刻帶鄧彬走。」

「為什麼？」

「不用問為什麼，立刻就走，商琳！我只說這一次，如果妳不聽，妳就害了鄧彬，也害了妳自己，好！我走了。」常宜說完之後，扭頭就走。

「老九！妳等等……」商琳追上去。

可是，常宜並沒有停留，他穿過長廊，經過拱門，走了。他是一個守信的人，他一定會將他所見到的情況忠實地向藍長飛報告。

走出金陵酒家，在寂靜的長街上，他突然發現有人在等着他。

是杜復軍。

「常宜，妳剛才去看過鄧彬？」

「是的。」

「他的傷勢如何？」

「很重。」

「是誰教妳去看鄧彬的？」

她打開門，竟然是常宜，她倒感覺意外。

「老九呀，你……？」

「商琳！」常宜低着頭，目光望着自己的鞋尖，「我來拜訪鄧彬，當然，妳可以拒絕我進妳的房間。」

「老九，我了解你，我，鄧爺，都沒將你看成敵人，我幹嗎要拒絕呢？進來，快進來！」

「商琳，鄧爺也許已經睡下了，如果你怕我吵了他，當然可以拒絕，我不會見怪的。」

「老九，我沒說拒絕你進來呀！」

「商琳！妳可以拒絕，這麼晚了……我說過，我不會怪妳的。」

原來常宜一再暗示，他是不希望見到鄧彬，如果見了面，他回去就一定要說實話。

可是，商琳完全不了解常宜的用意，一伸手，將他拉進了房，還埋怨地說：「你站在門口磨磨蹭蹭幹什麼呀？進來！進來！」

常宜進了房，一眼就看見躺在床上的鄧彬，任何人都看得出他不是睡覺，常宜當然看得出。

是因為鄧彬往「池上號」走了一趟而精力枯竭嗎？

常宜有絕對的把握，現在的鄧彬，任何人都可以置他於死地。

「老九，坐呀！」

「商琳！八爺是鄧彬去殺害的嗎？」

「不是。」

「不是？」

「老九！我不會騙你，回房之後，他就一直昏昏睡醒，老九！他怎麼能跑出去殺人呀！」

「那又是誰殺害了八爺？」

「誰知道呀？剛才紀隊長還來跟我合計了老半天，連他都想不出來。」

「商琳！」常宜冷冷地說：「那輛車還預備着，妳趕快帶鄧彬離開花馬池。」

「不行呀！老九！」

「為什麼不行？」

商琳道：「鄧爺的傷重，經不起車馬顛簸呀！」

「商琳！妳必須立刻帶鄧彬走。」

「為什麼？」

「不用問為什麼，立刻就走，商琳！我只說這一次，如果妳不聽，妳就害了鄧彬，也害了妳自己，好！我走了。」常宜說完之後，扭頭就走。

「老九！妳等等……」商琳追上去。

可是，常宜並沒有停留，他穿過長廊，經過拱門，走了。他是一個守信的人，他一定會將他所見到的情況忠實地向藍長飛報告。

走出金陵酒家，在寂靜的長街上，他突然發現有人在等着他。

是杜復軍。

「常宜，妳剛才去看過鄧彬？」

「是的。」

「他的傷勢如何？」

「很重。」

「是誰教妳去看鄧彬的？」

她打開門，竟然是常宜，她倒感覺意外。

「老九呀，你……？」

「商琳！」常宜低着頭，目光望着自己的鞋尖，「我來拜訪鄧彬，當然，妳可以拒絕我進妳的房間。」

「老九，我了解你，我，鄧爺，都沒將你看成敵人，我幹嗎要拒絕呢？進來，快進來！」

「商琳，鄧爺也許已經睡下了，如果你怕我吵了他，當然可以拒絕，我不會見怪的。」

「老九，我沒說拒絕你進來呀！」

「商琳！妳可以拒絕，這麼晚了……我說過，我不會怪妳的。」

原來常宜一再暗示，他是不希望見到鄧彬，如果見了面，他回去就一定要說實話。

可是，商琳完全不了解常宜的用意，一伸手，將他拉進了房，還埋怨地說：「你站在門口磨磨蹭蹭幹什麼呀？進來！進來！」

常宜進了房，一眼就看見躺在床上的鄧彬，任何人都看得出他不是睡覺，常宜當然看得出。

是因為鄧彬往「池上號」走了一趟而精力枯竭嗎？

常宜有絕對的把握，現在的鄧彬，任何人都可以置他於死地。

「老九，坐呀！」

「商琳！八爺是鄧彬去殺害的嗎？」

「不是。」

「不是？」

「老九！我不會騙你，回房之後，他就一直昏昏睡醒，老九！他怎麼能跑出去殺人呀！」

「那又是誰殺害了八爺？」

「誰知道呀？剛才紀隊長還來跟我合計了老半天，連他都想不出來。」

「商琳！」常宜冷冷地說：「那輛車還預備着，妳趕快帶鄧彬離開花馬池。」

「不行呀！老九！」

「為什麼不行？」

商琳道：「鄧爺的傷重，經不起車馬顛簸呀！」

「商琳！妳必須立刻帶鄧彬走。」

「為什麼？」

「不用問為什麼，立刻就走，商琳！我只說這一次，如果妳不聽，妳就害了鄧彬，也害了妳自己，好！我走了。」常宜說完之後，扭頭就走。

「老九！妳等等……」商琳追上去。

可是，常宜並沒有停留，他穿過長廊，經過拱門，走了。他是一個守信的人，他一定會將他所見到的情況忠實地向藍長飛報告。

走出金陵酒家，在寂靜的長街上，他突然發現有人在等着他。

是杜復軍。

「常宜，妳剛才去看過鄧彬？」

「是的。」

「他的傷勢如何？」

「很重。」

「是誰教妳去看鄧彬的？」

她打開門，竟然是常宜，她倒感覺意外。

「老九呀，你……？」

「商琳！」常宜低着頭，目光望着自己的鞋尖，「我來拜訪鄧彬，當然，妳可以拒絕我進妳的房間。」

「老九，我了解你，我，鄧爺，都沒將你看成敵人，我幹嗎要拒絕呢？進來，快進來！」

「商琳，鄧爺也許已經睡下了，如果你怕我吵了他，當然可以拒絕，我不會見怪的。」

「老九，我沒說拒絕你進來呀！」

「商琳！妳可以拒絕，這麼晚了……我說過，我不會怪妳的。」

原來常宜一再暗示，他是不希望見到鄧彬，如果見了面，他回去就一定要說實話。

可是，商琳完全不了解常宜的用意，一伸手，將他拉進了房，還埋怨地說：「你站在門口磨磨蹭蹭幹什麼呀？進來！進來！」

常宜進了房，一眼就看見躺在床上的鄧彬，任何人都看得出他不是睡覺，常宜當然看得出。

是因為鄧彬往「池上號」走了一趟而精力枯竭嗎？

常宜有絕對的把握，現在的鄧彬，任何人都可以置他於死地。

「老九，坐呀！」

「商琳！八爺是鄧彬去殺害的嗎？」

「不是。」

「不是？」

「老九！我不會騙你，回房之後，他就一直昏昏睡醒，老九！他怎麼能跑出去殺人呀！」

「那又是誰殺害了八爺？」

「誰知道呀？剛才紀隊長還來跟我合計了老半天，連他都想不出來。」

「商琳！」常宜冷冷地說：「那輛車還預備着，妳趕快帶鄧彬離開花馬池。」

「不行呀！老九！」

「為什麼不行？」

商琳道：「鄧爺的傷重，經不起車馬顛簸呀！」

「商琳！妳必須立刻帶鄧彬走。」

「為什麼？」

「不用問為什麼，立刻就走，商琳！我只說這一次，如果妳不聽，妳就害了鄧彬，也害了妳自己，好！我走了。」常宜說完之後，扭頭就走。

「老九！妳等等……」商琳追上去。

可是，常宜並沒有停留，他穿過長廊，經過拱門，走了。他是一個守信的人，他一定會將他所見到的情況忠實地向藍長飛報告。

走出金陵酒家，在寂靜的長街上，他突然發現有人在等着他。

是杜復軍。

「常宜，妳剛才去看過鄧彬？」

「是的。」

「他的傷勢如何？」

「很重。」

「是誰教妳去看鄧彬的？」

她打開門，竟然是常宜，她倒感覺意外。

「老九呀，你……？」

「商琳！」常宜低着頭，目光望着自己的鞋尖，「我來拜訪鄧彬，當然，妳可以拒絕我進妳的房間。」

「老九，我了解你，我，鄧爺，都沒將你看成敵人，我幹嗎要拒絕呢？進來，快進來！」

「商琳，鄧爺也許已經睡下了，如果你怕我吵了他，當然可以拒絕，我不會見怪的。」

「老九，我沒說拒絕你進來呀！」

「商琳！妳可以拒絕，這麼晚了……我說過，我不會怪妳的。」

原來常宜一再暗示，他是不希望見到鄧彬，如果見了面，他回去就一定要說實話。

可是，商琳完全不了解常宜的用意，一伸手，將他拉進了房，還埋怨地說：「你站在門口磨磨蹭蹭幹什麼呀？進來！進來！」

常宜進了房，一眼就看見躺在床上的鄧彬，任何人都看得出他不是睡覺，常宜當然看得出。

是因為鄧彬往「池上號」走了一趟而精力枯竭嗎？

常宜有絕對的把握，現在的鄧彬，任何人都可以置他於死地。

「老九，坐呀！」

「商琳！八爺是鄧彬去殺害的嗎？」

「不是。」

「不是？」

「老九！我不會騙你，回房之後，他就一直昏昏睡醒，老九！他怎麼能跑出去殺人呀！」

「那又是誰殺害了八爺？」

「誰知道呀？剛才紀隊長還來跟我合計了老半天，連他都想不出來。」

「商琳！」常宜冷冷地說：「那輛車還預備着，妳趕快帶鄧彬離開花馬池。」

「不行呀！老九！」

「為什麼不行？」

商琳道：「鄧爺

「見着了呀！」金慶陵又說了假話，這又是自欺欺人所使然。

「金掌櫃，你在這兒呀，可把我找苦啦。」

「他怎麼樣？」王十一很緊張。

「嘿嘿，有什麼吩咐嗎？」

「他沒怎麼樣呀！他拍拍我的肩膀，和和氣氣地說：『小金，別怕，這不干你的事，你照樣作你的買賣！』王十一哥！你還要打聽什麼呀？」

「哦！他太誇張啦！」

「唉！我是問鄧彬的傷勢怎麼樣？」

「他要你再親手作一份，另外配幾個下酒菜，帶幾斤酒，送到我房裏去，要快！」

「沒怎麼樣呀，他走來走去，挺有精神的。」

「是！我立刻就作，立刻就作。」

王十一那兩道濃眉皺到一起去了。

「金慶陵又回到灶房，王十一貼在灶房門口，剛才商琳說的話，他一定都聽到了。」

「十一哥，你在找老九呀？」

「掌櫃的，咱們老大命九哥前來打聽鄧彬的傷勢，一來就沒有回去過……你沒有聽到任何响動嗎？槍聲，或者是喊叫聲？」

「沒有，沒有，昨晚金陵酒家平靜得很……你到處去找找吧！」

「金掌櫃，金掌櫃！」突然有人在喊叫。

王十一連忙說：「你趕快出去，別說我在這兒。」

「我知道嗎？」

其實金慶陵是好像鴨子被趕上架，他一聽聲音就知道是商琳，如果是鄧彬睡足了覺，養好了精神，要去找他算帳，那不是糟了嗎？

「你確實看他出去過？」

可是，他方才說了大話，在王十一面前，他不得不硬着頭皮走了出去。

「是呀！」

金慶陵看清她身後並沒有跟着鄧彬，這才鬆了一口氣，提高了嗓門問道：「商姑娘！有什麼事呀？」

王十一一翻眼想了一陣，將金慶陵拉到灶房角落裏，輕聲細語地說：「小金！仔細聽清楚我所說的每一句話，你現在就去。」

「商琳！別瞞我，鄧彬傷得很重。」

「藍長飛昔日那種飛揚跋扈的神情已不復再見，他變得又衰老，又憔悴，甚至長吁短嘆也出來了：『唉！我真是愧對你們，眼看著你兄弟一個個被鄧彬殺害，我却坐守愁城，一點報兒也沒有。』」

「商琳！別以為妳來這麼一手就能騙過藍長飛那夥人，妳縱然能騙過他們一時，却騙不了他們多久。鄧彬的傷在半天之內根本就好不了。」

「大哥！說這些幹什麼呀？咱們眼前該怎麼辦呢？」

商琳猛地打了一個冷顫，手裏的食物盒子差一點落下了地。桂蘭芳看得出，難道別人就看不出，何況藍長飛那一夥人比鬼還要精靈，比狐狸還要狡猾？

「等！等！」

她咬牙力持鎮定，轉身走進了房，砰地一聲關上門。

「十一，咱們的實力只能作最後的孤注一擲，咱們一定要等到絕對有把握的時候……」

王十一與高采烈地回到臨時的窩，將他的安排一五一十地告訴了藍長飛。

「正說到這兒，在外面『擄旗』的拚命十三郎跑了進來，氣喘吁吁地說：『老大，紀隊長要見你。』」

藍長飛非但不高興，反而將王十一斥責了一頓：「你以後最好少出馮主意，你以為這樣就能置鄧彬於死地嗎？我問你，砒霜放在什麼菜裏面？」

「就他一個。」

「放在菊花羊肉裏面。」

「好！請他進來。」

「羊肉滲進了砒霜就會變成黑色，你以為鄧彬已經餓得兩眼發黑，頭腦發昏，見了黑得像木炭的羊肉也會狼吞虎嚥地吃下去嗎？」

「紀標進來了，他一見面就說：『藍老大！我能單獨跟你聊聊嗎？』」

王十一傻眼了，他絕沒有想到羊肉滲進了砒霜會發黑。其實，就算羊肉不發黑，鄧彬也不會吃，因為鄧彬傷重昏迷根本就沒有醒過來。

「藍老大！我公事忙，你走腿闖道兒，咱們是站在敵對立場。可是，由於八爺那層關係，咱們私下還算朋友。如今八爺歸了天，咱們之間的交情恐怕也完了。不過，我還拿你當朋友，你信不信？」

「唉！你這麼一來，只有害了姓金的，鄧彬不拆散他一身骨頭才怪。」

「我信。」

王十一又將金慶陵那番話吹噓說了一

「藍老大！我不能見死不救。」

「哦？你要救誰？救鄧彬？」

「哦？你要救我們？」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見着了呀！」金慶陵又說了假話，這又是自欺欺人所使然。

「金掌櫃，你在這兒呀，可把我找苦啦。」

「他怎麼樣？」王十一很緊張。

「嘿嘿，有什麼吩咐嗎？」

「他沒怎麼樣呀！他拍拍我的肩膀，和和氣氣地說：『小金，別怕，這不干你的事，你照樣作你的買賣！』王十一哥！你還要打聽什麼呀？」

「哦！他太誇張啦！」

「唉！我是問鄧彬的傷勢怎麼樣？」

「他要你再親手作一份，另外配幾個下酒菜，帶幾斤酒，送到我房裏去，要快！」

「沒怎麼樣呀，他走來走去，挺有精神的。」

「是！我立刻就作，立刻就作。」

王十一那兩道濃眉皺到一起去了。

「金慶陵又回到灶房，王十一貼在灶房門口，剛才商琳說的話，他一定都聽到了。」

「十一哥，你在找老九呀？」

「掌櫃的，咱們老大命九哥前來打聽鄧彬的傷勢，一來就沒有回去過……你沒有聽到任何响動嗎？槍聲，或者是喊叫聲？」

「沒有，沒有，昨晚金陵酒家平靜得很……你到處去找找吧！」

「金掌櫃，金掌櫃！」突然有人在喊叫。

王十一連忙說：「你趕快出去，別說我在這兒。」

「我知道嗎？」

其實金慶陵是好像鴨子被趕上架，他一聽聲音就知道是商琳，如果是鄧彬睡足了覺，養好了精神，要去找他算帳，那不是糟了嗎？

「你確實看他出去過？」

可是，他方才說了大話，在王十一面前，他不得不硬着頭皮走了出去。

「是呀！」

金慶陵看清她身後並沒有跟着鄧彬，這才鬆了一口氣，提高了嗓門問道：「商姑娘！有什麼事呀？」

王十一一翻眼想了一陣，將金慶陵拉到灶房角落裏，輕聲細語地說：「小金！仔細聽清楚我所說的每一句話，你現在就去。」

「商琳！別瞞我，鄧彬傷得很重。」

「藍長飛昔日那種飛揚跋扈的神情已不復再見，他變得又衰老，又憔悴，甚至長吁短嘆也出來了：『唉！我真是愧對你們，眼看著你兄弟一個個被鄧彬殺害，我却坐守愁城，一點報兒也沒有。』」

「商琳！別以為妳來這麼一手就能騙過藍長飛那夥人，妳縱然能騙過他們一時，却騙不了他們多久。鄧彬的傷在半天之內根本就好不了。」

「大哥！說這些幹什麼呀？咱們眼前該怎麼辦呢？」

商琳猛地打了一個冷顫，手裏的食物盒子差一點落下了地。桂蘭芳看得出，難道別人就看不出，何況藍長飛那一夥人比鬼還要精靈，比狐狸還要狡猾？

「等！等！」

她咬牙力持鎮定，轉身走進了房，砰地一聲關上門。

「十一，咱們的實力只能作最後的孤注一擲，咱們一定要等到絕對有把握的時候……」

王十一與高采烈地回到臨時的窩，將他的安排一五一十地告訴了藍長飛。

「正說到這兒，在外面『擄旗』的拚命十三郎跑了進來，氣喘吁吁地說：『老大，紀隊長要見你。』」

藍長飛非但不高興，反而將王十一斥責了一頓：「你以後最好少出馮主意，你以為這樣就能置鄧彬於死地嗎？我問你，砒霜放在什麼菜裏面？」

「就他一個。」

「放在菊花羊肉裏面。」

「好！請他進來。」

「羊肉滲進了砒霜就會變成黑色，你以為鄧彬已經餓得兩眼發黑，頭腦發昏，見了黑得像木炭的羊肉也會狼吞虎嚥地吃下去嗎？」

「藍老大！我公事忙，你走腿闖道兒，咱們是站在敵對立場。可是，由於八爺那層關係，咱們私下還算朋友。如今八爺歸了天，咱們之間的交情恐怕也完了。不過，我還拿你當朋友，你信不信？」

「唉！你這麼一來，只有害了姓金的，鄧彬不拆散他一身骨頭才怪。」

「我信。」

王十一又將金慶陵那番話吹噓說了一

「藍老大！我不能見死不救。」

「哦？你要救誰？救鄧彬？」

「哦？你要救我們？」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藍老大！我試看看。」紀標丟下一句話，匆匆忙忙地走了。先前以為嚇唬一下，藍長飛就會開溜，現在他才知道是多麼的幼稚。

紀標又來到金陵酒家，商琳對他已非常信任，就開門請他進去坐坐。紀標看到桌上擺滿了食物，心情不禁一鬆：「商琳，妳倒真按我教好的方法去作啦！」

「紀隊長！我了解你的為人，你不會害咱們的。」

「他怎麼樣？」

「還是跟昨晚差不多，不過，剛才好像動了一下。」

「哦！那就不緊了……商琳！我什麼都不擔心，就擔心萬一被藍長飛發現了實情，那就糟了！」

「紀隊長！不是我說你，以前，你是屬於葛通的淫威，如今他已死了，你還怕什麼？你就不能挺身而出維護正義嗎？」

「唉！」紀標沉重地嘆了一口氣。「說來慚愧！我本來想派人來守護金陵酒家，想不到我下面那些人早就被藍長飛收買了。」

「哦？難道你也被藍長飛收買了嗎？你有槍，如果你存心守護鄧彬，誰也無法傷害他。」

「商琳！妳說得不錯，只要我守在房門口，任何人也別想闖進來。可是，另一層妳就沒有想到了，我阻止藍長飛殺鄧彬，將來，我是不是也應該阻止鄧彬殺藍長飛？」

商琳的兩道眉毛倏地挑了起來，半晌才說：「紀隊長！你的話有理，讓天意去安排吧！」

「商琳！這些吃的，喝的，妳一點也沒動嗎？」

「愈來愈回頭啦！」

金陵酒家像一個皮球，他想叩頭求饒都辦不到，只有說些求饒的話：「桂姑娘！方才我已一五一十地向妳招供啦！妳又何必……何必……？」

「小金！」桂蘭芳的語氣冷若寒冰：「昨兒你跟葛通勾結，在花廳暗裏埋伏，使鄧爺受了重傷，本來就罪該萬死了。鄧爺是大人不記小人過，沒找妳算帳。教妳作一道拿手菜，你就應該全心全意拿出看家的本領，結果是煮出這副模樣兒來，你對得起鄧爺嗎？」

金慶連連聲道：「對不住，對不住，我該死，我該死！」

「哦？你也知道你該死呀？」

「我該死，我該死！可是，妳千萬要饒我一命。」

「好！我就饒你一命，不過……」

「只要妳肯饒我一命，妳怎麼吩咐我怎麼依。」

「好！我不打你，也不罵你，只罰你將那鍋羊肉湯喝下去……」

「桂姑娘！不行啊，湯裏面有……」

桂蘭芳用碗舀了一碗羊肉湯，另一隻手拿了一雙筷子，筷子橫着往金陵酒家裏一卡，使他的嘴吧張得大大的，碗裏的羊肉湯就往他嘴裏灌了進去。

儘管藍長飛在紀標面前說了狠話，他的心裏頭總歸有些虛；尤其是常老九的一去不回，更加添了心頭的陰影。如今他只剩下四個弟兄；這四個人就分佔了四個

「我不餓。」

「商琳，妳多少也要吃一點。」

「我真的不餓。」

「商琳！」紀標在桌前坐了下來。「妳應該吃，我也應該吃。」

「如果你有胃口，就請用吧！」

「我們應該一起吃，而且還要把這些東西吃個精光。」

「為什麼？」

「商琳！藍長飛一定派人在這兒注意任何情況，咱們把這些東西吃光才不會露出破綻呀！」

「對！」商琳用力地一點頭。

那一鍋菊花羊肉的確有點兒發黑，不過，紀標和商琳都沒有注意。也許他們是想着藍長飛的突襲，而忽略了食物中下毒的可能性。

一塊肥嫩的羊肉還在筷子上，房門突然打開，桂蘭芳像一陣風似地捲了進來。

紀標固然感到錯愕，商琳也是大吃一驚：她迅速地奔向房門，將門上門，以背抵着門，疾聲說道：「紀隊長！別讓她走掉。」

對於商琳這種舉動紀標更加錯愕了。

桂蘭芳冷冷地說：「商琳！妳這是幹什麼？」

「哼！」商琳冷笑了一聲。「妳分明是進來探虛實的，鄧彬傷重昏迷已經被你看到了，哼，妳休想離開這個屋子！」

「商琳！妳以為我不了解鄧彬的傷勢嗎？」

「妳很了解，所以妳剛才向我打聽

據點，目不轉睛地守望着。

他剛想睜起眼睛來衝個飽兒之際，柳十郎就來向他報告了：「老大，紀隊長又來了。」

「哦？」藍長飛的精神一振。紀標是來向他報告好消息的麼？這小子的動作可真快呀！

「還有他的副隊長劉德清，還有兩個自衛隊的弟兄……還有……」

「紀標帶了人來？」藍長飛又感到有點兒不妙了。

「是的。我伏在房頂上，看得遠，這會兒恐怕就要到了，他那兩個弟兄還抬了一隻箱子。」

箱子？兩個人抬？難道裏面裝着鄧彬的屍首？」

「十郎！」僅只一瞬，藍長飛腦袋瓜子就轉了千百轉。「留下十二郎『插旗』，你跟十一，十三，在有利的地方埋伏好，如果紀標想玩什麼花樣就先幹掉他。」

「是！大哥！」

「十郎，千萬記住，不要莽撞。沒有我的暗示，絕不可輕舉妄動。」

「我知道。」

柳十郎前腳剛出，紀標後腳就到了，他教那兩個弟兄將沉甸甸的大木箱放在地上，打個手勢，劉德清領着兩個弟兄退了去。

「藍老大！」紀標開了腔：「我遵照您的吩咐去辦啦！」

「成了嗎？」

「唉！」紀標裝模作樣地嘆了一口氣

，我的回答不能令妳滿意，妳就找機會闖進來看看明白，妳以為我連這點警覺性都沒有嗎？」

「商琳！不要自以為了不起，告訴妳，我闖進來是為了救妳一條命。」

「救我一條命？」

「別以為妳的命有多值錢，是因為鄧彬還需要人照顧，妳沾了鄧彬的光。」

紀標插口問道：「桂姑娘！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菊花羊肉裏面下了砒霜！」

紀標猛地打了一個冷顫，往火鍋裏一看，羊肉是黑的，湯也帶點黑色……

「桂姑娘！」紀標伸着舌頭，說：「我跟商琳都大意了，要不是桂姑娘跑來提醒……」

「商琳！」桂蘭芳緩步走到商琳面前，語氣也柔和了許多。「昨晚在花廳一場惡戰，我和鄧彬情勢危急，後來多虧杜復軍出手才解了危。杜復軍不是一個行俠仗義的人，是有條件的……商琳，我是一個守信的人，絕不是朝三暮四的賤貨……在私底下，我還是關心你們，敵人的奸計才沒有逃過我的眼睛。」

商琳睜視她說：「對不起！桂姑娘！方才錯怪妳啦！」

「唉！」桂蘭芳臉上掠過一絲苦笑。

「說這些道歉的話幹什麼呀……」

「桂姑娘！」紀標又忍不住插嘴問道：「妳怎麼知道菊花羊肉裏有毒呢？」

「因為我在留意。」

「是誰下的毒？」

「有句話我實在不該說，藍老大，十年前你實在應該再補鄧彬一刀，不該留下他那條命，如今我看看是誰也沒法子。」

「這麼說，你是辦砸啦！」

「藍老大！說起來也真窩囊，我，劉副隊長，還有好幾個弟兄，全有槍。我剛一翻臉，喊聲將鄧彬關起來，他那裏一動，就把咱們的槍火都給繳啦！」

「哦？鄧彬有這麼厲害嗎？」

「騙你是孫子王八蛋，他那一身功夫真不知打那兒學來的，說他是天神下降，一點都不過份。」

「紀標！你少在這兒幫鄧彬吹噓！」

「藍老大！我現在把他都恨透了，因為他太不給我面子了……對了，鄧彬大鬧古樓齋之後，就給了我一個差使，教我把這口大木箱給你送過來。」

「箱子裏面是什麼東西呀？」

紀標搖搖他的肥腦袋：「這我可就不知道啦！藍老大，你打開看看，不就明白了麼？」

藍長飛凝視着那口大木箱，却不敢走近，就好像鄧彬埋伏在箱子裏，隨時等待機會跳出來將他殺死。

「這箱子是打那兒抬來的？」藍長飛問。

「金陵酒家。」

「有多重？」

「一百多斤的樣子。」

藍長飛實在想不透箱中有什麼奧秘；他更想不到木箱內放着什麼東西，他看看紀標，又看看箱子，再看看紀標……紀標

「金陵酒家。」

紀標咬牙切齒地說：「金陵酒家這個混帳東西真是卑鄙醜惡到了極點，看我去收拾他！」

桂蘭芳跑到房門口，打開門，拉住一根繩子用力一扯。紀標和商琳目瞪口呆地看着桂蘭芳，她牽那根繩索的姿態就彷彿是在拖一條死狗，不過，她拖的並不是死狗，而是金陵酒家。

金陵酒家被四馬鑼蹄地翻着，活像一個皮球，大概桂蘭芳已經把他當「死狗」拖了好一陣子，他的前額，面頰，已經擦傷流血了。紀標怒火如焚，一腳就踢了過去，金慶連立刻像殺豬般嚎叫起來。

桂蘭芳將紀標攔住了：「紀隊長！別生這麼大的氣，你在一邊坐着，我好久不唱歌，犯了癮，現在我要反串一齣夜審潘洪，你在旁邊慢慢瞧！」

紀標這才息了怒。

「小金！」桂蘭芳開始問話了：「聽說花馬池，你是靠這道名菜『菊花羊肉』發跡的，是嗎？」

「是……是的。」

「花馬池還有別人作這道菜比你更好嗎？」

「沒……沒有了。」

「這道菜有講究嗎？」

「大……大有講究。」

「說來聽聽。」

「要講究皮黃，肉紅，湯白。」

「可是，你這道菊花羊肉是怎麼作的？不但肉發黑，湯也發黑，你的手勢不是什麼話嗎？」

「沒有。」

「他也沒有暗示過你，這口箱子內可能放着什麼東西？」

「沒有。他只交代：小心搬運，別砸着，也別教水浸着。那份神情，就好像箱子裏放着什麼寶貝。」

藍長飛又沉思了一陣，這才雙掌連連拍了兩响。

柳十郎和王十一出現了：那兩記掌聲分明是他叫人的暗號。

「十郎！」藍長飛緩緩問道：「劉德清跟那兩個自衛隊的弟兄如今在那兒？」

「在大門外候着。」

「拚命十三郎呢？」

「守住了二道門。」

「好！你們過來將這口木箱打開。」

柳十郎與王十一向那口木箱走去，王十一同時問道：「藍老大，這口箱子裏裝着什麼呀？」

「裝着鄧彬自己。」

步。

藍長飛在這一瞬間，脖子都脹紅了，不禁破口大罵：「沒用的東西，鄧彬這麼可怕嗎？就算裏面裝的是鄧彬，也早給悶死啦！」

紀標看眼裏，不禁暗暗為鄧彬高興，十三太保的銳氣已經被鄧彬完全壓住了

，只有藍長飛還有萬丈雄心。若是鄧彬能很快復原，藍長飛是不足畏的。

柳十郎和王十一被罵之後，連忙向前去打開箱子。藍長飛手握彎刀，佔住了有利位置，如果箱內有埋伏，他的彎刀可以在一瞬間置對方於死地。

箱子蓋終於揭了開來，藍長飛的判斷倒是不離譜的，箱子內是確有個人，那個人蜷曲在木箱裏。

那個人是金慶陵……不，應該說，木箱內放着金慶陵的屍首。

金慶陵那張臉是黑的，黑中帶紫。眼眶，鼻孔，嘴，耳孔，都有半凝結的黑色血塊。

王十一首先嘆了起來：「是被砒霜毒死的！」

藍長飛冷冷地說：「王十一！你為什麼不說金慶陵是被你毒死的？」

「我？」王十一打了一個冷顫。

「王十一！你一回來說出你的高明大計，我就知道糟了，你想毒死鄧彬，死的却是金慶陵！」

「老大！」王十一壯膽地說：「金慶陵算人嗎？他算一條搖尾乞憐的狗，死了就死了，有什麼好可惜的呀！」

藍長飛氣吁吁地說：「金慶陵死不足惜，可是咱們開玩笑話了呀，天大的笑話，天大的笑話，鄧彬恐怕連牙齒都笑掉了好幾顆。」

王十一噤若寒蟬，不敢出聲。

「紀標！」藍長飛轉移了目標。「你也在看咱們的笑話，是不是？」

但她失望了，從鄧彬受傷昏迷到現在，已經過了一晝夜，沒有變化，沒有奇蹟。鄧彬就像一個冷漠無情者，完全漠視了她的一番心意。

紀標曾經告訴她，雖然藍長飛沒有發現鄧彬傷重昏迷，可是仍在待機而圖，因此她在期待中也有幾分擔心。屋外極其輕微的風吹草動都會令她心頭顫動。她真有些奇怪，自從喬喬死後，她漠視危險，漠視死亡，而現在却又重嗜恐懼的滋味，而不是為自己。

篤篤篤！有人敲門，三下。是桂蘭芳，她們現在已彼此諒解，也約好了敲門的暗號。

門打開，桂蘭芳閃進，她以背部將門抵上，輕輕地問：「怎麼樣？」

商琳搖搖頭，這是一個非常輕微的動作，但她表達起來却萬分沉重的吃力。

「外面很平靜。」

「靜得可怕，我們好像住在死城。」

「冷嗎？」桂蘭芳透著無限的關懷。

「有點兒。」

「我是問妳心頭冷嗎？」

商琳瞪大了眼睛，一連幾天的勞累傷神，她顯得消瘦，眼睛珠子看起來也就格外大。

「商琳！妳心頭一定不會冷，因為妳全心全意在照顧別人，妳對妳所照顧的人，充滿希望，所以，妳心頭一定是暖烘烘的。」

「桂姑娘！妳以為我如此照顧鄧彬，是想將來得到鄧彬什麼補報嗎？」

「沒……沒有，沒有。」紀標了解此刻的危險性，他不想什麼正義，道義，責任和尊嚴，他還要繼續扮演一個卑鄙的小人。「絕對沒有，我那敢看妳藍老大的笑話呀！」

「妳帶人送金慶陵的屍體來，分明是幫着鄧彬來氣我，存心教我丟人現眼。」

「沒有，絕對沒有，事先我是一點兒也不知道，鄧彬也沒跟我提。」

「沒有？」藍長飛逼到紀標的面前。

「妳心裏打什麼主意我可是清楚得很。這幾年，妳這個自衛隊長幹得很窩囊，所以妳想利用鄧彬把咱們都幹掉，妳好揚眉吐氣，是不是？」

「藍老大，妳誤會了，誤會了，我絕沒有這種想法。」

「紀標，我要殺你就像踩死一隻螞蟥，現在，我再給你一次機會，如果辦成了，將來，妳還可以在花馬池混下去。要不然……」

「請吩咐，請吩咐！」紀標表現得畢恭畢敬。

「回去告訴鄧彬，就說他這一套很管用，已經把我嚇跑了，妳親眼看見我帶着幾個殘餘的弟兄離開了花馬池。」

「是，是，我立刻就去傳話。」

「紀標，如果你敢玩花樣，我早晚宰了你。」

「不敢！不敢！我絕對不敢。」

紀標剛一出去，藍長飛就立刻下令：

「教訓命十三郎把紀標牢牢釘住。」

紀標可不簡單，他大概也算準了藍長

飛的那一套，所以先到金陵酒家商琳的廂房裏打了一個轉兒，然後才回到隊上。

劉德清已經等得有些發急了，他極想了解藍長飛在看到金慶陵的屍體之後有何反應。

「德清，藍長飛沒有死心，他絕不會離開花馬池，其實，換了任何人也不會就這麼一走了之。」

「隊長，不是我埋怨妳，這幾年自衛隊不但不能保護善良的百姓，反而成了惡棍劣紳的幫兇，咱們不應該慚愧嗎？」

「誰說我內心不感到慚愧？」

「隊長，既然感到慚愧，剛才為什麼放掉大好機會？咱們有四根槍，難道還怕他們？」

紀標道：「唉！德清，妳不知道，我有顧忌。」

「顧忌？妳是怕花馬池的老百姓說咱們自衛隊大開殺戒，是嗎？放心吧！如果咱們把十三太保的總勢力徹底消滅，花馬池一定全城放鞭炮。」

「德清，妳想歪了……我問妳，藍長飛手下還有幾個弟兄？」

「還有五個。」劉德清倒是很清楚。

「十三太保當中有幾個是用槍的？」

「只有方二和常九，如今方二死了，只有常九。」

「常宜常老九的槍法聽說過嗎？」

「百發百中。」

「好了！從昨晚到現在，常老九的行踪不明，妳難道不知道？」

「他一定是眼見大勢不妙，腳底板抹

油——溜了。」

「德清！由此可見，妳太不了解常宜這個人了。他是條血性漢子，講究忠義二字，他絕不會背叛藍長飛。」

「那……他上那兒去了呢？」

「埋伏起來了。」

「哦？」

「化明為暗，懂嗎？這是藍長飛的一着伏棋。咱們方才也許能轉換藍長飛和他手底下的四個弟兄，可是，咱們一定逃不過常老九神槍的報復。」

劉德清沒有吭氣，對於紀標的深謀遠慮，他內心深深折服。

「德清，我關心鄧彬的傷勢，今晚天黑之後，妳跑一趟，去請于大夫，來去都要秘密，如果讓藍長飛發現鄧彬傷重昏迷，不但鄧彬死定了，就連妳我也恐怕死定了。」

劉德清點了點頭，于大夫住在紅沙河，來去八十里，入黑出發，天亮就可回到花馬池；于大夫沒有看不好的傷。

又是上燈時候。

金陵酒家因為店東金慶陵的死亡，店夥紛紛逃散，變成了一座死窟，冷冷清清的，住客們早就遷居別家客棧了。如今留在這裏的只有四個人，杜復軍，桂蘭芳，商琳和鄧彬。

商琳的眼睛已經發乾，發痛了，但她還是目不轉睛地看着鄧彬那張白中透青的臉。她並沒有太高的奢望，只要鄧彬的嘴微微張動一下，或者眼睛張開一下，四肢動彈一下，她就滿足了。

杜復軍又在喝酒，所不同的是，下酒菜變成了炒花生，這是金慶陵死後唯一的害處，沒人作菜了。

對於桂蘭芳的來臨，杜復軍的反應很冷淡，似乎沒有任何感覺。

桂蘭芳一隻腳跨過了門檻，就那麼倚靠在門框上。

「妳又在喝酒了？」埋怨的語氣。

「酒可以使我穩定。」杜復軍冷冷地說。

「胡扯！我只知道酒可以亂性。」

「那是對某些人而言，對我來說，酒喝得愈多我愈冷靜，最少我不會想妳。」

「我就住在西廂。」

「妳是說，我可以過去看看妳？」

「難道不可以嗎？我絕不會讓妳吃閉門羹。」

「蘭芳！對我來說，單是看看妳是不能令我滿足的。」

「我了解，對妳這種人我太了解，」桂蘭芳的語氣有點兒挖苦。「就像妳對待那些惡人，妳只教訓他們一頓絕不能令妳滿足，妳必須他們死在妳的腳前。」

「蘭芳！請回去吧！」

「老杜！我只是想告訴妳一句話：我是個守信的人，不必怕我漂了妳，妳已作了一半，為什麼停下來了？」（未完）

「商琳！我沒這個意思。我看得出，喬喬的死，使妳受了很大的刺激，妳甚至自責因為妳沒有好好照顧他，才使他走上死亡之路。妳現在全心全意地照顧鄧彬，是想彌補過去的缺失，也許妳把鄧彬看成了喬喬。」

商琳流下了兩行眼淚，藍長飛那樣打她，她都沒有落下一滴淚。

桂蘭芳突然大叫：「商琳，妳看！」

商琳循着桂蘭芳的手指看去，是床，床上躺着鄧彬，鄧彬仍然一動都沒有動。

「桂姑娘，看什麼呀？」

「我看見鄧彬的嘴唇動了一下。」

商琳跑過去，蹲在床前，望着鄧彬的嘴唇，就好像陷身在沙漠裏的人望着溫潤的坑穴等待着泉水湧出一樣。

桂蘭芳站在商琳身後，她的目光也望着鄧彬那張緊閉的嘴，那兩片略顯蒼白的嘴唇好像是用大理石雕刻的，不會動，永遠也不會動。

這兩個女人的毅力真可怕，就這樣目不轉睛地看了一個鐘頭，也許是她們期待的精神感動了上蒼吧！鄧彬那兩片蒼白的嘴唇終於動了。

而且還動出了一個極其輕微，却非常明顯的字：「水！」

商琳霍地跳了起來，她竟然忘記身後還站了一個人，她的彈力差一點將桂蘭芳撞倒。

商琳拿起桌上的茶壺，也不管是冷的還是熱的，就將茶壺嘴子塞進了鄧彬的嘴裏。

一開始，茶水有一半隨着鄧彬舌喉肌肉本能的蠕動而流進了腹內，一半從嘴角溢出。過了一會兒，鄧彬已能主動吮吸。

一壺茶，可以倒十幾杯，竟然喝得點滴不剩。

「商琳！」桂蘭芳疾聲說：「我今兒個去藥舖買了一根上好的吉林參，放在我房裏的鏡子後面，妳趕緊去熬一壺參湯，那玩藝兒最能滋補元氣了，我在這兒照顧着。」

商琳連忙去了，她樂意為鄧彬作任何事。

桂蘭芳蹲在床邊，掏出手帕來為鄧彬擦拭被茶水沾濕的下額和頸項，又將枕邊濕濡處慢慢吸乾。

「鄧彬！」她輕輕地喚。

沒有回應。

也許鄧彬在稍一甦醒之後又恢復了沉睡；也許鄧彬方才張口要水，只是生理上的一種本能的反應，他的意識根本沒有甦醒過來。

商琳端着參湯回來了，她幾乎是跑回來的，在她的想像中，鄧彬也許正張着嘴吧在等着喝她熬煮的參湯。

她又再一次地失望。

「商琳！」桂蘭芳安慰着她：「別失望，我敢跟妳打賭，不到半夜，鄧彬就能將這壺參湯喝個精光。」

「但願如此。」

「好啦，我回房去了。如果鄧彬醒來，別提起我，一個字都不要提。」

商琳沒有問為什麼，她明白問這一句

油——溜了。」

「德清！由此可見，妳太不了解常宜這個人了。他是條血性漢子，講究忠義二字，他絕不會背叛藍長飛。」

「那……他上那兒去了呢？」

「埋伏起來了。」

「哦？」

「化明為暗，懂嗎？這是藍長飛的一着伏棋。咱們方才也許能轉換藍長飛和他手底下的四個弟兄，可是，咱們一定逃不過常老九神槍的報復。」

劉德清沒有吭氣，對於紀標的深謀遠慮，他內心深深折服。

「德清，我關心鄧彬的傷勢，今晚天黑之後，妳跑一趟，去請于大夫，來去都要秘密，如果讓藍長飛發現鄧彬傷重昏迷，不但鄧彬死定了，就連妳我也恐怕死定了。」

劉德清點了點頭，于大夫住在紅沙河，來去八十里，入黑出發，天亮就可回到花馬池；于大夫沒有看不好的傷。

又是上燈時候。

金陵酒家因為店東金慶陵的死亡，店夥紛紛逃散，變成了一座死窟，冷冷清清的，住客們早就遷居別家客棧了。如今留在這裏的只有四個人，杜復軍，桂蘭芳，商琳和鄧彬。

商琳的眼睛已經發乾，發痛了，但她還是目不轉睛地看着鄧彬那張白中透青的臉。她並沒有太高的奢望，只要鄧彬的嘴微微張動一下，或者眼睛張開一下，四肢動彈一下，她就滿足了。

杜復軍又在喝酒，所不同的是，下酒菜變成了炒花生，這是金慶陵死後唯一的害處，沒人作菜了。

對於桂蘭芳的來臨，杜復軍的反應很冷淡，似乎沒有任何感覺。

桂蘭芳一隻腳跨過了門檻，就那麼倚靠在門框上。

「妳又在喝酒了？」埋怨的語氣。

「酒可以使我穩定。」杜復軍冷冷地說。

「胡扯！我只知道酒可以亂性。」

「那是對某些人而言，對我來說，酒喝得愈多我愈冷靜，最少我不會想妳。」

「我就住在西廂。」

「妳是說，我可以過去看看妳？」

「難道不可以嗎？我絕不會讓妳吃閉門羹。」

「蘭芳！對我來說，單是看看妳是不能令我滿足的。」

「我了解，對妳這種人我太了解，」桂蘭芳的語氣有點兒挖苦。「就像妳對待那些惡人，妳只教訓他們一頓絕不能令妳滿足，妳必須他們死在妳的腳前。」

「蘭芳！請回去吧！」

「老杜！我只是想告訴妳一句話：我是個守信的人，不必怕我漂了妳，妳已作了一半，為什麼停下來了？」（未完）

文圖
希華·盧

一指陳鐵夫壓江湖



絕技奇招

廣東十虎分前五虎和後五虎，相隔數十年，前五虎的事跡比較後五虎威風，轟動一時，人所共知，至於後五虎，則知者較少，現時我想說的是第九條猛虎，叫做陳鐵夫，因為他一生苦練鐵指，故稱鐵指陳。

功夫有許多種，鐵指功就是其中的一種，如果說到拳腳方面，陳鐵夫未算得特別出色，不過以鐵指來說，他却是認真出色的，武林中人很少像他有那樣大的成就。

陳鐵指喜歡練武，與生俱來，六七歲的時候，父親陳叔甫已經開始教他練習武

打鼓，實在可惜，埋沒了他的武功天才，貧僧有一個請求，未知師兄願不願聽。」

陳叔甫連忙問他有何種願望，一指禪師說：「貧僧苦練指功十年，不過練得一隻鐵指，依我的見解，如果師侄肯跟隨我入山苦練，十年之後，他的鐵指當然不止一隻，拳腳也會精通得多，未知師兄能否答允呢？」

陳叔甫聽了喜出望外，說：「一指師弟的鐵指功威震武林，肯收小兒為徒，求之不得，怎會推三推四呢？任何一天，你說去就去，請你把他帶走。」

陳叔甫就命鐵夫當席跪拜，尊稱一指禪師做師傅。

旬日後，一指禪師果然把陳鐵夫帶走，那時福建九連山少林寺給官兵夜間埋伏，全寺被火焚燬，和尚各散東西，一指禪師無法可想，只好帶陳鐵夫到羅浮山的寶珠寺，囑他在寺內潛修，至於本人，有時留在寺中教授武功，有時雲遊各地。轉瞬就是十年，那時陳鐵夫已經有十八歲，身型粗壯，且得一指禪師秘傳的鐵指功，以及無影腳等絕技，五形拳也比前更加出色，龍蛇虎豹鶴，任意打出，全部虎虎有威，一指禪師的鐵指功雖然苦練十年，僅得一隻指頭堅如鐵石，可是，他的門徒陳鐵夫却比他出色，仍是苦練十年，却兩隻手指練出來，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比劍還堅，隨時把它插入牆上把一塊磚頭挖出來。

一指禪師看見他有此成就，非常高興，以前他說過，十年後就讓陳鐵夫下山，因為歲月催人，陳叔甫雖然已經蒼老，便叫他到廣州看看父親。

陳鐵夫奉師命返粵，父子重逢，悲喜交集，陳叔甫雖然年紀已老，仍然，以江

功。至於陳叔甫，他本人也是有名的拳師，屬於新會京梅鄉人，亦即與蔡李佛開山

祖師陳享公是同鄉的兄弟，當時清廷逐漸腐敗，有許多條鄉發生械鬥，新會陳族和梁、林、李三族械鬥之後，全縣姓陳的兄弟都加入戰團，民窮財盡，不少陳族的子弟逃亡各處，當時陳叔甫落籍廣州，住在西關的王家園，因他在鄉間的時候會到新會城烏豆寺，從該寺的少林僧習技，所學的是少林拳腳，到了廣州，無以為生，於是走江湖，賣藥過活，再又因為賣藥必須演武，打鑼打鼓，引起各界人士圍觀，陳叔甫一向貧困，無法僱請伙記幫忙，索

湖寶枝為生，兼做跌打醫生，總算混得下去。

陳鐵夫雖然武功出色，不過沒有門路發展，只好暫時協助父親開檔，至於他的武功，自己並不懂得是否高超，因為他沒有機會跟武林高手過招。

當時兩父子在省城佛山以及東莞一帶賣藝，俱已走遍，那天到佛山鎮的大橋頭，正是二月初二，俗稱土地誕，那個橋頭屬於南浦鄉，有一個土地廟，特別有威勢，高達丈外，平時香火並不很旺盛的，可是，到了土地誕那天，就大不相同了，南浦鄉的父老盛大慶祝，佛山的街坊也戶戶送花炮，燒烟花，十分高興，且又搭起戲棚開戲，一連四天慶祝，非常熱鬧。

鐵指陳父子以為利用這個機會表演武功，賣些膏丹丸散，一定好生意，抱着興奮的心情在土地廟前演武。

當時佛山八景的南浦歸舟就在汾江之上，那時有一塊巨大的石橋橫架江上，土地廟就在橋頭附近，古木參天，柳絲飄拂，至於戲棚前面的空地，小販雲集，來往客商也站定觀看，鐵指陳父子在該處扯起花旗，旗上寫明「少林陳叔甫」五個大字，跟着由陳叔甫向四周的觀眾介紹一番，然後叫鐵指陳表演武功。

他年事已高，一向只是靠陳鐵夫吸引觀眾。照例由鐵指陳先表演五形拳，再演鐵指功，一隻手指插穿一寸厚的木板，非常出色。那天他只是演過五形拳，還未表演鐵指功，忽然發生意外，觀眾當中有一個彪形大漢撥開各人走出，高聲呼喝，背後還跟着五名鐵臂熊腰的人，作為保衛。

街坊看見此景，認為必有打鬥事件發生，紛紛閃避，此人忽然大聲呼喝，說：

性提早教兒子習武，四歲開始，就練習拳腳了，故此，到了八歲，就能夠打得一手出色的五形拳，不但幫助父親打鑼號召觀眾，而且能夠落場演武。

那天陳鐵夫與父親在西禪寺前面的空地賣技，當時西禪寺在廣州西關的撤金巷，距離天光圩十分接近，寺前的石地堂，方橫三十丈，能夠容納幾百人，每日小販雲集，遊人如蟻，醫卜星相以及演武為生之輩，都在該處開檔，陳鐵夫跟父親叔甫在石地堂表演五形拳，鑼聲四起，引動街坊觀看，本來賣武的人多數是功夫尚未升堂入室的，八歲小童更加沒有勁，不過，陳鐵夫却大不相同，雖然他僅有八歲，拳法極佳，揮拳踢腳，中規中矩，至於橋手打出，還有暗勁，一陣陣的風聲，從指掌傳出，故此，賣武之際，獲得許多賞賜，觀眾頻頻叫好。

當時陳鐵夫父子分別表演武功之際，忽然聽到有一個人使用內勁呼聲喝采，叫好之聲，竟給他一人壓倒，甚為詫異，收檔時順眼一望，便發覺頻頻叫好，其聲震耳的一個觀衆竟是光頭和尚，更加出奇。

他們父子看和尚時，和尚也看看他們，忽然雙掌合攏，走過去打招呼，說：「阿彌陀佛，陳師父，你還認得貧僧嗎？」

陳叔甫細看和尚幾眼，似乎有點記憶，沉思一會，說：「我記得起來了，你似乎是一指禪師，論輩輩可以說是師弟，未知是否屬實？」

和尚笑了笑，說：「陳師兄，不見多年了，貧僧現時在報知寺內掛單，正式掛單和尚，不會久居，趁着今日在路邊相遇，應該喝酒詳談，陳師兄如果還未飲酒，今夜就由貧僧請你父子飲杯，暢談這幾年

「你們認識莫鐵頭嗎？」

陳叔甫到底走過江湖，聽了這句話，就知道這一個教頭模樣的傢伙必然是莫鐵頭了，此人肯定的財雄勢大，屬於惡霸那一類，聽了這句話，便即接口說：「我們走江湖的人，照例是每到一處，必然拜訪當地名流的，大概莫教頭在此座鎮，可惜我們並不知情，無緣拜謁，就在這裏叩拜莫教頭好了，有眼不識泰山，恕罪恕罪！」

陳叔甫所說的話已經是十分謙遜的了，何況他口口聲聲尊稱對方是教頭呢？照道理說，莫鐵頭應該對他有些同情心，殊不料他聽了陳叔甫的話，竟然冷口冷面的說：「你這個老頭大概不想活了，既然你知道江湖上的規矩，為甚麼不先行拜訪，然後演武呢？」

陳叔甫多方面的賠罪，對方總是傲氣凌人，鐵指陳看在眼裏，已經動氣，但也不敢發作，突然之間，莫鐵頭底下的幾個馬仔紛紛殺出，大喝一聲，包圍住陳叔甫，那時形勢緊張，陳鐵夫擔心父親吃虧，立刻走出來，站在父親的前面，說：「我們走江湖，吃四方飯，只是知道依照規矩行事，稍有差錯，無可奈何，你們應該恕罪，假如閣下一定要較量高下，就跟我交手好了，別難為我的父親。」

陳鐵夫身型雖然不是十分高大，但却看來相當精壯，他昂然站着，擺出戰鬥姿態，那幾個馬仔怎肯罷手呢？四個人把他們攻擊的目標移到陳鐵夫的身上，齊聲喝打，先有兩人衝出來，一個打左，另一個打右，其餘兩個準備起腳。

站在包圍中，一個人打四個，實在是吃虧的，不過，陳鐵夫苦練五形拳已經

的遭遇，未知師兄是否有空？」

陳叔甫說了一聲多謝，便帶着陳鐵夫離去，到了晚上，三個人就同到寶靈廟前面的同珍酒家飲酒。

這位光頭和尚稱做一指禪師，法號天池，出身於福建九連山的少林寺，除了精通本門少林外家拳腳，還精於鐵指功，自幼他就用綠豆揸手指，較長就以鐵沙代替綠豆，初時皮破血流，後來用跌打藥敷治，癒後再練，並用藥酒浸指，前後十年之久，可謂十分苦心，殊不料他只是練得到右手中指，那隻指頭堅如鐵石，任意插入木板之內，立刻穿過，本人不覺痛楚，其餘九隻手指都沒有這種內勁，因此他有一指禪師之譽，本來禪師的大名含有佛門意味，他却不然，只是表現出武功方面僅得一隻鐵指，頗覺可笑。

一指禪師非常喜歡遊覽異鄉，愈去愈遠，除了觀看各地風光，他還想尋訪訪友，有時跟朋友喝酒，就不吃素，可以說是狗肉和尚那一類，不過他的武功確是非常出色的，談到鐵指，無人可及，正是「一指壓江湖」。

陳叔甫在新會縣城到烏豆寺向方丈烏豆僧習技時，一指禪師也在該處練習拳腳，但後了一輩，故稱師弟，後來陳叔甫到廣州去，娶妻生子，潤別十年過外，那時異地重逢，忽見陳兄的兒子如此出色，他非常欣慰，頻頻獻歡。

飲了幾杯，無話不談，一指禪師忽然說：「陳師兄，不是貧僧多嘴，鐵夫師侄年紀雖幼，骨肌甚厚，體魄雄壯，乃是可造之材，貧僧剛才細看他表演五形拳，指掌橋手俱有暗勁，可見他的根基極好，師兄如果帶他在江湖上走動，只是打鑼

有許多年，這一套拳法叫做五形，除了把龍蛇虎豹鶴各種手法加在一起苦練之外，還另有別的好處，就是雙拳能打四方，加上兩條腿，銳不可擋。那時他把五形拳的特徵發揮出來，一經交手，就把四個惡漢打到東西倒。

陳叔甫擔心那些人跟他作對，看見兒子獲勝，並無喜色，反而走過去把被打倒的人扶起來，用跌打藥替他們敷傷，擺出一副盡心照料的模樣，希望莫鐵頭看了原諒他。

打贏了惡霸的家丁，還要賠罪，走江湖的人實在很悲慘的，理應原諒，可是，莫鐵頭却毫無憐憫之心，看見家丁被辱，滿臉怒容，大聲喝喝：「好小子，你竟然斗胆辱罵，把我四個門徒擊倒，現時輪到莫鐵頭跟你交手了，我這個鐵頭一出，便有傷亡，叫你父親留下跌打藥替你敷傷吧！」

說完，他就揮拳撲攻。

莫鐵頭身材粗壯，雙臂如鐵，單是看他的招式，已經知道是武林高手，再者，他的身份是教頭，當然勝過那幾個門徒，陳鐵夫不敢怠慢，先行讓步三拳，然後接招。

莫鐵頭拳快如風，一出手就是連打三拳，分上下左右一齊撲攻，怎料三拳落空，他站定腳步，從新打量對方一眼，說：「你的五形拳確是不錯，居然躲閃得來，我再度發招，看你能夠躲得多少拳。」

說完這句話，他就再度進攻，不過，這種攻勢跟剛才發招不同，第一次橫攻他用的是拳，現時撲攻却剛剛相反，上邊的拳頭一幌，下邊就飛腳踢來，連踢左右兩腳，突然轉身，再踢烏龍擺尾這一招，合

共三脚。

莫鐵頭以為對方憑着少林拳的躲閃絕技，只能夠躲得過手，躲不過一雙脚，因此他認為這回出擊，一定獲勝。怎料他踢出的三脚都是落空的，他收脚站定，還沒有看清楚陳鐵夫，驟然覺得眼前一花，趕快施展驚鴻手迎戰。

雖然他勉強招架，擋住陳鐵夫的連環蝴蝶掌，已經吃了虧，因為他剛剛收脚，還沒有接招的準備，對方就撲攻，故此步步吃虧。後來他仗着那個鐵頭，有空就向前撞擊，總算暫時打個平手。

這一次接戰，顯出陳鐵夫的實力，莫鐵頭不敢怠慢，立刻施展本門的絕技，以「七殺拳」應戰，這種忽左忽右的進攻，稍有機會，就俯頭一衝，本來是兩個拳頭的，加上一個鐵頭，那種打法，截然不同，等於三四個人圍住陳鐵夫，逐漸使陳鐵夫陷於捱打的地位，陳鐵夫在旁看了，替兒子捏一把汗，因他們兩交手，不敢接招，而且江湖上的規矩，一個打一個，旁人不便插手，他只是乾着急而已。過了一會，他忽然看見陳鐵夫施展雙龍出海這一招，給莫鐵頭以左右分金的手法，分別用左右手抓住陳鐵夫的兩隻手臂，俯頭一衝。

本來這一招是無法躲避的，因為雙方已經給對方所制，距離極短，斗大的一個頭顱當胸撞來，實在無法拆招，陳鐵夫更加焦躁，不由自主的大叫一聲。

說時遲，那時快，莫鐵頭俯衝過去，相隔僅有兩尺，況且四隻手糾纏在一起，避無可避，怎料陳鐵夫忽然仰面倒下來，迫使莫鐵頭跟他一齊倒下，陳鐵夫早有準備，在將倒未倒之際，當他的背部剛剛接觸地面，那條腿已經當胸踢出，把莫鐵頭

整個踢飛一丈過外，轟隆一聲，倒在地上，滾了幾滾，寂然不動。

這一招不但解救了莫鐵頭施展出來的頭槌，而且化凶為吉，看得陳鐵夫目瞪口呆，那些家丁也驚駭不已。

莫鐵頭到底是一名教頭，雖然給人一脚踢開丈高，落地的時候，滾了幾滾，仍是不會喪生，不過，這一交跌得非常厲害，門徒紛紛在他身上搓動，搓完又搓，使他血氣旺盛，然後回氣，大叫一聲，恢復知覺。

莫鐵頭雖然死裏逃生，恢復知覺，可是氣力全消，暫時無法再鬥了，那些門徒立刻保護他離開石地堂，看熱鬧的人見莫鐵頭打輸，已經離去，好戲做完，便作鳥獸散，方場上只剩下陳叔甫父子兩人。

陳叔甫看見獲勝的人竟然是自己的兒子，喜出望外，立刻走過去，緊握着鐵夫的肩，高興到說不出話來，到這時他才知道，兒子的武功確是進步許多，更難得的就是臨危不亂，隨機應變，一招取勝。不過，回心一想，雖然打敗了對方，但莫鐵頭是此地的霸王，定不甘休，恐怕他尋仇，盡快離開此地為妙，於是和鐵夫急急忙忙的收拾一切，棚尾拉箱，趕搭橫水渡離開佛山。

翌日，莫鐵頭果然派出大隊人馬到處搜索，陳叔甫父子早已坐船離去。

經過這次的打鬥，陳鐵夫的大名便响噹噹，對他來說那是因禍得福，至於莫鐵頭，他自知並非陳鐵夫的對手，而且知道陳鐵夫只是迎戰，沒有把鐵指功施展出來，擊破他的光頭，總算是手下留情，故此，不想多生枝節，只要陳鐵夫父子兩人此後不到佛山搗亂，就不再找他尋仇。

莫鐵頭的名氣那麼响，輸給陳鐵夫，也絕口不談，顯然是輸得心悅誠服，因此，江湖上的人一致認為陳鐵夫一針見血，打贏莫鐵頭，而且贏得乾乾淨淨。

此後，陳鐵夫到處賣武，就沒有人斗胆跟他交手，不但如此，還因陳鐵夫有了名氣之後，邪正兩路的人都敬他三分，影响所及，廣州知名的大亨想找武藝高強的人坐鎮，首先想起他，於是惹起另外一場生死決鬥。

當時陳鐵夫在廣州站定脚步，接了三個鄉親會教頭的職位，另外在上西關王家園開設武館。照道理說，他有他教拳脚，並不涉及另外一個門派，根本上就不應該受人尋仇的，殊不料那種仇恨是上一代留下來，避無可避。

上西關本來是武當派弟子的勢力，自從胡惠乾三打機房，把武當派的教頭牛化蛟擊倒，少林子弟便在該處立腳，不過，武當派的勢力仍然很大，以人數計算，遠遠的超過少林派，特別是王家園，近着靈廟，三山五嶽的人多數是武當派，那時鐵指陳竟然在王家園開設武館，等於使少林派重振聲威，因此就引起上一代的仇恨，決心找他算賬。

當時在司馬坊教授拳脚的教頭何龍，他是馮道德的四傳弟子，亦即錦綸堂門徒，極有名氣的高手，因為門派相爭，初時他耐着性子忍受，後來給門人挑撥，忍受不了，便想找鐵指陳算賬，不過，鐵指陳會苦戰莫鐵頭，打贏了他，很有威勢，究竟他是少林子弟，而且稱做少林十虎當中的第九虎，未免有些畏懼，他認為必須跟鐵指陳算賬，却又沒有把握，索性找幾個有份量的武當派拳師埋伏在王家園的街

口，分別握着武器，包括單刀，鐵尺等物，至於他自己，却暗藏一條九節鋼鞭。

那種鋼鞭是當時最有威力的武器之一，整條鋼鞭分做九節，可以摺起來放在袋裏，長度不及一尺，忽然把它抽出來，迎頭痛擊，便是六七尺的一條鞭了，因為這種鞭是鋼製的，能軟能硬，不易迎格，如果用手橋向上格住，就會給它一鞭打碎手骨，非常厲害，何龍靠着這條鞭贏過許多個江湖好漢，那時他以為鐵指陳由那一條街巷走出來，明槍易擋，暗箭難防，一定死在鞭下。

很少拳師抱着暗算的心理，企圖出來殺人，由此可以反映出當時武當派跟少林派的拳師如何明爭暗鬥了，鐵指陳茫然無所知，他仍是像平時那麼悠閒的離開會館回到寓所，經過王家園的街口，然後抵達陳館，這是最後一個轉彎之處，那條街巷僅有六尺闊，兩邊都是矮屋，屋與屋之間仍有多少空隙，即是說，有些屋宇突出，有些屋宇凹入，凹入之處正好藏人，他走到一處由突出轉到凹入的地方，忽然聽到「活」的一聲，立刻退後兩步，鋼鞭已經由頭上打下來。

當時何龍看見一鞭打不中鐵指陳，怒火燒心，立刻把那條鋼鞭忽左忽右的橫掃，巷口很窄，根本上無法躲閃，只能退後，如果鐵指陳退開的時候慢了幾步，便給他一鞭打死，不過，鐵指陳的少林門秘傳絕技，確有獨到之妙，向前跳躍的時候，可以一跳三步，向後退的時候，仍可依照這種方式，連退三步，等於跳了幾下，何龍不解其中奧妙，鞭法又快又密，但因鐵指陳退得非常快速，鞭鞭落空。

他是誰，何以出手傷人。

牛英大聲說：「我就是武當派的掌門人牛英，你打傷了何龍，還辱罵武當派的拳脚不濟，今晚我特此登門領教！」

說完他就標馬上前，使用連環牛角捶分別向鐵指陳左右兩邊額角打去，形狀有如兩個蟹鉗。

牛英的連環牛角捶跟普通兩個拳頭分別出擊的拳法不同，照理牛角捶是雙手齊出，向對方額角打出的，牛角捶一經施展，即時起腳，預防對方雙手攔開，即是說，一發招就有三種姿勢，不過，這一類的拳脚雖然姿勢凌厲，但却有些弊端，原因是兩手一腳同時打出，僅有一條腿站着，如果敵人忽然俯伏下來，用掃堂腿連環掃出，金雞獨立，難以抵擋，便即倒下，故此，牛化蛟傳下來的牛角捶是打完一捶再打另外一捶的，有攻兼有守，而且絕不起脚，只憑兩條鐵臂稱雄。

鐵指陳雖然沒有練習過武當派的拳脚，但知道他用牛角捶打出，而且單手發刀，另外一手防身，他就知道這種拳法，變化極多，立刻用少林門的轉身滾打這一招迎戰，即是說，他用右拳打來，便即用左拳招架，一經招架，自己的身形就向左邊轉去，剛剛轉到對方的右脇，然後一個鞭捶由上打下，劈對方的肋骨，這一招又快又準，牛英是不容易抵擋的，不過，武當派亦有他的威勢，發覺對方身形一閃，便即把前鋒馬向右邊勾撥，因此之故，鐵指陳這一下劈捶還沒有劈到對方的右脇時，險些給對方的右腳勾跌，不能不跳開閃避，單是這一招，兩人拉平了，兩人都覺得對方的拳脚不同凡响，連消帶打，非常凌厲，不敢怠慢，落足精神應戰。

鐵指陳正在家裏休息，準備吃飯，餞菜已經擺好，忽聞門外有些爭吵之聲，知道外邊有事，不再吃飯了，趕快從客廳走出來，驟然看見演武廳那邊站着一人，身型雄偉，威風凜凜，攔住他的幾個陳館門徒都給他打倒，躺在地上呻吟，一望就知道此人來意不善，趨前站定大喝一聲，問道：

鐵指陳畢竟是苦練鐵指多時，心裏有數，苦戰一會，他看準機會，忽然標馬上前，向牛英施展霸王敬酒這一招，右拳由下邊衝上，但却不是真正出擊，右邊的手臂剛剛提高，立刻化為鷹爪，捉住牛英的右邊手腕，使勁一扭。

牛英給他捉住，一扭之後，「劈拍」一聲，腕骨折斷，痛徹心肺，即時後退兩步，用左手按住右腕，隨即進馬，連踢三脚。

他仍想用險招求勝，但因那個地方是演武廳，有足夠的空位走動，鐵指陳一閃再閃，避開他踢來的脚，跟着俯伏下來，踢出蟠龍腿來，那一脚剛巧踢在對方後脚的膝蓋骨之後，站也站不穩，整個棚然一聲，就此倒下來。

拳脚都不能取勝，牛英滿臉羞慚，可是，鐵指陳並無惡意，反而扶起他，伸手叫他的門人把他帶走，跟住醫治自己的門徒。

經過這一次惡鬥，牛英知道鐵指陳的威力確是出乎想像之外，而且懂得鐵指陳手下留情，否則，那一條蟠龍腿變成撩陰腿，自己就一命歸陰了，後來他查探清楚，原來惹事生非的正是何龍，並非鐵指陳，於是，偃旗息鼓，不再跟鐵指陳尋仇。

消息傳出，少林門的威風更加厲害，武當派逼於退守一隅，正如何龍以前預料得到，整個西關角都是少林派的天下。

鐵指陳以後就再沒有甚麼大戰場面發生，否則，他的名氣更响。事實上，一個人擁有鐵指，自然佔上風，別人抓住手腕，只是擒拿閃擊，他却一扭下去，對方的腕骨就此碎裂，故此，他有一個時期座鎮西關角，沒有人敢登門捋虎鬚。

角，聽到鞭聲虎虎，知道兩人交手，紛紛殺出，正合鐵指陳的意思，因為鐵指陳身無寸鐵，赤手空拳，而且在窄巷交手，難敵鋼鞭，他渴望找到一條硬的兵器，像單刀鐵尺之類，既然幾個武師圍攻，他就臉露喜色，忽然仆倒，還沒有站起來，即時從後邊踢出一條虎尾脚來。

那一脚似乎踢中甚麼人，他轉身急跳，避過打來的單刀鐵尺，向斜裏一望，看見一個拳師給他踢中膝蓋骨，倒地呻吟，有一條鐵尺拋出來，正在鐵指陳的脚下，喜出望外，趕快俯頭把它撿起來。

鐵尺到手，他就如虎添翼，轉身反攻，向他劈來的單刀，給他用鐵尺往上一擋，跟住轉身打出虎尾脚來，此人猝不及防，還沒有收刀發招，已經吃了一脚，就此倒下，他乘勝追擊，把鐵尺打得像龍飛鳳舞，霎時間，向他圍攻的拳師紛紛倒下。

那時剛好何龍殺到，單鞭由上邊打下，跟住變成大放梅花的鞭法。忽左忽右，使人看得眼花繚亂，可是，這一路梅花鞭法的門路，趁着他反手斜劈之際，不但沒有退後，反而標馬上前，右手所握的鐵尺豎起了半截，剛剛跟九節鋼鞭相撞，而且撞着鋼鞭接箭之處，「拍」的一聲，九節變為四節，五節鋼鞭跌下來。

鐵指陳就地一滾，就把那一截鋼鞭握在手裏，跟着站起，笑着說：「何教頭，我跟你無冤無仇，你竟然糾集武當派的拳師在橫街窄巷暗算我，並非好漢所為，現時九節鋼鞭分為兩截，各執一截，正好打個平手，如果你有胆就跟我較量，沒有勇氣交手，轉身飛奔，我也不追趕。」

這句話等於正式挑戰，何龍聽了，氣

得七竅生煙，便不打話，「雪」的一聲，標馬上前，把四節鋼鞭向他進攻。

九節鋼鞭分為兩截，鐵指陳所握的是五節，當然稍佔上風，何況他的鞭法比何龍純熟呢？交手一會，何龍就非常吃力，只是招架，無力發招，轉瞬間，大腿和手臂都給鐵指陳用鞭打傷，最後一鞭打在右手的手腕之上，腕骨打碎，鞭也沒法握牢，拋在地上，他已經受傷，只好轉身飛奔而去。

鐵指陳沒有追趕，照常地回到陳館吃晚飯，若無其事。

至於何龍，他負傷回到何館醫治，派人飛報牛英。

當時武當派的掌門人就是牛英，亦即是牛化蛟的侄兒，拳脚棍棒，全部出色，確有掌門人的資格，接獲何龍門人飛報的消息，立刻趕到何館看看何龍的傷勢。

何龍見到牛英，當然不會把自己埋伏窄巷偷襲的情形說出來，証說鐵指陳有意找武當派算賬，在門外截住他交手，還用鞭打傷他，看來少林門的人想獨佔西關每一個角落了。說出這種話來，牛英信以為真，登時心上有火，怒冲冲的說：「何兄，不必跟他計較，讓我立刻找他算賬，把他分為兩斷，替我報仇。」

說完，牛英就率領四個門徒直趨陳館。

鐵指陳正在家裏休息，準備吃飯，餞菜已經擺好，忽聞門外有些爭吵之聲，知道外邊有事，不再吃飯了，趕快從客廳走出來，驟然看見演武廳那邊站着一人，身型雄偉，威風凜凜，攔住他的幾個陳館門徒都給他打倒，躺在地上呻吟，一望就知道此人來意不善，趨前站定大喝一聲，問道：

新派武俠長篇

魚躍鷹飛

蕭逸·文 盧令·圖



三屆龍虎會 一場生死劫

「無為庵主」怔了一下，神色黯然的點了點頭：「吾佛慈悲……這件事實尼竟然是絲毫不知，阿彌陀佛——我原想此番盛會之後，就便往洞庭一行，前往探訪他一下，想不到他竟全然寂寂……了！」

一面說，這個看似冷面無情的老尼姑，輕輕抬起衣袖來，在眼角上拭了一下，一時呆若木偶！

來自陝南的「南嶺一鶴」向萬近，諦聽至此，忍不住長長的哼了一聲，打着一嘴濃重的陝西音調道：「這倒是驚天動地的一個大消息，咳，我們這些人顯然是孤陋寡聞了！」

鄧雙溪森森一笑：「這件事發突然，各位前輩天各一方，自是難以知曉，在

下因適當其會，故而知悉甚詳……唉！其實靜庵老和尚並非是坐化圓寂，而是死自外人之手！」

「南嶺一鶴」向萬近眨了一下眼皮：「竟有此事，什麼人下的手？」

鄧雙溪冷冷一笑：「這個人剛才我們也曾提到過，他就是新近名揚天下的那個『向陽君』金貞觀！」

大家相繼愣了一下——尤其是那個老尼姑「無為庵主」表情最稱激動。

「向陽君——」她臉色白中透青的點點頭：「我聽說過這個人——」

那張三角形的面頰上，顯著的浮起了一片殺機，她這種身份的人平素吃齋念佛，心似古井無波，似乎是極不易沾染怒火

，是以一經着怒，頓時氣象陰森，望之令人恐怖！

其實又何止「無為庵主」一個人？包括現場所有：每一個人臉上俱都隱隱現出一片怒容，無疑的那位死去的「靜庵上人」，在他們心目裏都留有崇高的地位和美好的印象，是以乍聞凶訊，無不驚心動魄，相對的，也就對於殺害老和尚的那個「狂徒」向陽君，種下了惡感！

鄧雙溪似乎已經注意到了這一點。

微微冷笑了一下，他目光注視着面現殺機的「無為庵主」，輕描淡寫的道：「靜庵上人的死因詳情，我不得而知，庵主與各位要想更進一步的有所探詢，在下建議各位詢問這一事件的元凶大惡，換句話說，也就是希望各位詢問向陽君本人！」

「無為庵主」冷森森的哼了一聲，「那裏能夠找到這個小輩本人？」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郭彤邊

巧逢向陽君自恃功力，疏於防範，使得郭彤在九死一生的環境下，從秘道逃出生天。三年一度的衡山盛會又已來臨，在武林中具有名望，武功已臻一流的豪俠，俱都接獲主人五柳先生的函邀，最先到來的有夏平江，赤眉道長，朱農，鄧雙溪，無為庵主，左大莊，谷楓及向萬近，各人在靜候其他高手及主人五柳先生之際，談及近年江湖後起英俊向陽君及畢無霜，從而說及靜庵上人，鄧雙溪說出靜庵上人半個月前已圓寂，無為庵主驚問是否真確，鄧雙溪答稱自是真的，要無為庵主鎮靜……

鄧雙溪一笑道：「容易，我想他很快就會來的，因為他顯然也是五柳先生所邀請的貴客之一！」

說完了這幾句話，鄧雙溪臉上帶出了一抹輕鬆的微笑——對於這一手「借刀殺人」的戰略，他自己覺得很滿意，話一說完，遂即從容的把身子向後退回來，——恰於這時，主人翁「五柳先生」的小毛驢，已登臨山頂，大家的注意力，自然的轉到了眼前這位「德高望重」技壓羣倫的當代武尊——「五柳先生」的身上！

五柳先生看上去可真是很有一把子歲數了，一頭白髮似雪如銀的披垂雙肩，最稱壯觀的當是他飄洒胸前的一部五柳長髯，散髮，長髯交相映襯，再加以「五柳」長袍大袖看上去簡直與畫上仙人無異！小毛驢，在那個青衣小僮的牽拉之下，一直來到了當前正中停下來。

各人相繼趨前，紛紛寒暄問安！

在一番酬對之後，這位當代最負盛名的老俠客——隻手扶著那個青衣小僮的肩頭，緩緩的下了驢背——

大家俱都注意到了。

那就是這位領袖武林的一代武尊，顯然已失去了他再能擁有「領袖」武林的這份殊榮，因為他幾乎已失了行動的能力。在青衣小僮的扶持之下，五柳先生便蹣跚的在居中的一座石磚上坐了下來。

「黃金如來」左大莊呵呵一笑道：「大鬍子——莫非傳說屬真，你老果然是中了風了？」

五柳先生絲毫不以為忤的抱拳道：「左兄放心，一時還死不了！」

大家俱不禁發出了一陣子笑聲！

五柳先生手中的一隻短杖，鏗鏘有聲的在石頭地上點扎着——他面色紅潤，儼然「鶴髮童顏」除了如銀的髮髯之外，簡直看不出絲毫老態——

「老朽來遲了，有勞各位兄候，實在失敬之至！」接着他發出了一聲笑嘆道：「老朽自去歲罹患風毒之症後，差一點喪失了這條老命，幸經細心調治，總算使病情有了轉善之機……」

頓了一下，他微微苦笑着，繼續道：

「——畢竟是歲月無情，這一場突發之症，非但使老朽肉身飽嘗痛苦，也使老朽精神上倍感疲憊……說得實在一點，老朽已不復再有稱雄武林的雄心壯懷，由於體能上的變化，我已喪失了各位加封給我的這份殊榮……所以……」

一邊說，他解開了身上的長披，却見

在他背後揹繫着一個五彩匣子！

五柳先生摘下了那個匣子，雙手慎重的把它放置在面前石面上：「……老朽已無能力再『有這根『權杖』，甚望今日之會，能在在座各位之中，另選出一位傑出之士，使之接受此杖，以及領袖天下武林，為蒼生造福，此即為老朽抱病誠邀各位來此的宗旨……時已不早，各位即請按照往常慣例，彼此以武功印證，點到為止，互推一人便了！」

面前八人互看一眼，少不得一番推讓客套！

「終南劍客」夏平江雙手抱拳道：「先生德高望重，技驚天人，如無大恙，望先生三思！」

五柳先生含笑點頭道：「夏兄亮節風高，老朽敬佩之至，方才老朽所說句句出自肺腑，實在是體力不繼，身心俱疲，不足以再堪當大任，絕非推託之詞，這件事就這麼說定了，各兄不必禮讓推脫了！」

夏平江領首道：「既然如此，恭敬不如從命，我等敬遵台命就是——」

「老漁人」谷楓插口向五柳先生道：「且慢，如果老夫所料不差——尊駕此次發出邀請之函，似乎不祇是我等數人，好像還有幾人未來吧！」

五柳先生點點頭道：「不錯，還有三個人……不過，看樣子，他們大概都不來了！」

谷楓嘿然一笑道：「請恕老夫好奇，可否能知道一下，這三個人到底是誰？」

五柳先生點點頭道：「自然可以；他們是三個年紀甚輕，新近崛起江湖的傑出之

人……老朽原打算能借此番聚會與各位介紹一下，不過……」

輕輕咳嗽了一聲，他眉頭微微皺了一下：「……最近我聞風江湖，三人之中，除了一位姑娘『神龍見首不見尾』！難以預測她的行踪，其他兩個人，也都現了俠踪，而且……」

說到這裏，他那雙眸子，在每人臉上緩緩掃過：「各位也許已經有了一個耳聞，其實老朽私下猜測，此二人多半還都不曾離開三湘！」

「黃金如來」左大莊呵呵一笑道：「大鬍子你說了半天，還是沒說出來他們的名字，你買什麼關子嗎？」

五柳先生看了一眼這位「財大氣粗」的左大莊一眼，冷冷的道：「左老兄你一定要知道他們的名字麼？嘿，說起來，這其中之一倒也與你老兄不無瓜葛！」

「黃金如來」左大莊頓時神色一愕，兩隻腫眼頻頻翻動不已——

「與我有瓜葛？」他上前一步道：「是誰？」

聆聽至此，一旁的「老漁人」谷楓一笑道：「老哥你這麼一說，我明白了！」

說時他眸子向着一旁的「黃金如來」左大莊一轉道：「左胖子，莫非你忘了東海上那個怪人了！」

這句話一出口，「黃金如來」左大莊那張胖嘟嘟的臉上，頓時罩起了一種驚懼——

他猛地倒抽一口冷氣，目光轉向五柳先生道：「大鬍子，你別胡說好不好，誰都知道我那個對頭早已落了殘廢，再說，

他如今早已該是九旬以上的人了，豈能稱得上是什麼年輕人！」

「哼！左前輩，這個你可是有所不知了！」

說話的那個人，忽然閃身而前，青衣青帽，當得上「少年英俊」四個字！

大家都都不陌生，剛才彼此早已見過面了，這個人非但當得上「少年英俊」，而且，也正是目前眾人之中唯一的一個年輕人——

「青冠客」鄧雙溪！

「黃金如來」左大莊上下打量了他一眼，點點頭道：「鄧世兄，我知道你們『青城派』的武功很有些絕招，世兄既然承邀來此，當然不是無能之輩，却不知你的閱歷竟也如此豐富，竟然比我左大莊知道的還多，左某倒要向你請教了！」

一面說時，這個大腹便便的左胖子，忽然把身子向着「青冠客」鄧雙溪面前轉過來——

一幢十足的勁道，頓時就像是一具無形的氣罩，陡地向鄧雙溪當頭罩落了下来！

「青冠客」鄧雙溪不由神色略微變了一變，這才知道「黃金如來」左大莊其人，非但「財大氣粗」，簡直是氣量狹窄已極，一言之忤，即思動武——

眼前高手如雲，鄧雙溪自然不願意一上來就結樹強敵，尤其不希望由自己來打頭陣，況乎他久仰左大莊其人功力卓越不羣，自己未必就是他的敵手！好在這番感覺，除自己以外，局外人根本無所感覺，倒不如不動聲色，暗中使之消弭於無形！

當時微微一笑，不緩不急的抱了一下拳道：「前輩過獎了，祝融之會，聚天下之菁英，那裏有在下小子插手的餘地，前輩即使有心請教，却也輪不着小子，只怕少待片刻，更有高人來到呢！」

輕輕幾句話，即把眼前凌厲殺機消滅無形。

話聲方落，果然就覺得身上一輕，那幢先時籠罩在自己身上的無形力量，頃刻間消失無形。

「青冠客」鄧雙溪心裏有數，却也不說破，當下目注向左大莊其人，緩緩說道：「左前輩顯然是錯會了意，五柳老前輩說的並非是那前輩的那個對頭本人！」

左大莊哼了一聲，目射凶光的道：「你果然知道的不少，我倒要問問你，我那對頭又是那個？」

「味！」鄧雙溪一聲輕笑：「前輩實在把小可看得一無所知了，小可相信凡是在江湖上跑跑而略有見識的人，對於『崔任』、『左雷』這四姓之間的不可化解仇恨，應該多少都有些耳聞——小可自然也不例外了！」

「黃金如來」左大莊翹了一下下巴上的一縷短鬚，挺了一下他的大肚臍，哼了一聲沒說話。

「青冠客」鄧雙溪一晒，接下去道：「有關『崔任』二姓，這裏不談，『左雷』二氏——嘻嘻，顯然指的就是前輩你『左大莊』與東海七巧嶺的那位老前輩『青麟客』雷蛟了！」

各人聆聽至此，俱不禁臉上現出了會心的微笑！

年反哺，才能將功力練成初步入門，以後必須不斷浸淫，十年方可謂之大成！

這種「內元陰蒸」鍛練過程，如上所述，只是一經練成之後，却可以傷人於尋丈之外，更可於「無形之中」！一經中人之後，發施功力之人固可憑藉功力之深淺，將其本身所練之「陰蒸」極寒之氣，留置於對方身上穴道或是骨隙之間，是以，設非敵人本身功力深沛，又精「陽罡」之功，否則萬難挺受得住！

即以眼前情形而論，「黃金如來」左大莊顯然是身懷「陽罡」之人，看來是受傷不重，可是錯在上來不防，儘管本身功力充實，陽火又盛，只是一時想要將深入骨髓的「陰蒸」化解，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若是眼前即與對方出手，可就難免不是對方的敵手。

心裏幾經着念，那張大胖臉更不知前後一連變幻了幾次顏色！嘴裏雖憤憤有詞，却不敢採取主動，妄自向對方出手。

「南嶺一鶴」尚萬近對於眼前敵我形勢清楚得很，他一上來施展暗算，佔了上風，自不願與對方喘息緩和之機，更把左大莊「色厲內荏」的情形摸得很透澈！

這一次「祝融之會」，意義是十分重大。

當然，凡是為「五柳先生」飛束邀約來此的人，俱是一方之後，換言之，凡是來此踐約之人，也無不心存修養，打算身佔鰲頭，能够由五柳先生手裏，將那根未來領袖武林羣倫的「權杖」接掌過來！

「南嶺一鶴」尚萬近心裏打着如意算

「黃金如來」左大莊臉色少見緩和，點點頭「呵呵！」一笑道：「想不到左某與姓雷的那個老殘廢之間的一點私事，倒惹得許多武林朋友如此關注，真是罪過之至，不像話，不像話！」

諦聽至此，那個來自陝南的武林名宿——「南嶺一鶴」尚萬近，忽然怪笑了一聲，打着一口陝西口音道：「算了吧，胖子，你就少提你那些丟人現眼的事吧，我姓尚的就敢以這條老命給你打個賭，要是『青麟客』雷老頭沒有落成如今這個殘廢，嘿……左胖子，你就是給老天爺借上九個胆子，今天這場『祝融之會』你也是不敢來——」

「黃金如來」左大莊胖臉上，一陣衝血，陡地身子轉向說話的那個尚萬近，一雙深凹下去的眼睛珠子，閃爍出熠熠凶光——

那副樣子看上去真像是一口要把尚萬近吞到肚子裏去。

「青冠客」鄧雙溪就在左大莊身子轉過來的一瞬，也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這一次左大莊顯然碰見了厲害主兒，在場的人誰都知道這個來自陝南的尚萬近，是出了名的難惹！

左大莊必然是施展像先前對付鄧雙溪的那一手——在他轉身面向「南嶺一鶴」的一剎，陡地暗中聚使內蒸真力，使自成爲一幢無形氣罩，轟地向「南嶺一鶴」尚萬近當頭落下來。

「南嶺一鶴」尚萬近既是出了名的難惹，當然不是易欺之人！

各人目睹之下，只看見他那張青皮少

盤——他知道「黃金如來」左大莊這個人功力深湛，即以目前在場各人而論，能够勝過他的人還顯然不多；尚萬近自付，如果能够一上來即將他敗在手下，對於在場各人來說，勢必可以收到「殺雞儆猴」的功効！

尤其眼前，在尚萬近確知左大莊已爲自己「內元陰蒸」所傷之後，自然更不會便宜的放過；予對方以復元緩和之機！

把這一切盤算清楚之後，「南嶺一鶴」尚萬近頓時雄心大增！

當時冷笑一聲，陡地向前踏進一步，一雙深陷在眼眶裏的眸子，瞬也不瞬的注視着左大莊。

「大財主你就請吧——」尚萬近抖了一下身上那一襲發皺了的長衫：「只要你劃下的這道兒，無論是刀山劍樹，我都不含糊！」

各人目睹及此，一時也無暇再分心別處，全部注意力俱都集中在左尚二人身上，情不自禁的紛紛後退，空出了當中一塊不算小的場地來。

五柳先生目睹及此，自付也無能制止，況乎今日之會原是「以武相會」，時辰既然已經到了，就由左大莊與尚萬近二人作爲開場之會亦無不可？

當下這位老先生手持銀髯輕輕發出了一聲嘆息，緩緩的道：「二位兄台以武會友，原無不可，只是請切記，千萬不可動了火性，那就與老夫今日邀晤的宗旨大相逕庭了！」

「南嶺一鶴」尚萬近鼻子裏「哼！」了一聲道：「老先生這番話，可真是菩薩

肉的尖瘦面頰，忽然紅了一紅——

「青冠客」鄧雙溪就站在他身邊，一點點風聲草動也瞞他不過，登時，他就感覺到尚萬近身上有了明確的反應——

這種意念甚爲微妙，除了站在近側的鄧雙溪以外，其他局外人一定很難體會，那是一種內力的擴展！

一胖一瘦兩個人，忽然身子俱都打了一陣哆嗦！情不自禁的後退了一步。

由於這一點迹象的顯示，在場的每個人頓時俱都心裏有數，敢情才發覺到，他們兩個人竟然已經鬥上了。

世居江漢的武林名宿——「老漁人」谷楓，忽然一聲朗笑道：「好呀——左胖子和尚瘦子兩個幹上了，這一下可是有樂子好看了，來來來，大家閃開閃開，快空出地方來。」

一面說，他分開兩隻手驅使大家後退，自己也向後面退了幾步，嘴裏兀自大聲不住的讚美妙。

「黃金如來」左大莊冷笑了一聲，瞪着他道：「谷老頭，你不要幸災樂禍，待我領教了尚瘦子之後，再與閣下分個高下勝負！」

「老漁人」谷楓一聲朗笑，道：「好呀，現在竟然衝着我來了，行——你左大財主關照的話，還不就是聖旨，我老漁夫拚着這條性命不要，也一定接着你的就是了！」

「黃金如來」左大莊怒哼一聲，正待反唇相譏，猛可裏就覺得身上一緊，由對面「南嶺一鶴」尚萬近身上逼過來一股子奇寒勁道——

心腸，尚萬近不敢不遵，只是別人是不是同意你這種說法，我可就不知道了！」

話聲未完，就見「黃金如來」左大莊一聲喝叱，矮胖的身子陡地騰空而起，就像一個球似的，直向着「南嶺一鶴」尚萬近身上撲了過來！

聲到人到，人到脚到。

「黃金如來」左大莊分明是心腳前番之恨，這一次同樣如此泡製，借着尚萬近與五柳先生對答之機，陡地待機進襲！

左大莊擅長「混元氣功」，一經運氣，身軀如球，由此而運經四肢，所發出的內勁力道，更是其力萬鈞，鮮能有人敵擋得住。

這時，他身子陡然騰身而起，雙腿力彈之下，一股莫大的勁力忽地向尚萬近當頭猛襲了過來。

左大莊決心要在出手第一招裏，給對方一個厲害，是以雙腿乍出的一剎，身子陡地一個殺腰，兩隻手左右同出，用正反乾坤雙掌之式，條地直向尚萬近兩肋上拍按過來，動作之快有如電光石火，簡直令人無從防止。

大家夥似乎都沒有想到左大莊會有此一手，觀諸其下手之快，出手之猛，簡直有迫及眉睫之感，目睹及此，各人俱不禁爲尚萬近捏了一把冷汗。

「南嶺一鶴」尚萬近其實早已胸有成竹，隨着左大莊身軀後仰之勢，只聽他怪嘯一聲，身軀陡地一個飛旋！「呼！」一聲，有如飛雲一片，已閃身三丈以外。

這一手輕功堪稱極妙，尚萬近既名「南嶺一鶴」，當知其必係在輕功造詣上有

由於他分神於「老漁人」谷楓，一時未能兼顧，來不及運氣防守，登時只覺得身上一陣子發冷，禁不住「機伶伶！」打了一個寒慄！

一驚之下，才把注意力轉向正前面的尚萬近！

「南嶺一鶴」尚萬近，情不自禁的臉上現出了一絲譚笑，這一手「乘隙而入」，果然奏了效，心裏好不得意！

「黃金如來」左大莊一時既驚又忿，他久悉尚萬近所練的「內元陰蒸」十分厲害，自己上來就曾在心裏盤算過存了十分仔細，想不到臨時爲「老漁人」谷楓這麼一打岔，竟然仍是吃了暗虧！

所謂「暗虧」，也就是「啞巴吃餛飩」，肚子裏有數，說出來更丟人。

他原本就器量狹窄，心裏再這麼一氣，那張大紅臉，登時變成了豬肝顏色，兩道濃眉，一跟根就像刺蝟也似的翻翹了起來！

「好——」他手指向尚萬近道：「尚萬近，你竟敢……」緊緊咬了一下牙，他接道：「這個架我們打定了，來吧，有什麼絕招，左某人接着你的就是了！」

「南嶺一鶴」尚萬近從神色上研斷出對方必然中了自己的「內元陰蒸」，心裏大是篤定！

原來這種「內元陰蒸」功力最是陰損歹毒，練這門功力之人，必須在冬日「子，午」之時，將全身赤裸，浸身於寒冰之內。

非但這樣，更有甚者，還要覓一風口，口呼「七七」之數，滿吞陰風，如此三

極佳境界，觀之他眼前這一式飛身之勢，在場大多數人都自愧弗如！

「黃金如來」左大莊這麼快的出手之勢，竟然全落了個空，足落手插之下，一堵高過一人的巨石，發出了轟然一聲大响，頓時被擊得粉碎，石屑飛騰出十數丈外，在場各人身上或多或少俱都爲碎石沾上了一些，目睹耳聞之下，對於「黃金如來」這等身手，都不禁打心裏吃驚讚賞！

然而，這一招他却是毫無疑問的走了空招，非但如此，甚至於連尚萬近身邊都沒有沾着一點？

出手過招——尤其是所謂的高手對招，最最忌諱的就是「走空」，一招走空之下即不啻爲自己暴露了弱點，接下來很可能就爲自己埋下了殺身之禍。

「南嶺一鶴」尚萬近當然明白這其中的關鍵，此人雖屬正道人物，可是却是有名的「狠心辣手」，嫉惡如仇，除非不出手爲敵，否則一經交手，必然要分出你死我活，是以陝甘地面上又有人給他安了一個「要命無常」的外號，足見其人手狠心辣是如何的出名了。

這時「黃金如來」左大莊一招走空之下，尚萬近却自一側陡然飛身而近，箭矢一般的撲到了眼前。

「左胖子，招打。」

話聲出口，兩隻手左右同時遞出，一上一下，一正一反，正是此老浸淫多年的「鐵弓手」——

左大莊一招落空，即覺出了不妙，忽然覺得身後勁風襲頂，頓時知道不妙。眼前情形真有迫及眉睫之勢，果真左

大莊再思回身察看，其勢已只怕不及？

鼻子裏怒哼一聲，左大莊肥胖的身子倏地向前一倒，借着他身軀前倒之勢，矮胖的身子向前挪出了尺許遠近，右肩乍沉，又把身子扭轉過來。

左大莊當然知道向萬近的狠心辣手，這時就見他右腕回翻處，喇啦啦一陣子鎖鏈聲響，却由他寬大的袍袖裏抖出了一根奇亮如電的蛇形索子鎗。

這條軟兵刃敢情一直就纏在左大莊的胳膊彎上，有一圈如意軟鍊繫在他腕子上，一經抖出，其勢有如「毒蛇出穴」——

「反身現鎗」這一勢，堪稱一絕？

「南嶺一鶴」向萬近，倒是有想到他會有此一著，隨着左大莊的「索子鎗」勢之下，他身子有如鴿子般的，突地騰翻而起。

饒是如此，對方索子鎗的那截蛇形鎗尖，依然沾着他的前襟上補地位——頓時，只聽得「嘶拉」一聲大响，向萬近身上的那一襲月白色大褂，撕開了尺許來長的一道大口子。

「南嶺一鶴」向萬近滿心求勝之下，想不到自己竟然反險遭毒手，情急之下，厲叱一聲道：「好——左胖子，你跟我玩起傢伙來了。」

嘴裏叱着，右手後伸，已抄住了緊緊背後的一口長劍，噲噲一聲脆响，已取劍到手。

各人俱不禁神色一變，以武會友，印證手法不過是點到為止，現在竟然發展到兵刃相向，實在是出乎各人意外，也大大有失這場盛會的本色？

「無為庵主」加之在這種鐵拂塵上的臂力，必然是十分可觀——但只見這個比丘老尼足下「丁」字步一站，怒哼一聲道：「尚施主劍下留情。」

嘴裏說着，鐵拂塵用力向上一擰，已把「南嶺一鶴」向萬近那一把長劍高高拉起來？

於此同時，「一掌飛星」朱農，以及來自巴蜀的「赤眉道長」，雙雙自左右撲到？

「赤眉道長」的兵刃，是一口七星長劍。

「一掌飛星」朱農的兵刃却是一對「日月輪」。

事非尋常，萬不得已的情況之下，兩個人的兵刃雙雙都撒在手上，却為「無為庵主」搶先一步，消弭了眼前殺機。

三個人形成了一個「鐵三角」的陣勢，却把「南嶺一鶴」向萬近圍在正中。

倏倏不死的「黃金如來」左大莊，就地一個滾翻，滾出丈許以外，各人注目於他，吃驚的發覺到他整個上身，都為鮮血所染，右胸上側方皮開肉裂，現出了有半尺許長短的一道大口子。

對於一個練習內家功力的人來說，身上的刀傷往往足以致命，因為氣血一失，功力幾乎全廢，即使能即時止住流血，却已不便再行運動——

這一點「黃金如來」左大莊是十分明白的，是以在他身子自站起的一剎，右手二指，駢指如飛，已連續在傷處附近五處穴道上各點一指，頓時止住了流血。

「黃金如來」左大莊在武林中，一向

看到這裏，主持盛會的「五柳先生」首先發出了一聲嘆息道：「二位這又是何苦？」

來自西崑崙「放鶴庵」的無為庵主，也忍不住雙手合十，高喧一聲：「阿彌陀佛，二位施主請暫息雷霆，聽貧尼一言相勸——」

兩個人的話，顯然都未能發生效果。就當「無為庵主」的話聲方自一歇的當兒，「南嶺一鶴」向萬近身子已經快速的向着「黃金如來」左大莊的身前，襲近過來——

隨着向萬近襲近的身勢，一幢劍光來着向萬近削瘦的身影，直向「黃金如來」左大莊身前提聚。

在場各人，俱是武林中頂尖的人物，功力造詣各有傑出之處，閱歷自然也極豐碩。

「南嶺一鶴」向萬近劍法一經現出，使得在場這些武林高手，俱都情不自禁吃了一驚，他們多數人都知道向萬近所施展的這種「劍派」其實乃係承繼本身所練的內功及氣，以及劍質本身的鋒刃凌厲，兩者匯集一體，也正是上乘劍術中所謂的「身劍合一」境界。

各人有見於此，自然也知道這種功力一旦施之於人，所必欲加害的程度，是以乍見及此，俱都忍不住吃了一驚，無不為「黃金如來」左大莊捏上一把冷汗。

形勢的發展有如春雷驟雨，等到各人看出不妙時，其勢已難以挽回。

「黃金如來」左大莊一向是目高於頂，為人自負狂傲，按說他功力，雖不見得

是極為囂張的人物，平素為人同向萬近一般的「嫉惡如仇」，加以財多技高，向無忌憚，那裏吃過這個大虧？

面對着如許多的武林同道，左大莊這張臉實在是有地方擺放。

左大莊恨聲道：「好，姓尚的！我們之間沒有完……」

說了這句話，他雙眼一翻，當場閉過氣，一跤倒了下來，當場頓時引起了一陣騷亂。

「終南劍客」夏平江首先上前，把他扶坐起來，試着探了他的鼻息一下，又察看了一下他的眼神，向着一旁的五柳先生苦笑一下。

「五柳先生」畢竟是一位仁厚長者，目睹及此，不勝太息的道：「左兄的傷勢如何？」

夏平江道：「以在下所見，顯然屬於『炸血』暴症，這倒要有勞先生妙手起死回生了！」

五柳先生緩緩點了一下頭：「夏兄所見甚是，且讓他坐息一下，俟血氣平和後，再容老夫為他施以續氣和血之功吧！」各人聽五柳先生這麼說，才算鬆了一口氣。

可是無論如何，經此一來，現場已增加了一片陰森的殺機，大家對於「南嶺一鶴」向萬近的狠心辣手，無不心生反感！尤其是首先奔上，環繞在向萬近身側的三個人，俱都面現忿意，怒目視向向萬近！

「無為庵主」手裏的鐵拂塵，硬硬捲住了向萬近長劍的劍身，兩個人分明早已

能超過「南嶺一鶴」向萬近多少，最起碼二人不相軒輊，錯在他上來不防，為向萬近「內元陰派」所傷，無形中功力就大大的打了個折扣。

再者，他確實也沒有料想到：「南嶺一鶴」向萬近，竟然會猝然對自己施展如此凌厲殺手。

情勢所迫，使得「黃金如來」左大莊簡直無及招架？

迎向向萬近「身劍合一」的攻勢，左大莊那根「索子鎗」倏地掄圓了，「喇啦」一聲，沒頭蓋頂的，向着向萬近打落下去。

慢了一步。

向萬近這種「身劍合一」的「劍派」運用，妙在「一氣呵成」，其迅速簡直不容敵人有喘息之機。

「黃金如來」左大莊這裏方自提聚真力，用以防身，其勢却已慢了一步。

登時，他就覺得前胸上一陣劇痛——其勢有如破胸裂腹，那護身真潛首先被攻破了一道裂縫——左大莊一驚之下，為之「魂飛魄散」，此時此刻想以身免，那裏還來得及？

說時遲，那時快。

隨着向萬近身劍合一的快速攻勢之下，左大莊身子起了一陣疾劇的戰抖——一幢血光，直由他上胸部昇起來，顯然受傷不輕？

「黃金如來」左大莊在一幢熱血噴出的一剎，整個身子由不住霍地向後面直直倒了下來。

然而「南嶺一鶴」向萬近的攻勢，却

較上了內勁——

一時只見老尼姑那張瘦臉變得異常死板，兩處太陽穴上，甚至於現出兩條隱隱青筋——她雖閉嘴不言，人家却越能看出她用力的程度。

「南嶺一鶴」向萬近也同「無為庵主」一般，閉口不言，那隻持劍的右手，正自灌注全身真力，向外上方用力力掙着。

他們兩個人顯然功力難分軒輊，一口長劍，一柄「鐵拂塵」，緊緊糾葛在一起，看上去宛若鑄成一體，又似磁鐵相吸，緊緊的捲纏在一起，簡直難分難解，其勢却紋絲不動——兩個人，四隻腳，更像是深深打在地裏的鐵樁，動也不動一下。

看到這裏，赤眉道長與「一掌飛星」朱農也都有自知之明，認為無需再行插手，俱都向後退步讓開。

一個巧妙的轉變——

原來左大莊與向萬近的拚鬥，忽然轉變為「無為庵主」的切身其間。

緊迫的情勢，顯然並不因為他們雙方不曾開口而少見遜色，反倒是有增無已！

——這種緊迫氣氛的演變，很快的在現場散佈開來，每個人都一掃先時的「突梯滑稽」，變成了十分的嚴肅！

十數道目光注視之下的「焦點」，無異正是緊持在老尼姑與向萬近手上的那一柄「鐵拂塵」；和那口寒光燦爛的長劍！

情勢的繼續演變，終於使得兩般兵刃，漸漸的脫離分開來！

像是一條銀色的蛇，脫離開巨力的掌握——慢慢的，抖顫顫的，終於向兩下裏分了開來。

並不因此而止，此人着實心狠手辣，眼看着「黃金如來」左大莊已受傷倒下，却並不因此而中止住凌厲的攻勢。

眼看着白光刺目，凌厲的劍氣有如秋水雲虹，直向着左大莊的身上，再次捲了過去？

「黃金如來」左大莊，別說他並非「黃金」所鑄，即使真為黃金所鑄，當此劍派力捲之下，也必將肢體破碎——眼看着左大莊倒下的肥軀，無論如何難以逃過向萬近憤怒的劍鋒，勢將身首異處。

就在此危急存亡的一剎，耳邊上只聽得連續傳來幾聲喝叱，至少有三條人影，自四面不同方向，疾快的向着二人身急切進來？

這三個人分別為來自巴蜀的「赤眉道長」，以及名列海內二十七奇之一的「一掌飛星」朱農——

另外一個，也是奔馳在最前面的那個人，却是面相清瘦，來自西崑崙「放鶴庵」的「無為庵主」。

三個人雖然身法一致，同樣快速現身，但是由於起足點之遠近不同，自然落下的身子也略有前後。

「放鶴庵」的無為庵主身子既然走在最前面，自然也出手最快——

這個老尼姑的隨身兵刃是一柄九合金絲的「鐵拂塵」，隨着她嘴裏一聲喝叱之下，這柄拂塵已快速揮出去——「喇！」的一聲，萬千塵鬚，糾結一氣，無異一根收放如意的軟鞭，陡然向下一捲，「噲！」的一聲响，已捲住了向萬近高舉過頂的長劍劍鋒。

「無為庵主」兩處太陽穴上青筋益加暴露！

「南嶺一鶴」向萬近的臉上，現出汗珠！

這第一陣力的較量，看起來像是不分勝負。

當然，他們絕不會就此而止，善罷干休！

「無為庵主」鐵拂塵向空一抖，「波！」一聲，炸開了一天銀絲——遂即向向萬近打了一個稽首——

「阿彌陀佛——尚施主，貧尼這廂有禮了！」

嘴裏雖然說着客氣話，可是那張冷酷的面頰上，却顯然不見絲毫笑容。

「南嶺一鶴」向萬近「赫赫！」冷笑了兩聲，那一雙深陷在眼眶裏的瞳子，寓意深湛的頻頻在老尼姑臉上轉着。

甚久，他才冷冷的道：「左胖子是自取其咎，我不傷他，他也饒不過我，怎麼，庵主妳是看不忿，却要插上一腳，與我尚某人過不去麼？」

「無為庵主」一聲冷笑，再次高喧道：「無量佛，善哉，善哉——尚施主，貧尼不過是在提醒施主一聲，這場盛會不過以武會友，方才五柳先生也曾表明，是點到為止，施主你顯然過份認真了！」

向萬近小眼一翻，冷哂道：「什麼點到為止？各位難道沒有看見，左胖子要是不先撤出傢伙，姓尚的也不會紅這個臉，既是兵刃對搏，披紅見彩也就是平常的事，庵主妳又何必大驚小怪？」

「無為庵主」鼻子裏「哼」了一聲，

「一掌飛星」朱農的兵刃却是一對「日月輪」。

事非尋常，萬不得已的情況之下，兩個人的兵刃雙雙都撒在手上，却為「無為庵主」搶先一步，消弭了眼前殺機。

三個人形成了一個「鐵三角」的陣勢，却把「南嶺一鶴」向萬近圍在正中。

倏倏不死的「黃金如來」左大莊，就地一個滾翻，滾出丈許以外，各人注目於他，吃驚的發覺到他整個上身，都為鮮血所染，右胸上側方皮開肉裂，現出了有半尺許長短的一道大口子。

對於一個練習內家功力的人來說，身上的刀傷往往足以致命，因為氣血一失，功力幾乎全廢，即使能即時止住流血，却已不便再行運動——

這一點「黃金如來」左大莊是十分明白的，是以在他身子自站起的一剎，右手二指，駢指如飛，已連續在傷處附近五處穴道上各點一指，頓時止住了流血。

「黃金如來」左大莊在武林中，一向

看到這裏，主持盛會的「五柳先生」首先發出了一聲嘆息道：「二位這又是何苦？」

來自西崑崙「放鶴庵」的無為庵主，也忍不住雙手合十，高喧一聲：「阿彌陀佛，二位施主請暫息雷霆，聽貧尼一言相勸——」

兩個人的話，顯然都未能發生效果。就當「無為庵主」的話聲方自一歇的當兒，「南嶺一鶴」向萬近身子已經快速的向着「黃金如來」左大莊的身前，襲近過來——

隨着向萬近襲近的身勢，一幢劍光來着向萬近削瘦的身影，直向「黃金如來」左大莊身前提聚。

在場各人，俱是武林中頂尖的人物，功力造詣各有傑出之處，閱歷自然也極豐碩。

「南嶺一鶴」向萬近劍法一經現出，使得在場這些武林高手，俱都情不自禁吃了一驚，他們多數人都知道向萬近所施展的這種「劍派」其實乃係承繼本身所練的內功及氣，以及劍質本身的鋒刃凌厲，兩者匯集一體，也正是上乘劍術中所謂的「身劍合一」境界。

各人有見於此，自然也知道這種功力一旦施之於人，所必欲加害的程度，是以乍見及此，俱都忍不住吃了一驚，無不為「黃金如來」左大莊捏上一把冷汗。

形勢的發展有如春雷驟雨，等到各人看出不妙時，其勢已難以挽回。

「黃金如來」左大莊一向是目高於頂，為人自負狂傲，按說他功力，雖不見得

是極為囂張的人物，平素為人同向萬近一般的「嫉惡如仇」，加以財多技高，向無忌憚，那裏吃過這個大虧？

面對着如許多的武林同道，左大莊這張臉實在是有地方擺放。

左大莊恨聲道：「好，姓尚的！我們之間沒有完……」

說了這句話，他雙眼一翻，當場閉過氣，一跤倒了下來，當場頓時引起了一陣騷亂。

「終南劍客」夏平江首先上前，把他扶坐起來，試着探了他的鼻息一下，又察看了一下他的眼神，向着一旁的五柳先生苦笑一下。

「五柳先生」畢竟是一位仁厚長者，目睹及此，不勝太息的道：「左兄的傷勢如何？」

夏平江道：「以在下所見，顯然屬於『炸血』暴症，這倒要有勞先生妙手起死回生了！」

五柳先生緩緩點了一下頭：「夏兄所見甚是，且讓他坐息一下，俟血氣平和後，再容老夫為他施以續氣和血之功吧！」各人聽五柳先生這麼說，才算鬆了一口氣。

可是無論如何，經此一來，現場已增加了一片陰森的殺機，大家對於「南嶺一鶴」向萬近的狠心辣手，無不心生反感！尤其是首先奔上，環繞在向萬近身側的三個人，俱都面現忿意，怒目視向向萬近！

「無為庵主」手裏的鐵拂塵，硬硬捲住了向萬近長劍的劍身，兩個人分明早已

能超過「南嶺一鶴」向萬近多少，最起碼二人不相軒輊，錯在他上來不防，為向萬近「內元陰派」所傷，無形中功力就大大的打了個折扣。

再者，他確實也沒有料想到：「南嶺一鶴」向萬近，竟然會猝然對自己施展如此凌厲殺手。

情勢所迫，使得「黃金如來」左大莊簡直無及招架？

迎向向萬近「身劍合一」的攻勢，左大莊那根「索子鎗」倏地掄圓了，「喇啦」一聲，沒頭蓋頂的，向着向萬近打落下去。

慢了一步。

向萬近這種「身劍合一」的「劍派」運用，妙在「一氣呵成」，其迅速簡直不容敵人有喘息之機。

「黃金如來」左大莊這裏方自提聚真力，用以防身，其勢却已慢了一步。

登時，他就覺得前胸上一陣劇痛——其勢有如破胸裂腹，那護身真潛首先被攻破了一道裂縫——左大莊一驚之下，為之「魂飛魄散」，此時此刻想以身免，那裏還來得及？

說時遲，那時快。

隨着向萬近身劍合一的快速攻勢之下，左大莊身子起了一陣疾劇的戰抖——一幢血光，直由他上胸部昇起來，顯然受傷不輕？

「黃金如來」左大莊在一幢熱血噴出的一剎，整個身子由不住霍地向後面直直倒了下來。

然而「南嶺一鶴」向萬近的攻勢，却

較上了內勁——

一時只見老尼姑那張瘦臉變得異常死板，兩處太陽穴上，甚至於現出兩條隱隱青筋——她雖閉嘴不言，人家却越能看出她用力的程度。

「南嶺一鶴」向萬近也同「無為庵主」一般，閉口不言，那隻持劍的右手，正自灌注全身真力，向外上方用力力掙着。

他們兩個人顯然功力難分軒輊，一口長劍，一柄「鐵拂塵」，緊緊糾葛在一起，看上去宛若鑄成一體，又似磁鐵相吸，緊緊的捲纏在一起，簡直難分難解，其勢却紋絲不動——兩個人，四隻腳，更像是深深打在地裏的鐵樁，動也不動一下。

看到這裏，赤眉道長與「一掌飛星」朱農也都有自知之明，認為無需再行插手，俱都向後退步讓開。

一個巧妙的轉變——

原來左大莊與向萬近的拚鬥，忽然轉變為「無為庵主」的切身其間。

緊迫的情勢，顯然並不因為他們雙方不曾開口而少見遜色，反倒是有增無已！

——這種緊迫氣氛的演變，很快的在現場散佈開來，每個人都一掃先時的「突梯滑稽」，變成了十分的嚴肅！

十數道目光注視之下的「焦點」，無異正是緊持在老尼姑與向萬近手上的那一柄「鐵拂塵」；和那口寒光燦爛的長劍！

情勢的繼續演變，終於使得兩般兵刃，漸漸的脫離分開來！

像是一條銀色的蛇，脫離開巨力的掌握——慢慢的，抖顫顫的，終於向兩下裏分了開來。

並不因此而止，此人着實心狠手辣，眼看着「黃金如來」左大莊已受傷倒下，却並不因此而中止住凌厲的攻勢。

眼看着白光刺目，凌厲的劍氣有如秋水雲虹，直向着左大莊的身上，再次捲了過去？

「黃金如來」左大莊，別說他並非「黃金」所鑄，即使真為黃金所鑄，當此劍派力捲之下，也必將肢體破碎——眼看着左大莊倒下的肥軀，無論如何難以逃過向萬近憤怒的劍鋒，勢將身首異處。

就在此危急存亡的一剎，耳邊上只聽得連續傳來幾聲喝叱，至少有三條人影，自四面不同方向，疾快的向着二人身急切進來？

這三個人分別為來自巴蜀的「赤眉道長」，以及名列海內二十七奇之一的「一掌飛星」朱農——

另外一個，也是奔馳在最前面的那個人，却是面相清瘦，來自西崑崙「放鶴庵」的「無為庵主」。

三個人雖然身法一致，同樣快速現身，但是由於起足點之遠近不同，自然落下的身子也略有前後。

「放鶴庵」的無為庵主身子既然走在最前面，自然也出手最快——

這個老尼姑的隨身兵刃是一柄九合金絲的「鐵拂塵」，隨着她嘴裏一聲喝叱之下，這柄拂塵已快速揮出去——「喇！」的一聲，萬千塵鬚，糾結一氣，無異一根收放如意的軟鞭，陡然向下一捲，「噲！」的一聲响，已捲住了向萬近高舉過頂的長劍劍鋒。

「無為庵主」兩處太陽穴上青筋益加暴露！

「南嶺一鶴」向萬近的臉上，現出汗珠！

這第一陣力的較量，看起來像是不分勝負。

當然，他們絕不會就此而止，善罷干休！

「無為庵主」鐵拂塵向空一抖，「波！」一聲，炸開了一天銀絲——遂即向向萬近打了一個稽首——

「阿彌陀佛——尚施主，貧尼這廂有禮了！」

嘴裏雖然說着客氣話，可是那張冷酷的面頰上，却顯然不見絲毫笑容。

「南嶺一鶴」向萬近「赫赫！」冷笑了兩聲，那一雙深陷在眼眶裏的瞳子，寓意深湛的頻頻在老尼姑臉上轉着。

甚久，他才冷冷的道：「左胖子是自取其咎，我不傷他，他也饒不過我，怎麼，庵主妳是看不忿，却要插上一腳，與我尚某人過不去麼？」

「無為庵主」一聲冷笑，再次高喧道：「無量佛，善哉，善哉——尚施主，貧尼不過是在提醒施主一聲，這場盛會不過以武會友，方才五柳先生也曾表明，是點到為止，施主你顯然過份認真了！」

向萬近小眼一翻，冷哂道：「什麼點到為止？各位難道沒有看見，左胖子要是不先撤出傢伙，姓尚的也不會紅這個臉，既是兵刃對搏，披紅見彩也就是平常的事，庵主妳又何必大驚小怪？」

「無為庵主」鼻子裏「哼」了一聲，

大為不悅的道：「尙施主這麼說，也無不可，貧尼這就尙施主你討教幾手高招，還要請尙施主你手下留情！」

「南嶺一鶴」尙萬近神色一變，忿聲道：「尙某人不要抬舉，候教了！」

最後三字出口，就見他瘦長的軀體，猝然向下一矮，掌上的一口劍劍却由頭頂上輪過一週來，端端正正的端自胸前，却把那截極其鋒利的劍尖，指向老尼姑——

一縷劍氣，像是冬日裏的一襲寒風，猝然直向「無爲庵主」身上襲過來！

「無爲庵主」冷笑道：「承教！」

鐵拂塵向外一翻，萬千塵鬚，就像是風吹馬尾般的，忽然散開來！

一股勁道，即由散開的拂塵鬚裏猝然逼出，兩股勁道會合之下，無跡而終！却只見雙方身上所穿的一襲長衣，情不自禁的爲之飄動一下。這一手內力的較量，看來就同先前雙方兵刃交接的情形完全一樣——仍然是不分軒輊！

「南嶺一鶴」尙萬近風眉一挑，面現凶光，一壓長劍正待欺身而上，不知怎麼他却忽然又制止了這股子衝勁！

微微一晒，他神色却反倒現出了一片緩和——

「且慢！」尙萬近慢吞吞的道：「如果尙某人所見不差，這祝融之會，曾經定有一個規矩！」

「什麼規矩？」

「哼！」尙萬近瘦臉上掛着笑容：「庵主姊又豈能不知，這個規矩是每人最多只出手三陣，是也不是？」

「無爲庵主」冷漠的點了一下頭：「

這又怎麼樣？」

「嘻嘻……沒怎麼樣。」尙萬近有意把語音拉長了，輕咳一聲道：「這個意思無非是告訴庵主你，尙某人現在與庵主交手，是第三陣，換句話說，如果在下僥倖贏了庵主姊……那麼……」

「無爲庵主」先是愕了一下，那張素臉上繼而現出了一片忿意——

「哼！那麼尙施主你就又贏了一陣！微微頓了一下，她冷冷接下去道：「只是，我看施主你想要贏這一陣，却並不輕鬆！」

「南嶺一鶴」尙萬近一聲狂笑道：「這個，老尼姑姊就不必爲尙某人担心了，咱們廢話少說，這就手底下見功夫吧！」話聲一落，那口半吐的長劍緩緩收了回來——

隨着他收回的劍勢，尙萬近瘦長的身子緩緩的半蹲了下去，却把一口劍高高舉起來。

一時間，他那口劍上光華變得異常刺目——

在場各人，不乏高手，見狀俱都知道尙萬近這口劍上，已經凝聚了本身真力，一經出手，必然非比尋常，由於他們一時還摸不清楚「無爲庵主」將以何種手法來應敵，是以下意識裏，俱都情不自禁的爲她捏上一把冷汗！

「無爲庵主」似乎也已經發覺到對方的厲害，內心不敢絲毫大意。

就見她掌上的一柄鐵拂塵，風車般的緩緩在頭頂上轉動着，那雙眸子更是瞬也不瞬的逼視向前——

一陣陣襲人的勁道，恰似三伏天滾過浮沙面的那種熱氣團，沾在人臉上，膚上怪不是一個滋味！

「南嶺一鶴」尙萬近一口長劍直伸胸前，細小的眸子眯成了一道縫。

眼看着老尼姑，尙萬近雙方的身子，在猝然遭遇的一刹那，一連翻滾了七八個滾兒。

忽然他足下移動，快速的向前踏進了幾步。

「無爲庵主」的鐵拂塵轉動得更快，銀白色的塵鬚旋轉出丈許方圓一團白色奇光，由此而流動的氣機，更似漲潮時的海水，激盪出層層波浪！四週各人身上所着的衣衫，都不禁被掀得飄揚起來。

老尼姑儘管一隻右手舞動的那般疾烈，可是下半身却是直挺的挺立着，紋絲不動。

「南嶺一鶴」尙萬近似乎被迫迫立在旋風圈外，一時不得其門而入——他臉上帶着那種陰沉沉的笑，更不知他心裏打着什麼主意！

空氣驀地沉默了下來！

忽然，「南嶺一鶴」尙萬近發出了一聲尖嘯，瘦長的軀體陡地射空直起當空。這一式「一鶴冲天」的輕功絕技，足以驚人，看上去簡直就似沒雲之矢，足足拔起來有七八丈高下。

就在每個人驚心動魄，莫測其高深的一剎，「南嶺一鶴」尙萬近高竄頂空的身子，倏地又直線下降下來。

一起一落其快無比——

等到大多數人，忽然發覺到他落下的身勢，正當「無爲庵主」頭頂正中時，兩個人的兵刃已經交接一團。

仰天狂嘯着，尙萬近那副形像就像是個鬼！

鮮紅的血一次又一次的由他臉上湧現着——忽然他騰身掠起，直向亂石崩雲的巉崖峭壁間落去，一路狂縱疾馳，星丸跳擲般的下去了。

現場飄浮着中人欲嘔的那種「血腥」氣息！

每個人的表情都陰沉極了。

比武過招，講的是「印證」武功；「以武會友」，竟然會發展到眼前境界，這種現象無寧是前此所未有，而使得幾個心懷仁慈的正道之士，內心大感沉痛不已！幾個人彼此默然的對看着，誰也不說一句話。

「無爲庵主」這時已用特殊的止血手法，將傷處附近的穴道封住——雖說是傷勢不重，可是到底氣血兩虧，在一個修練內家功力的人來說，這種損失不能不謂之不重了！莫怪乎老尼姑那張臉上，壓根兒不見一絲笑容。

抖了一下手裏的鐵拂塵，這個老尼姑緩緩的走過來，一直走到此次聚會的東道主人「五柳先生」面前。

只見她打了一個稽首，長吁一聲道：「阿彌陀佛——先生見笑了，貧尼只是氣不過方施主……」

微微一頓，她又嘆息一聲道：「……貧尼無能，也無顏再參與眼前盛會，有辱先生雅意，這裏謝過，貧尼這就告辭！」一面說，深深向着「五柳先生」揖了一揖，轉過身來，又向着附近各人揖了一揖，正要告辭離開——

却見「終南劍客」夏平江上前一步，含笑說道：「庵主有道之人，何以未能看清今日之會：若是傷勢不重，尙請暫留一刻，以便佛法化解未來之一場凶難，却是功德不小呢！」

「無爲庵主」聆聽之下，不禁微微一愕，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請恕貧尼愚頑，識不透夏施主你話裏禪機，還請開宗明示才好！」

「終南劍客」夏平江微微一笑，未曾開口，却聽得一旁盤膝石上的五柳先生岔口道：「夏兄慧眼，體察入微，若非一言提醒，老夫幾乎也疏忽了，今日之會，適逢「子」、「午」相冲而四山雲氣，更現無限殺機，莫怪乎會無好會了！」

「無爲庵主」諦聽之下，情不自禁的吃了一驚，遂即運用智靈，向着四山雲氣略一打量，當下雙手合十，嘴裏長喧一聲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二位施主說的是，貧尼忝爲佛門中人，參禪數十年，竟然未能識透先機，非但未能使這場劫難化解無形，本身却成了助劫之人，慚愧之至！」

夏平江一笑道：「這就是所謂的『當局者迷』，庵主又何必自責過甚？」

「無爲庵主」陡然一驚之下，再打量面前這個「終南劍客」夏平江，只見其神清氣爽，眉開目遠，全身上下竟然不沾絲毫世俗氣息，「仙風道骨」，儼然一出世高人，不禁心裏大大的動了一下！這才知道方大非尋常之人，一時心生敬仰，好不慚愧！

聆聽之下，這位原來盛氣凌人的比丘

老尼，一時間心平氣和多了。

當下她雙手合十，向着夏平江道：「夏施主世外高人，未卜先知，誠然較我輩高出許多了，今日之會料必已有先見之明，何不指示先機，以圖善罷干休，豈不是功德一件，若有指示，貧尼敢不効力！」

「終南劍客」夏平江微微一笑道：「庵主這麼一說，在下誠然就不敢當了——此事料必五柳兄已有安排，且看看他意下如何？」

五柳先生聆聽之下，感嘆一聲道：「老朽年初之時，在莽蒼巧逢「抱朴老人」，談及當今武林中人，老人對於夏兄推崇備至，告以爲今世高人，老朽當時竟然未能領悟——」

微微一頓，他乃感嘆道：「——今日幸會，拜領高見，誠令人欽佩之至，夏兄如此說，想必已有先見之明，請不必客氣，明示玄機才好！」

「終南劍客」夏平江一笑道：「先生爲我敬仰之人，德威武功比較我高得多，你這麼說，我就不敢當了！」

五柳先生道：「夏兄不必客氣，有什麼話快說吧，只怕時間一晚，又要生出許多事端，那就不妙了！」

夏平江點頭道：「這話倒也不假。」他目光遂即在面前各人身上掃一掃，淡淡的道：「在下今晨早來一刻，即爲觀察五行動靜而來——」

「啊——」五柳先生緩緩點頭道：「這一點老朽來時也注意到了。」

夏平江含笑：「先生所見爲何？」

五柳先生手捋銀鬚道：「老朽方才臨山之，忽遇「良」風沐體，而這祝融之舉，顯然係坐地「寅」宮，故而覺出今日之會，甚爲不妥！」

夏平江點頭慨然嘆道：「先生所見極是，在下也察見於此，所謂「良風起寅宮，殺雞見兵凶」，是以今日之會，大不吉祥！」

五柳先生喃喃道：「這麼說起來，遷地爲良不可行？」

夏平江搖搖頭道：「我等登山，身臨此宮，已沾其氣，如不應解，再入別宮，其勢更糟，先生豈不知「足不出二宮之凶」這句話麼？」

五柳先生長吁一聲，一隻手捋着長鬚，頻頻點頭道：「夏兄這一說，足見高明，說來慚愧，老朽曾習氣理陰陽之學數年，却不若夏兄見解之精——」

「阿彌陀佛！」無爲庵主雙手合十道：「夏施主既有所見，當知化解之法了，請快快說出吧！」

夏平江微笑道：「庵主不急，此事却不若庵主想來之簡易——却還要庵主大力鎮定才行！」

「無爲庵主」又喧了一聲佛號，喃喃的道：「施主說笑了，在場各人，那一個都比貧尼武功高超，貧尼此刻是敗軍之將，本身都掛了彩，還談什麼大力鎮定……無量佛，善哉，善哉——」

「終南劍客」夏平江一笑道：「大師忘謙了，佛門之中，注重功德，大師若能將今日之一場殺雞，略事化解，却是大功一件呢！」

「無爲庵主」聆聽之下，又喧了一聲

道：「阿彌陀佛，施主這麼一說，貧尼倒是無言以對了！」

却聽得一旁「老漁人」谷楓呵呵笑道：「夏大俠武功出眾，見解也高人一等，佩服，佩服！」

夏平江心知他在譏諷自己，諦聽之下，微微一笑道：「谷兄有什麼高見？」

「老漁人」谷楓赫赫笑道：「豈敢，豈敢，是夏大俠你的學問太也高深，老漁夫一時猜不透，實在想不透今日之會，還能有什麼大災禍，倒要請夏大俠你指示迷津了！」

「終南劍客」夏平江冷冷一哼道：「谷大俠，你不要以玩笑之心河漢在下之言，只怕谷大俠你本人，亦在此劫之中！」

「老漁人」谷楓陡然一愕，忽然縱聲大笑了起來。

「夏大俠你這是在嚇唬兄弟我了！」谷楓一面挽起上衣袖，露出了黝黑的一雙腕子：「也罷——兄弟明知不是夏大俠的對手，却也不願失去今天這個難得印證武功的機會，夏兄你手下留情，我們是點到為止！」

「終南劍客」夏平江微微一哂，緩緩點頭道：「好說，今日此會，原是大眾印證武功而聚，夏某人那一點箱子底兒又豈能藏秘？」

「老漁人」谷楓嘿然一笑，後退一步抱拳道：「這麼說夏大俠是賞在下三分金面了，請！」

「且慢！」夏平江一笑：「谷兄美意，在下不敢不遵，只是請容在下與施主少作商量，定當奉陪！」

「足下想必就是此次祝融盛會的主人——五柳前輩了？失敬，失敬！」

一面說，這個人不折不扣的向着座上的五柳先生深深行了一禮，他說話的聲音雖然不大，但是吐音清哲，每個人都清清楚楚的聽在耳朵裏。

五柳先生微微領首，抱拳道：「豈敢，足下是——？」

來人微微一哂，露出了滿嘴白牙：「前輩竟然不認識在下，這也難怪——其實包括在場所有前輩在內，在下都不曾見過一面，眼生的很！」

「赤眉道長」首先看不慣來人那番氣勢，朗笑一聲道：「那麼請足下自報大名一聽吧！」

「好說！」來人那雙閃爍着睿智的眸子，忽地在赤眉道長身上一轉：「不用說，閣下想必是來自『西川』七星嶺的『赤眉』前輩了，失敬，失敬！」

「赤眉道長」霍地呆了一呆，想不到對方竟然在一照面的當兒，報出了自己的出身名諱，實在令人吃驚！

「嘿……」赤眉道長不愧是老江湖了，他那雙眸子不空，自然不會昧於無知：「這位朋友你好眼力，不用說朋友你必然就是新近名揚武林的那個年輕英雄，人稱『向陽君』的金貞觀了？」

來人這個魁梧漢子，聆聽之下，臉上並不著任何表情，默然點了一下頭道：「不錯，在下正是——」

各人除了「青冠客」鄧雙溪以外，誰也沒見過「向陽君」其人，只是看見他這一身打扮，也就不難猜到了他是誰，由於

一面說，他轉向「無為庵主」一笑抱拳道：「在下之意，想從庵主與五柳前輩，暫守此宮『風』、『火』二穴，或可使眼前之一場凶殺減至最輕——不知大師意下如何？」

「無為庵主」一愕道：「施主的意思，是要貧尼與五柳兄各守進出門戶……」

「不錯！」夏平江點點頭：「在下正是這個意思！」

「無為庵主」一笑道：「夏施主太抬舉老尼姑了，在場各位武功高過貧尼的不知凡幾，何以施主你却獨要貧尼出醜……負責！」

才說到這裏，即聞得一旁來自巴蜀的「赤眉道長」長笑一聲道：「老尼姑，這個你還不懂麼？」

「無為庵主」雖然身上掛彩，但生性倔強，尤不喜別人對她失態！

聆聽之下，她那張臉上驀地罩起了一片怒容，向着「赤眉道長」沉聲道：「道長的高見是——？」

赤眉道長嘿然一笑道：「老尼姑妳豈能不知，夏大俠所以與五柳先生各坐『風』、『火』之門，無非是借二位『至陰』『純陽』來壓制已成的地劫殺機——嘿！夏大哥，你說這人我這個見解怎麼樣？」

「無為庵主」不由臉上微微一紅，低低唸了聲：「阿彌陀佛——道長高見，頓使貧尼茅塞頓開——」

一面說她轉向「終南劍客」夏平江合十道：「夏施主，赤眉道長所說是實在的麼？」

聽見了有關於他的甚多傳聞，乍一證實，都不免心裏吃了一驚，由不住俱都向他多看幾眼！

盤坐石上的五柳先生，就在此人現身之始，也已猜知了他是誰，心裏暗吃了一驚——

這時復以慧眼，在他身上打量一轉，不禁心裏微微生出隱憂，暗付着今日祝融之會，那所謂的「劫殺之難」極可能就應在了此人頭上！

心裏想着，他遂即雙手抱了一下拳，面含輕笑道：「原來是金少俠，老朽失迎了！」

在場各人既知來人身份之後，少不了向他注目以視。

「向陽君」鼻子裏哼了一聲道：「五柳前輩不必客氣，在下承邀，原該如時而至，只因中途有了些意外，就誤了不少時候，尚請各位見諒！」

五柳先生一哂道：「無妨，在場各位，少俠只伯還不盡相識，且由老朽代為介紹一下！」

「向陽君」點了一下頭，大刺刺的道：「偏勞！」

五柳先生遂即將在場各人名諱，一一向他介紹甚詳！向陽君一一垂聽之後，臉上表情陰晴不定——

忽然他轉向「五柳先生」道：「前輩飛函見召，敢不遵命，在下末學後進，不知天高地厚，今日既然有緣與各位見面，却要面承教益，分別領教一下才好。」

各人聽他如此口氣，俱不禁心中大感不悅。

夏平江微微領首道：「赤眉道長所說不假，庵主為此刻之會，唯一異性，據在下所知庵主為所練『九陰玄功』更有八成火候，如踞『風』門，與五柳前輩遙相呼應，必可降『地』劫之煞，庵主如能再施以佛法，必當更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自是功德一件了！」

「無為庵主」聆聽之下，却是沉默着不發一語——

一旁高踞磐石的「五柳先生」微微一笑道：「夏兄所見不差，誠於我心有感焉——庵主乃佛門人，佛門中人最重功德，這件事理當當仁不讓，也就不再推辭了！」

「無為庵主」合十一揖道：「既然先生也這麼說，貧尼也得勉為其難了！」

五柳先生一笑道：「老朽來時已守定『火』穴，那『風』穴恰在對面，庵主只管那邊打坐就是！」

「無為庵主」遵言向前方打量了幾眼，陡地飛身而起，落向五柳先生對面一堵大石之上，盤膝坐好。

「終南劍客」夏平江倏得「無為庵主」坐好之後，這才轉向「老漁人」谷楓道：「谷大俠是否仍要賜教？在下這裏恭候了！」

谷楓嘻嘻笑道：「自然，自然——」一面說，他彎下腰來把一雙褲管高高捲起，露着足下一雙芒鞋，那副樣子簡直如他外號，正是道道地地的一個漁夫模樣！

這時他雙手抱了一下拳頭，向着「終南劍客」夏平江拱了拱道：「夏大俠，我們是點到為止——」

須知在場各人，無一不是一方俊彥，各人都身藏絕技，武林中人原本各有個性，誰又肯服誰？

倒是「五柳先生」畢竟術德兼修，心胸開闊，能容萬物，他初見向陽君，已由其神采外貌，察知對方果然為一卓出之士，年少技高，自是惹禍根源，然而透過對方那雙朗朗神采的眸子，與挺直的鼻樑，却可斷定是一「心術正直」之人，是可認定。

有見於此，這位領袖武林多年的一代名宿，內心不禁浮起了一番喜悅，畢竟武林中能有如此傑出的「後起之秀」，是一件好事，只是觀諸來人朗目中隱現的蓬蓬殺機，却又不禁使他心生隱憂。

他這裏正自轉念，不知如何應付眼前這步急難，却已有人看不慣「向陽君」這番狂態，朗笑一聲，大步走過來。

正是那位來自巴蜀的「赤眉道長」——他大步走向場子裏，雙手拱了一下，向着向陽君道：「來來來！姓金的，老道這裏先討教你幾手高招。」

向陽君微微一笑，正要站起。

「老漁人」谷楓一聲狂笑道：「赤眉老道，這是怎麼回事，凡事總得有個先後，谷某人和夏大俠這個架還沒有打完，看看那一個又敢佔先？」

一面說，他冷笑着向「終南劍客」夏平江，抱了一拳道：「來吧，該咱們兩個的了。」

「終南劍客」夏平江自從目睹來人「向陽君」之後，即認定了來人絕非是甚麼好相與，今日之會，多半要應在了他的身上。

夏平江目光向着新來的向陽君看了一眼，一笑道：「谷大俠不要誤會，夏某人豈能不識抬舉，只是現在有了貴客，夏某人却是不便放肆——」

（未完）

夏平江後退一步，方自拉開架勢，却聽得甫自打坐「風」穴大石上的那個老尼姑，發聲道：「又有貴客來了——」

各人聞聲一驚，俱都向山下注目——却只見面前人影連閃了兩下，峯前斷崖頂巔處，已站定了一個年輕魁梧漢子！

這漢子方自一現身露面，即有「震撼人心」之感！目睹之各人，無不心裏吃了一驚。

——來人二十七歲的年歲，生得身裁魁梧，膚色一如古銅，濃眉朗目，意態昂然，身上穿着一襲湖青色春綢長衫，却在前襟後補之處，各綴着一輪血紅色的太陽，映以當空朝陽，更有烈焰滾滾之勢！

這漢子腰上繫着一根青色絲絛，衣着打扮，甚是怪樣——一條油光黑亮的大髮辮，由身後直用向前胸，却在辮梢處繫着一顆光華燦爛的明珠，他右手持着一截扁扁的白木杖，約在三尺五六長短，拄着地面，却把一雙鋒芒畢露的眸子，骨骨碌碌直在現場每一個人臉上轉個不休！

在場各人在他目光注視之下，俱都情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寒噤——

就在彼此相繼一驚的當兒，來人已邁開大步，一直走向場子當中——

正要出手搏鬥，一決勝負的夏平江與谷楓二人，也都情不由己的為這個突然現身的怪客驚得愕了一愕，一時也忘記了再行出手！

來人此刻已安步若山的到了近前，他站定之後，那雙光華燦爛的眸子，直直的向高坐磐石的五柳先生，緩緩抬起手來，抱起那根奇特的木杖拱了一下——

眼前情形，夏平江甚是明白，佔先出手絕無甚麼好處，他更明白，現場各人的實力，自己武功誠然較諸「五柳先生」要遜一籌，只是捨五柳之外，其他各人多半還不是自己對手，「五柳」既然身中「風毒」，已不便出手，那麼今日之會，自己的勝望極大——是以在「無為庵主」與「黃金如來」左大莊雙雙負傷之後，他即考慮到現身出手「奪魁」之念，正於此時「老漁人」谷楓出身叫陣却是正中下懷。

只是他却不曾料到，心中所最為顧慮的兩個勁敵之一——「向陽君」，竟然會在這個要緊關頭忽然現身而出。

眼前由於「向陽君」金貞觀的忽然介入，不啻使夏平江一時心緒為之大亂。

此時此刻，那個不知趣的「老漁人」谷楓，却偏偏指名向他叫陣。

「終南劍客」夏平江心裏一思忖，果然自己這一陣贏了谷楓，其勢更不好了，勢得要面對新來的這個「向陽君」，在他未先明瞭「向陽君」其人武功之前，這是他極不願為之事，心中有了此一顧慮，一時却不知何以應付，當時諦聽「老漁人」谷楓招呼之下，却呆了一呆，不知何以應付。

「老漁人」谷楓濃眉一挑，大聲道：「怎麼樣，夏大俠，莫非認為不屑與谷某一會麼？」

夏平江目光向着新來的向陽君看了一眼，一笑道：「谷大俠不要誤會，夏某人豈能不識抬舉，只是現在有了貴客，夏某人却是不便放肆——」

（未完）

（未完）

（未完）

（未完）

正宗武俠長篇故事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小楓破毀百花莊後，他率領成方、華圓爲望，偕成方進入場中，遭受四五十名僞工人攔開方陣截擊，楚小楓破去方陣，深入腹地，發現其中兩間茅屋各躺一死人，至第三間，又發現一個女人跌坐床上，頭低垂，不能辨認面目，楚小楓担心是綠荷她們已遭對方毒手，叫成方仔細看視，詎這一大意，竟遭那裝死女人暗算，那女人首發毒針射中楚小楓及成方，又點了他們穴道，將他們綑綁，至是那女人才承認是項夫人，並說她主持百花莊，約有五年左右——

祇求片刻快 甘作百死身

楚小楓道：「我想這百花莊決不是一個很獨立的組合。」

項夫人笑道：「我英俊瀟灑的楚公子，就算我有憐才惜人之心，但我也作不了主，我不會把你活生生的帶走，我要殺了你，帶着你的屍體離開這裏，你快要死了，還要知道這麼多的事情作什麼？」

楚小楓道：「正因為我要死了，才希望死的瞑目一些。」

項夫人笑道：「楚公子，你不會提一點別的要求麼？」

楚小楓道：「別的？」

項夫人道：「對！譬如說，你想吃點什麼，還是想嘗試什麼？」

楚小楓道：「在下麼……」

項夫人道：「在下麼……」

楚小楓道：「在下麼……」

項夫人道：「在下麼……」

楚小楓道：「在下麼……」

項夫人道：「在下麼……」

楚小楓道：「在下麼……」

項夫人道：「在下麼……」

楚小楓道：「在下麼……」

項夫人道：「在下麼……」

楚小楓道：「在下麼……」

項夫人道：「在下麼……」

楚小楓道：「在下麼……」

項夫人道：「在下麼……」

楚小楓道：「在下麼……」

楚小楓道：「說出來，又能如何？」
項夫人伸出了一雙白玉般的手，很溫柔的把楚小楓抱了起來，放在木榻上，笑一笑，道：「毒針傷在那裏，要不要我替你起出來。」

楚小楓道：「針上既有毒，就算你起出了毒針，也是難免要毒發而死。」
項夫人微微一笑，道：「天下的毒藥，都有解藥。」

楚小楓道：「夫人有解毒之藥？那就快給我吃一粒。」

項夫人道：「你的功力相當深厚，中了毒針，還能說這樣多話。」

楚小楓道：「我如不說話，可以運氣把毒性逼住，我說了這樣多的話，只怕毒性早分散開。」

項夫人道：「幸好我有解毒藥物。」
楚小楓道：「可惜的是，解了毒，我還是得死。」

項夫人垂下頭去，在楚小楓臉上親了兩下，道：「冤家，我心中有些害怕。」

楚小楓道：「你怕什麼？」

項夫人道：「我如解去你身上絲索，給你解毒藥物，會是個什麼樣子後果！」

楚小楓道：「最後，你還不是要殺了我，帶着我的屍體離去了。」

項夫人道：「放了你，我就很難再有網起你的機會了。」

她臉上泛起的情慾之火，漸漸的消退了下去。

畢竟性命還是比情慾重。

楚小楓突然一振雙臂，身上的索繩斷了。

項夫人道：「你不想知道我們這個組合的隱密？」

楚小楓道：「你知道的很多。」

項夫人一笑，道：「我的年紀不算太大，但我在這個組合中的資歷，却是不淺，不妨告訴你我過去的身份，你心中就會有數了。」

楚小楓道：「夫人指教。」

項夫人道：「我們這個組合的真正首腦，有兩位夫人，我是二夫人身邊的丫頭，你想想看，我知道了多少隱密。」

楚小楓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

項夫人道：「我由丫頭，升到了主持一方的首腦人物，你說說看，我是不是很受寵愛。」

楚小楓道：「這麼說來，你是真的知道很多隱密了。」

項夫人道：「不太多，十之五六總是有。」

楚小楓道：「夫人，不是騙我吧？」

項夫人道：「不是，我為什麼要騙你，其實，男女之間的事，還不是我們女人吃虧……」

楚小楓一笑，道：「那要看什麼樣子的女人了。」

項夫人道：「楚小楓，別把我看成太壞，太濫的女人，我雖不是什麼貞烈的婦人，可也不是很隨便的女人。」

楚小楓道：「至少，夫人不是從一而終那樣的女人。」

項夫人忽然流下淚來，緩緩說道：「我不是，我十六歲那一年，被主人奪去了



清白，然後，主持百花莊，剛才，你們見過了，那位項莊主，就是我的丈夫，不論如何，他是我的丈夫，名義上我該陪着，那就是我經歷的第二個男人。」

楚小楓道：「這個男人，是妳自己選的吧？」

項夫人搖搖頭，道：「不是，第一個強暴了我，第二個，也是主人指定的，就這樣，我活了這麼多年，楚小楓，我從來沒有得到過一個自己喜歡的男人。」

楚小楓道：「貴門中人很多，夫人既是一方主腦，爲甚麼不找幾個自己喜愛的？」

項夫人苦笑了一下，道：「也許是我眼光太高了，也許是我對男人有着一種莫名的憎恨，所以，我一直沒有看上一個人，很奇怪的，見了你，我……」

楚小楓道：「夫人，咱們之間，能不能換個條件談談？」

項夫人道：「不能。」

楚小楓道：「爲甚麼？」

項夫人道：「不論我告訴你多少事，就算是只說一句，我也無法活下去。」

楚小楓道：「不說內情，我也一樣要殺你。」

項夫人道：「所以，我是死定了，臨死之前，我要找一個我自己喜歡的男陪着我，不算是太過份吧！」

楚小楓呆住了。

這實在不算是太過份，一個人用生命作代價，換得了春宵一夜，這代價是不是很高呢？

楚小楓沉吟不語。

項夫人道：「楚公子，你可以殺了我，我也可以隨時自絕而死，所以，你如想用惡毒手法，逼出我說些什麼，只怕是一件很爲難的事。」

楚小楓道：「夫人，我想知道一點綱領，在你而言，是一種要求，但在我們而言，是一種犧牲，所以，我想知道代價。」

項夫人沉吟了一陣，道：「萬知子，春秋筆，這是武林中兩大隱密，這代價够大吧？」

楚小楓心頭震動了一下，道：「你們這個組合，和這兩位絕代奇人何關？」

項夫人道：「關係很大，而且當今之世，知道這隱密的人也不多。」

楚小楓道：「妳知道。」

項夫人道：「知道一些，雖然不是全部，但對你而言那已經很好。」

楚小楓道：「看來，在下要被你說服了。」

項夫人道：「告訴你一點隱密，天下就沒有我立足之地了，我只是在死亡之前，嘗試一下和一個自己喜愛的男人，在一起有多少快樂罷了。」

楚小楓頓然陷入了一片迷亂，徬徨之境。

他不知道應該如何處理自己，不知道是否該答應她的要求。

項夫人不再催促，只是靜靜的望着楚小楓，雙目中情焰閃動，臉上是一片祈求之色。

楚小楓輕輕吁一口氣，道：「夫人，

如若在下答應了，我又怎知能確實聽到這些隱密。」

項夫人道：「肌膚相親，枕邊細語，我會告訴全部內情。」

楚小楓道：「就在這裏麼？」

項夫人道：「你害怕？」

楚小楓道：「室外有兩個丫頭，和我一個受了傷的從人，而外面，還有不少你們的工人屬下，在下實在是提不起這股勁頭。」

伸手拍了拍項夫人身上穴道，接道：

「夫人，我看咱們這筆交易緩一緩……」

項夫人坐了起來，接道：「緩一緩，怎麼一個緩法？」

楚小楓道：「夫人不妨先和在下走在一起，貴組合中人，如是一定要殺你，必須先對付了在下和我的從屬。」

項夫人道：「哦！你要找一個環境清幽的地方，再……」

楚小楓道：「對！這種事，豈可草率，必得在心神兩暢的地方，促膝談心，由情生愛。」

項夫人眨動了一下雙目，道：「這要多長時間。」

楚小楓道：「這個很難說了，也許三五月，也許十天半月……」

項夫人接道：「咱們就以半月爲期如何？」

楚小楓道：「好！一言爲定。」

項夫人微微一笑，道：「楚公子，話可要先說明白，咱們一天沒有肌膚之親，我就不會說出內情。」

楚小楓點頭。

項夫人道：「在這十五天中，你可要好好保護我，他們會想到我知道的隱密不少，必將千方百計的殺死我，一旦我死了，你就永遠找不到像我知曉這樣多隱密的人。」

楚小楓道：「我明白。」

項夫人放低了聲音，道：「你真的很信任我了？」

楚小楓道：「在下相信夫人說的俱是實言。」

項夫人歎息一聲，道：「我作丫頭時的名字叫小紅，以後別再叫我項夫人。」

楚小楓道：「小紅姑娘。」

小紅微微一笑道：「我先表現出對你的信任。」

楚小楓道：「好！在下拭目以待。」

理一理頭上亂髮，小紅提高了聲音，說道：「春花，秋月何在？」

兩個女婢應聲而入。

小紅道：「那小子傷勢如何？」

春花道：「毒性發作，人已經昏了過去。」

小紅道：「抱他進來。」

秋月應了一聲，抱着成方而入。

小紅道：「把人放在床上，過來，我有話告訴你聽。」

春花，秋月相互望了一眼，滿臉疑惑之色，行近小紅身側。

小紅低聲說道：「那位楚公子不好對付……」

愈說聲音愈低，兩個女婢不得不伸出

頭附耳聆聽。

小紅突然雙掌並出，拍在兩女的背心之上。

她早有準備，二女却是不防，立時被震斷心脈，吐血而死。

楚小楓暗歎一聲，說道：「這丫頭好惡毒的手段，二女都是貼身之婢，竟然下得如此毒手。」

只見小紅苦笑一下，道：「這兩個丫頭，名雖奴婢，事實上，却有着監視我的用心，不得不除了她們。」

楚小楓點點頭。

小紅先取出一片磁鐵，吸出了成方身上毒針，然後，又讓成方服下一粒丹丸，才拍向成方穴道。

對症之藥，見效神速，成方一挺身坐了起來。

小紅一笑，道：「這位小兄弟，你覺着怎麼樣？」

成方雙目盯在小紅的臉上，冷冷的說道：「你爲什麼要救我？」

小紅一指楚小楓，道：「爲了他。」

成方望望地上春花、秋月的屍體，又望望楚小楓。

楚小楓點點頭。

成方緩緩行下木榻，深深吸一口氣。

小紅點一點頭，道：「毒針已經起出，毒性已解，只要好好的坐一下，很快就復元。」

成方道：「多謝夫人。」

楚小楓道：「小紅姑娘，你好像不止於帶着這兩位女婢吧！」

小紅道：「我帶了很多的人來，其餘的人，都在後面山壁間一個洞中。」

楚小楓道：「那裏有多少人？」

小紅道：「十九個。」

楚小楓道：「是男人，還是女人？」

小紅道：「男女都有。」

楚小楓道：「都是你們組合中的重要人物？」

小紅搖搖頭，道：「他們只知道百花莊，只知道我這個人，和對外出名的項莊主，除了這些之外，他們知道的有限，也許，他們會感覺到我們上面可能還有一個指揮的人，但他們決不會知道，那個組合的內情，這個組合的厲害，就在隱密，就算破壞了十個分舵，也一樣無法知道上面的事情。」

她口氣很緊，聽起來，好像是透露了很多的事情，但分析一下，却又是什麼都沒有。

楚小楓沉吟了一下，笑道：「小紅姑娘是例外？」

小紅一笑，道：「可以這麼說，因爲，我來歷不同。」

楚小楓道：「其實，這些組合，也並非是全無跡象可尋。」

小紅道：「哦！你發覺了什麼？」

楚小楓道：「我發覺你們這個組合，和花有關。」

小紅略一沉吟，笑道：「不錯，你能想得起來，足見高明。」

楚小楓道：「有此一錢，就有蛛絲馬跡可尋，先找出有花的地名，再查看他們

的出入人手，就不難判斷出他們是否和江湖有關了。」

小紅道：「楚公子，這個辦法不錯，不過，他們的變化很快，一夜之間，就可能把所有的含花名稱完全的改變過來。」

楚小楓道：「就算能改變，也不會改變的不留一絲痕跡，只要去查，總會找出來。」

小紅道：「那可困難了，只要他們有了警覺，會有很大的收斂，够你們辛苦的了。」

楚小楓道：「所以，或是由小紅姑娘身上着手。」

小紅道：「你們查上二十年，也查不出我知道的這麼多，何況，你們根本沒有二十年查訪的機會。」

楚小楓道：「爲什麼？」

小紅道：「因爲，照目前的發展，不出十年，整個江湖，都會淪入他們控制之下，那時候，還有很多的江湖人，不知道自己已身難自主。」

楚小楓道：「這樣厲害麼？」

小紅道：「我打一個比喻說吧，這個組合，係一條鐵鍊子，一環套一環的連了下去，下一環，只知道扣在上一環中，其他的，都不知道了。」

楚小楓笑笑，道：「這個組合，好像是鐵鍊子的環頭，帶一頭，而動全身。」

小紅道：「不對，他是一隻手，而且，手中還拿了一個掛鉤，掛鉤會挑動這個鐵鍊子。」

楚小楓道：「這是羚羊掛角，無跡可尋了。」

小紅道：「對！就算你找到了鐵鍊的一環，一環一環的查上去，他可以移動手

中的掛鉤，鉤起另一個環節，你查到了最後，會發覺環環套成了一個圓圈。」

楚小楓點點頭，道：「要找到那掛鉤才行。」

小紅道：「也不行，必要時，他可以丟了掛鉤，你還能找到什麼呢？」

楚小楓道：「好厲害。」

小紅道：「重要的是那隻手，那隻握着掛鉤的手，我却是那隻手中走出來的人。」

楚小楓一笑道：「那些環節上的人，像你姑娘這樣的想必不少！」

小紅道：「不多，我就不是唯一的人，也不會超過三個。」

楚小楓道：「哦！」

小紅道：「你想看看，他們是不是要殺我。」

楚小楓只好點點頭。

小紅道：「所以，你就算傾盡全力保護我的性命，也是不太容易。」

楚小楓道：「換一個角度看，有姑娘這樣的好餌，魚兒才會上鉤。」

小紅道：「太冒險，據我所知，他們要殺一個人時，從來沒有辦不到的。」

楚小楓道：「他們想殺我，而且，用少的方法，可惜他們都沒有如願。」

小紅道：「你也許不同，第一，你有很好的武功，第二，他們並沒有全力要殺你，我有自知之明，我保護自己的能力很

脆弱，如是全靠你們保護，增加了我不不少的危險，就拿剛才的事說吧，不知為什麼，一見你，我就有些動情，所以，沒有放出全部毒針，一旦放出來，我相信你逃不過，至少，我可以殺你的從人，你們不過十個人，我們用十個高手，換你們一個，就把你們給換完了，何況，這正是他們的計劃，盡一切可能，要江湖上的人，自相殘殺？」

楚小楓呆住了，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小紅姑娘這一番宏論，使他有著不得不信的感覺。

那是一種至高謀略的運用，超越前人的奇策。

輕輕吁一口氣，楚小楓才緩緩說道：「小紅姑娘，聽妳一番話，使在下不得不對他們，生出了三分敬服，可是，這又和萬知兵器譜，武林春秋筆，扯上什麼關係呢？」

小紅輕輕歎息一聲，說道：「我對自己的生命已經完全失去了信心，我預料自己，最長活不過三天，我只望在我死去之前，能有得片刻歡愉，那是真正屬於我的歡愉，而我仗以得到這片刻歡愉的，就是藏於胸中的隱密，這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楚小楓道：「俠名永傳，百代流芳，不止是仗劍行俠，維護武林正義俠客，浪子回頭，蕩女從良，更會受人敬重，姑娘胸中有此大事，足以驚天動地，揭開武林的神秘，為什麼不肯說出來呢？」

小紅道：「楚公子，別想說服我，我

也許不配和你鸞鳳和鳴，深閨纏綿，可是，我們之間是條件。」

楚小楓道：「朝聞道，夕死可矣！妳已經想得如此透澈，為什麼還勘不破情色一關。」

小紅苦笑一下，道：「我來自那一處充滿着偽詐的地方，我受太多的創傷，再說並非是你楚公子，有什麼大義凜然的地方，使我心生敬服，我敗於你手，是感於你的英俊，一點春情波動，只是想滿足一個願望，我小紅也得了我喜歡的一個男人，古往今來，有不少英雄豪傑為女人，拔劍而鬥，我小紅不才，却想使一個俊俏的少俠，伴我一夕風流……」

楚小楓接道：「姑娘，這個……」

小紅黯然接道：「楚公子，為什麼不替我想，我已是一個快要死亡的人了。」

兩人說話，越來越露骨，成方倒是不便再聽下去了，轉身向外行去。

楚小楓想阻止，但却欲言又止。

小紅凄涼一笑，道：「楚公子，話已經說的很明白了，再爭執下去，也很難有一個結果，你自信能够保護我，那就帶我走吧！不過你如保護不週，我被他們殺了，你就很難再有這個得知隱密的機會。」

楚小楓苦笑一下，說道：「我盡力而為。」

小紅道：「好！咱們走，去殺了我帶來的那些人。」

楚小楓道：「二十九條人命！」

小紅道：「他們都是作惡多端，死有餘辜的人，不用為他們惋惜。」

楚小楓道：「姑娘，這些人雖然作惡多端，但他們並非是元凶主腦，所以，殺了他們，何如放了他們。」

小紅沉吟了一陣，道：「好吧！這件事，我依你。」

楚小楓一笑，道：「姑娘，這地方還有什麼可留戀的麼？」

小紅搖搖頭，道：「這地方本還有一點隱密，但那些隱密對你們和我，都無關重要。」

楚小楓道：「既是如此，咱們可以走了。」

小紅苦笑一下，道：「想不到，我們這一場交手，會有這樣一個結果。」

楚小楓道：「我曾派有三個追蹤你的人……」

小紅撇撇嘴，道：「都是女的。」

楚少楓道：「對！」

小紅道：「她們很高明，一路追了下來，但她們不知道，我們一路上埋有暗樁，所以，都中了暗算。」

楚小楓急急說道：「妳殺了他們？」

小紅道：「沒有。」

楚小楓道：「她們現在何處？」

小紅道：「因在另一間茅舍之中，我去放她們出來。」

舉步行了出去。

楚小楓沒有跟過去。

小紅進入了另一座，放了綠荷姊妹。看到楚小楓，綠荷等齊躬身作禮，

道：「婢子等無能，又勞公子相救。」

楚小楓道：「不是你們之過，請起來

吧。」

小紅打量了綠荷等三人一眼，道：「這都是你的丫頭？」

楚小楓道：「她們要這樣稱呼，不肯改口……」

語聲一頓，接又道：「姑娘，你認識她們麼？」

小紅搖搖頭。

楚小楓道：「她們出身萬花園。」

小紅一哦，道：「哦！綠荷，黃梅，紅牡丹。」

楚小楓道：「是。」

小紅道：「百金身價？」

楚小楓道：「甚麼是百金身價？」

小紅道：「殺她們一個人，可以得百兩黃金，我們這個組合中，一向有有豐厚賞賜。」

說話之間，羣豪都相繼來到。

王平等搜索了那谷口外的房舍，但却未再發現甚麼。

好像那許多的房舍中，只藏有一個對付華圓的兇手。

楚小楓傳了一下道令諭，全力保護小紅姑娘的安全。

王平設計了一輛馬車，外罩黑布，安

裝鐵甲，車門都是鐵的。

鐵皮外面，還有一層很厚的皮革。

不論甚麼暗器，大約都無法透入車廂之中。

作這樣一輛馬車，日夜趕工，也化去了七日工夫。

（未完）

鐵拐俠盜故事

馬雲作品

越寫越精采 越看越有味

武俠世界獨家專有！

名作家馬雲君之作品早已風行世界各地，其筆下之名著“鐵拐俠盜故事”一直是由“武俠世界”獨家刊登。單行本行銷海內外，至今已先後出版了百餘集。電台、電視台亦紛紛搬上廣播，備受歡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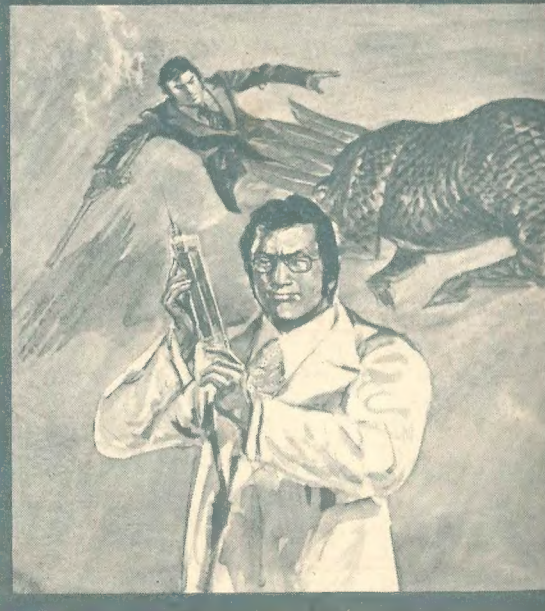
最新出版

海上女神 心靈間諜
恐怖聯盟 騎士銀幣
試管暴徒 酋長首級
地獄邊緣 吉卜賽人
萬能血清 末日天堂
註冊兇手 蒙娜麗莎
劫雲奪雨 軍火拍賣
心狠手辣 大通輯犯
愛情神魔 夜驚計劃
每集 港幣二元
各書店報攤均有出售

清血能萬

著雲馬

事盜俠拐鐵



功效第一 銷量冠軍

主治：

風濕骨痛，機能衰退
腰酸背痛，工作過勞
夜多小便，貧血頭暈
病後失調，陰虛盜汗
功能固本培元，寧神
養陰，常服更可轉弱
為強延年益壽，堪稱
功效第一之男性補品
由于紫金丹藥效超著
，用者交相稱頌，銷
量已躍居全港之冠。

THE ROYAL GOLD
寧神
固本
紫金丹



永安公司

總批發 5-223283

港九各大藥行均有銷售

紫金丹

峨嵋藥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